#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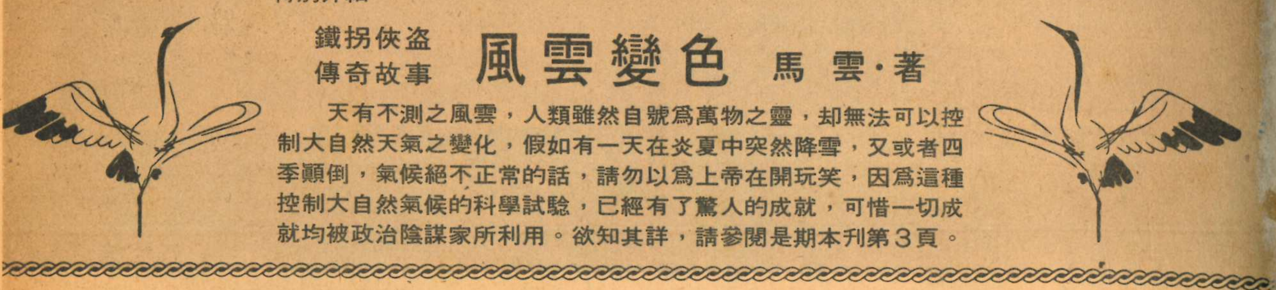


$2.00

756

·特別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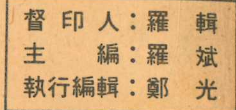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風雲變色** 馬雲·著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類雖然自號爲萬物之靈，却無法可以控制大自然天氣之變化，假如有一天在炎夏中突然降雪，又或者四季顚倒，氣候絕不正常的話，請勿以爲上帝在開玩笑，因爲這種控制大自然氣候的科學試驗，已經有了驚人的成就，可惜一切成就均被政治陰謀家所利用。欲知其詳，請參閱是期本刊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 50.00 |
| 一年港幣 | $ 98.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 57.00 |
| 一年港幣 | $112.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 武俠世界


第75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 風雲變色

## 毒雨酸風　難明究竟

人類是自私的，所以政治家雖然講盡好話，博取民衆同情，等到他登場之後，就可能醜態百出，自私的行爲在不覺中暴露，問題只是高手掩飾得較好而已。

有些民主國家的元首們最近頻頻鬧醜聞，一切亦無非爲了自私。實際上另一種政制的國度裏，領導層的醜事更多，只是沒有人敢公開傳播而已。從歷史看人類，自私是我們最大的弱點，而且是無可否認的。

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中，人民爲了個人的利益，不惜絞盡腦汁，想盡辦法去增加自己的財富。如果以「有競爭才有進步」的觀點下，這種制度的確是可以令到社會進步和繁榮的。但是由於資本家的過份自私，糾紛亦往往因此而起。於是罷工，示威以至許多令人無法預料的惡性循環，也往往連鎖性地發生！

再看看另一種社會制度吧，若干年前一位大思想家夢想把人類混合成一個大家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彼此無分國界無分種族。乍聽起來，這的確是個非常偉大的想法。但是，試想想如果每一個人都同樣工作八小時，同樣日求兩餐夜求一宿，同樣無分彼此地過着機械化的生活，你會毫無代價地去多動腦筋嗎？你必然會得過且過！

世界上就有一個大國奉行着那種制度超過了半個世紀，然而他們的夢想至今仍然無法實現；人民生活始終無法改善，窮困得令人難以相信。奇怪的是他們有廣大的國土，但是却要長年向國外購買主要粮食。

人類是自私的，這說法固然不會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政體是十全十美的，這說法也不會錯到那裏去！問題却在乎：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又如身體與細胞，如何令到我們的細胞生活得健康愉快？這才是大前提！

正是由於世界上有着各種不同的思想和政體，正是由於人類有着與生俱來的劣根性——自私！所以，一些令我們無法想像的可怕事情，就有可能隨時隨地在我們的身旁發生！

× × ×

阿生爲了一名大毒梟的落網，奉命直飛M市。那名大毒梟正是國際特警組要對付的人物之一，在「罌粟大軍」一案中，他的手下便跟阿生他們展開過一幕龍爭虎鬥。想不到這一次他竟然輕易被捕，阿生差點兒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與大毒梟同時落網的，還有好一些頭目，這些人的資料曾存入H市國際特警分部的檔案中，因此任如重處長便派阿生携同這批資料前往M市，協助當地警方和國際特警組人員進行調查工作。

天氣炎熱，天空上面烏雲密佈，看來快要下雨了！

阿生絕不喜歡在這種氣候的環境底下生活，要不是爲了工作的關係，他早就飛



返H市去，儘管H市有太多令人討厭的事情，但無可否認，那兒的氣候却是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冷的時候，很少低過五度，熱的時候也不會衝破三十五度，而且冷熱的時間均不會太長，既不會冷僵，也不致熱死。世界雖大，但要找一處像H市這樣四季如春的地方可不容易！

阿生由M市警局出來，一來到街上就汗如雨下，他恨不得立即三步併作兩步返到酒店去，他稅居的酒店是有冷氣設備。

由於路途不遠，他沒有坐街車。

突然一陣驟雨，街道上引起一陣混亂，行人紛紛找尋可以避雨的地方，獨是阿生在炎熱的天氣底下感到這是涼快的開始，所以他沒有躲避，繼續邁步前進！反正返抵酒店之後也要洗澡，反正衣服即使不被雨水淋濕，也會給汗水滲濕，所以阿生毫無顧忌地，照行可也！

雨水洒在頭上，滑過額角，流入眼睛裏，阿生突然感到一陣刺痛！

阿生勉强睜開眼睛，但覺一片糢糊，看不見東西，同時感覺器官也因爲過份的痛楚而令到他無法持續下去。就憑着剛才睜大雙眼那一刹那間的印象，阿生摸索着跑進一家商店中去！

阿生不待店內的人發問，就高聲的道：「老闆，請給我一些清水……」

店內的人出奇地瞪住他：「你幹什麼？這裏又不是善堂，沒有茶水施捨！」

阿生雖然看不見對方的咀臉，却可以想像得到那勢利的眼光和缺乏同情的面色。但是，這時候他却明白到，要是再不用清水洗滌眼睛，很可能會變成瞎子。因此，阿生說道：「你們請勿誤會，我並非求施捨茶水，只想找一些清水洗雙眼……」

「走走走！」有人怪叫起來：「別阻碍我們做生意，看你怪模怪樣的，一定是神經有了毛病！」

但是，那人話猶未完，已經聽到街道外面有人接二連三地尖叫起來，有些婦人失聲痛哭，有些直叫着：「救命呀……」

街道上一片混亂，除了身受者之外，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阿生哀求着向店中人解釋：「那些雨水可能有雜質，令人的眼睛很難受，請你們做做好心吧，我快要變成瞎子了！」

阿生的個性就像他師父呂偉良一樣，生具一副俠義心腸，喜歡抱打不平！一生人之中也最討厭缺乏同情心的人，但此時此地他却爲了極力令到自己不致變成殘廢的人，不得不想辦法找些清水來應用！

就在店中人紛紛注意街外情形之際，一名店員對阿生說：「跟我進後面去！」

阿生幾乎不敢相信，那人不但語氣溫和，而且伸出手來，把他攙扶到後面去！看來這是數名店員之中，較具同情心的人了。

他用清水爲阿生洗滌眼睛，儘管阿生仍然未能將雙眼睜大，但對他來說，總算是絕處逢生！雖然阿生不知道以後雙目的後患如何，起碼目前他的痛楚稍爲減輕多了！

那名有着同情心的店員問阿生：「先生，你似乎不是本地人！」

阿生說道：「是的，我來自H市，你似乎是我們的僑胞！」

那店員道：「是的，這裏有許多僑胞。你現在覺得好一些嗎？」

阿生也以爲用清水洗滌之後，痛楚減輕了，自然能看見東西，但是，當他睜開雙眼之後，仍覺一片糢糊，心裏不禁爲之大驚失色！

阿生對那店員道：「可以幇我一個忙嗎？」

「你想我怎樣做？」

「我想你替我打個電話。」阿生從口袋裏取出一張咭片和一些鈔票交到那店員手裏去！

那店員把鈔票還給他：「這些小事只是舉手之勞，何必講錢？」

阿生出到店前，街上的雨已經停了！

街道上人頭湧湧，人聲嘈雜，警察趕來查究，十字車亦應召到場，人們在爭相查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剛才一陣驟雨會令到一些人眼睛刺痛，看不見東西？更有一些婦人望天參拜，口中唸唸有詞，這一舉顯然屬於迷信的人。

店員已替阿生撥完電話，將咭片交還阿生，叫阿生在門前稍候。

不久之後有一輛車子匆匆開到，把阿生接走了。

開車前來把阿生接走的人是屬於M市特警分部的，由於連日來的相處，阿生跟他們已經相當熟悉。

跟阿生坐在汽車後面的，是當地行動隊長乃彪。職位與阿生一樣高低。另一名特警則留在現場調查！

乃彪問阿生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苦笑聳聳肩：「我也莫名其妙。看來遭殃的不止我一人！」

「是的，當地人仕很迷信，他們傳說大難臨頭了！」乃彪又說：「我已派人與警方聯絡，現在，先把你送到醫院去檢驗吧！」

「謝謝你！」阿生仍然閉上了雙眼。

「別客氣！我感到抱歉才是眞的！」

「這是天意，關你什麼事。」

「不！我們何不先假定，這是一項陰謀？」

「陰謀？」阿生忍不住笑了，「你似乎在暗示這是一場人造雨呢！」

「有可能的。」

阿生正想追問下去，汽車已經停下來了。

「這是三軍醫院，小心點走路！」乃彪摻扶住阿生下車。

阿生出奇地問：「爲什麼送我到軍方醫院？」

乃彪一邊摻扶着阿生走進去，一邊說道：「這家醫院設備齊全，對你來說會更加安全一些呢！」

阿生覺得這件事存在着的疑問太多，再想起乃彪剛才說過這可能是一場人造雨，便覺得更加不對勁！

負責開車的一名特警也下了車，過來協助乃彪把阿生扶進醫院裏去！

三軍醫院外面有人守衞，裏面全部空氣調節，設備非常現代化，但是這一切阿生都無法見到。他閉着雙眼，任由乃彪和另一名特警帶到一間房間裏去！

阿生的到來似乎引起一陣哄動，有人因此而議論紛紛。阿生被扶上一張病榻上去，醫生和護士都來了，立卽展開急救！

清洗，消毒，注射之後，阿生雙眼被綁上了綳帶，現在他是眞的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唯一最担心的就是：會不會變成瞎子？

有人來向阿生調查，似乎超過了三個人以上，還夾雜了一個外國人的聲音——講英語的A國人。乃彪一直陪在旁邊，做了變相的護士。

阿生早已在直覺上覺得事不尋常！

有人問他：「請問你事前曾看見一些什麼？」

阿生被他問得沒頭沒腦的，不禁反問道：「你是什麼人？」

乃彪從旁介紹說：「這位是病理研究所主任，隊長，你答他吧！這是相當重要的。根據我們的印象，覺得這很可能是一項陰謀。」

阿生道：「請恕我失言，我因爲看不見，不知道究竟還有些什麼人在這裏。」

乃彪說：「除了剛才這位病理研究所主任之外，有一位是A國中央情報局的人——查格先生，以及醫院方面的醫生等，都是自己人。」

那位病理研究所主任解釋說：「由於前兩天在北部一處村落也發生過類似的怪事，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一項陰謀。隊長先生，閣下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相信你不致會迷信這是災難臨頭。希望你冷靜地想想，當時的情形如何？」

A國情報局人員查格也說：「是的，我們相信閣下的提供會非常有用。」

阿生說道：「事情很突然，就像平時下雨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因爲天氣太過炎熱，我沒有避雨，希望凉快一點，因此便給雨水滲入眼睛，當時只是一陣刺痛，我感到非常難受，跑進一家店子去要求他們給我一些清水加以洗滌，雖然較爲舒適了一些，仍然睜不開雙眼，也看不見東西！」

一位醫生安慰阿生說：「安心休息幾天吧，你不會失明的。」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阿生仍然感到一陣迷惑。

查格解釋道：「根據我們在北部村落取得的雨水化驗結果，發覺雨水中含有硫酸化合物成份，這些東西對眼球有害。」

阿生呆了一陣！他不禁喃喃地說：「雨水中爲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通常是由於一些化學工廠流出的含硫液體，被太陽蒸發，或者一些工廠用含硫質的燃料，令到附近的雲層含有硫氣。」查格說，「這些東西隨雨水下降，便會變成『毒雨』，沾染了人類的眼睛之後，便可能感到刺痛，甚至有一段長時間看不見東西。這情形在過去有些地方也曾出現過，但情形不太嚴重。」

阿生說：「既然過去在其他地方也曾發生過，爲什麼你們會懷疑這是一項陰謀呢？」

查格說：「過去最嚴重的，只是令到一些人三四小時之內無法睹物，但是北部村莊的毒雨却令到一些村民受毒害極深，其中一人可能因此失明！」

「這仍然不足以支持你們所說的陰謀。」阿生說，「也許雨水中含硫酸化合物的份量太多，爲什麼你們會懷疑是一場人造雨？」



乃彪插咀說：「我們查過那兒沒有工廠，只有農村與樹林。」

阿生道：「也許鄰近你們北部的國家有工廠，就像原子塵一樣，老遠地方的雲層也有可能隨風飄入你們國境的。」

「根據我們的資料，北面鄰國並沒有工廠，起碼根據衞星高空攝影的資料顯示出，邊境地方就沒有任何工廠。」查格說，「我們還有其他方面的資料足以支持這種懷疑，如果閣下有興趣的話，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調查行列，目前你不妨好好地休息一下！」

又有人問阿生：「聽說雨水只下了短短三分鐘左右，是不？」

「可能是的。」阿生說，「當時我眼睛刺痛得很，以後的事情我根本見不到，只聽到街上人聲吵鬧。直至到乃彪先生把我攙走時，似乎雨也停了！」

乃彪說道：「是的，當時沒有再下雨了。」

「雨水樣本正在進行化驗中，我們希望盡快找出答案。」查格說，「北部村落的毒雨事件，曾引起村民驚慌，無論當局如何解釋，迷信鬼神的人也認爲大禍行將臨頭！今天相信也難例外！」

阿生道：「你們的意思可是：有人在高空散佈硫酸化合物在雲層中？故意製造毒雨下降，藉以擾亂民心，是嗎？」

乃彪說：「大有可能。」

查格道：「根據我們中央情報局的資料，有個大國正研究如何控制天氣，所以我們有足够理由懷疑這一場氣象戰已告開始！」

「氣象戰？」阿生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指這裏北面的鄰國嗎？」

「不！是更北方的R國。」查格又說：「不過，萬一是C國幹的好事，我們也不應該感到意外的驚奇！」

「冷戰，熱戰，心理戰甚至細菌戰我都聽過了，獨是未聽過氣象戰！」阿生說，「如果我僥倖不致於失明的話，希望讓我知道這方面更多的資料。」

「你是國際特警，這點相信不成問題吧！」查格說。

阿生又問：「醫生，我要多久才可以看見東西？拆去綳帶？」

醫生說：「你能及時用清水洗滌，相信中毒程度不會太深，大概一兩天就可告無事。」

阿生嘆了一口氣，道：「這眞是無妄之災！」

查格道：「你應該感到僥倖才是，因爲北部村落一場毒雨，至今仍然有人須要留醫。」

各人離開阿生的病房，只留下乃彪一個人陪住阿生。

乃彪說道：「你須要留下一個人陪你嗎？我們有些具有護士常識的特警。」

「這裏沒有護士嗎？」阿生道。

「有是有的，只怕他們照顧不到，我們覺得須要對你盡地主之誼！」乃彪又說：「你看不見東西，必然有許多不便之處，有個人陪伴總比較方便一些！」

「不必了！」阿生說，「我只想你把我的情形告訴H市方面。」

「好的，我們會爲你打電報。」

「同時，請任處長轉告我師父呂偉良吧。」

乃彪說道：「好的，我會一一爲你辦妥。」

「如果外面有任何新消息，請立卽通知我。」

「那當然，我一定會通知你。」

乃彪走了，病房裏只留下了阿生一個人。

阿生嘆着氣躺了下來！他的心情非常煩惱，主要還是因爲看不見東西，想看書看報紙也不可以，如果要他躺在這裏幾天，一定悶死他！

爲了打發時間，阿生按鈴召來護士，扭開一架原子粒收音機讓他聽聽電台播放的音樂。

半導體的發明，的確替人類在生活與享受方面，增加不少方便，就像原子粒收音機一樣，只須放進二節小小的電池，就可以收聽許多電台的播音節目。假如有人在一個世紀以前出示這種東西，我們的祖先一定嚇個半死，或者認爲是鬼怪，又或者有人作這種假定，認爲人類終有如此這般的一天，那個人有可能被人們指爲痴人說夢。

阿生因爲看不見，不知道那一個波段才是H市電台的，他只能憑聲音辨別，一直慢慢地將那個選台器旋動，希望可以聽到他所熟悉的語言。

阿生知道H市的電台新聞播放次數頗多，而且電波特强。終於給他找到了，播音小姐正是用阿生熟悉的方言廣播。

一小節音樂播完之後，便是新聞報導。阿生並沒有任何目的，只是聽到這聲音便感到份外親切而已。豈料就在聆聽過程中，給阿生聽到一節令人震驚的新聞報導了。

那是屬於世界新聞之一，根據一家通訊社報導，阿根廷聖佐圖城市中心突然刮起一股摧毀性的旋風，至今爲止已發現四十六具屍體，但警方估計死亡人數將多至八十人以上。

新聞又描述說：星期三下午，該處一股旋風從烏黑的雲層中有如一柄巨大無比的鐮刀，刮過這田園，城市的中心區，使到這個居住有萬人的小市鎭有三百多人傷亡，一條二百碼長的街道上每一座建築物均被摧殘。

一位自稱是莫耶奴中校妻子的女人說，她當時正與丈夫莫中校以及三個兒子乘車抵達該地，那三個兒子分別爲二，四，六歲。

莫中校的妻子又回憶說：「當時我們剛從福摩薩市來這裏，旋風忽然出現在我們頭頂之上。我丈夫曾盡力令汽車匆匆駛過，但是狂風終於把我們一家五口連人帶車捲上了半空中，車門被打開了，我被抛出車外，跌在行人道上，受了輕傷，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我的兒子們則不幸從較高處滾下，立卽死亡！當我飛跑向孩子的屍體時，我仍然看見汽車在狂風中飛舞，越飛越快，飛過了電話亭，越過了樹頂，汽車簡直像玩具一樣，最後撞向加利福尼亞酒店。」

該段關於旋風的新聞最後又說：莫耶奴中校的屍體至今仍未找到。警方相信狂風將莫中校的身體吹往更遠的地方，最後撞向地面死去！目前正在搜索中。

該股旋風前後僅蹂躪了二十分鐘，但造成的損失實難以估計。

阿生聽到這裏，又是呆了一陣！

人類自稱萬物之靈，爲什麼就是無法控制天氣？

他居住的H市每年也有一段頗長日子的「風季」，過去只有住在木屋區的居民担心颱風所造成的災難落在他們的身上。但是經過年前一場豪雨挾着狂風將一幢豪華新厦吹倒後，現在這種恐懼已存在每一個階層裏面；因爲沒有誰會曉得那一處才較爲安全。既然一幢全新的豪華大厦也會像火柴盒或積木玩具一樣，相信市區不少大厦也是虛有其表的。因此，難怪一懸起風球，市民便人心惶惶！

阿生在胡思亂想之中，不經不覺地睡去！

等到有人將他從夢中搖醒時，他也不知道到底睡了多少時間。

把阿生叫醒的人是乃彪，他是M市新任特警隊長，年紀比阿生稍大。

乃彪問道：「你覺得怎樣啦？」

阿生苦笑道：「最好問醫生。我覺得什麼事都沒有，但醫生却要綁住了我的雙眼。」

「你把自己估計得太過强壯了。」乃彪忽然又說道：「你想聽聽一個人的聲音嗎？」

「什麼人？」阿生怔了一怔！

乃彪沒有說話，但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却叫着阿生的名字。

阿生喜極而呼：「愛莉姐，怎麼你……你幾時來的？師父呢？」

一陣拄住鐵拐杖走路的聲浪，夾雜着好幾個人的脚步聲，剛由外面入來！阿生雖然看不見，却認爲鐵拐杖是他師父的標誌，他忍不住又叫了起來：「師父，你們怎麼都來了？」

各人的步聲停在病榻之前。

阿生急不及待地問道：「是不是師父啊？」

「阿生，你覺得怎麼樣？」果然是呂偉良的聲音，「是我，我們一接到電報立刻就搭飛機趕來看你！」

以下是一連串的問候，他們之中包括了阿生的上司任如重，當地特警組負責人——乃彪的上司，以及A國情報官員，還有就是這間醫院裏的負責人等等，總共有好幾個人。

任如重不但是H市特警分部負責人，也是國際特警隊伍裏面的元老輩。他的出現令到醫院方面也顯得緊張起來，而阿生更是受寵若驚！

任如重說：「阿生，剛才這裏的主任醫師告訴我，你明天就可以出院。根據化驗結果，毒雨含有的硫酸化合物份量不輕，但比起北部村落前幾天取回的樣本爲低，因此估計可能會平安渡過！」

「謝謝你，處長。」阿生說，「其實說起來只怪我自己太不小心。」

乃彪說道：「這也不能完全怪你，街上許多人也都像你一樣受害。」

A國情報人員查格對阿生說：「這是項陰謀，有人正在這個國家試驗人造毒雨，我們正在加緊研究來自各方面的情報！」

阿生聽到「人造毒雨」這名稱，再回想到從收音機中聽到的旋風吹襲阿根廷的新聞，他便有點不寒而慄！乃彪說：「阿生隊長，請你回憶一下，當時有行雷閃電的情形出現嗎？」

阿生道：「沒有。爲什麼你們不去問問其他受害人？」

查格解釋說：「當時他們已嚇到魂不附體，那裏還記得這麼多？因此有些說當時有行雷，有些則說沒有。其實這裏許多人太過迷信，任何風風雨雨都歸於他們心靈中的神，一旦有毒雨下降，他們更加認爲大禍臨頭，就像世界末日一樣。」

乃彪補充說：「所以我們只相信你的說話，因爲你頭腦冷靜，是個受過訓練的特警，絕不可能神乎其說！」

任如重說：「現在我們要集中各地的資料，進行愼密研究，但是你的口供他們認爲最值得重視。」

阿生道：「我知道的，早已經告訴了他們。其實這件事除了那些問題雨之外，我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處長，你所說的各地情報，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嗯……」任如重支吾着說，「這些還是等你出院再說吧！」

阿生聽得出任如重的語氣，他所以欲語還休，是由於病房之內人太多太雜之故，如此一來更顯得這件事充滿了神秘感。

阿生雖然看不見病房中有些什麼人，但是他却可以聽到各人的聲音。他心裏想：可能是因爲有關方面不想讓太多局外人知道，而醫院裏一些醫生護士有可能被他們列爲局外人的。

醫生勸諭各人讓阿生多休息，否則他雙眼的復原可能須要更多時間。

各人走了。呂偉良臨走時拍拍阿生的肩膊，說道：「這是你用腦的好機會，試試不用眼睛去看，用腦去想，一切可能變得更好！」

阿生在沉思中，各人已先後離開了他的房間。

一名女護士送來食物，阿生因爲看不見，須要女護士侍候他吃東西。這眞叫他有點不好意思，但也沒有辦法，他可不能讓食物送到鼻孔裏去的。

阿生看不見跟前這位護士小姐的樣貌，但是她的聲音很迷人，陣陣幽香，似乎是一種相當名貴的香水。無論她是否美麗動人，但是她對阿生非常溫柔體貼，充份表現出護士始祖南丁格爾的服務精神！

「我在H市的時候就聽人說過，M市的女孩子最漂亮。」阿生搭訕着說，「我雖然看不見你，但我想像中你一定非常美麗。」

那女護士笑道：「你眞會開玩笑，其實我一點也不漂亮。」

阿生問道：「在這家醫院中留醫的病人，是否全是軍方的人？」

「是，如果不是本國軍方的人，必是相當重要的外國人，就像閣下一樣。」那女護士又說：「不過，聽說你也快要遷到別的房間去。」

「爲什麼？」



「我不知道，可能是爲了保安的緣故吧。」

「難道這裏不安全嗎？」

「不！只是有些地方，比較這裏更安全。」

阿生道：「明天我便可以出院，何必搬來搬去？」

「誰告訴你明天可以出院？」

「這裏醫生認爲我並無大碍。」

「也許是的。」女護士頓了頓又說：「但據我所知，目前在公共醫院裏急救的市民，有些可能失明，然則閣下是最幸運的了。」

阿生喃喃地說道：「難道他們在欺騙我？」

「那又未必，不過照我看，明天你不可能出院！」

阿生聽那女護士說得肯定，心裏也覺得醫生可能曾經私下裏對她說過了一些什麼，否則她也不會說出這種話來。然則，阿生所聽到的，只是一些安慰的說話而已；爲什麼醫生要這樣欺騙他？阿生開始感到迷惘起來！

晚上，有人來把阿生帶出病房外面去。由於那位護士小姐曾有過預言，所以阿生以爲只是遷到別間病房去，並未想到其他！

直至到那人扶住阿生到了橫門，步下石階時，阿生才出奇地問：「你要帶我到那兒去？」

那人說道：「院長吩咐我把你送到一間檢驗所去，目的只是要看看你的傷勢如何！」

「醫生呢？」阿生又問。

「醫生和護士在後面。」

這時候他們已走下了石階，來到一輛汽車前面。阿生聽到後面有步聲，他以爲那就是身旁的人所說的醫生護士，絕未想到這是一項陰謀。

那人又小心翼翼地說：「現在上車了，你要小心點！」

阿生在他的掺扶下，坐上了汽車裏面去！

四周環境很靜寂，阿生只知道這是晚上，却不知道詳細的時間。

汽車的馬達似乎老早就開動着，阿生剛坐上汽車，車子就開走！

阿生心裏開始有點奇怪，他到底還是一個病人，爲什麼坐的不是充滿消毒藥水氣味的十字車？

阿生忍不住問他身邊的人：「這是一輛什麼車子？」

「是一輛私家車。」那人說道。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等會兒你自會知道的。」

到了這時候，阿生開始警覺了，可惜爲時已晚！

他不動聲色，希望一有機會就反抗，但是雙眼仍然綁着繃帶，如何是好？阿生不免又有些躊躇！

車子停下來，這裏不知道是什麼地方，阿生只聽到虫聲唧唧，四週一片沉寂！莫說在這裏阿生人生路不熟，就算這兒是他住慣了的H市，只怕他也是無能爲力。

那人把他帶下汽車，掺扶着他走了一段路！然後轉進一間屋子裏去。

阿生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那人沒有回答，却離他而去！

阿生立即衝過去，「嘭」的一聲，門却關上了，阿生碰得鼻子隱隱作痛！

當初阿生只是懷疑，但現在已經絕無疑問，他是上了人家的當！

這是什麼地方？——阿生一時之間也無法想出一個合理的答案。

有人在外面交談，但是阿生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

阿生用力擂門，外面的人警告道：「別再吵了，否則你會被殺！」

聲音由一個小窗傳入來！

阿生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只要你坦白說出一些說話，大概不久就可以放你走！」門外的人說。

「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等着吧！天亮之後你會被帶出來問話，到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爲什麼現在不可以告訴我？」

「告訴你又怎麼樣？」那人說，「你還是耐性點，等到天亮再說吧！如果你再諸多嚕嗦，苦頭有得你吃呢！」

阿生苦笑道：「你們眞惡！但是我以爲你們可能弄錯了！」

「弄錯什麼？」

「我的意思是：你可能找錯了對象。」阿生道，「我並非你們要找的人。」

那人笑道：「我們做事向來小心謹愼，怎會弄錯？別嚕嗦了，乖乖的等着吧！天亮之後你自然就會明白。」

事實上阿生只是想套對方口供。對方化了這許多心思把他由醫院弄出來，又怎麼會攪錯？

不過令阿生感到驚奇的就是：三軍醫院應該是軍方管理的地方，爲什麼會讓他們這輩如此輕易得手？

阿生又說：「你們一定以爲我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不？如果你們眞的這樣想，就錯了！」

「一點也決不會錯的！」那人笑笑說：「你叫做阿生，是來自H市的特警。」

阿生心裏一凜！對方如果不是有點來歷的人，怎麼會用這種語氣說出了這一番說話？

阿生又故意說：「國際特警也不見得如何重要。」

「問題却因爲你是一名隊長。」那人又說：「你絕對就是我們須要找的人。」

「我明白了！」阿生繼續他的試採，「你們是來自金三角區的人。」

那人又是輕輕一笑，却沒有說話。

阿生回憶起在H市的時候，曾在「罌粟大軍」一案中對付過一班人，這班人正是屬於金三角區的，現在他們的首領落網了，會不會因此而令到他們的手下找阿生報復？

然則，這個組織也算得上龐大，而且神通廣大之處達到驚人程度！

阿生想到這裏，就有點不寒而慄！

連天花板上僅有的一點燈光也熄滅了，阿生開始處於黑暗的環境底下。其實對阿生來說，燈光已無關重要。

他想解開眼上的繃帶，看看雙眼的視力是否已告復原，但是，他又担心這樣做可能弄巧反拙，因此他惟有倚住那扇門怔

怔地想！

假如雙眼的視力仍未復原，他便會連一點兒逃走的希望也告消失！

左思右想，阿生終於自己動手將頭上的綳帶解下來，希望他的眼睛會無事；但是，綳帶解開了之後，他仍然什麼也看不見！

他心裏大吃一驚！

糟糕！我變成一個瞎子了！——阿生心裏想！

阿生四下裏張望，什麼也看不見。他焦急地拍着門板，但是外面靜悄悄的，沒有人理睬他！

他也想到可能室內沒有燈光，正如俗語所說「伸手不見五指」，而不一定是他的眼睛有問題，所以他由摸索中找到那個門上的小窗，希望從罅縫中找到一條光綫，那就可以證明他並未變成一個瞎子，只是由於室內沒有燈光而已。但是，門上的小窗找到了，不知道是由於罅縫太細小，還是室外根本也沒有燈光，總之他什麼都看不見，到處盡是一片黑暗！

驚惶，恐懼，充滿了阿生的內心！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過去他從來沒有如此驚慌過！

他在想：萬一就此變成瞎子，以後的日子怎樣過？

別說得太遠了，眼前，他的處境亦堪危！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感到非常疲乏。終於在不知不覺中睡了過去！

阿生就倚在門角那兒，彎曲着身體睡入夢鄉！

這是一場噩夢，他在夢中也是驚險重重，而且不知身在何處！

他在噩夢中驚醒了。眼前一片迷濛，就像飄浮在雲層中一樣！

一時之間阿生也分不出這是什麼境界，夢境嗎？還是眞的？

眼前有一綫光芒，阿生的內心不知是喜還是驚；他眨着雙眼，景物映入眼簾，越來越清楚了，他興奮得差點兒大叫了起來！

奇怪！怎麼我沒有變成瞎子？——這個疑問又在阿生的內心泛起！

是的，阿生沒有變成瞎子，他還能看得見東西，而且越來越清楚了。但是，這並非奇蹟，醫生老早就告訴他，他不會瞎的。

昨晚——其實是凌晨時份，而且還差三兩個鐘頭就天亮了。阿生所以什麼都看不見，無非因爲室內缺乏了燈光。他處於完全黑暗的環境底下，當然是一無所見！

阿生隔着門板，企圖從門縫中往外望，但是那度門非常周密，連一點兒縫罅也沒有！

牆上六呎以上的地方，有通風窗，窗上鑲了鐵枝，隱隱有鳥語聲自外面傳入來，光綫也是由那兒透射進來的。

阿生躍起攀高，看見外面樹木婆娑，這裏可能是郊外地區！

阿生試用手搖動窗上的鐵枝，但是動也不動一下。屋子是用三合土建成的，非常穩固。

阿生仰首上望，那是平面的天花板，並非一般鄉間所見的瓦面，而且看不出半點破綻，一看就知道這間小屋完全是爲了囚禁用的。

這班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阿生實在無法想像，不過對方不懷好意，却是可以肯定的！

門外人曾對阿生說，一切有待天亮後再說，看來可能是由於當時時在深夜，負責人不在這裏，要等天亮後才會來。

無論如何，阿生必須作好一切心理準備，因爲可能在極短時間之內他就會被人帶出去！盤問，拷打，相信是難免的事！

阿生忽然拾起扔在地上的綳帶，以極快的速度把雙眼包紮起來！他做得非常技巧，令人在外表看上去覺得他仍舊是眼睛有毛病的人，其實他是可以從綳帶之內窺伺一切的。因爲綳帶的纖維組織並不嚴密，只要他不閉上雙眼，就可以看見一切事物。

阿生開始動也不動地坐在一角，佯作睡着了，因爲門外人隨時會把門上小窗打開，甚至直接開門入來把他帶走！

他冷靜地想，想着等一會兒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一陣步聲傳來，果然有人首先將門上小窗拉開，瞧了一眼，然後開門進來！

阿生本來立刻就可以發難，但是他一則爲了好奇心驅使，必須弄清楚這帮人的底子，二則担心外面另有槍手們在戒備，所以他始終按捺着，靜觀其變！

門外果眞還有人持槍戒備着，走進來的是一名中年大漢，他粗聲粗氣地把阿生叫醒，其實阿生雙眼一直未再閤上，他們一舉一動阿生也看得一清二楚。

「走吧！」那大漢扶起阿生說：「我們的頭目要見你！」

阿生佯作剛剛睡醒，伸個懶腰，打個呵欠，懶洋洋地問：「你們到底要把我怎樣處置？」

那大漢道：「只要你講眞話，只要你與我們好好的合作，我們就會釋放你；要是你企圖作反，你便會死得不明不白。」

阿生被那大漢摻扶着，走出了那間小屋。

阿生扮着瞎子，步步爲營的，這種走路法，只有盲了雙眼的人才會。其實他從綳帶上面的罅縫中，可以見到外面的一切，只是他沒有四下裏張望，以免露出破綻，引起對方的戒備而已！

他隨着那大漢穿出樹林，到了另外一幢農舍。從外表看來，這正是典型的農林景色！但從阿生的印象中分析，那些懷有武器的人，當然不可能是農夫，而是相當有組織的人。

農舍之內，站立了十多個精壯的大漢，他們個個虎背熊腰，有些還在腰間插了一柄手槍！

進了屋內，阿生被那大漢帶到一間房間裏去。剛進了房內，便可以嗅到一陣怪異的氣味。阿生因爲自小跟着他師父呂偉良闖蕩江湖，少年時代已到過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出沒的地方。他記得在H市一些「烟格」中就曾經嗅過這種氣味！

這是鴉片烟在燈火中散發出來的氣味，喜此道的人會感到香醇濃郁，不喜歡的人就可能覺得難受！

阿生在暗淡的燈光中，看見一名年過



半百的人，正橫床直竹地躺在那裏，另一名較輕年紀的男子正爲他手持烟槍，爲他「打荷」。

把阿生帶進來的大漢說：「四爺，他來了！」

「嗯！」那頭髮斑白的人有神無氣地應了一聲，瞧也不瞧阿生一眼，回頭接過烟槍，抽着烟斗上的鴉片烟，「哥哥」之聲清脆可聞。

烟斗對着燈罩之頂，藉住火力將那一小團凝結了的烟膏吸入烟斗之內，登時又是烟霧瀰漫，滿室散發着那陣陣怪異的氣味！

那一小團凝固了鴉片烟膏，只有尾指指頭那麼細小，但却不知蹂躪了多少有用的生命，在那烟斗的「哥哥」回響聲中，也不知消沉多少人的鬥志，如果這世界眞的有神靈的話，發明這玩意的人實在應該打入十八層地獄裏去！

鴉片戰爭之後，毒氣瀰漫，竟然有人稱鴉片烟膏爲「長壽膏」，如果吸毒亦可以延長生命的話，那眞的是奇蹟！誰會相信這鬼話？

近年來人們練精學懶，由罌粟製造出來的鴉片烟膏，已經由於地方和環境的限制，漸漸不再像從前那麼流行了，代之而興的，便是海洛英。

海洛英是比鴉片烟更精煉的，當然也是罌粟的製品。它却比鴉片烟膏更毒，更貴！萬一不幸染上了這種嗜好，想戒除就難乎其難！

那個叫四爺的人閉目養神，他似乎在回味剛才那一刹那間的「享受」！

待毒氣散開，四爺才由床上坐起來，盯住阿生說：「你叫什麼名字？」

「你的手下應該早已告訴你了！」阿生說。

四爺一怔：「我知道你就是來自H市的阿生，但你應該回答我啊！」

阿生道：「既然已經知道了，又何必多問？」

「嘿！你這是什麼態度？」四爺有點生氣了，對站在阿生身邊的人說：「你亮了燈，讓我看清楚這小子的面目！」

那大漢走過去將一盞煤油燈扭亮，讓室內的光綫亮了好幾倍！

四爺打量了阿生一遍，又問那大漢：「他就是H市特警？」

「是的，四爺。」大漢又說：「他是特警隊長。」

阿生想起了，在「罌粟大軍」一案中，有個「四爺」，但是，那名鄉紳原名林四，決不是眼前這個人。記得當時與「四爺」對抗的是黃隆。

黃隆事後被證明是由金三角區廖氏兄弟派往H市建立新的基地，但是却給國際特警破獲該項陰謀以致令他們功虧一簣！

當時阿生才是剛剛加入國際特警組，而且還是一名探員而已，但是就由於「罌粟大軍」一案表現得英勇機智，出色非常，獲得任如重處長的賞識，此後便步步高陞！以致成爲H市國際特警的行動隊長。

四爺盯住阿生一陣，說道：「是你把黃隆送入牢中的？」

阿生現在差不多已經可以肯定對方的身份了，果然是金三角區的毒帮——廖氏兄弟的人。否則，他怎麼會提及黃隆這傢伙？

阿生不作聲！

四爺又說：「你爲什麼不答我？」

阿生笑道：「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你應該坦誠點，我不會難爲你的，甚至可以請醫生爲你治療雙眼。」

阿生道：「謝謝你的好意。到底你想怎麼樣？」

「只想問你幾句：聽說你師父呂偉良也是江湖中人，是不？」

「是的。」

「我們可能見過面。」四爺說，「可以請他來這裏談談吧？」

阿生有點意外：「有什麼好談？」

「我有些事情，想找他商量一下。」

「我師父不會喜歡你這種人！」

四爺有點生氣，但他却按忍住怒火，說道：「年青人，你太不懂事了，其實我也沒有什麼開罪你，可能是我手下太魯莽一點，請你原諒他們吧！我們有很好的合作條件。」

「什麼？」阿生要不是有綳帶包紮住，雙眼一定睜得大大的！

四爺道：「你師父既是江湖中人，也該爲自己的未來下半世想一想！」

「你想叫他和你合作販毒吧？」

「不，不是販毒！」

「難道是正經生意？」

「正不正經，只在乎個人立場而已。」四爺說道，「其實這個世界，有許多事情一經揭穿了，最公平不過的事，亦無非只是一個騙局。年青人，聽我說，減輕一下你的火氣吧！這件事，看來我要從頭說起！」

四爺揮揮手，對大漢說：「把他帶出去，好好招呼他吃點東西去！」

阿生被帶出「烟房」。到客廳外面，有不少荷槍實彈的人在戒備着！

阿生覺得，這時候他決不能輕舉妄動！莫說他無把握闖出重圍，甚至連這兒是什麼地方他也不知道，即使僥倖闖了出去，只怕也有如迷途羔羊！

大漢吩咐一些人去備早餐。

這是一頓阿生很少吃到的熱帶早餐，椰汁，薄餅以及一些生果等等。

也好，阿生先塞滿了肚子再說。

不久，那個叫四爺的人出來了。

四爺對阿生說：「寫封信給你師父呂偉良，就說你安全在我們這裏。」

「你要他合作一些什麼？」阿生心裏一直感到十分奇怪！不禁有此一問。

「我要他做的事，你很難想像得到的，但根據我手上的資料，你們是我理想中的人選。」

「你不表明身份，又不說清楚你的企圖，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樣去寫。何況像我現在這樣子，更加難以從命。」

四爺拍拍手掌，示意一名手下，然後又對阿生道：「你根本無須寫什麼，現代機械可以帮助你完成一封沒有字的信。」

一個男子取來一副原子粒盒式錄音機，交給四爺。四爺又對阿生說：「用聲音代替你的筆，叫你師父與我們合作。」

「他不會聽我的話。」阿生說，「何況，他也不在這裏。」

四爺「格格」大笑一陣！

阿生又是一怔！覺得很窘！顯然的，對方一切知得比自己清楚。

四爺果然又說：「不要把我們當作傻瓜，我有辦法把你由軍方醫院弄出來，可見不是泛泛之輩。你師父呂偉良和迷你女賊都來了M市，我們查得十分清楚。至於他的底子和他的爲人等等，我們也了解，否則，我們不會把你抓來！」

阿生故意說道：「我認輸了！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你要做一些什麼。」

「我們只要求你講幾句，一切留待我們與他談。」四爺說。

「你要我講一些什麼？」

「告訴他，你在我們手上，而且十分平安，我們待你很好。如果他忠心與我們合作，你便可以安然回去，否則，後果難說了！」

「你這樣嚇不倒他的。」

「你只要照說，他自然明白了。」

「但是，我也要明白了你的意思才可以說啊！」阿生道。

四爺想了想：「好吧，那就讓我告訴你關於我們的企圖。我們的首領落網了，這件事你當然知道的，否則你也不會被邀請到M市來。」

「你是說，那個姓廖的？」

「對了。」

「他是金三角區的主人。」

「也是我的首領。」四爺說，「我們必須設法去救他出來！」

阿生恍然大悟：「要我們助你一臂之力，是不？」

「對了，只有你和你師父有這種本領，加上一個名聞四海的迷你女賊，這件事便有十拿九穩的把握！」四爺說。

阿生苦笑搖頭：「你弄錯了，這裏不是我們的地頭啊！」

「我們做事不會這樣草率的，事前已想得一清二楚。你是一名國際特警，你師父是一名江湖人物，林小姐也是個機智過人的女子，三個人合作已經不是第一次，只要你們答允，一切保證順利。」

「其實，猛虎不及地頭虫的道理，你是明白的。我們根本不熟悉此地環境，也不是我管到的範圍，如何帮得你？」

「老實說，如果你不是傷成這樣子，單是你一個人，已經可以。但是現在，必須你師父他們，才可以令到這件事順利進行。」

「我怕會令你失望！」

四爺道：「除非你別有用心，否則保證水到渠成。你們三俠在H市的成就，早已名聞世界，我不會找錯對象的。」

「你過奬了！」阿生說，「其實廖先生也是送羊入虎口——自作自受！他爲什麼要離開金三角區？」

「總之一言難盡，目前我們不是談這些前因的時候。」

「既然不談前因，也要談談後果吧？」阿生說，「事成之後，我們如何交代？你大概也會想到，我們帮了你之後，我這份差事是完蛋了，說不定三個人一齊入牢中。」

「事成後，你們三個人可以獲得一千萬美元的瑞士銀行存欵，這數目大概總可以令你們在外國生活得不錯了。」

「美元貶值，一千萬美元三個人分攤，每人不過三百萬而已！」

「但是，做一份特警的差事，請問又有多少代價？」四爺笑笑說。

阿生裝成貪婪的樣子，說道：「你似乎忘記了我師父的身份。」

「他是著名的鐵枴俠盜，刼富濟貧的事蹟，早已爲人津津樂道。」

「你知道就好了，他會希罕這區區之數嗎？這樣吧，你先跟我談好了條件，我再教你如何跟他說。否則，即使我答允錄音，你們的人帶了我的音帶去見他也是枉然。」

四爺問：「你要什麼條件？」

「第一，要幾份合適身份的假護照。」阿生說，「第二，價錢要增加三倍，即每人一千萬元美金，而且要設法證明你們辦得到。你先考慮這二件事，然後才可以談其他。」

四爺笑了笑：「雖然美金貶值，但三千萬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老弟，你別開玩笑了。其實一千萬元已經不算少了。」

阿生道：「我不會討價還價，但是如果你找着我師父，相信他也不會答允，除非你加到令我滿意時，他也差不多了。」

四爺想了想：「這樣吧！我給你一千五百萬元，那麼你們每人可以有五百萬元，這已經不錯了。」

「別嚕囌了，一人退一步，就二千萬如何？」

「老弟，別太貪心，我這個人實實際際，說過給你多少，一定照付如儀，決不食言。換句話說，我給你一千五百萬元是實數，保證你收到。」

「如何保證？」

「我們在瑞士銀行存足這數目，然後給你一個密碼戶口，你可以簽字和記起那個密碼，在一定時限以後可以在瑞士銀行提欵應用。」

阿生當然不是個眞正貪錢的人，但眼前形勢令到他必須如此。

他作成認眞考慮的樣子，終於說道：「好吧，就此一言爲定！一千五百萬元，事成後你必須實現諾言！」

「你放心好了，錢我們一定照付的，問題是你們如何展開工作！」

「我要跟我師父商量一下。」

「但是，你這樣子——雙眼又看不見東西，如何可以參加工作？」四爺又說道：「不如這樣吧，讓你把我們剛才談妥的條件，以及你所知的一切，包括我們廖大哥囚禁的地點說出來——錄在音帶中，再讓我們的人把音帶交到你師父手中，叫他和林小姐依計行事，事成後我們放你，這辦法好嗎？」

阿生苦笑道：「你開玩笑嗎？如果我將一切說出來，你們又何必要我們協助你去救出廖大哥？」

「你如果這樣想就錯了。」四爺說，「我們主要是利用你們的機智，因爲有些事情我們是辦不到的。但在你們來說可是輕而易舉。」

阿生知道廖申雄被囚禁的地方是保密的，如果他說了出來，四爺這班人就會按址去救援——他們是有足够的力量去刼獄



的！

廖氏兄弟在金三角區有上千名的自衞隊，而且配備十分現代化，這次要不是國際特警A國分部派人到來施詭計，將廖申雄由金三角區引誘到T國北部來，然後把他抓住，相信這位馳名世界的最大毒梟，還有一個長時期可以逍遙自在！

阿生說道：「折衷的辦法是你們讓我跟我師父見面，以便商量一切。你也明知我雙眼看不見東西，我是逃不了的！」

「不！你先錄音，讓我們找你師父談談，然後再談其他吧！」四爺堅持說。

阿生心裏想：這也好，先讓師父知道自己的下落，說不定他們會憑線索追踪到這裏來！

於是阿生開始進行錄音。他對呂偉良說出他落在廖申雄的手下掌握之中，又叫呂偉良不妨與來人細談其他細節。

阿生錄音之後，四爺取去音帶。

四爺一直目擊阿生錄音，所以他無須再聽也知道音帶中說些什麼，阿生亦因爲他在看，明知難以避過耳目，所以不敢在錄音時亂說，只有依照四爺的意思，錄了一段！

四爺用信封將那盒盒式聲帶封好，交一名大漢帶走。

阿生說道：「我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見到我師父？」

四爺想了想，說道：「你不必見他，我們認爲你不適宜行動，所以你最好留在這裏好好地休息，讓你師父呂偉良和林小姐去辦妥這件事。」

阿生心裏想：如果讓他們知道自己雙眼根本沒有毛病，只怕他們一定加以防範，而且四爺亦未必會因此而答允將他們原來的計劃改變！

阿生估計四爺這班人的原來計劃是：利用阿生看不見東西，先將他擄走作爲人質。然後要脅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設法把廖申雄營救出來。

阿生又想：爲什麼他們不迫供？假如他們能迫阿生說出囚禁廖申雄的地點，由他們自己設法前往刼獄，豈不簡單？

也許他們明知誘捕廖申雄的人不是善男信女，而是A國特警和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再加上T國的武裝力量，若要硬攻，相信難以達到目的，故此才會想到利用鐵枴俠盜呂偉良！

四爺他們顯然在事前偵知呂偉良來了M市，同時，也聽過這位名聞全球的大俠盜的威名，所以才會想到利用他們師徒二人！

阿生左思右想，始終未敢讓四爺知道他雙目並未受到嚴重傷害。事實上，目前阿生只要把那條繃帶解開，便可以看見一切事物。

四爺由於阿生所採取的態度十分合作，所以對他的防範亦沒有以前那樣嚴密。甚至當四爺吩咐手下將音帶送往M市之後，還跟阿生搭訕，並未叫人將阿生再押進原來的房間囚禁。

四爺自負地說：他早已聽到H市警方的人員以貪污而名聞寰宇，所以他十分有信心能以金錢打動阿生的心。

阿生沒有告訴他關於他們師徒二人的特質和性格，更未提醒四爺關於國際特警的超然地位。聽四爺的語氣，阿生覺得他雖然知道國際特警是一個國際性的反罪惡組織，却不知道國際特警並不隷屬當地警方的管理，而且每一個成員均經過極其嚴格的挑選，然後才加以訓練，絕非地方警務人員可比！

儘管阿生有他的想法，但四爺却滔滔不絕地談論着他自己的見解。

四爺說：「這個世界有錢萬事足，如果有人把大叠鈔票送到你跟前，而你仍然不懂得伸手去接收，那才是天下第一大傻瓜。聽說最近某地有位×籍警司，貪污了數千萬元，結果怎麼樣？坐牢嗎？不！他有本領把數千萬元分別存到各國銀行去，自然有辦法從自己取到手的骯髒錢取出一部份分配給舊同袍，以換取自由，然後慢條斯理地飛返祖家去享福。到頭來還有鄉里們爲他更正，說他只積聚了幾百萬而已，又有人給他吃下定心丸，說他不可能被引渡回原地受審等等。由此可見，這個世界眞的是金錢萬能！」

阿生笑道：「你遠居此地，怎麼知得這麼清楚？」

四爺噴出一口香烟，說：「我剛才所講的那個地方，跟我們關係密切，如果沒有那一類醜惡的×國人，我們的毒品又如何可以安然過關轉運到世界各地去？所以，那兒的一擧一動，我們都十分留意，正如閣下兩師徒的本能，我們也十分清楚一樣。否則，我們又怎會有今天這樣見面的機會？」

「眞的是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阿生說，「事實上你所講的×國警司，他祖家的同袍已替他掩飾的盡善盡美，儘管當地人氣得呱呱叫，但是那傢伙買完大屋又買遊艇，早已面團團作富翁，那裏還會有閑心來理會別人的指責？」

「所以我說得對吧！老弟，你分得五百萬元這數目，實在是够你一輩子吃喝。」四爺又說：「要是你安份守己的去做這份什麼國際特警的差事，只怕你第二世也不可能積聚到這許多財富。」

「是的，我也這麼想，問題是：賺你這筆錢，可也不容易呢！到頭來可能身敗名裂！」

「放心吧！我們做事向來講道義，求實際，所以歷年以來跟附近各小國的官員合作愉快，要不是A國那班該死的特工，我們廖大哥根本不能上當！」四爺嘆了一口氣，「我們這輩並非自私自利的人，錢是街外找來的，我們在決定找你們協助之前，已想好整套計劃。由於你的被綁架，絕對可以在今次事件中推卸責任，萬一事發東窗，你們三人，大可以逃到歐美各國，存在瑞士銀行的錢，足可供你們生活一輩子！」

阿生也可以在直覺上覺得四爺態度誠懇，看情形他們這個集團可能眞的在外國銀行「儲欵以待」，但是阿生心裏想：如果他眞的喜歡賺錢，又何必選擇國際特警這種職業？

憑着阿生的本領，要賺一千幾百萬應該是等閑事！尤其是最近在他定居的地方，刼銀行之風大盛，只要你不鬧出人命，要刼一百幾十萬眞的是易如反掌，路人不會呼叫，追捕！甚至配槍的警員也只會躲

在路邊抄車牌，捉小販也不會追你，因爲你一定有刀有槍，警察難道不怕死麼？

但是，阿生覺得金錢並不太重要，够使够用就算了。沒有錢的人才渴望有錢，有了錢的人便覺得平平無奇，甚至煩惱多多。

呂偉良教導阿生做人的態度就是：要趁有生之年，多做一些有益人類的有意義的事。金錢如果只可以令你在短短數十年享樂的話，試問做人又有什麼意思？到頭來你還是平平無奇地離開這個世界！

阿生當時沒有反駁四爺的論調，反而唯唯諾諾，表示同意他的說法。令到四爺對他越來越感到彼此談得投機，因此而說得更多。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在許多方面看起來比較呂偉良更加優勝，例如談話藝術，以及一些小詭計等等，他的師父呂偉良就沒有他那麼鬼靈精！

阿生現在就是利用四爺的「無所不談」，在不經不覺中誘他說出了這兒的位置和方向，根據阿生忖測，這兒可能是M市北郊不遠處一個小村莊。

由於官員的貪污，以及村民的維護，使到四爺這班人不但可以逍遙法外，甚至可以做出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例如綁架阿生到這裏來，便是一個實例。

阿生探測出這個地方的所在之後，心情開朗了許多。現在只要他一有機會逃走，大概不難就可以回到M市去，只要他往南面走！

但是，如何可以逃出這裏？阿生實在費煞思量！

四爺的手下們都有槍，阿生從綳帶後面透視出去，大堂之上現在起碼有五個配有長短槍的大漢。要擺脫他們當然不是容易的事！

阿生心裏也明白，目前他所以受到優待，是因爲對方以爲他雙眼完全看不見東西。假如對方知道他還能看見一點點，也決不會如此鬆弛。

阿生只想等機會，只要等到大堂上的人少一點兒，就可以冒一冒險！於是他又東拉西扯的，跟四爺交談起來。

阿生說道：「M市下的一場毒雨，眞叫人莫名其妙，聽說這裏北郊村莊也試過一次，是不？」

四爺嘆氣說：「是的，有人說罪孽深重的地方，才可以常見妖魔出現。但是，我不同意這講法，像老弟你，相信生平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吧？爲什麼會受到這種痛苦？可見什麼因果報應，只不過是騙人的技倆而已！假如老天爺眞的是那麼靈驗的話，吃苦的，應該是我們這一類人才對啊！」

阿生爲了進一步証實這是M市北郊的村莊，所以又故意說道：「既然附近下過毒雨，爲什麼你們的人可以安然無事？」

「所以我說因果報應只是胡說八道，記得當日一場毒雨，受害的只是一些農民——在田野間工作的農民，而我們的人却一個也無事！」

「下毒雨的地方，範圍大嗎？」

「不算大，就只有這裏丁方數里的地方。」

阿生道：「如果說，這是人爲的，你會相信嗎？」

四爺怔了一怔：「你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這是一場人造雨！」

「別開玩笑！人可以造機器，也可以飛上月球，却不可能呼風喚雨！」

阿生一方面爲了拖延一點時間，希望身邊的大漢會減少三兩個，另一方面却要試探一下對方的虛實，看看人造毒雨是否也是廖氏的傑作。但是，聽四爺這口氣，這件事似乎又與他們無關！

阿生又說：「現代科學昌明，人類既然可以坐火箭上月球，自然可以想辦法控制天氣，例如把一些化學劑加在雲層裏，一方面可以令到雨水加速下降，另一方面也可以令雨水帶有化學毒。」

四爺忍不住呆了一陣，問道：「爲什麼有人要做這種無聊的事？」

阿生苦笑聳肩：「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基於軍事和政治的理由。」

「我眞不明白，這和軍事和政治又有什麼關係？」四爺感到迷惑地說。

「舉個例，目前正在你們隣國進行的一場戰爭，許多時就因爲天氣不佳而影響到雙方的一攻一守，由此可見天氣對軍事行動有時十分重要。」阿生又說：「有些地方的人十分迷信，例如他們相信落冰雹表示流年不利，其實冰雹只是雲層受到雷電的衝激，升入高空達到冰雪界綫，凝成冰點，旋轉而成小冰塊，隨雨水而下降。根本也算不了什麼，但每有這種東西下降時，當地居民就會人心惶惶。所以，如果那些毒雨被証明是人造的，顯然是故意影響人心。這就是與政治有關。」

四爺摸着下頷說：「這麼看來，如果這世界眞有所謂因果報應的話，那班政治家應該首先受到懲罰才對，先輪到他們，然後才輪到我們！」

阿生覺得四爺這番說話聽落好像似是而非，但想深一層，亦未必沒有道理的。

就在這時候，屋外起了一陣騷動，似乎有人在急急走動，又似乎風聲虎虎！

四爺有點吃驚地對他的手下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持有輕機槍的大漢子想跑出門外一看究竟，忽然傳來一陣陣嗆咳聲，二名大漢掩鼻闖了入來，屋內各人立卽戒備。

其中一人說道：「四爺，不好了！警方已包圍我們！」

四爺大驚失色！他生氣地問：「怎麼前哨不發警告？」

此時門外又有另一批人衝了入來：「警方的催淚彈可眞厲害！快些找地方躲一陣再說！」說話的人一邊嗆咳，一邊涕淚交流！

阿生和四爺同樣感到驚奇不已！因爲事前聽不到槍聲，也未見任何警告，如何會突如其來地施放催淚彈？

如果當地的警方人員有着如此神出鬼沒的本領，四爺他們似乎估計錯了。

但是，四爺心裏明白：他們除了散發大批鈔票作爲「護身符」之外，還在這條小村的外圍地區派有專人放哨，照情理上來說，不可能有人攻了入來也全不知情的，起碼也應該接到警告訊號。

就在一片混亂中，一陣狂風吹來，屋內各人也嗅到一種刺鼻的酸味，包括阿生



在內，每一個人都忍不住涕淚漣漣，咳個不停！

果眞是催淚瓦斯的氣味！然則，警方可能攻進了這條小村裏來了！

阿生在驚惶中難免有點喜出望外，因爲他不難想像到，攻入村中來的警方人員，說不定是憑情報而採行動——專爲救他而來！

四爺等人在忙亂中四下裏奔竄，一名槍手非常盡責，要把阿生帶走！他摻扶住阿生，往屋後撤退，看來他們一班人企圖由後門逃出去！

但是，阿生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怎麼可以輕輕放過？

只見阿生跟住那名槍手奔了一程之後，已落在最後，因爲阿生行動不便，而那名槍手又太過盡忠職守。他在涕淚交流中，仍然照顧住阿生，其實，阿生並非看不見東西，要走起來比他們一定走得更快！但阿生既然有心要擺脫他們，當然要乘機墮後！

突然阿生摔了一跤！跌倒地上！

那名槍手急忙伸手把阿生扶起，豈料阿生突然發難，趁勢將他拉倒！

阿生在跌倒之前已作好了心理準備，所以綁住雙眼的綳帶也在那一刹那間被他扯往頸上，也就是說，阿生已經可以看得見一切景物了。同時更因爲剛才有綳帶綁住的關係，他的眼睛並未受到影響，比起其他人反而勝了一籌！

那槍手想不到阿生有此一着，正待爬起採取行動，已被阿生一拳打向下頷，他感到眼前一陣黑，手提機槍瞬卽爲阿生奪去！

阿生往前跑！那槍手急忙爬起追出！「砰」的一聲槍响，嚇得阿生急急回頭一望！原來那名押解阿生的槍手腰間還插有一支手槍，他在嗆咳中無法喝止阿生，只有開槍示警！

子彈由阿生頭上掠過，擊中門楣上！

阿生担心其他人回頭追來，開了一陣機槍，子彈連珠發出，那槍手當然無法幸免！其他人等已逃到後門附近，聽到槍聲卜卜，絕未想到這是阿生所發，還以爲軍警殺到屋子裏來了，那裏還敢回頭查究？唯有加速脚步，落荒而逃！

阿生衝出門外，出乎意外地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剛才在混亂中奔跑的村民，早已躲到屋子裏去了。

阿生以爲奔出村外一定會遇見進攻的軍警，結果連鬼影也沒有！

陣陣酸風迎面吹襲，阿生嗆咳，流淚，他無法了解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既無軍警施放催淚彈，酸風又從何而來？

他以爲軍警利用直升機凌空擲下催淚氣體，但是仰首望向天空，但見烏雲滿天，旋風捲着殘葉飛舞，就像世界末日已經降臨——根本看不見什麼飛機。

阿生在滿腹疑團中奔跑，看不見太陽，也分不出方向！

他用手帕掩鼻，在酸風吹襲下奔向一條小河，河水清可見底！他用手帕濕了水，在臉上抹了一把，人也比較清醒了。

阿生明知這樣做是相當危險的事，例如河水有毒，他可能有麻煩，但是爲了保持清醒的頭腦繼續逃亡，他必須一試！

現在証明河水是沒有毒的，阿生知道濕手帕是對付催淚氣體的最佳防禦武器之一，所以他又再濕了一把，然後才沿住河畔往前走！

他不知道前面是什麼地方，只希望逃到一處沒有酸風吹襲的地方，卽使那兒可能是龍潭虎穴，也沒有現在如此難受！

## 巫師作法　呼風喚雨

呂偉良在睡夢中被一陣急促的拍門聲吵醒！

他還以爲自己貪睡，可能不知時間，因爲他約好隣房的林愛莉，在天亮之後同往醫院探望阿生的。但是，當他亮燈之後看看腕表，才是凌晨時份！

呂偉良內心立刻感到不妙！

他開了房門，站在外面的是任如重，阿生的上司，H市特警分部的處長。

任如重一邊穿上外衣，一邊說道：「剛才我接到本市特警行動隊長乃彪的電話，阿生不知怎的在醫院裏失了踪。你快些叫醒林愛莉，我們一起去看看！」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明知這裏對他們來說是人生路不熟，而且阿生雙眼又受了傷——當然，呂偉良發夢也想不到阿生雙眼只受了輕傷，而且解開綳帶之後還可以看得見東西！

他拍門叫醒隣房的林愛莉！三個人穿好衣服，匆匆落到樓下，剛走出酒店門口，就看見乃彪親自駕着車前來接載他們！

沿途上，呂偉良等人紛紛向乃彪追問阿生是怎樣失踪的，但是乃彪也一頭霧水，因爲他本人也是像呂偉良他們一樣，自睡夢中被人驚醒——是醫院中人通知M市特警分部辦事處，再由當值特警至電通知乃彪的。後來乃彪才急忙至電通知酒店中作客的任如重。

當地軍警的偵探和保安官員這時已雲集醫院之內，研究着阿生如何會失踪！

發覺阿生失踪的，是值班的看護！她在半夜一次例行巡房任務中發覺那間病房內空空如也！於是向當局緊急報告！

阿生進院時所穿的衣服鞋襪不見了，那些衣物原是放在病房中的衣櫃內，以備阿生出院時穿着的。

「看情形他不會逃得很遠！」一名警官說，「我們正派人在附近搜索！」

呂偉良呆了一呆，反問那位警官：「怎麼你會以爲他私自逃走？」

警官道：「他懂得武功，誰可以迫他離開此地？他更了衣服才離開這裏，這更加明顯了……」

豈料他話未說完，乃彪就高聲說道：「別胡說八道，他爲什麼要逃走？分明是被人綁架的。你快告訴我，誰是當值的護士？」

警官是屬於當地警察部隊之一，與國際特警並非同一組織，但看乃龍的神氣，那位警官顯然不敢惹他。看情勢未必就限於職位的懸殊，而是由於乃彪屬於特權階級。

乃彪找到當值的護士小姐，她竟然無法說出阿生失踪的情形，因爲她是當夜班的，甚至連阿生的外貌她也沒有印象，總之當她依照慣例巡房時，發覺少了一個病

人，於是向上級報告。

警方的搜索當然不會有下落，偵查的結果也是同樣沒有綫索可尋！

乃彪聲聲道歉也無法獲得任如重的諒解。他後悔不派專人前來保護阿生，現在任如重就要去找乃彪的上司理論，甚至連呂偉良的勸告亦無效。

任如重不但是H市特警處長，也是東南亞主要負責人之一，M市特警處長在輩份和職位各方面都遠不及任如重，難怪乃彪感到忐忑不安。

呂偉良知道這種事出了錯唯一要負責任的，應該是醫院方面。尤其是這是一家三軍醫院，應該列入軍事重地才對，豈可給外人摸入來，還綁架了一個病人，可見防範工作疏忽到極！

任如重氣得頭筋也現了，他生平最重視的下屬就是阿生，怎麼會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失了踪？眞是豈有此理的事！

他一邊找有關方面追究責任，另一方面至電H市他的部屬，加緊調動人手前來M市，協助找尋阿生。他覺得M市一切追不上水準，也了解到警方貪污情況比較H市更爲嚴重。所以他左思右想，還是把自己合作慣了的下屬召來好些！

任如重憑着本身在國際特警組織裏的地位，令到M市警方大爲震驚！他們傾全力出動，在全市各可疑地點搜索！甚至軍方亦應邀出動直升機協助。可惜這時已是天亮以後，阿生老早已被人帶離市區，軍警自然一無所獲！

× ×

中午過後，已是下午時份。

天氣熱得要命，呂偉良和林愛莉跑到一家冰室去喝一些飲品。也只有這種冷氣開放的冰室才令人感到舒暢。但是，他們的內心仍然感到忐忑不安。

他們半天時間陪着軍警的搜索隊伍在一起。到了最後他們還是悄悄離開了。

呂偉良嘆氣說：「不知道是否由於天氣的影响，我總覺得這裏的人做事提不起勁。這樣子搞下去，阿生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林愛莉也說：「他們可能給熱浪熱昏了腦袋，憑他們這樣到處亂搜一通也能找到阿生，那才眞的是奇跡呢！」

「到底什麼人最須要阿生？」

「太廣泛了。阿生近年來加入特警組織之後，比你更多仇人。說不定就是阿生曾經對付過的人！」

「對了！我也正在這樣想！」呂偉良說，「會不會與製毒組織有關？」

「嗯！大有可能！」林愛莉沉吟道：「他是爲了廖申雄落網而應邀來此的。」

「不過，這點警方也想到了。據說，廖氏集團的勢力範圍甚廣，幾乎遍及整個T國。」

「我主張我們獨立調查，這樣子效果可能更佳。」

「是的，我們絕對不能依賴警方！」

「但是，這裏不是H市，我們人生路不熟啊！」林愛莉担心地說。

呂偉良道：「別忘記我們有通天通行証！」

「什麼通天通行証？」

「鈔票！」呂偉良說，「鈔票懂得問路的，只要多動一下腦筋就行了。」

二人離開餐室，召來一輛街車打算去找乃彪，一則要看看他們有些什麼發現，二則要看乃彪有沒有合適人選，給他們找一個帶路和翻譯的。

他們坐上了街車，告訴司機開往特警部。

街車有冷氣設備，總算不致於焗到頭暈。

司機態度十分良好，他還問後面的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位要聽聽音樂嗎？」

由這兒到特警部還有好長一段路，聽聽音樂本來不錯，但是，呂偉良覺得這時候更須要的是淸靜的環境；每次當他遇上重大問題要動腦筋解決時，他就要靜悄悄地沉思。

而林愛莉一坐上車就陷入思潮起伏之中，她根本聽不到司機說了一些什麼。

那街車司機實在也古怪得很，他看來只是循例問問客人以示尊重，人家根本還未答話，他經已將一個盒帶放進錄音機裏面去！

但是，聲帶中所播放出來的，並非聲樂，而是阿生的聲音！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立刻好像觸了電一樣，渾身打了一個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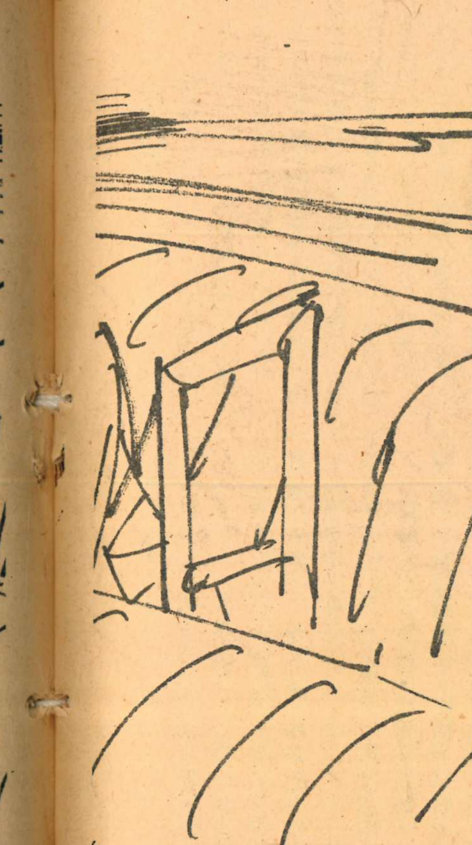
他們沒有聽錯，這的確確是阿生的聲音！

阿生說：「師父，我給他們綁架了，但直至現在爲止，我仍然平安無事，你放心吧！他們要我，你和愛莉姐姐三個人爲他們辦妥一件事。我再三想淸楚了，我們不妨依了他們，因爲他們答允事成後給我們一千五百萬美元作爲酬金……」

林愛莉呆了一呆：「有沒有搞錯？一千五百萬元美金？」

「是的，小姐，你不會聽錯，你的兄弟也沒有說錯。」司機這時才笑笑說：「只要你們不讓警方知道，這筆錢你們很易賺到。」





呂偉良接過司機遞來的無綫電話，跟對方首領交談。

呂偉良不禁向他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帶信的人！」司機說：「你的徒兒看不見東西，自然不能寫字，所以只好錄音。希望你認出是他的聲音，而且切勿三心兩意，好好地跟我們合作吧！」

「你要我們做一些什麼？」林愛莉問道。

呂偉良也問道：「你是否廖申雄的手下？」

司機聳肩苦笑：「不！只是賺人家一些手續費而已，我那有本領加入那種財神組織？」

「什麼財神組織？」林愛莉又問。

司機道：「他們有的是錢，手段非常濶綽，所以我們習慣；稱他們爲財神。」

「你可知道我的徒弟在那裏嗎？」呂偉良問。

司機說：「我不大淸楚，但是，委託我做這件事的人聲明先要得到你的回音，才再談其他！」

「一切要先讓我見見我的徒弟，才可以再談其他。」呂偉良說，「我必須証明他安全，才可以爲你們辦事。告訴你的主人吧！」

司機道：「聲帶中不是說得淸楚嗎？你的徒兒平安無事啊！」

「他可能在威迫之下錄好這聲帶，我又如何可以入信？」呂偉良說。

「不要太固執！」司機說：「這樣對你徒兒也沒有好處。」

「讓我跟你的頭目談談，可以嗎？」

呂偉良早已看出這傢伙只是喬裝的司機；其實他就是非法組織裏面的一份子。

司機果然說道：「好吧，讓我給你找個人在電話中談談。」

「謝謝你！」呂偉良說。

司機拿起無綫電話，用T國本土話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林愛莉低聲對呂偉良道：「讓我動手好不好？」

呂偉良明白她的意思，她企圖制服司機，然後迫他說出阿生之所在。

但是，林愛莉的做法太危險，尤其是當那司機正與他的同黨用無綫電話連絡之際。所以呂偉良立刻制止她！

司機講了一陣，然後把聽筒交給呂偉良，說道：「你們不妨直接談談！」

車子一直沒有停止過，繼續在市區各街道行走！

呂偉良接過聽筒，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呂先生，眞對不起，你的高足在我們手中，而且十分的安全，你放心吧！」

呂偉良道：「可以讓我見見他嗎？」

「不！現在還不是時候。」對方那男子說：「爲了安全的緣故，他被我們安置在一處不能公佈的地方，如果你聽到他的聲帶，應該相信他在我們手中，而且一直很安全。」

呂偉良忍不住說：「到底你要我爲你們做一些什麼？」

「去救一個人。」

「救人？」

「是的，你大概也想到了是誰吧？」

「難道是……廖申雄？」

「對了，你眞聰明，就是他！」

呂偉良怔了怔，說道：「你當我是神仙嗎？」

那男子笑了笑，道：「你比神仙更厲害呢！」

「別開玩笑了！」呂偉良說，「這些事情，恕難從命！」

那男子笑聲頓止！冷冷地說：「你別忘記，你唯一的徒弟在我們手上！」

「你也知道，我不是警方的人，甚至連廖申雄因禁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

「你過去的事蹟我們查得一清二楚，例如某大富翁的保險箱暗格在什麼地方，你同樣不知道，但是你也可以查出它的所在！」

呂偉良道：「保險箱是死物，人是生的，你怎麼可以如此比較？除非你讓我見見阿生，也許可以跟他商量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

「對不起！憑你二位聰明的機智，什麼辦法也可以想得出。但是，如果讓你知道你徒弟之所在，那時只怕你們全力去救的不是我們要救的人，而是你那位寶貝徒弟。」那人又說：「好吧！我們就這樣決定！只要你們救出廖大哥，我們就把阿生兄弟放走，保証不損他分毫！」

呂偉良正想問他以後如何連絡，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

司機突然也在這時候把車子停下來：

「請二位下車，到步了！」

這裏當然不是特警部。呂偉良問道：

「你可以帶我去見見你的頭目嗎？」

「對不起！」司機說，「我們後會有期了！」

林愛莉心裏生氣，衝前就把司機的頸項握住！呂偉良要制止她也來不及了！

司機態度冷靜，說道：「你們小心點看看吧！這種危險的舉動，可能令你們死得不明不白的！如果還有懷疑，不妨回頭細看！」

司機說話時，呂偉良已經注意到後面，不及數碼遠的地方，果然停了一輛大房車，車內坐了數名大漢，他們正注視着街車裏面的情形。

林愛莉狠狠地說：「叫他們過來吧！要是他們敢開槍，我會先殺了你！」

司機說道：「你別忘記了阿生，一個博三個，值得博嗎？」

林愛莉想起阿生還在他們的手上，果然又軟了下來，把雙手從他的頸項放下來，頹然坐回後面的沙發之上！

呂偉良說：「下車吧！讓我們到後面去跟他們談談，可能還有些用處。」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好跟隨呂偉良下了車。

呂偉良正想過去跟那大型房車的人細談，但是，街車剛開走，後面那輛大型房車也風馳電掣地開動，差點兒還將二人撞倒！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獃在路旁一陣！目送那二輛車子先後離去！好一會兒也說不出半句話來。

他們都在不約而同地想：通知任如重和乃彪他們嗎？還是私自行動？

呂偉良想不通爲什麼他們會想到利用自己去救廖申雄。阿生身爲國際特警，此行任務是爲了廖氏落網而來，因此他的被綁架不算意外，起碼阿生一定知道廖氏被囚禁在什麼地方。如果他們企圖利用呂偉良和林愛莉去救出廖氏，爲什麼不讓他們先會一會阿生？呂偉良眞想不通！

其實阿生已經逃脫了，只是廖氏在市區潛伏的下屬此時還未得到消息而已！

× ×

阿生如有神助，要不是那一場令人莫名其妙的酸風，他簡直不可能逃出魔掌！

現在他獨個兒闖進了一處森林地帶，這裏已再也沒有那陣令人鼻酸的怪風出現，空氣似乎較爲清新了。

阿生一直希望遇見軍警或村民，但這一帶好像荒漠地帶一樣，竟然連鬼影也不見一個，眞奇怪！

森林裏有路可以通行，但阿生仍防突然之間可能有野獸毒蛇出現，因此步步爲營地，持着奪得的手提機槍前進！

他漫無目的地，只希望找出一條可以通往M市的公路。只有通衢大道才有汽車經過，那時他便可以乘車進入市區去！

但是，一個大問題來了，就是阿生根本辨別不出方向，因此他也不敢肯定是否穿過這座森林之後便到達一條前往M市市區的公路。

天上一片烏雲仍然停留不動，看不見太陽，自然難以分出東南西北來。

阿生非常担心下雨，萬一又是一場帶毒的人造雨，他就完了！因爲森林沒有避雨的地方，雖然一些樹下可以暫避一陣，但雨水終歸會滑過樹葉滴下來的。想起慘受毒雨之害，阿生就難免有點心寒！

阿生在樹林裏越走越不對勁，他又疲倦又飢餓，口渴更不在話下！

他首次覺得孤獨的可怕。現在地球上面就好像只有他一個人。

他眞希望快些遇上一些人，無論他是否危險人物或者可能對自己不利的，甚至是四爺的手下亦在所不計。只要他們能帶自己闖出這座龐大的森林，給他一點水喝，給他一些食物就行。

處身於這種環境底下，任何人都難免有着這種恐懼感；阿生也是人，他當然不會例外。其實他已比較許多人更爲堅强，要是換上別人說不定早已昏倒在森林裏，還怎可以携械而行？

那支手提機槍的確是一種負累，但阿生却不能把它拋棄，否則萬一遇上野獸如何自衞？

阿生希望能支持到找到一戶人家爲止，否則他就惟有吃野果和樹葉充飢解渴！雖然那是極端危險的事，因爲他絕不敢肯定那一種東西是沒有毒的，也許他吃後就此死去！因此除非迫不可及，否則他不輕易嘗試。

那邊忽然有一股烟霧升起，可能是炊烟吧？——阿生心裏在想！

他想走近細看。萬一有人居住，他就要看清楚形勢，如果對方是有武器的三山五嶽人馬，那麼他必須利用這支手提機槍去對付他們！當然，阿生的目的也只不過希望找到一些食物。

但是，萬一對方只是一般手無寸鐵的鄉民，他就必須改變態度，把這支搶暫時收藏起來，向他們去取一些吃的喝的。

主意拿定，阿生就想繞道到左邊樹林



中去。雖然至今爲止，他並未見到人跡屋宇，但那陣陣炊烟應該表示那裏是有人居住的。

但是，阿生繞了好遠的路，還是無法可以接近那裏。因爲那兒四周佈滿了荆棘，有些仙人掌高過人頭，有些地方簡直好似一幅人造的圍牆！實際上却是天然生長而成的。

阿生喪氣地改道而行！

他忽然覺得自己頭腦遲鈍了。樹林之內又怎麼會有人居住？徒然浪費了不少氣力和時間而已！

但是，如果樹林中無人居住，那陣嬝嬝上升的輕烟又是什麼？

阿生忽然又想起「烏烟瘴氣」這句話來！是的，樹林中一些無人地帶可能有一些由地理環境和氣候造成的烏烟瘴氣。甚至一些沼澤也往往有輕烟升起，未必一定就是炊烟啊！

阿生走了一程，終於走出了那座樹林。這時也已疲倦欲絕，有點頭暈眼花！

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看錯，總之前面就出現了一村莊的輪廓。

阿生加速脚步，希望在自己未昏倒過去之前抵達那裏！

其實他雙足已提不起勁來，一步比一步沉重，但是，由於小村莊的出現，令到他內心產生了一股莫名的興奮，那就是力量！

這種力量推動着他的脚步加快，却沒有令到他的神經鎭靜下來，因此在奔跑中突然給一些野草青藤絆倒，阿生整個兒撲倒衝前，像一隻青蛙一樣，連人帶槍倒在數尺以外！

人本來已經虛弱不堪，飢餓，口渴，疲勞交集，那裏還挨得了這沉重的一跌？

阿生感到眼前一黑，就此昏了過去！

× ×

阿生也不知昏迷了多久，一陣咚咚鼓聲像鎚子敲進他的耳鼓裏，他感到刺痛——包括了頭部，筋骨，和四肢等，幾乎全身每一條肌肉都在隱隱作痛！

鼓聲稍止，人聲四起，嚇得阿生把眼睛睜開，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又嚇呆了！

原來阿生這時正被人置於一座離地數呎的祭台之上，台下聚了數百羣衆，他們正俯首合十參拜；台上阿生的身旁跪了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他渾身肌膚黝黑，耳朶扣上了一隻大耳圈，胸前掛着一串象牙雕成的骷髏頭，一支又尖又長的銀針，貫穿了他左右兩塊面頰，額上用動物的血液畫了幾條皺紋。他正閉目合什，口中喃喃自語！他顯然就是一位巫師！

阿生看見這情形不禁爲之毛骨悚然！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阿生還以爲自己在做夢，但夢境決不會如此眞實的！

阿生就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一樣的姿勢，被人放置在台上仰臥着！打橫躺在那巫師的前面。

台前揷滿香燭，台下有鼓手，台角竪起一支高達逾丈的旛桿；這一切到底表示了一些什麼？阿生實在無法明白！

但是，當他游目四顧，視綫無意中觸及一些閃閃生光的東西時，便渾身打顫！

那是一柄長達三尺左右，閃閃生光的長劍！

長劍放在他的身前，也就是那怪模怪樣，正朝他合什參拜的巫師的右手之下，如果那傢伙要提劍斬殺阿生，只消擧手之勞，剎那之間就可以辦到。阿生甚至來不及閃避，因爲他們的距離實在太近了。

阿生忘記了飢餓和疲倦，差點就要爬起來對付那巫師。但是，當他想到鄉民如此虔誠膜拜，看來又未必對他含有惡意！

阿生疲弱無力，這時如果要他跟人家打鬥，只怕也會力不從心！

阿生左思右想，唯有靜觀其變！

那巫師在喃喃自語聲中，突然張開了雙眼，阿生嚇得急忙把眼睛閉上！

天色一片灰暗，沒有耀目的太陽光，否則阿生這樣仰臥在那裏一定更加難受！他甚至可以偸偸讓眼睛開了一條縫，留意着那巫師的一擧一動！

巫師突然提起長劍，朝住阿生的胸膛放下，嚇得阿生魂不附體！

阿生若要反抗是來不及的，即使他身手不凡，可以滾身閃避，但是，那樣子就算他不跌落台下去，亦會給台上的香燭灼傷！

還好那巫師只是輕輕將長劍在他胸前一按，便又將劍提起！作勢凌空劃了幾下，然後又把長劍放回原位，合什參拜。

阿生隱隱約約聽到巫師那喃喃之聲！起初阿生以爲他在作法唸經讀咒，但是仔細聽清楚之後，不由自主地，又是呆了一陣！

那巫師眼睛半閉，口中唸唸有詞，他那一番說話顯然是針對阿生而說的！

巫師低語阿生道：「小子！你要聽從我的擺佈，切不可自行站起來，你明白了麼？」

阿生感到無限驚奇！他怔怔地問：「你在幹什麼？」

巫師表面上仍在閉目合什，台下的人一直以爲他繼續作法，只有台上的阿生可以清楚聽到他的聲音。

「你當然不是本地人，我看得出的！」巫師說道，「此地有災難，你的突然出現令他們感到無限驚奇！認爲你是妖怪！要不是老子救你一命，你早已魂歸天國了。所以你必須聽我擺佈！」

阿生相信他的說話，因爲他聽人說過，T國北部一帶有些地方還未十分開化！

巫師又說：「當我下次用劍觸及你時，你便佯作甦醒過來好了，以後的事，我會慢慢教你怎樣做的。明白嗎？」

阿生感覺到肉在砧板上，只好答允了他！

巫師又用土話高聲大呼，阿生不知道他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台下鄉民這時候紛紛站立起來，每一個人的視線都集中在阿生的身上！

巫師煞有介事地，在劍身上吹了一口氣，凌空劃了兩個圈，劍尖在香燭上一點，回頭便把劍身壓在阿生的胸前！

阿生這時候聽到那傢伙低聲道：「你開始醒過來吧！」

阿生做了傀儡，一切只好依照巫師的話去做！

那些無知羣衆看見阿生開始伸動四肢

，竟然以爲巫師的法力無邊！果然能令死人復活，一時之間歡聲雷動！

巫師突然舉劍指向天際！尖聲呼喝了一聲，驀地「轟隆」一聲響！彷彿晴天霹靂！聲震遐邇，令人膽戰心驚！

在這一刹那間，連一向絕不迷信的阿生也感到無比驚奇！

阿生也像台下數百鄉民一樣，在無限驚奇中望向天空！

只見灰暗天色中電光一閃，雲層越來越低，天色越變越黑，一場大雨，瞬卽下降！

台下數百鄉民紛紛下跪，就好像古代的人迎接聖旨一樣！

阿生又口渴又飢餓！他忍不住張開口，讓雨水濕潤一下喉嚨。

他不知道巫師在玩什麼把戲，但是，阿生却相信這些雨水是沒有毒的！否則，台上的巫師和台下數百鄉民早該紛紛走避了。

然而現在他們都跪地不起，讓雨水照頭淋！

巫師低語阿生道：「你可以下去了！千萬別大驚小怪！」

阿生不明白他的意思，正想問他，突然台上木板「卡察」地低响一聲，一塊木板，翻陷下去，阿生亦緊隨着直墮到下面去！

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阿生感到魂搖魄蕩，同時在他的腦海中也感到這一次可能被人利用，而且做了小丑！

台上一塊活動木板將阿生翻倒下來之後，迅卽閉上，台下的人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巧妙的機關已經悄悄將阿生傾倒到台下的暗格裏去！

祭台高達五呎，四周有木板密封，所以跪在四周的鄉民根本也看不見那裏的情形。

阿生墮入那暗格之後，立卽有人照應，將他由一條預先挖掘好的隧道帶走！

阿生事前絕對無法想像到巫師還有個助手躲在這空框的台下，他還以爲摔了這一跤之後又會再次昏倒過去！

那人指示阿生由隧道內進之後，順手把隧道入口封閉，這才追上了阿生！

阿生不知道他要帶自己到什麼地方去，只是向他表示自己旣口渴又肚餓！

那人笑了笑：「跟我走吧！你幫助了我們，我們怎會難爲你？」

阿生忍不住問：「你是什麼人？」

「你應該想像得到的。」

「巫師的助手麼？」

「是的。」

「你們爲什麼要欺騙村民？」

那人笑道：「我們只是幫助他們，並非欺騙他們，你弄錯了。」

「又是求雨的把戲！」阿生說，「其實，這場雨遲早也要落的，可不是嗎？」

「不！你看得太簡單了！」

「明明是滿天烏雲，難道巫師眞懂什麼法術麼？我才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總之我不會告訴你此中秘密。」那人又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阿生一怔：「我以爲你們老早就了解到我的身份呢！」

「不！我們只是利用你。鄉民們發覺到你昏在小路一旁，抬到巫師那裏，巫師說你已經死了。但是他有辦法把你復活，同時作法令你升仙，向上蒼求雨，保證靈驗！」

「果然妙不可言！」阿生恍然大悟地脫口驚呼，「利用一個來歷不明的人，配合着天氣變化，令到鄉民們心服口服！虧你們想得到啊！」

那人笑笑說：「這世界本來就是騙人的世界，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當然是有苦衷的。」

這時他們邊說邊行，已走完了那條隧道，到達一座地下建築物，這裏有着空氣調節，照明設備也十分新型，裏面光亮得很！

阿生估計這裏起碼在地下十呎以下。在那麼深的地底，建成一座如此現代的建築物，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走了一段走廊之後，立刻有個人攔住他們的去路。這個人顯然是這秘密機關的一名守衞。他跟巫師的助手招呼過後就問道：「亞農，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但他却帮了我們一個大忙。現在那班愚蠢的鄉民是心服口服了。巫師叫我帶他下來，暫時安置在這裏！」巫師的助手亞農說。

守衞讓他們通過走廊，進入內部去！

阿生有如劉姥姥進入大觀園，看得眼花繚亂，他幾乎不敢相信，有人在這窮鄉僻壞的地方，建築一座如此現代化的地下室！

亞農帶着阿生到一間房裏去，叫阿生候在那兒，又吩咐他說：「你切不可到處亂跑，否則我不負責你的安全！」

阿生眼看亞農就要獨自離去，他急忙伸手一把將他拉住，說道：「我帮了你們，你怎麼可以置我於不顧？我現在餓得要命呢！」

「別嚕嗦了，我知道你餓，但你是陌生人啊！我必須依正手續，向主管的交代一下，替你取得通行證，然後才可以帶你去找點東西吃！」

「通行證？」

「是的，在這裏走動的每一個人，都須要領一張通行證。」

亞農說完走了！

阿生給他提醒了，是的，他自己的證件呢？那支手提機槍可能掉在村外小路上，但是證件是放在他的口袋裏的，怎麼也不見了？

阿生搜遍了幾個衣袋，也找不到他的國際特警的證件。會不會給巫師取去了？——阿生在心裏悄悄地想。

不會的，如果巫師也知道他的身份，爲什麼還會叫助手把阿生帶到這裏來？

阿生趁着這空檔回憶一下他絆倒時的情形，記得當時他是向前跌倒的，那支手提機槍極有可能跌進路旁的野草或矮林之中，那麼，他的國際特警證件自然也有可能掉在那裏。

然則，阿生的身份，可能還未被人揭開。

阿生想到這裏，爲了掩飾自己的眞正身份，必須想個藉口，解釋他的來歷，否則他的處境就會非常之危險。更別說要查



出這裏的秘密了。

不久之後，巫師的助手亞農回來了。

亞農叫阿生跟他走。阿生問道：「你要帶我到那兒去？」

「接受問話！」亞農說，「你只要照實講，一切不成問題的，這只不過是例行手續而已！」

阿生故意問：「誰要向我問話？」

「這裏的保安人員。」

「這裏是什麼地方？」

亞農還未答話，已停在一個房間的門口。他示意阿生入去！

阿生猶疑一下，終於也進去了！

裏面有二個人，一位好像長官的，坐在一張辦公桌後面，另一人荷槍實彈，在旁虎視耽耽！

亞農叫阿生站在燈光底下，使到阿生整個人置於一片光明中。

那位坐着的長官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阿生。」

「從什麼地方來的？」

「M市，我迷途了。」

「幹什麼的？」

「失業！」阿生說，「如果我有事做，又何必到處亂跑？」

長官一一在一張表格上塡了一些字。

亞農在旁挿嘴說：「他非常合作，巫師很喜歡他！」

「帶他到餐室去吃些東西！」長官把一張咭紙交給亞農，「這是臨時通行證，一切由你負責！」

亞農接過了那張咭紙，替阿生在胸前的衣襟扣上了。

阿生留意到亞農的衣襟上也有同樣大小的名牌硬咭，上面貼有亞農的照片，但阿生的臨時通行證就沒有。阿生的只寫上名字，年齡，高度，特徵和性別等等，而且咭紙顏色亦有分別。

亞農帶着阿生沿住走廊到了電梯口，說道：「先帶你去吃東西，巫師就快要回來了！」

電梯到了，二人走了進去。從錶板上的數目字估計，這裏起碼也有四五層高。

到底這是什麼地方？阿生越來越感到迷惑！

電梯升上兩層，也就是最頂的一層。二人走出去，外面便是一間設備優良的餐廳。這時有三二桌客人在進食，並不熱鬧。那些人每個襟頭上，均掛上附有照片的身份名牌，顏色雖不同，相信意義則一。

阿生實在餓得要命，也沒有閒心再去理會其他了。坐下之後便叫了吃的喝的，連坐在他身旁的亞農也爲之睜大了雙眼。

亞生喝一杯椰子汁，一邊跟亞農搭訕着說：「這裏到底是什麼軍事重地？」

亞農笑笑道：「這裏並非什麼軍事重地。」

「然則又是什麼地方？」

「我可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這樣神秘？」

亞農道：「如果我告訴你，你就不能再離開這裏半步。」

「我才不明白。」

「你也許有機會明白的，因爲巫師很喜歡你，他回來時可能跟你談談，如果你沒有事情做，那當然最好不過了！」

阿生心裏暗喜，他對問口供的人說自己「失業」，就是希望有機會加入他們，以便看看其中到底有些什麼內幕。

阿生問道：「巫師有法術嗎？」

「信則有，不信則無！」亞農神秘地笑了笑！

「爲什麼他會在唸咒語的時候，吆喝一聲，劍尖朝天一指，立刻就行雷閃電，下起雨來？」

「你感到很神奇，是不？其實這是一項秘密，如果我不說出來，你猜一輩子也猜不到。除非你加入我們，否則我永遠不敢說出來！」

阿生心裏想：難道他們是「神棍」？專門騙鄉民的錢財嗎？但他想深一層，似乎又不大可能，因爲這個國家並不富裕，這一帶鄉民也貧窮得可以。再看看這裏的排場，就知道他們很有點來頭，決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的騙匪集團之類！

阿生吃飽喝够，侍者把賬單遞上，亞農只在上面簽了字。

阿生以試探的口吻道：「可以帶我到各處參觀一下嗎？」

亞農苦笑搖頭：「當然不可以！」

「旣然這樣，你帶我到這裏來幹什麼？」阿生不高與地說。

亞農道：「巫師要令鄉民當他神仙般信服，迫不得已要你『升仙』，否則你也沒有機會到這麼秘密的地方來。」

「這裏的鄉民難道眞的是未開化嗎？」阿生說，「否則他們怎會頭腦簡單成這樣子？」

「如果你是局中人，你也會心服口服的。」

「不見得吧！」

亞農道：「當祭禮完成之後，鄉民會當面把祭台拆去，但他們却看不出破綻，絕不會想到你之『升仙』，原來只是『遁地』而已。」

「草地上難道沒有痕跡麼？」

「沒有，我們設計巧妙，隧道口會自動封閉，原封不動的草皮依舊鋪得好好的，任誰也看不出破綻。除非將來你把這騙局拆穿吧！」

「拆穿了對我有什麼好處？」阿生說，「老實說吧，目前這情形如果我露面的話，鄉民們可能被嚇個半死呢！」

「是的，我們也老早想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會想起利用你這個外地人來客串這一套！」亞農又說：「除非你三心兩意，否則，巫師一定會要求你留下來。」

「那眞的是最好不過！」

「嗯！巫師回來了！」亞農突然指住那邊。

阿生果然看見那個形狀可怖的巫師又再出現在入口處那邊！

這時候巫師臉上的血洗掉了，貫穿兩頰的銀針也拔掉，上身穿回衣服，就是那串象牙雕成骷髏和那個大耳環依舊戴在身上，使人看上去多少有點古怪。

他走過來，阿生現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臉頰上還留下極顯著的針孔！

巫師含笑拍拍阿生的肩膊：「你做得太好了，簡直是天衣無縫！」

「謝謝你！」阿生故意說道，「謝謝

你救了我一命，要不是你，我可能就此死去！」

「你爲什麼會昏倒在村外？」

「我失業之後，整天無所是事，到處亂跑，想不到會闖進大森林中迷了途！」

巫師想了一想，又問道：「你的家人呢？」

「我沒有親人，我是個孤兒！」

「那眞是好極了！你就留下來帮我們做事吧！」

「謝謝你，謝謝你！」阿生感激地說道。

「你懂得做一些什麼？」

「隨便什麼都可以。」阿生的意思只是：什麼事情他都願意去做！

但是，巫師却會錯意了。他說：「你讀中學的時候，讀過物理化學嗎？」

阿生讀過中學？他是眞的是個孤兒，一切只靠自修。不過他畢竟是個鬼靈精，看過的聽過的，都能把它記憶下來。

因此他忙說道：「是的，在中學時期，我的物理化學成績倒不錯呢！」

「那就更好了，假如你眞有點基礎，保證你以後會有好好的待遇。」巫師又轉頭對亞農說道：「你陪他在這裏等一會兒，讓我去找周主任商量好，回頭再來帶他下去！」

亞農唯唯諾諾，巫師走了！

阿生對亞農說：「他們到底要我做一些什麼？」

亞農道：「如果你眞的有點學問，說不定會由研究生做起，否則，這裏也有不少工作給你做，你放心好了。」

「以後我們既成爲同事，你要指點一下啊！」

「別客氣！其實你懂的可能比我還要多呢。」

二人在餐廳談談笑笑，阿生跟亞農也逐漸熟絡起來！

亞農明知阿生不會離開這裏，他便將一些在有意無意間洩露出來！

原來那巫師在附近四鄉很有地位，四鄉鄉民把他當作生神仙一樣，甚至生病的人也寧願信他，却不信醫生。

最近這一帶地區久旱無雨，鄉民也就要求巫師代他們向上蒼求雨，其實這一場雨阿生認爲遲早會落的，因爲天上烏雲密佈。但是阿生不明白，爲什麼巫師有辦法吆喝一聲之後，雨就開始下降？

阿生記得那情形就像開了水喉掣一樣，靈驗得令人難以置信！

阿生以此問亞農，亞農說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奧妙，巫師一直在拖延時間，唸咒語，無非是等待我們的基地發射火箭！」

「什麼？火箭？」阿生呆了一呆！「那是什麼火箭？」

「氣象火箭，當然不是打仗用的。」

阿生有點恍然大悟：「原來行雷閃電的現象，就是火箭在天空發生爆炸！」

「對了，氣象火箭一經發生爆炸，雲層就會受不住壓力，變作雨水落下來。」

阿生道：「眞佩服！原來你們是一班科學家。」

「不！」亞農說道，「我只知一些皮毛而已，我和巫師都不是科學家，我們只是跟一班科學家合作，這樣，大家都有好處。」

阿生道：「難道就只靠爲鄉民求雨而賺錢麼？」

「爲鄉民求雨不但沒有錢可賺，而且是虧本的生意。」亞農笑了笑。

「然則，你們如此大陣仗，到底又靠甚麼收入來維持？」

亞農支吾着道：「對不起！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這麼快就讓你知道許多。總之，這是令你難以想像得到的事，慢慢你總會明白的！」

過了不久，那巫師又大搖大擺地回到餐廳裏來。他對阿生道：「跟我走吧！」

阿生跟着巫師離開餐廳，乘電梯到達最低一層，沿住走廊進入一間辦公室，那兒坐了一位老頭兒，鼻樑上一雙老花眼鏡已褪到差不多到了咀邊！

巫師爲阿生介紹道：「這位就是周主任。」

阿生叫了一聲：「周主任。」

老頭兒沒有應他，自頂至踵地打量着阿生。

巫師道：「這青年人叫阿生，他很聽教聽話。周主任，你不妨考考他啊！」

周主任瞪住阿生道：「聽巫師說，你讀過一點書，是不？」

「是的，周主任。」阿生只好硬住頭皮道：「不過中學還未畢業，父母就不幸逝世了，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找點事情做。」

「既然巫師說你帮過我們的忙，你就留在這裏吧！」周主任又按動辦公桌一角的通話機，把咀巴湊近那兒道：「劉秘書，你過來！」

不及一分鐘，左旁一度偏門被人推開，有個年青漂亮的女孩子走過來！

阿生看見她襟頭上同樣有個名字牌，同時也貼有她的照片。

她的名字叫劉思思。

周主任對她說道：「妳帶他到保安組去！」

阿生怔了一怔！爲甚麼會被帶往保安組？也許因爲周主任看見他身裁不錯，叫他做保安人員吧？——阿生心裏想。

阿生跟隨着那位秘書小姐劉思思離開了周主任的辦公室，沿住走廊走到電梯門口！

阿生很想逗那位秘書小姐說話，但想到自己才是初來步到，只怕給人家印象不好，反而弄巧反拙，於是只好默默地跟她進了電梯。

電梯是自動的，很快！轉眼之間又停在三樓——這也就是阿生和亞農最初由隧道轉進來的一層。

他們沿住走廊彎彎曲曲地走着，劉思思三番四次回頭打量着阿生！反而令阿生有點不好意思了。

「你叫甚麼名字？」劉思思忽然向他問道。

「阿生。」

「爲甚麼名字牌上沒有你的姓？」

「他們沒有問我姓甚麼啊！」

「本來你姓甚麼的？」

阿生道：「姓呂！」

「呂阿生，這名字很有趣！」劉思思



初展笑臉，她笑得又甜又美！

她的脚步停留在一間房間的門口，阿生看見門牌上寫住：「保安組」，他有些後悔剛才浪費了時間，他應該問問劉思思，爲甚麼帶他到這裏來？

現在當然是來不及了，因爲劉思思已伸手把那度門推開！

那間房入門處不大，但連貫着的其他房間却有如八陣圖一樣，大致情形可以從玻璃隔間中看見，原來每一間房都有門互通，但是每一度門和每一幅牆都有一半是用玻璃間隔的。

每一間房都有一些儀器放置其中，但並非每一間房裏面都有人。

那兒有一個中年男子，穿着制服，劉思思叫他「組長」，可能這位就是保安組組長。

劉思思向組長交代幾句，便離開那間房。

組長對阿生道：「我們這裏非常渴望多些有才幹的人加入，但每一個加入的人必須忠心於我們的組織，決不能三心兩意。閣下有甚麼顧慮嗎？」

阿生以爲這只是循例式的問話，答道：「沒有。」

豈料組長却道：「俗語說得好，知人口面不知心，凡是要加入我們這組織的人，必須經過測謊試驗，閣下當然也難以例外！」

阿生心裏一怔！組長已順手把一扇房門推開，把手一攤道：「請進來吧！」

阿生走進那間相連的房，裏面擺放着一些儀器，一張像理髮店常見的那一類椅子，但一看就知道這絕非理髮椅，許多電綫相連在椅子與儀器之間。阿生知道，這就是測謊機了！

他有點吃驚，因爲他的眞正身份是一名國際特警，萬一這副儀器能像愛克斯光機一樣透視一切，他的處境就危險！

阿生從來沒有受過測謊試驗，却知道一些簡單的原理。

原來一個人如果說謊，他的心臟跳動就會失常，大腦神經亦會呈緊張狀態。這一切情形就會在儀器中自動記錄下來！

阿生受過極嚴格的訓練，他知道此時此地保持頭腦冷靜是最重要的，同時他在心理上作好了準備，試圖對抗測謊機。

阿生知道測謊機主要是靠一副彷彿「心電圖」的設計，將接受測驗的人的心臟脈搏的跳動，以及大腦神經的反應等等，一一記錄到儀器的圖表上，然後由專家分析，便可知眞假。

因此阿生認爲：只要他頭腦冷靜，心情放鬆，把自己老早預定的身份和謊言都當作眞的一樣，相信儀器上的反應就會沒有他辦法——顯示出來的記錄在情理上應該是「正常」的才對。

另一個法寶就是「自我催眠」。阿生是從林愛莉那裏學到的。林愛莉在加拿大的時候，有個男朋友是魔術師，他懂得催眠，把此中奧妙，教給林愛莉，林愛莉後來又教曉阿生。

自我催眠足以令到一個人在感受方面變成另外一個人，而在心理上毫無顧慮！既無顧慮，自然就不會顯得緊張了。

阿生在這一刹那間對自己的要求很高，他明白到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考驗，如果沒有自我抑制的本能，那就會破綻百出了。

他依了那位保安組長的吩咐坐上了那張椅子之上，這情景彷彿一名死囚坐上電椅一樣，難怪一些接受測驗的人會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緊張起來。假如作賊心虛的話，想不露出原形就更加難乎其難了！

阿生既然受過嚴格訓練，加上身經百戰，視死如歸的精神，表現得若無其事地坐在椅子上，讓那保安組長爲他扣上各種儀器。

那些複雜的儀器都有電綫連貫着，分別附在阿生身體各部份，例如手腕，頭部和胸膛等等地方，電綫的另一端就是透進測謊機的主要部份。

通電之後，那位保安組長對阿生展開了一連串的問話。

一切儀器都是自動的，組長根本無須理會測驗的結果，因爲結果會全部自動記錄在電腦系統裏。組長於是可以專心向阿生發問。

阿生在自我催眠狀態下，首先將自己變成一個失業的青年，同時自我催眠也可以令到他置身於輕鬆的情緒底下。假如照阿生所知道的測謊原理，現在這種情形毫無疑問，阿生是穩操勝劵了。但是，問題會不會就像他想像中那麼簡單？

這項測驗前後歷時半小時，阿生完全無法知道測驗的結果。只知道組長看過了那份記錄之後，把它交給一名保安人員送上去給周主任！

阿生心裏焦躁萬分，他雖然覺得自己已極力保持冷靜，但是記錄所顯示出來的結果又怎麼樣？

還好，一切儀器已從他身體各部份解了下來，否則這時候阿生身體上各部份的緊張，煩躁與不安情緒可能全部被記錄下來。

保安組長把阿生帶回他的辦公室，叫阿生在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

阿生不知道他還要問一些甚麼，其實一切所有要問的，都在測謊的時候問過了，會不會是對方感到還有甚麼疑問或者不滿？阿生大感迷惑！

保安組長對他道：「你還要接受進一步的問話，這裏先請你塡妥一張表格。」

阿生接過那份表格細看了一遍，無非是一份普通的註册紙，除了姓名，年齡，籍貫和擅長等等項目之外，便是一份志願書，加上簽字便成。

阿生瞬即塡妥了一切，隨手交還給那位保安組長，然後問道：「我是否算是合格了？」

組長笑了笑：「我認爲你不錯，就是不知道周主任的意見。」

阿生不明白他爲甚麼會笑，這一笑是否另有用意？心裏有事的阿生，難免暗自吃了一驚！

就在這時候，電話响了起來！

阿生眞想不通，這種地方爲甚麼也有電話？直至組長執起案頭上的聽筒，招呼一聲「周主任」，阿生才明白原來是內綫電話。

阿生無法聽清楚周主任說了一些甚麼，只看見組長唯唯諾諾的。阿生心裏想：

如果出毛病，當保安組長放下電話之後他就可能立卽採取行動來對付自己！因此在這一刹那間，阿生的心情難免又爲之緊張起來！

保安組長放下了電話聽筒，說道：「周主任看過了你的測謊記錄……」

他盯實阿生，却沒有說下去！

阿生獃在一旁，眞想回頭就走！但是，走到那兒去？在這裏他甚至找不到門口可以離去！

因此，阿生只有硬住頭皮，聽他說下去。

保安組長盯住阿生道：「我們發覺你在說謊！」

「不！我講的全是眞話！」阿生理直氣壯地說。

「沒有人可以騙得過我們的測謊儀器！」保安組長道：「周主任聽過錄音，看過記錄，發覺你有些地方不盡不實！」

阿生心裏想：好傢伙！測謊儀器果眞是如此厲害？

但是，口裏還是硬下去！說道：「我沒有理由要騙你們的，我也明知測謊機的厲害，如果我說謊，我將繼續失業，得不到你們的收容，以後又如何生活？這……這畢竟是個好機會啊！」

保安組長剛才一邊聽電話，一邊在拍紙簿上寫下了一些字蹟，但阿生無法看得清楚他到底寫了一些甚麼在上面。

現在，他又在翻閱那些潦草的字蹟，說道：「測謊試驗的時候，我曾問過你：懂不懂得開槍，但你回答說：不大懂！對嗎？」

「是的。」阿生心裏想：難道他們發覺了那支手提機槍？否則，又何故會有此一問？

阿生畢竟是個鬼靈精，這邊爽快地答了一句，那邊已想到萬一對方提到手提機槍時，應該如何作答，萬一對對方眞的提到那支手提機槍的話，阿生決定賴到底！除非他們驗對指紋，否則沒有理由咬死阿生的。

但是，保安組長提那份自動記錄圖表，並未提及槍械的事。他道：「當你答覆我那個問題時，你爲甚麼會猶疑一下？」

阿生道：「我一時之間弄不清楚你的意思。」

「其實你是會開槍的，對不？」

「是的，在學校時期，有軍訓課程，學是學過的，但我不常用槍。」

保安組長想了想，又把視綫放到那些表格上面去！

阿生在這段時間裏面，如坐針毡！他不知道自己還出了甚麼錯，也許測謊儀器厲害之處非他想像得到的，那麼，他就完了。

保安組長突然站起來，說道：「跟我走吧！」

阿生無可奈何，唯有跟他走了出去！

阿生想過了，非到迫不得已，他不會動手的，萬一他的眞正身份被揭穿，明知逃不出去也要反抗。他決不能束手待斃！

保安組長帶他進入一間房，裏面有個穿白袍的人，像是醫生。

組長對他說道：「主任對你說清楚了嗎？」

「剛來過電話，我明白了！」那個穿白袍的人說。

組長指指一張手術床，示意阿生道：「躺上去吧！」

阿生呆了一呆！

他不明白對方的眞正用意，可能是檢查體格，但也有可能是一項陰謀！

無論如何，阿生也終於躺到手術床上面去！

一名女護士由隣室過來，協助那男子工作，阿生步步爲營，幸而看不見那人拿起刀剪之類的利器。果然只是檢查體格而已！

最後，醫生對組長道：「他的健康情況良好，看不出有甚麼毛病。」

組長謝過醫生，又帶着阿生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裏去！

阿生眞有點不耐煩，却又無可奈何！

組長說道：「你暫時留在這裏，担任保安工作！」

阿生這才悄悄舒了一口氣！暫時放下了心底下一塊大石。

## 天氣反常　四季顛倒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悶熱的天氣下回到酒店裏，他們一直在討論着阿生失踪的事。

酒店裏面出現了幾張熟悉的臉譜，他們全是阿生的下屬。今天早上接到任如重處長的緊急電報，剛剛坐飛機趕到！

呂偉良覺得任如重這樣做雖然是爲了重視阿生，但總覺得如此一來未免太不信任當地警方和特警們，可能引起人家的反感！

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虫，呂偉良明知阿生這班下屬合作慣了，只怕龍游淺水被蝦戲，到頭來還是白費心機，一籌莫展！

呂偉良跟各人招呼過後，正想帶各人入房間裏稍爲休息，任如重這時却由外面匆匆趕返！

大家齊集到任如重的房間裏。呂偉良知道他一直在當地警局與國際特警分部辦事處之間等候有關阿生進一步的消息。因此問道：「警察方面有甚麼新消息嗎？」

任如重氣憤地道：「未遇上這班飯桶之前，我一直認爲H市的警察最沒用，但現在比較起來，H市警方算得出色了，起碼他們的綫人還有多少用處，這裏竟然連綫人也是飯桶！」

呂偉良知道任如重所要求的工作效率甚高，此人年紀雖然大了一些——目前已是年過半百，但火氣未收，他的下屬們看見這情形都噤若寒蟬，不敢作聲！獨是呂偉良對他道：「處長，別生氣了，事到如今，我們必須設法找出阿生的下落，剛才我和愛莉在外面就遇上了一件怪事。」

任如重急不及待地問：「是不是關於阿生的？」

呂偉良道：「是的，那班人自稱是廖申雄的手下……」

「嘿！我早已想到是他們這班毒販，因爲我們在H市對付過廖申雄的手下啊！想不到他們竟有耐性，等到此時此地才報復。」

「不！不是報復。」呂偉良道：「他



們要求我們設法去救廖申雄出來，交換阿生！」

任如重呆了一陣！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呂偉良又道：「廖申雄是國際知名的大毒販，A國特工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令到他落網！」

「那又未必！」任如重沉吟道：「他們要怎樣與你連絡？」

「沒有約好如何連絡。」呂偉良說，「愛莉忍不住怒火冲天，我們跟那班人是在吵鬧中分手的。」

「不過，看情形他們一定會再來找我們。」林愛莉道：「只是不知道下次是甚麼時候而已！」

「不會太久的。」任如重說，「可能是今晚，也可能最遲只是明天。」

林愛莉出奇地瞪住他：「處長，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剛剛主持完一個東南亞國際特警的緊急會議，這會議正是討論如何處理大毒犯廖申雄的。」任如重說，「這裏隣近一個小國要求引渡廖申雄，我們正在考慮中。」

「廖申雄躲在金三角，其實三個國家都有權處理他。」林愛莉說。

「是的，但是金三角區是C國與N國未定界的國境邊界地方，而且廖申雄是N國出告示要通緝的大毒梟，情理法理也是有權這樣做的。」任如重沉吟道：「既然如此，我將會同意N國的引渡。」

呂偉良不大明白任如重的意思，但是他知道這老頭兒是國際特警隊伍中的老將，在東南亞的地位是數一數二的。既然廖申雄又是國際特警多年來要緝捕的人，自然他也有權代表國際特警組織處理此事。

任如重忽然又對呂偉良和林愛莉說：「你們下一個步驟準備怎樣做？」

呂偉良道：「先查出囚禁廖申雄的秘密地點，然後刼獄！」

任如重吃驚地怔了一怔：「你不是開玩笑吧？」

「這似乎是唯一的辦法。」呂偉良說，「除非把阿生置諸不顧，否則這是必要的。」

「不！你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囚禁廖申雄的地點。」任如重說。

林愛莉道：「但是，你一定知道了，對嗎？」

任如重道：「那當然啊！我是國際特警東南亞負責人之一，這裏警方和A國派來的反毒特務也得跟我商量商量！」

呂偉良絕對不會懷疑任如重在吹牛，事實上他確有這種權力。由於H市被國際特警總部認爲是世界性的罪惡中心，也是毒品走私轉運站，所以才派他到H市來座鎭。根據國際特警組織的編制，任如重是有權指揮東南亞各地的特警人員的。

林愛莉半開玩笑，以試探的口吻問道：「廖申雄到底囚在什麼地方？」

「日日不同，今天上午和下午囚禁的地方也不同。」任如重說：「所以我說你們不可能達到目的，就是這個道理。」

林愛莉瞪住他說：「看來你要公事公辦，置阿生於不顧了！」

「不！其實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爲這件事而焦急！」任如重說：「你也知道阿生是我的左右手，失去了他，我在各方面的工作將受阻延。好了，別浪費時間，讓我們商量一下那種做法最實際又最安全。」

× ×

晚上，天氣雖然還是熱，但總沒有日間那麼令人感到窒息。

呂偉良和林愛莉像一般遊客一樣，在夜市中逛！他們二人的打扮令人一望而知是外地來的情侶。

一個懂得講數種方言的男子笑嘻嘻地走到他們的身邊，呂偉良只瞥了他一眼，却沒有理睬他，拖着林愛莉繼續行。

那傢伙像吊靴鬼一樣，苦苦追隨。

呂偉良故意拐到一條行人稀少的街道，然後對那男子說：「你是本地人嗎？」

「當然，當然是本地人才可以做導遊啊！先生。」那男子又說：「我一看就知道你二位是遊客，我可以帶你們到一些你們從未去過的地方消遣！」

呂偉良突然故作神秘地，左張右望一番，然後低聲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乃巴。」那男子以爲生意做成了，「如果你怕叫不順口，我另外還有個英文名，……」

「不！乃巴，這名字很好。」呂偉良非常謹愼地說：「我有件事想問問你，這兒有沒有門路可以購買槍械？」

「什麼？槍械？」乃巴睜大了眼睛，在燈光照耀下，打量着呂偉良：「你……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別管我是什麼人。」呂偉良取出一張鈔票，塞進他的手心去，「替我找門路，手槍，手提機槍和手榴彈都要，價錢不論！這些錢只是請你喝杯咖啡，交易成功，你還有佣金可賺，這相信比較你去做導遊可以賺得更多吧？」

乃巴果然見錢眼開，問道：「你們須要多少貨？」

「兩支手槍，一支手提機槍，三四個手榴彈，要殺傷力强的，甚至五六個也不多。」呂偉良說着，又指指對面一間夜總會，「我們在那兒等你消息，越快越好。明白我意思嗎？」

乃巴苦笑道：「那會這麼快就有消息？不如你給我酒店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我現在就去替你們鑽門路，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把酒店的房間編號對乃巴說了。

「電話號碼你自己找找吧！電話簿一定可以找到。」呂偉良又說：「不過，我們要很夜才返酒店，能够在兩小時之內有結果的話，你的酬勞加倍！」

林愛莉補充說：「兩小時之內，你可以在這一帶夜總會找找我們。」

「好吧！」乃巴非常興奮，「我立卽去爲你們打聽打聽。」

呂偉良又拉住他謹愼地，說道：「切不可太過張揚，更不可讓警方知道。明白了麼？」

「那當然，這種事豈可張揚？你放心好了！」乃巴說完就走！

呂偉良拖住林愛莉緩緩步過馬路，同時對她說道：「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大約不出半小時之內，那傢伙就有消息帶給我們！」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低聲問。

呂偉良說：「剛才我發覺一直有人跟蹤我們。」

「廖申雄的人麼？」

「大概不中不遠了！等一會兒，他們一定抓住乃巴問個明白。」

二人走進一家夜總會，一場地道的舞蹈表演剛好開始！

他們在一張小圓桌旁坐了下來，台上在音樂聲中走出一名皮膚黝黑的少女，赤足濃粧，滿身飾物，長長的金屬假指甲，在燈光下閃閃生光！

搖頭，頓足，睜眉，弄眼，合什，翹指，這差不多就是這種舞蹈的全部的內容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實在不感興趣，也看不出它的娛樂性何在！

果然不出三十分鐘光景，那場沉悶的舞蹈還未完畢，乃巴又再出現二人眼前。

乃巴在呂偉良身旁坐下來，低聲而慎重地說：「門路是有了，完全適合閣下的要求。」

「什麼時候可以看貨？」呂偉良大表興奮地問。

「任何時間都可以，甚至今晚。」

「那麼，我們立刻就去！」

「慢着！」乃巴說道：「先談妥我的佣金。」

呂偉良道：「別那麼市儈吧，我不會難為你的。」

呂偉良不待他答話，已招手叫侍者前來結賬。

離開那間夜總會，出到門口，呂偉良就問：「怎樣去見賣主？」

「上車吧！」乃巴指指一輛房車。

那車子就停在路邊，車門開處，可以看見裏面已經一前一後坐了兩個人。

呂偉良猶疑着！

乃巴說道：「別担心，上車吧，保證是一宗絕對公平的買賣！」

「好吧，愛莉。」呂偉良說：「你留在這裏等我，一小時內我未回到酒店，你不妨去報警！」

呂偉良說完，獨自拄杖登車。乃巴和車中人都沒有勉强他們，讓林愛莉獨自留下來。

車子開動之後，坐在呂偉良身邊的人說：「我們貨色齊備，閣下並沒有找錯門路！」

呂偉良在黑暗中不知道車中二人是否就是廖氏集團的爪牙。也許這些人他都驚鴻一瞥地在日間見過了；當時他們正乘車跟踪呂林二人，後來又匆匆忙忙地，開車逃去無踪！

阿生的下落呂偉良不知道。呂偉良只以為阿生仍然在廖氏下屬的手中，所以他一舉一動都要令對方相信他的目的在救阿生！

呂偉良故意說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看看貨辦？」

「當然啊！」他身旁坐着的是一個中年人，像是個本地人。他又說：「乃巴說閣下急須這些東西，可不知道閣下是否趕着明天離境呢？」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聽得出，這是一種試探的口吻。因此他更加故作神秘地說：「乃巴可能沒有告訴你，價錢我不計較，但不喜歡人家查根問底！」

乃巴坐在前面，和開車的司機在一齊。他幾乎聽不到後面二人的交談。

那中年人笑道：「只是順口問問，請勿介意。」

汽車很快就停下來。

中年人首先下車，親自開車門讓呂偉良也下了車。

呂偉良提醒他說：「我必須在一小時之內，回到酒店……」

「我知道的，如果你一小時之內未能回到酒店，你女朋友便去報警。」中年人笑笑說，然後把手一攤：「請進去！」

呂偉良在光綫迷濛中，有人亮了電筒替他引路。透過一處露天的天井，進入內堂！

中年人好像就是這裏的主人，此外大堂之上站了數名彪形大漢。呂偉良不知道他們是否廖申雄的人，但可以看得出的是：每個人腰間都有一支手槍！

中年人一分鐘後由一間房走出來，手上捧住一包東西，後面一名大漢則托住一個木箱。

中年人打開紙包，裏面是兩支簇新的手槍以及一些子彈。另一包用油紙包裹的，則是一支手提機關槍，一看就知道只是舊的。

木箱儎住二十四枚手榴彈。

呂偉良一一看過之後，表示滿意！

他對中年人說：「手榴彈我只要六枚就够了。但是，這些槍械我沒有機會一一試驗過，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相信我吧！」中年人笑笑說：「在軍械方面，我是專家。在入貨時，我都一一試用過了，我的人客向來信任我！」

呂偉良逐漸可以肯定，這些並非什麼「軍火商人」，只不過是廖申雄的部屬。起初呂偉良還不敢過份肯定，後來才百份之百地肯定下來。

中年人開出的價錢不貴！此其一。其次就是中年人還說：「除了軍火之外，我們也有槍手出租，如果閣下須要，價格保證相宜！」

呂偉良開玩笑地問：「你以為我籌備打刼銀行的勾當麼？」

「不！我只是介紹我們的服務十分周到。」

「我此行目的只是買槍，因為未到這兒來之前，許多人都說：A國的軍需品曾流入黑市買賣，想不到果然不負此行。」

中年人尷尬地笑道：「要不是軍需處的官員貪污，你當然不可能買到這麼便宜的軍火。」

呂偉良付了錢，中年人派人幫着他把軍火搬上車子裏去。

呂偉良把一些鈔票給了乃巴作為佣金，乃巴忽然不高興地說：「我們說好雙倍的……」

豈料乃巴話猶未完，給中年人一手揪住他的衣襟，狠狠地說：「小子！別嚕嗦了！雙方面給你佣金，你還想怎的？」

乃巴這才住了口，木然呆立一旁，瞪住車子開走！

中年人打個眼色，二名大漢隨即合力把乃巴半推半擁的，推進屋子裏去！



乃巴莫名其妙，因為最初是中年人找他，查問他和呂偉良的談話內容之後，便毛遂自薦地說他有軍火出售。當時中年人還保證可以給乃巴滿意的佣金，但現在乃巴成為階下之囚，根本就沒有他說話的機會。

乃巴被人鎖到一間房裏去，裏面暗無天日，任他叫破喉嚨也沒有人來理會他！

這時候中年人正在忙於撥電話，他分別通知他的同黨們，叫他們開到酒店附近去。他說：「呂偉良果然為了救他的愛徒而採取行動，他剛才由我這兒買去一些軍火，看情形他已查出廖大哥囚禁之處，但是我担心他憑二人的力量無法把廖大哥救出來。所以，我們還是設法跟踪他。大家到他居住的酒店門口等候機會吧！」

原來呂偉良果真沒有猜錯，這班自稱「軍火商」的人正是廖申雄的部屬。怪不得他會把軍火的價錢收到最低，又把乃巴囚禁起來。

現在，呂偉良讓那大漢送他返回酒店裏去，甚至還讓那大漢把軍火包裹托上樓去。

這時候有人問呂偉良：「買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答道：「是一些土產。」

協助呂偉良的大漢也呆了一呆，還好那人沒有堅持要看那些包裹的內容。其實那個問話的人是任如重的下屬。

那大漢是廖申雄的人，中年人派來協助呂偉良，順便打聽虛實的。他看見了剛才這一幕之後，自然更加相信呂偉良負有秘密任務。

放下那包軍火之後，呂偉良給了一些小賬給那大漢。

大漢走後，呂偉良小心地將門戶關上，檢點那批軍火。不及三分鐘，林愛莉也回來了。任如重的一名特警喬裝為侍役，由隣室過來，替呂偉良把那批軍火重新檢驗。最後將整批武器搬到隣室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順利完成了初步計劃。現在他們只等待時間的來臨！他們約好了時間之後，便分別回到自己的房間去睡覺。

廖申雄的黨羽在酒店四周小心監視，他們互相連絡。現在他要等待的，也只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行動而已。

× ×

凌晨四五點鐘之間，還未天亮。

呂偉良酒店的房間裏亮了燈光，但隔着窗簾，守候在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見他在幹什麼。

不久，林愛莉那間房間也亮起了燈光。但是，任如重等人的房間却毫無動靜！依舊是黑漆一片，看情形任如重和他的下屬們應該仍在熟睡中。

出售軍火給呂偉良的中年男子叫廖佳，是大毒梟廖申雄的同宗兄弟。這時他睡在一輛大卡車裏，也接到在酒店外圍監視的同黨的知會。他是親自領隊到這兒來的大頭目，接到消息之後立卽通知其他人等，準備跟踪呂偉良和林愛莉。

廖佳他們認為：呂偉良為救愛徒阿生，不惜任何手段，務求把廖申雄從警方手中救出來，藉此換取阿生安全歸來。

但是，廖佳和其他高級頭目下午較後時間已接到同黨的消息，知道四爺等人受到一陣酸風的吹襲，他們當時以為是軍警前來圍捕，所以在混亂中已給阿生有可乘之機，因而逃去無踪。

不過，在M市之內，廖氏手下衆多，耳目十分靈敏，除了像「囚禁廖申雄之所在地」等高度秘密消息之外，他們都有辦法查出端倪。因此，阿生雖然逃脫了，但據他們調查所得，知道阿生並未曾安然歸來！

看情形阿生可能迷途，也可能由於變眼看不見東西而跌死溺斃；因為至今為止，他們還不知阿生雙眼已經復明了。以一個雙眼看不見東西的陌生人，試問他還能逃得多遠呢？

事實上，呂偉良他們同樣不知阿生下落，甚至以為阿生仍在對方的掌握之中，否則又何來那一副阿生的錄音聲帶？

為此，呂偉良實實在在的，希望把自己這唯一的愛徒救出險境。問題只在乎他的做法與想法並非像廖氏部下們所想像得那麼簡單而已！

廖佳等人當然知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來頭，加上阿生特警的關係，他認為呂偉良之所以購備軍火，大概是已經查出囚禁廖申雄之所在。看情形他們立卽就要動手，採取行動去救廖申雄出來，以便交換他的徒弟阿生。但是，廖佳他們仍然担心呂偉良只有一個林愛莉從旁協助，那是不够的。這正是他們齊集在酒店四周，準備暗裏跟踪呂林二人的主要原因。

現在呂偉良和林愛莉果然由酒店裏面出來了。

他們顯然透過酒店方面，租來一部汽車，廖佳的黨羽們目擊他們正把一些物件搬上車去，那些物件外表看來像行李，實則却是廖佳賣給呂偉良的軍火。廖佳的手下當然看得出。

汽車由林愛莉駕駛，呂偉良則坐在後面，將那些偽裝行李拆開，加以整理。

車子朝郊區開出去！廖佳等人駕車在後面亦步亦趨的，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似乎一無所覺！

廖佳坐在一輛汽車裏面對一名頭目說：「除非他再找些人前來協助，否則，就憑兩個人的力量去刼獄，任他是神仙亦無能為力。」

頭目說道：「他們在M市這方面那裏有朋友？有的也只是國際特警，但是，國際特警又怎麼會出面協助他們刼獄？」

廖佳又問那頭目：「這條大路上，有些什麼地方值得注意的？」

頭目想了想，往車外打量着，這時天色漸漸灰白起來！

頭目說道：「似乎是軍營。」

「軍營？」廖佳呆了一呆，不禁罵道：「那跛子真的是瘋了，憑兩個人三支槍，就想闖進軍營裏去救我們廖大哥？簡直是妙想天開！」

頭目喃喃自語地說：「難道大哥就被他們扣押在軍營裏？」

「我看大有可能！」廖佳說。

轉眼間，林愛莉又將車子拐進了一條分岔小路去。

呂偉良態度冷靜地坐在汽車裏，直至到林愛莉說道：「到了！」他才抬起了頭

來！

車子靜悄悄地停在路旁，不遠處有個路牌分用數國文字書明：「軍營重地，閒人勿進」！

其實分岔路口已經有路牌寫明這條小路是通往軍營的。

廖佳等人離遠看見，也把車子停下來。他們一直監視呂林二人的一舉一動！

這時候天色已經放亮，視野廣闊。前面的而且確是一座軍營，有機場，也有人放哨！廖佳等人眞想不通，他們到底如何混入去？

廖佳下了車，躲在一旁用望遠鏡監視二人的行動。視綫無意中觸及那輛汽車一旁，只見車身上漆了一些字蹟；再看清楚一些，那些字蹟全是英文的，大意是一家外國通訊社的名字。

廖佳恍然大悟：「好傢伙！果然是名不虛傳，有勇又有謀！不錯，只有外國通訊社的記者才可以找藉口闖進去啊！」

果然，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背着相機，脚架等物，若無其事地走向軍營的閘口。一名頭戴鋼盔的憲兵走過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出示了一些證件；廖佳他們估計那些一定是記者證之類。

至於相機，脚架等等，也許就是滿儎了手榴彈和那支手提機槍的僞裝而已。

由於距離太遠，他們完全聽不到他們說一些什麼。

廖佳一邊繼續監視呂林二人，一邊下令他的同黨們作好準備。以便必要時接應呂偉良他們！

呂偉良和林愛莉終於混進去了，廖佳不得不在心裏佩服他們足智多謀；但是，他們能否順利把廖申雄救出來？現在看來還是言之過早！

就在這一刹那間，太陽光突然明亮得令人睜不開雙眼來！

不！那並非太陽的光，而是一些水銀探射燈，但任誰也想不到在此時此地會有這種探射燈，難怪廖佳等人只以爲太陽出來了！

一種透過擴音器的聲浪，自四方八面響起來：「你們小心聽着！你們被包圍了！每個人必須放下手中的槍械，把雙手放在頭上！否則你們就會被亂槍掃死！」

廖佳等人大吃一驚！

他們想看看現在形勢如何，但是水銀探射燈的光芒令到他們無法張開眼睛，有些雙眼並非直接被探射燈照耀，勉强可以向四下裏張望，仍然看不見任何端倪，更見不到有人！

廖佳下令各人緊急撤退，回到汽車裏去再說，但是，一陣槍聲把各人的脚步停住！

槍聲是密集的機關槍聲，子彈從頭上飛過，樹葉紛紛落下來，證明這是眞槍實彈。因此他們更加不敢舉步向前行！

有些人棄械投降，有些嚇到脚軟，更有些聲聲叫救命，好像子彈快要射到他身上來似的。甚至廖佳也毫不猶疑地把手槍扔在草地上！

有人從擴音器中廣播，命令汽車中人也一併走出來！原來汽車中還有些担任司機機槍手的人留着，但是，那些人同樣無法找出廣播的人，以及可供射擊的對象！

汽車裏留着的人稍爲躊躇，子彈又從一些樹叢中射出來，把汽車車窗一些玻璃射得粉碎，嘩啦啦的響個不停，玻璃碎片則撒得遍地皆是！

廖佳急得揚聲高叫：「你們嫌命長麼？還不快些爬出來？」

廖佳這話當然是對他的下屬說的，車子裏的人只好乖乖的打開車門走出來！

廣播要各人把車門完全打開，讓他們在隱蔽處看清楚確實沒有人留在車內。探射燈則射進去，根本沒有人敢留在車中。

一架直升機從軍營一個小機場起飛，凌空監視着一切。小路兩旁埋伏着的人也紛紛衝出，控制了全局。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時才從軍營內乘坐一輛吉甫車出來。陪着他們同來的，正是任如重他們。原來他們一早來了。呂偉良笑語廖佳：「對不起，勞煩你老兄送我一程，可惜廖申雄根本不是囚禁在這裏。閣下一切行動都在我們意料之中。」

廖佳生氣地盯住他道：「你好計謀，但你似乎忘記了阿生在我們掌握之中。嘿嘿！」

「我怎麼會忘記？」呂偉良笑了笑，「因爲你回頭就會告訴我呢！」

「你想錯了！」廖佳冷冷地說：「我和我的手足們都會守口如瓶，而且，你再不放我們走，你的徒弟性命就有危險！」

這時候乃彪從人叢中撲出，狠狠地執着廖佳的衣襟：「他媽的！你信不信老子將你就地槍決？」

有個人走過來做好做歹的，把乃彪勸開，對廖佳說：「乖乖的說出阿生之所在，你還可以活命，否則就算不槍斃你，只怕你也沒有用了。你可知道爲甚麼我們會用計誘你們到這兒來嗎？第一，這是郊外，槍聲不會驚動一般市民。第二，這是軍營，我們可以公開殺死你們，而無須負任何責任，可以栽你一個襲擊軍營，企圖奪取軍火的罪名。第三，在這裏不同市區，絕不會沙塵滾滾，殺錯良民。第四……」

剛才說話的是一名特工頭目，他說到這裏不再說下去，指指一棵大樹上面。

大樹樹枝上掛了一條繩子，繩子結成一個繩圈，就像絞刑台上的一樣。

這時候天亮大白，視綫絕不糢糊，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另外幾棵樹上也有人爬上去，正紛紛將一些繩子掛上去。細心計算一下，足有十多二十條繩子，同樣在掛好之後結成繩圈！

廖佳一些手下被人隔離問話，他們彼此間聽不到問話的情形。

那名特工頭目又對廖佳說道：「卽使你不供出來，你的同黨也會供出。我們既定的策畧就是：吊死不合作的人，就地埋葬。這些事情相信沒有人加以理會的。」

廖佳還是不肯說。

他看見那邊有些人被押到樹下繩圈底下，也看見他的一些同黨被送上由軍營開過來的汽車裏去；前者態度極不合作，後者可能受到優待。

廖佳又看見一些同黨被繩圈套進了頸項中去，有人用力將繩扯起，他的同黨雙脚離地，極力掙扎，有些則聲聲求饒！

呂偉良和阿生極不贊成這種酷刑，但M市的警探和他們本國的特工們堅持這是



唯一最有效的方法。由於他們同黨與同黨之間的距離頗遠，完全聽不到問話情形，使到有些誤會他們的同黨已經出賣了他們，否則何故有些人受到優待？

於是他們不再堅持，說出了四爺等人在市北一處鄉村把阿生軟禁着！

有些較高級的廖氏下屬還說出近情，就是阿生實際上已不在他們掌握之中。這更加令到任如重和呂偉良等人爲之担心不已！

廖佳亦無法制止其他同黨，也只好直說一切實情！

這辦法是任如重等人想出來的，由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合作，果然演得有聲有色。其實由開始至結束，當地軍警和國際特警們，都在暗中監視着一切。例如呂林二人在夜遊時遇見導遊乃巴那時開始，探員們便開始跟蹤監視！

因此之故，廖氏部屬在M市市區的秘密巢穴，也在這次行動中爲警方查得一清二楚。事後他們便動用軍警力量，把廖氏黨羽一網成擒！

A國反毒組人員一直也參與其事，他們非常高興，尤其是呂偉良和林愛莉的出色表現，令到這件事可能提早結束！

爲了斬草除根，將廖申雄的手下們趕盡殺絕，於是A國反毒組特工們便透過領事館，向當地A國駐地提出要求，借用十多架巨型直升機，讓有關人員使用。

所謂有關人員，包括了任如重爲首的國際特警，當地警方人員，該國的軍方和特工，以及呂偉良，林愛莉等人。他們根據廖佳等人的口供，兼程趕往北部一條小鄉村調查。

但是，那條小鄉村的村民只說出遭受酸風吹襲的經過，却不知道四爺等人逃往何處去了！

不過，任如重等人又豈會就此罷手！他們根據廖氏部屬的口供，繼續往四鄉追查，希望可以發現阿生的下落。

尤其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他們既然知道阿生確實曾被扣押在這裏，加上他們並未知道阿生雙目已能睹物，所以深信阿生不可能逃得太遠。

爲了方便偵查起見，呂偉良和林愛莉決定脫離軍警組成的聯合搜索隊伍，獨自行動起來！但是，他們畢竟是外來人，對地方環境及方言等等，必有許多不方便之處，所以徵得一名當地特警的協助，作爲他們的嚮導。

這名特警叫山巴，是當地人，是乃彪一名下屬，相當機智。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爲了方便深入調查起見，扮一對夫婦，佯作剛由外地來此旅遊，目的只在乎觀光，而山巴則扮作導遊，以掩人耳目。

乃彪和任如重等人所以不反對他們這樣做，是爲了他們也了解到這是一項有效的方法。因爲廖申雄部下在這一帶盤據多年，一定有着相當勢力，鄉民們就是明知他們的行蹤，亦未必敢直言，如果知道查問者是警方的人，那就更加有顧忌。

因此，任如重覺得明查固然重要，暗訪也有它的必要。雙管齊下，必可事半功倍！

呂偉良估計阿生雙眼未康復，卽使一度逃出魔掌，到頭來也有可能被對方追及。老實說，呂偉良倒希望阿生再落入廖氏黨羽手中，因爲他們不知道阿生眼睛已無碍；呂偉良覺得落入那班毒販手中雖則危險，却好過阿生睹着眼睛到處亂跑亂闖，結果危險性會更大！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山巴的引領下，到了一處小鎭。這時已近黃昏，同時也是他們三人脫離大隊之後，第一個可以歇脚的地方。

山巴說：「看來我們必須在這裏找間小旅店住一晚，明天再起程，深入鄉間調查！」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一想到阿生的處境危在旦夕，他們就不同意。

呂偉良說道：「我們可以先吃些東西，趁太陽還未下山，再到未到過的鄉間調查！」

山巴說：「據我所知，這是唯一有旅店的地方，錯過了，可能要住在山頭野嶺過夜。」

林愛莉說：「吃過了晚飯再商量。其實時間還早，你何必担心睡的問題？」

三人找到一家飯店，吃了一頓晚飯！

就在他們剛想結賬離去之際，却無意中聽到隣座傳來二人談話之聲！

其中一人說：「眞是莫名其妙，好端端的，怎麼會刮起一陣酸風？」

另一個男子說：「這世界罪孽太深重了，老天爺要生氣啦！你沒有看見麼？月光村一帶，差不多一年來沒有下過雨，所有農田均告龜裂，鄉民叫苦連天，要不是有個法力無邊的巫師爲他們作法求雨，嘿！我看他們還要再苦一些時日呢！」

「是的，這些日子以來，怪事眞多，剛才你所說的事，我也聽過了。聽說那巫師簡直像神仙一樣，吆喝一聲，大雨便卽下降！」

這時候，有個人坐在隣桌自斟自酌的，聽了二人的談話，忍不住插咀道：「你們親眼看見這一切麼？嘿！老子從來不相信這種鬼話！」

打岔插咀的喝了兩杯。但見第三桌的人却忍不住也搭訕着說：「信不信由你，老實說，我是目睹其事的人啊！當日還有件怪事，要不是親眼看見，實在難以置信！那位巫師施法之後，一個來歷不明的青年人突然從祭台上不知所蹤！」

「甚麼青年人？」有人從旁問道。

「那青年人年約二十歲，鄉民們發覺他時，是昏倒在村邊的。但遍問隣近四鄉的人，都沒有人認識他是誰。後來巫師却說他是神仙的化身，目的在試一試鄉民們是否有一點善心，既然鄉民救人心切，理應獲上天的諒解和幫助，於是一場大雨，便告下降，解決了年來的旱災，但是，奇怪的是那個青年人一度甦醒之後，他竟然又在一刹那之間，從祭台上失了蹤。」

「躲起來了？」

「不！祭台四周有人圍繞，那裏逃得出那範圍？」

「我的意思是：躲到台下去！」

「祭台在大雨下降當衆拆卸，證明裏面沒有人躲着。」

「可能有暗道吧？」

「不！那一塊草地好端端的，從未被

人動遥，如何會有暗道？巫師說對了，那是仙人下凡，詐死試一試鄉民是否有同情心。」

喝了兩杯酒的醉漢仍然說：「我才不相信有這種無稽的事！」

「嘿！誰要你來相信？」最先談論這件事的人不屑地盯他一眼。

另一個人召侍者結賬，二人便告離開飯店！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聽得清楚，特警山巴也低聲說道：「他們剛才談論的人，會不會就是阿生？」

「我看未必。」林愛莉道：「但是，這個人來歷不明，可能是巫師請來的秘密助手！目的是愚弄鄉民崇拜他！」

呂偉良說：「別去理人家的閒事了，還是趁早去附近鄉間查查吧！」

三人離開飯店，山巴租來二架電單車代步。

因爲呂偉良手持鐵杖，行動不便，只好坐在林愛莉所駕駛的電單車後面；山巴自己騎着另一架，沿住小路下鄉去！

呂偉良說：「巫師巫術的故事，在一些落後民族中最多。」

「其實人類已上太空，神仙故事已不存在！」林愛莉道，「萬一眞的有神仙出現，那可能便是第二個星球的動物！」

「但剛才飯店中那人所講的，顯然神乎其說，那有如此生猛的神仙？」

「是的，我絕不相信這種事，有的只可能是一種掩眼法或者魔術。」

林愛莉剛說到這裏，又突然改變了語氣道：「咦！你瞧！那兩個騎住單車的人，好像就是我們在飯店中見過的那兩個鄉民啊！」

呂偉良望向前面路旁，果然看見二個騎着脚踏車的男子，從衣服身形看，正是剛才他們在飯店中見過的人。

林愛莉把速度減慢，跟在後面的山巴已經感覺得有些奇怪！

山巴駕駛着他控制的電單車追上來，正想問發生了什麼事，林愛莉已停車於道旁！山巴也只好把馬達停下來！

前面不遠處便是一處分岔路，那架單車就停在那兒，讓坐在後面的人下了車。騎搭車尾的男子揮揮手，走進小路去了。騎單車的男子繼續前行。

林愛莉此時已將情形告訴了特警山巴！山巴踏動馬達，電單車瞬即追及那架脚踏車。山巴示意他停車。

鄉下人有點愕然！

林愛莉走過來說：「認得我們嗎？剛才在鎭裏的飯店，我們見過面了！」

鄉下人「哦」然一聲，還是不明白他們的用意。

山巴說：「你提及的青年人，是怎麼樣的？不妨坦白告訴你吧，我們須要找尋一個失蹤的青年人，說不定他正是我們要找的人。」

呂偉良補充說：「假如你能助我們一臂之力，讓我們設法找到他，你也可以得到一筆獎金。我們決不會虧待你！」

鄉下人呆了一陣，吶吶地說：「照道理他不可能是你們要找的人。」

山巴道：「爲什麼？」

鄉下人說道：「因爲他是神仙的化身啊！」

山巴苦笑搖頭：「這世界怎麼會有神仙？巫師只會使出了掩眼法，將他弄走而已！」

鄉下人道：「不可能的，當時有數百人圍住他，任他插翼也難飛！」

呂偉良知道要說服一個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辦到的事。他只問道：「你們當初在何處見到那個年青人？」

「村外一條通入樹林中的小路上。當時他昏迷不醒，我們村人抬他到巫師處求醫。巫師正搭起祭台求雨，他認爲這是仙人下凡，幸好我們村人有慈心將他打救，否則老天難望下雨！」

山巴道：「帶我們到通往樹林的小路看看好嗎？」

鄉下人爲難地說：「對不起，我才沒有這種胆量。」

林愛莉出奇地問：「爲什麼？」

鄉下人道：「那樹林中有妖怪，日間也沒有人敢進去，何況現在已是黃昏。」

「妖怪？」山巴有點啼笑皆非：「你到底從那裏聽來的？什麼神仙，什麼妖怪，完全是無稽之談，世間那有這種事？」

「有人在樹林中白日見鬼，裏面也眞的是妖氣陰森的，巫師已經作過法了。」

鄉下人猶有餘悸地說！

呂偉良道：「你不是說過，青年人是在村外小路被發覺的嗎？那就帶我們到小路上去，不必進入樹林中去，還有什麼可怕！」

鄉下人道：「天快黑啦，你以爲妖怪不會跑出樹林來，到小路上來活動嗎？」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好笑說道：「你只須帶我們到附近指點一下，根本無須你同去，那又有什麼可怕的？」

鄉下人仍舊搖頭，說道：「對不起，如果你們一定要去，也得等到日間才可以。巫師告誡過我們了，這些事，不是講玩的。」

呂偉良又問道：「那個昏迷的青年人，你當然也見過了吧？」

「是的。」鄉下人道，「當時我也有份抬他上祭台去！」

呂偉良於是把阿生的一幀照片向他出示：「請看清楚，是不是這個人？」

鄉下人只瞥了一眼，就嚇得張大了咀巴！

呂偉良他們見狀，心裏爲之又驚又喜。因爲他們根本想不到鄉下人所講的青年人就是阿生，但現在看鄉下人的表情，就知道他驚呆的原因。

山巴向他問道：「他就是你見過的神仙麼？」

鄉下人木然點點頭！

林愛莉苦笑道：「他們正是我們要找的人，絕對不是神仙。」

鄉下人呆了一陣，才吶吶地說：「然則，巫師在對我們說謊！」

山巴說道：「凡是巫師都是邪道中人，那有眞話對你們說？他不過是藉鬼神賺些錢糊口。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他住在一處山上。不過，他很少留在家裏，多數四處去，替人驅邪捉鬼！」鄉下人說。



林愛莉道：「趁天色未黑，帶我們到小路上看看，也許有些用處。」

鄉下人仍在猶疑！

山巴迫得示出他的特警身份，鄭重地對鄉下人說：「不怕老實告訴你，剛才你所見的照片中人十分重要，他是我們一定要找到的人。你們已經做錯了，因爲你們不該把他送到巫師那裏，現在他的處境可能非常之危險！快帶我們去找到那巫師再說！」

鄉下人不再懷疑山巴的身份，但是他却非常担心地說：「巫師法力無邊，我實在沒有這種勇氣。」

「放心好了！」山巴拍拍他腰間的手槍，「萬大事情有我啊！」

林愛莉給了一些錢，希望可以打動鄉下人的心：「這點小意思，請先收下，以後我們如果認爲你盡力幫助我們，將不止此數！」

豈料鄉下人說道：「對不起，錢我不敢收了。如果你們堅持要我帶你們去，我只可帶你們到附近，指點一下，便算作交代！」

三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終於同意鄉下人的做法。於是兩部電單車，一輛脚踏車，走了一段路之後，便拐向另一條小路去！

這條小路是通往一處樹林去的，但是，從兩旁野草長長地伸向路上來看，就知道平時很少人通過這裏！

呂偉良道：「這一帶眞的鬼影也不見一個，難怪他們會被巫師嚇倒了！」

「你猜巫師把阿生如何處置？」林愛莉一邊開着電單車，一邊跟呂偉良說。

「既然說他升仙，當然不會讓他再露面。」呂偉良担心地說：「阿生可能已遭毒手！」

「該死的！阿生怎會落在他們的手上？」林愛莉說。

這時候，鄉下人的單車停下來，對山巴解釋道：「我們鄉人就是在那邊發現那個青年人的。由這條小路進去，便是沒有人敢到的樹林。」

呂偉良說：「相信在那裏也找不到什麼綫索的，還是趁早去找找那巫師吧！」

林愛莉也說：「是的，只要你指點一下那兒是巫師所居住的地方，我們就會自己去，你也可以自己走了！」

鄉下人又踏動脚踏車，拐了彎，繞了一條小路進入一條田基路去，直往一處山脚下！

這時太陽開始下山了，田野間沒有人工作。鄉下人停車山脚下，指指一條用碎石堆砌成的山道，說：「由這兒上去，差不多到山頂地方，就是巫師所居住的地方。那是一間石屋。」

山巴道：「住了多少人？」

「只有他自己和一名弟子亞農，但是，如果他不在家，亞農也不在。」鄉下人說，「於是就只留下一條大狼狗把守！」

「謝謝你！」山巴又問：「你是那一條鄉村的人？」

「月光村。」鄉下人說，「但是，你對巫師千萬不要提及我！」

山巴苦笑一下，說道：「好吧！你可以走了！」

三個人目送鄉下人騎住脚踏車離去，他們才把電單車推到山脚下一處矮林後面，那是一處不易被人發覺的地方。

然後三個人才步步爲營地登山！

沿途上風景怡人，山道兩旁野花飄香，的確是人間仙境！

可能是因爲地勢高的關係，山脚下已經黑下來，但這上面還是相當光亮，視野並不模糊。

一間單層石屋出現在山頂的小平原上，四周花草樹木遍植，假山石椅環繞，青松翠竹，綠茵處處，屋旁有小溪流過，石橋橫跨其間。這種居住環境，的確不錯。看來那位巫師眞會享受！

呂偉良等三人正擬沿住花蔭小徑前進，突然一條黑影自那邊飛撲衝前，來勢洶洶！嚇得山巴急忙拔槍戒備！

說時遲那時快，呂偉良枴杖一揚，「卡察」一聲，銀光一閃，一枚痲醉銀針已勁射而出，狂吠一聲，黑影原來是一條大狼狗，掙扎一下便隨卽倒在地上，一動不動的栽倒一旁！

呂偉良出手之快，直令到山巴爲之目瞪口呆！

三個人望向屋子那邊，依然靜寂一片，並沒有人由屋內走出來！於是他們大可以放心走過去，踏着碎石小徑，來到石屋門前。

門是鎖上了。但是那把鎖簡單得很，呂偉良幾乎可以利用一支樹枝將它打開。

三個人入到屋內，一切陳設古式古香，仙枝枱椅，雲石香案之上，恭奉的全是諸天神佛，陣陣檀香氣味，令人置身其間，也有出塵脫俗之感。

三人分三路在屋內各處小心搜索，但是，自始至終未見到有人。

呂偉良回到大堂上與林愛莉會合，林愛莉說：「我看這巫師除了詭計多端，愚弄鄉民之外，還可能是某方面的間諜特務之類。」

林愛莉把一叠文件展示，呂偉良仔細翻閱，却無法看得明白。

呂偉良不禁問道：「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夾在一些經文書籍裏面。」林愛莉說，「我奇怪一個巫師怎麼會有這樣好的英文程度？」

這時候，山巴也由屋後出來，他的手上多了一些軍火，包括一支手提輕機槍，一支手槍以及一些子彈。山巴說道：「這傢伙果然不是好東西，竟然私藏軍火。」

林愛莉道：「現在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一名以巫師身份掩飾的問題人題。」

山巴也看過那批文件，他認爲這是一些交易的賬項記錄。因此他說：「我看他未必是什麼特工，而最有可能是毒販；這些記錄是佣金分配，以及每項交易的數目和日期。」

呂偉良和林愛莉所以看不明白，是由於文件上一些文字是當地的文字；但山巴是當地人，自然看得懂。

林愛莉說道：「後面還找到一些什麼東西？」

「這些槍械是在柴房找出的。」山巴說，「後面樹林內，似乎還有一間小屋，我們不如過去看看，說不定會發現得更多

呢。」

三個人由橫門穿出去，正擬踏上小徑直趨後面樹林，天色突然黑下來，陣陣冷風吹襲，令人毛骨悚然！

仰頭一望，細雨紛飛，落在肌膚之上，凍得令人打冷震！

三個人連打了幾個噴嚏，急急退回屋內！

事情來得似乎太過突然，同時也令到他們三個人在這一刹那之間在心理上大起變化；本來他們絕不相信鬼神之說，但此時也開始有些懷疑，他們是否在剛才開罪了保護巫師的神靈？抑或巫師已經知道有人來侵犯他，於是施法術把他們困擾？

三個人退回屋內，仍然可以聽到外面「滴滴嗒嗒」的下個不停！

林愛莉感到無限驚奇，她說：「好端端的，怎麼忽然會下起雪來？」

山巴苦笑道：「你不是開玩笑吧？這是什麼時候？莫說是夏天，即使冬天的季節裏，我們這裏也不可能下雪的啊！」

林愛莉一邊用手帕抹着手臂的冰凍水點，一邊冷顫顫地說：「會不會是這裏地勢太高了？」

呂偉良這時已按亮了鐵枴杖上的電子電筒，照射到外面去！黑暗中只見地面上落下的果然是冰雹似的東西，一小團一小團的，好一會兒才變爲水！

「好冷啊！」山巴又接連打了幾個噴嚏：「快把門關上！」

呂偉良把門關上了。他自問身體一向强壯，也很挨得冷，這時候竟然也有點抵受不住！

門雖然關上了，冷氣仍然陣陣迫來。刹那之間好像又是嚴寒的季節。

呂偉良亮了電子電筒，到處找尋照明燈燭。終於在神案上找到一些洋燭火柴，林愛莉把它燃點起來，立時一室光亮。

山巴冷得渾身打顫，抖震着說：「我挨不住了！再這樣下去，我會僵直的！」

林愛莉記得她進入一間房內搜索時，看見過一些禦寒的衣物，這時她立即持燭入內，找來三件厚厚的衣服，每人披上一件。但是，這些衣服雖厚，却無法抗禦得住陣陣迫人的寒氣！

呂偉良留意到牆壁上的寒暑表，一直在作直綫的下降！這現象確實是有些古怪，加上他聽到山巴的語氣，覺得這是反常的天氣！

山巴是本地人，自然了解當地的氣候，但他却認爲從未試過這麼冷！即使在嚴冬時節，也不會試過如此冰冷！

呂偉良說道：「會不會是因爲地勢太高了？」

山巴道：「我們走了多久？記得嗎？只走了十多分鐘，就上到這裏，可見得這裏並不太高，眞是見鬼！從未試過這麼冷的！」

「寒暑表的溫度一直不斷下降。」呂偉良把他見到的說了出來，「我看，我們還是趁未冷僵之前離開這裏吧！」

「可能是我習慣了加拿大的寒冷天氣，我並不覺得太嚴重。」林愛莉說。

但是回頭看看山巴，他却苦口苦面地說：「我住慣了熱帶，實在受不了！裏面有毛毡嗎？」

林愛莉說：「有是有的，但我們現在走了，何必多此一舉！」

山巴說：「我却担心我走不到山下已經冷僵！」

說完，山巴在抖顫中把燭入房，找來一張毛毡，披在肩背之上！

呂偉良拄杖亮起電子電筒，走在前頭，林愛莉和山巴二人跟在後面！

這時候，戶外顯得一片寂靜，竟然不見下雨了。雖然至今爲止他們三個人無法肯定那是雨點還是冰雹，總之就是已經停止！

其實他們已經下了決心，即使繼續下雪，也要離開這寒冷地帶。否則只怕挨不到天亮。尤其是山巴，他冷得牙關打顫！只怕支持不到三兩小時。

現在三個人加緊脚步，直奔下山！還好那條山道還算平坦，否則在這黑暗中一定一步一拐地跌得頭崩額裂！

在他們的想像中，滿以爲落到山下，可能因地勢關係，不會再那麼冷了，豈料到了山下之後，各人仍然在冷得發抖！

山巴找到他們的電單車，正想發動馬達，駕車離開那裏。但是，電單車上的機器也冷却得無法踏得着火。

林愛莉和山巴二人正感到無計可施，突然却被呂偉良拉了一把：「小心！有人來了！」

三人朝那邊望去！果然有人持着手電筒等照明工具，由那邊走過來！他們立即就地蹲了下來，躲在一叢矮林後面。

當初他們以爲對方只是鄉間的更練隊之類，但是，當那班人迫近時，才發覺他們的配備完全不像那回事；四個手持手提機槍的人，走在兩旁戒備，中間走着另外四個人，他們正利用手中的强光手電筒，往四下裏照射。

强光所到之處，但見一片白色，沿途上的植物都爲雪花所蓋！

他們一邊討論，一邊蹲下去細加研究；有人用儀器測量，有人做記錄。這情形眞有些奇怪！呂偉良他們三個人隱藏在矮林後面，從樹木的罅縫中看過去，實在無法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最令人驚奇的，就是那八個人都穿了皮囊製成的衣帽，這在南方是難得一見的。呂偉良他們差點兒還以爲做夢呢！

呂偉良輕聲說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林愛莉低聲答道：「會不會是來自外太空的人？」

「別開玩笑了，他們不是像我們一樣嗎？」呂偉良說，「甚至槍械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山巴則說：「他們到底在找尋一些什麼？」

林愛莉道：「他們手上持有的，好像是一些儀器。爲什麼他們要收集一些植物的樣本？」

這時候，那些人又迫近了一步！呂偉良不敢作聲！

看來他們要登山去，因此他們就在呂偉良等人藏身的灌木矮林前面經過！

呂偉良他們非常担心，萬一那班人跑到這兒來探索，勢必發現他們，那時如何是好？他們三個人的力量，只怕敵不過四



支手提機槍。

山巴早已拔槍扳掣，暗暗戒備，只要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只有先發制人了！

三個人悄悄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喃喃地說：「他們難道要上山去找巫師嗎？」

「我看只是調查結果！」林愛莉若有所思地說道。

「看他們沿途上用儀器測量，又用刀剪裁下植物的樣本，使我想起了一個可能性來！」林愛莉說：「如果我估計不錯，他們可能在製造冬天！」

「你說什麼？」山巴呆着說，「天氣怎麼可以製造的？你不是開玩笑吧？」

林愛莉道：「你不是說過，這裏從來未有過這麼寒冷嗎？」

「是的。」山巴說，「自我懂人性以來，我們的國家從來未試過這麼冷！」

「所以有理由相信這是人爲的！」林愛莉又說：「其實改造天氣正是各國科學家努力的目標，但我發夢也想不到，竟然有人靜悄悄地在這裏做這種試驗。而且，看目前的情形，他們顯然有了成果！」

呂偉良不但不反對林愛莉的見解，反而恍然大悟地說：「對了，這正是最合理的解釋。爲什麼M市會降毒雨？爲什麼說北部小村刮起一陣酸風？爲什麼突然之間這裏的天氣反常？想深一層就會覺得事情絕不簡單。」

山巴抖顫着說：「快去找一戶人家躲一陣，我支持不住了。」

三個人由矮林走出來，發覺那班人已上了山，於是匆匆沿住原來的小路走。

那邊有些火光由一戶人家裏透出！山巴加速脚步走過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山巴已急不及待地舉手敲門！

屋子裏的人有了反應。門開處，但見裏面火光熊熊，一家大小正圍火取暖！

山巴向他們表示了身份，果然獲得戶主的同意，讓他們三人入內。

**呂偉良，林愛莉和山巴伏在草叢中看到一班大漢在用儀器測量植物。**

門還未關上，山巴已經蹲在火堆一旁，把雙手放在火焰之上！

戶主很熱情，一邊令他的孩子在火堆上加些柴枝，一邊叫妻子倒來熱茶招呼這這三個不速之客。

山巴一直在牙關打顫，直至喝進了幾口熱茶才安定下來！

孩子們紛紛讓出矮凳，讓三位人客可以安坐在火堆一旁取暖！

山巴這時候才開腔說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從來未見過這麼寒冷的天氣！」

在火光熊熊中，可以看見戶主是個四五十歲的農夫。他長嘆一聲說：「唉！這年頭眞難說啊！我們鄰國打了二十多年仗，死人無算，這裏北面那三角地區又有人長年製毒，老天爺也許生氣了。」

但是他的妻子說道：「什麼都是假的，只怪那些太空人，他們不該上天攪風攪雨。你們也知道現在是滿天都是什麼衞星，天氣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正常？」

林愛莉很想把剛才見到的情形說出來，但爲呂偉良制止了！

一名孩子天眞地說：「我眞不明白！巫師可以求雨，爲什麼不可以叫老天爺不要放冷氣？」

山巴乘機問道：「那位會求雨的巫師，是不是住在山上的？」

孩子說：「是的，據說那是仙界，凡人如果闖上去，會招殺身之禍！」

林愛莉笑道：「他不過怕大家窺破他的眞面目而已，其實那裏是什麼仙界？」

「什麼眞面目？」孩子天眞地問。

，林愛莉道：「巫師只是一名神棍，欺神騙鬼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孩子說：「不！我們親眼看見他作法求雨呢！」

「那場雨本就是要降的。」林愛莉道，「他只是懂得一些天文學，懂得利用時機去令你們對他的『神力』深信不疑！」

那農夫却說：「我不是個迷信的人，但有時也不得不佩服巫師的修練，他的確是有點材料的。例如今晚那反常的天氣，他老早對我們的鄉人作了暗示。」

呂偉良問：「你的意思可是：他預知今晚會冷成這樣子的？」

「是的。」農夫說，「他叫我們小心預防一場農作物，那是由於最近的天象不穩定，天氣會一連串的失常。」

山巴想了想，說道：「巫師是不是常常獲得你們的金錢進貢？」

「不！他絕不要我們的錢，所以我們四鄉鄉民才當他神仙般拜。」農夫說道。

林愛莉問：「那麼他靠什麼生活？」

農夫說：「我們從來不加追究！」

農夫的妻子說：「我們既然當他是神仙，神仙當然比我們有辦法。」

孩子却說：「神仙不須吃飯的，要錢幹嗎？」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却不以爲然！他們覺得此中必有秘密，尤其是他們剛剛才「參觀」過巫師的「私邸」，那種豪華享受絕非一般人可以辦到的，何況還有槍械呢？

不過，這一切他們都沒有說出來，只是旁敲側擊地向農夫一家人查問了一些這一帶四鄉的情形。他們發覺農夫兩夫婦有些時候吞吞吐吐的，不敢言，反而孩子們口快舌快，倒說了不少！

綜合來說，巫師在鄉人心目中縱然不是神仙，也是超人！

鄉人們十分尊敬巫師，甚至許多人有病也求助於他；但呂偉良等人則認爲，他只是學識豐富，懂醫學，識天文地理，更了解一些心理學，只此而已！

巫師的眞正身份是什麼？他靠什麼生活？從來就沒有人加以追究！

## 氣象戰爭　呼之欲出

阿生覺得那處秘密地下室之內充滿了神秘，它可能是某些大國的秘密基地，也可能是某些非法團體的秘密總部。

阿生由巫師的推薦，經過一連串的檢驗，測驗之後，顯然獲得通過了。於是他被安置在保安組裏面工作，受一名組長的管轄。

這組織看來還未十分完善，也許成立未久，以至各部內普遍缺乏人手。這可能就是阿生獲得順利通過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生心裏不免暗自高興，因爲憑他的自我控制，竟然連最新式的測謊機也戰勝了，這的確是一件絕不簡單的事。

阿生身爲保安員，當然可以到處走動，這正好適合他的要求；因爲他須要了解這裏的一切，自然就須要不停地到各地偵查。如果他不是身爲保安員的話，很容易被人思疑。

阿生充滿了自信心，他認爲他必有辦法查出這裏面的一切秘密。

這一晚他當班的時候，有機會闖進了周主任的辦公室。

周主任在阿生的心目中是個領袖人物。他起碼也是這裏的主管，因爲阿生最初進來時，就是先通過他，再帶去檢驗的。

因此，阿生認爲在這辦公室之內，一定有秘密可以查出。

他在文件中發現了一些檔案，有些名詞十分古怪。例如其中有一叠寫住：「白令海計劃」。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另外一叠，則寫住：「本世紀氣象變化！」

又有一叠封面上寫住：「氣候對人類思想之影响」；下一叠寫住：「核爆與氣候報告」。

阿生雖然不是氣象專家，但對這方面也多少有些認識。

現在他有點恍然大悟了，原來這班人是研究氣象學的。

但是，研究氣象絕非犯法的事，爲什麼要這麼神神秘秘的躲在這裏秘密進行？

阿生這時又難免會想到巫師那方面去。巫師所以預知天氣變化，顯然是依靠這裏所供給的情報。例如最近發生的求雨活劇，大概又是這裏提供的準確情報所致！

爲什麼巫師會跟這班人有連絡？

可能是由於巫師在鄉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互相利用的關係吧！阿生心裏就這樣想。

呂偉良他們一定不可能知道阿生是留在這裏。那麼，他們會怎樣想？阿生已無暇顧及這些了，他只希望查出了這裏的秘密之後，設法離開這裏。

以阿生目前的職位，照計他要離開這裏並不困難，問題只是在這兒外面的守衞情況如何？阿生並未了解，因爲他所負責的只是內部一切保安巡邏而已。他從未被派出去工作。

不過，阿生知道他的「同事」之中經常有許多人執行外勤工作。雖然爲了避免嫌疑起見，他暫時不敢管到別人的身上去。但是，既有外勤，相信必與在外圍地區放哨等等有關。

假如阿生所想像的是眞的，那麼，這裏必有許多秘密不想爲外人知道。

阿生把文件照原位放好，正想退出周主任的辦公室，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辦公室的門突然被人推開！

阿生吃了一驚！

進來的人正是周主任。他以一種難以了解的目光盯住阿生。

阿生想起自己是保安人員的身份，就覺得他不該作賊心虛！

「周主任！」阿生强作鎭定地叫了一聲！

「你在這裏幹甚麼？」周主任自頂至踵地打量了他一遍！

「我正在值班呀！」

「這裏是你的巡邏範圍嗎？」

「我只是隨便到各處看看。」

周主任輕輕一笑！這一笑代表什麼？阿生很難了解。可能在表示懷疑，也可能另有作用。

阿生想掠過周主任身旁，走出他的辦公室。但是，周主任却叫他站住！



阿生心裏難免會暗暗吃驚！

他無法估計對方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但無論如何，阿生是不能動粗的，因爲這裏到處都是警報系統，只要周主任按動警鈴，阿生也就插翼難飛！

周主任走到文件架之前，指指那些文件：「你對這些很有興趣嗎？」

阿生呆了一陣！他怎會知道自己動過那些文件？

阿生可以肯定，剛才翻閱文件時，他未把門推開。那麼，他可能在文件上做了記號，任何人動它一動他都有辦法查出。

阿生知道事出有因，否則他不會有此一問的。因此他承認了！

「是的。」阿生說，「我對氣象學十分有興趣，尤其是在控制颱風方面。」

周主任沉着臉說：「這與颱風無關，我們的工作，你知道嗎？」

「當初不知道。」

「那麼現在呢？」

阿生道：「現在知道了一些。你們原來是氣象科學家。」

「不！」周主任冷冷地一笑，「你只猜中了一半。我們的興趣，不錯是研究氣象，我們的任務則是改變地球上的天然環境。」

「那我怎算說錯呢？你們不就是氣象科學家嗎？」

「科學家是很清高的，他們從不計較金錢上的報酬，但我們則計較。所以我說，你只算是猜中了一半。」

「然則，你們到底是替那一個國家效勞？」

周主任又是冷然一笑，說：「你猜猜吧！」

「你似乎是C國人。」

「是的。」

「那麼，你是替C國效勞了。」

「不！」

「C國的敵對國家——R國？」

「也不是。」

「難道是A國嗎？」

「都猜錯了。」周主任說，「我們這裏，集合了各國知名科學家，向同一目標推進，但是，我們不一定要爲某一個固定國家效勞，而是商業化。也就是說，誰出高價，我們就爲誰服務。可以說不分彼此，也可以說得十分市儈！」

阿生道：「我眞不明白，難道有人訂製天氣嗎？」

「對了！」周主任拍腿叫了起來，「我一直希望想出一個適當的名詞來形容我們這種生意，但始終想不到，結果現在由你說了出來！對啦，這就是訂製天氣，一點也不錯。」

阿生給周主任的表情嚇得呆了一陣！他剛才所說的一句話只不過是衝口而出，想不到竟然會引起周主任的興趣。

坦白說，阿生剛才還有點恐懼，因爲他不知道周主任會將他如何處置。更不知道他是否滿意阿生的解釋。但是現在，阿生看來難關已成過去了。

周主任說：「你對我們這種工作感到有興趣嗎？」

「非常有興趣！」阿生說。

「剛才你都看過我們的文件了，是不是？」

「嗯……」阿生支吾以對，他不想再把局面弄僵。

但是，周主任指指天花板上面一些燈飾，說道：「你無須否認了，剛才的情形，我全部在電視傳眞機中看見了。」

阿生臉頰紅了一陣！

阿生自問也是「內行人」，但是他却疏忽了這種秘路電視的裝置。要不是周主任直接指出，阿生還不知道他的一舉一動盡爲人所知。那就難怪周主任會突然之間出現在這裏了。

周主任又說：「看見那些文件，請問你能明白多少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首先我不怕坦白對你說，我不會怪你偷看那些文件。所以你無須有所顧忌了。」周主任擺擺手，然後坐回到他平日辦公的座位去！「坐吧！我們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

阿生有點受寵若驚！

他終於在周主任面前的辦公桌旁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周主任點着了烟斗，慢慢地吮吸着，他那銳利的目光，透過烟霧注視着阿生，像一隻狡猾的狐狸，又像一副愛克司光透視機，好像要看透阿生的心事一樣！看得阿生有點忸怩！

周主任這才說道：「我老早就看得出你是個人才，但是我不知道你擅長那一方面的技能，看見你生得年青力壯，所以我安置你到保安組去。但是剛才我在傳眞機裏，發覺你對那些文件看得出了神，我有理由相信你可能是這方面的人才。」

「你過獎了！周主任，其實，這一切只不過是出於好奇心而已！」

「不！不！你千萬不要以爲我別有用心，事實上我們極之須要這方面的人才。假如你確有這方面的天才，包保你今後不用再做保安員，可以加入我們的研究工作，待遇自然會比現在好得多了。」

「謝謝周主任的提拔！」

「人類自稱爲萬物之靈！但是偏偏若干年來一直對自然環境無法克服，這不是太過諷刺嗎？」周主任噴了一口烟，「隨便揭開我們的歷史吧！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四年，美國東海岸發生風暴，前後殺死了一千一百五十人，財產損失達十億美元！美國中西部每年旋風所引起的死亡數字，超過一百人以上，受傷者往往亦超過一千人以上。財產損失數字，估計是七千萬美元以上！至於每年由冰雹所引致農作物的損失，數字更爲驚人！由雷電所引起的森林火警，平均每年四百宗以上，損失數字難以估計。凡此種種，表示了一些什麼？表示我們人類絕非萬物之靈！」

阿生不明白，爲什麼周主任要拿美國作爲例子？但他却不敢問出口！

周主任又說：「美國自號爲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一切科學十分發達，甚至最先派人上太空，登月球，但是，他們却經常受到惡劣天氣的影响，生命財產的損失，難以估計。由此連想到其他國家，就更加可想而知！」

阿生記得他在三軍醫院留醫時，就聽到一段新聞報告。

因此他說：「據說最近阿根廷聖佐圖就發生一場怪旋風，造成八十人喪生，三百多人受傷。」

「是的，所以我們人類要做，要研究的事物，實在太多太多了。」周主任說，「遠的不說，說說近的吧，附近四鄉就差不多一年沒下過雨……」

阿生乘機截住他的話頭說：「不！下過了，前一陣我在城裏聽人家傳說，這一帶下過一場很奇怪的雨呢！」

「我知道你指的是那一場毒雨。」周主任突然拉開他辦公桌上的抽屜，取出一份文件，放在阿生的面前說：「這不過是我們的試驗而已！」

「試驗？」阿生呆了一呆！

「是的，我們一方面試驗人造雨，另一方面讓客戶看看我們的樣本。」

阿生眞想說：拿老百姓的性命作試驗，不太殘忍一些嗎？

但是他畢竟沒有說出口！

阿生只說道：「你們的客戶是不是就是這裏附近四鄉的村民？」

「不！不！這班窮光蛋，怎可以付得起那麼大的一筆費用？我老早不是對你說過嗎？我們須要錢，大量的錢。」

「但是，須要雨水不出奇，爲什麼要訂購有毒的雨？」

周主任道：「他們不是自己用的，給敵人用的！」

阿生恍然大悟：「這位客戶，大概是南V或北V，對了嗎？」

「你怎麼知道？」周主任直瞪住阿生問！

阿生覺得說得太快了，他不該自作聰明，以免引起周主任的疑心。

阿生只好說：「只有這兩個國家仍在打仗！」

「是的，就是那兩個『本是同根生』的國家，他們打了二十多年的仗，至今仍未準備罷手！」周主任說，「其中一方面派人找我們談談這種別開生面的生意！」

「訂製毒雨去對付敵人，的確是妙不可言啊！」阿生故意說道：「所以，你們便試驗一下，讓他們的代表開開眼界，是不？」

「是的，可惜有些地方不美滿。」周主任說，「就是我們的技術人員一時疏忽，其實主要是因爲人手缺乏，一時兼顧不到，以致一股突如其來的狂風，把我們播放的雲層吹到預定地區以外，造成兩宗不大不小的意外事件。就是最近發生在這兒附近的鄉間，和M市市區的兩場毒雨。其實，M市市區的一場毒雨，只不過是同一次播出的雲層的尾聲而已！」

「我們的技術眞的達到了這個地步嗎？」阿生說，「過去我也聽人家說過，人造雨這回事，那是人類模仿自然變化的現象，利用乾冰，鹽粉和碘化銀等化學物品播向雲層，令到老天下雨！」

「是的，最近一次巫師求雨的活劇，就是我們利用碘化銀播向天空，令到雲層被迫變成了雨。想不到你在這方面竟然也有點認識。」

阿生說：「不！我當時只以爲巫師懂得看天象，明知這場雨非下不可，所以才裝模作樣！」

周主任笑道：「雲層本來是有的，但能夠積聚得那麼多，可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事。一方面要看風駛𢃇，另一方面也得依靠我們的科學儀器。當我們了解了風向，雲層的密度等等之後，才將碘化銀送上空去，那是一支由電子遙控爆炸的火箭。我們精密的電腦，可以令到火箭在適當的高度發生爆炸，於是碘化銀便會普遍地散播，混雜在雲層裏，一場大雨裏就此連綿地下降！」

阿生想起了，要不是周主任點破了，他還以爲那是行雷閃電呢；原來是火箭在天空中發生爆炸，怪不得與巫師配合得天衣無縫了！

周主任又說：「我們有許多事情還須要不停地研究和改善！所以這筆經費非常可觀，因此我們不得不市儈一些。」

「這種事情太有意思了。」阿生說，「但是，如果由一個大國爲你們撐腰，豈不更妙麽？」

「不！大國的政治家都是瘋子！他們爲了本身的利益，從來只懂得叫科學家做他們的政治工具，經費固然受到限制，研究範圍也同樣受到限制。」周主任嘆了一口氣，「其實，我們的做法絕對不能受到任何限制，否則就會打了折扣！」

阿生想了想，說道：「然則，你們的目標何在？」

「你問得好，任何人做事總該有個目標的，我們也難例外！」周主任說，「我們的目標就是：改善人類自然環境，控制天氣！人類既然號稱萬物之靈，又豈可讓天氣控制了我們？」

阿生眞想問：你們既然說得如此清高，爲什麼又要爲戰爭服務？

但是，阿生知道這樣問法，一定會令到對方不高興，所以他只問道：「除了人造雨之外，還有甚麼產品？」

「你猜猜看！」

「酸風應該是其中一種產品吧？」

「對了！」周主任笑道：「我們將陸續有新的產品推出！除了你可能見過的毒雨、酸風之外，還有一些，令你想像不到的。」

「例如馴服颱風，是不？」阿生故意這樣引誘他吐露得更多。

周主任點點頭：「單是消滅颱風，就够令到許多國家的科學家大傷腦筋了。」

「你們已經有了辦法麽？」

「是的，但我們須要經費。越有錢，我們的辦法越有效！」周主任又從檔案中搜出一叠文件來，「這是『白令海計劃』的詳細內容。聽過嗎？」

「什麽白令海？」

「白令海計劃是蘇聯向美國提出的改造氣候方案之一。」周主任說，「遠在一九五六年，蘇聯企圖說服美國合作，把白令海峽建成一條巨型水壩，利用核子發電裝置一座威力强大的抽泵，希望能改變太平洋與北極海之間的水流。因爲太平洋水流溫暖，但鹽份高，於是一經與北極海的海水接觸，便會沉到二百尺以下。蘇聯人想利用威力强大的水泵，把溫暖的水流抽上來，這樣便可以改變暖流的方向，使西伯利亞和北歐地區的溫度升高。但是，美國人對這計劃不感興趣，因爲這計劃明顯



地只對蘇聯和北歐一些國家有益，對美國無甚益處。可惜蘇聯實在窮得要命，這計劃至今仍無法獨力進行。由這點可以推想其他，什麼拱衞世界，和什麼爲人類謀幸福等等，只不過是政治家的口號而已。」

阿生問道：「你們是否打算去做這件事？」

「不，我們那有這種財力？不過，我們必須了解各國對天氣改良方面的希望和貢獻，藉此作爲一種參考而已。」

阿生對周主任這一番說話難免有些懷疑。既然他們口口聲聲須要錢，只要他們的技術高超到符合一些國家的須求，那還怕沒有錢麼？

但是，周主任的談話中，顯然又充滿了矛盾，他們一方面認爲政治家自私，不甘受他們利用，又偏偏要到處找「客戶」前來「訂製天氣」！

阿生正想問他一些什麼，桌上的通話機「嗚嗚」地響了。

「誰？」周主任按掣問。

「周主任請到衞星接收站！」對方銀鈴似的女子聲音。

「好，我立即就來！」

周主任關閉了通話機，站了起來，對阿生說：「我們一齊走吧！我會通知保安組長，說我把你調往別的部門去！」

阿生一邊與周主任步出辦公室，一邊說道：「你們擁有氣象衞星嗎？」

周主任道：「不！只是接收美國發射上去的，但我們的接收站，比其他國家的更新式，更齊備！等會兒你進去看看就明白了。」

阿生眞是想不到，周主任會對他這麼好。

在衞星接收站裏面，出乎意外地，只有三個人在工作，其中一個是女性，可能正是剛才打電話去找周主任的。

這間佈滿儀器的衞星接收站，就在地下室的最頂一層，那些儀器看來都是最新式的電子儀器，差不多全部自動化。

一個男性控制人員向周主任報告：「根據雷達顯示，胡老頭小徑有密雲，有一枚氣象衞星發出奇怪訊號。憑我們手上的資料，無法了解。」

「電腦也無法查出根源麼？」周主任說着，已走到一副電腦前面。

那男子說：「氣象衞星來歷不明，電腦中沒有它的資料。」

「來歷不明的氣象衞星，運行軌跡如何？」周主任又問。

控制員答道：「我們發覺至今爲止，那枚衞星經常掠過南V與北V國的上空，不久之前發出了神秘訊號，目前我們在胡老頭小徑上的工作受到困擾。」

「有什麼困難？」周主任問。

「我們的客戶要求我們在該小徑上空製造雷電，以制止南V國軍機的濫炸，利便北V國軍隊沿該小徑進軍。但是，該股雲層的停留，令到我們必須重新考慮，因爲此時一經觸發雷電，會立即令到豪雨下降，以至直接阻延了北V國的行軍。」

阿生聽到這裏，心中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的「客戶」就是北V國。

聽那控制員剛才那一番說話，他們顯然想利用一種特殊導電儀器，引發雲層中的天然雷電，以圖阻止南V國的軍機施行轟炸任務。

周主任沉吟道：「讓我找北V國的代表商量一下。」回頭他又對阿生說：「你可以留在這裏，這個部門也同樣欠缺人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將來也可以留在這裏担任工作。」

周主任說完就獨自離去！

室內三名控制人員之中，最清閒還是那名女子。

她含笑向阿生點頭示意，意思是叫阿生不妨坐下來，不必呆呆的站在那裏。

但是，阿生只走她到身邊來，並沒有坐下。

阿生看見她的工作不忙，看來主要還是對外連絡，至於那二名男控制員，却來往於各電腦計算機與電子儀器之間。

那女子問阿生：「你是新來的？」

「是的，小姐貴姓？」

「小姓阮，阮清麗。」

「這好像是V國的姓名。」

阮清麗道：「是的，我是南V國出生的。你呢？」

「呂阿生。」

「歡迎你加入我們這組織。」阮清麗含笑盈盈地伸出手來，跟阿生握手。

阿生說：「你一定是老臣子吧？」

「是的，我在A國讀書，後來加入了這科學組織。」阮清麗又問：「你是周主任的貴親嗎？」

「不！只是巫師介紹來的。」

「巫師雖然欺神騙鬼，但是對我們非常有帮助，常常帶給我們大生意。」

「例如最近一宗是不？」

「是的。」阮清麗道，「北V國要進軍南下，必須老天爺的帮助，我們就是他們心目中的老天爺呢！」

阿生笑道：「但是這一次看來你們也遭到困難，只怕是神仙也沒有辦法。」

「放心好了，我們這裏有的是專家，難題很快就會迎刃而解。」阮清麗又說：「不過照我們這裏的觀察，北V國在他們本國國土之內，實際上已遭受到氣象戰爭之害，他們如果沒有我們的帮助，只有挨打！」

「什麼氣象戰爭？」

「就是利用天氣作戰啊！」阮清麗說，「A國協助南V國對抗北V國南侵，一度猛炸北V國國土以作報復。但是，爲了平息世界輿情，大家好像已經和解了。其實連三歲小孩也知道這是騙人的，任何一方面都損失得難以估計，豈可就此和解？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根據我們這兒的資料顯示，A國正利用他們先進的科學，對V國進行一場氣象戰。」

阿生故意問道：「何以見得？」

「最近北V國天氣變幻無常，大雨成災，便是最佳明證！」阮清麗笑笑說，「但是現在有了我們之後A國便頭痛了。」

「你們爲什麼要與A國作對？」

「我們絕不與任何人作對，只是爲了錢——有錢就可以進行我們理想中的計劃，所以誰給我們大量金錢，我們就爲誰服務！」

阿生說道：「換句話說，如果A國也給你們大量金錢，你們也一樣爲他們服務

嗎？」

「A國不會須要我們的，他們養有許多科學家。據我所知，遠在一九六三年，他們的中央情報局就曾經在南V國使用人造雨來鎮壓示威。看情形，經過十年來的秘密研究和改善，他們已經發展到利用人造衞星控制一切。」阮清麗又說：「我這麽說是有根據的，最近一批A國科學家曾致函他們的總統，要求解釋該國派駐南V國的軍隊，是否曾用改變自然天氣作爲一種作戰手段？但該國總統竟然不敢作正面答覆！」

「冷戰，熱戰之外，有細菌，心理戰和化學戰，就只有氣象戰爭，我是初次聽到。」

阮清麗笑了笑，說道：「這世界就是這樣，人類無法和平相處，否則他們互相合作研究，相信必可改變地球上的天然環境，開發資源。但是，他們寧願撥出大量預算去進行軍備競賽，而不好好在和平事業上謀發展。若說人類乃萬物之靈，我才不同意！」

「是的。」阿生也大有感觸，「到頭來自稱萬物之靈的，必會自我毀滅。相反，那些大自然的生物却可以和平共存，眞是一大諷刺！」

阮清麗說：「最近某些大國一連串的放人上太空，繞地球飛行，顯然也負有改變氣候的重大任務。但是他們不敢公諸於世，可惜騙不過我們。」

「這裏看來成立不久！」阿生往四下打量着。

「是的，所以我們這裏各部內普遍欠缺人手。」

「聽說經費也不充足！」

「是的，還好我們一班科學家志趣相投，不斤斤計較到報酬方面。」阮清麗說，「現在，我們須要機會，只要有機會讓我們顯身手，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們有這種控制自然氣候的本領，便不怕沒有錢！」

阿生聽到這裏，不禁呆了一陣。阮清麗剛才那一番說話，似乎隱藏着一項陰謀。她不敢明言，阿生也不敢多問，以免令她產生疑心。

× × ×

周主任匆匆由走廊上經過，轉進一間房裏去。

房間裏有燈光透出，這是查博士的辦公室。周主任說：「查博士，我以爲你睡了，不敢打擾你，想不到你仍留在辦公室裏。」

查博士看來也有六十過外，一副老花眼鏡溜到鼻樑的末端，鬚子斑白，頭上大部份的白髮亦告脫落。但皮膚紅潤，雙目烱烱有光，一看就知道是個有學識有修養的老人。

「我知道你要找我的！」查博士說，「助手剛才把我叫醒，我們發生一些困難，是不？」

「是的。」周主任道：「我本來也不打算找你，我原是要找北V國派駐我們這裏的代表談談，但經過這裏看見你這裏有燈透出，想你一定在着，所以順道入來看看。」

「爲什麼要找北V國代表商談？」查博士不高興地說。

「胡老頭小徑上空有密雲，我們原定的計劃可能受阻！」

「那是我們自己的事，與北V國何關？人家付了錢就要我們依期交貨，你想賴賬麼？」

周主任有些啼笑皆非，說：「不是賴賬，只怕如果依原來計劃製造雷電的話，不錯，A國和南V國的軍機是無法轟炸胡老頭小徑，但是，勢將大雨降臨，胡老頭小徑可能變成一條小河，又如何行軍？」

查博士一直沒有停止過他的工作，剛才他也一邊跟周主任談話，一邊整理着一些文件。現在他把一大叠文件挾在臂彎裏，對他的一名伺候在側的助手說：「去叫他們準備一下，我回頭就來了！」

助手應聲而下。

周主任道：「請問博士有何妙計？」

查博士一邊走出他的辦公室一邊道：「這是我們行動的第一個階段，不能受到任何阻難的。我要用無毒核彈射上天空，製造一股狂風。我看過了最新的氣象圖片，胡老頭小徑位處低壓地帶，那股密雲是人造的，可能又是A國特工的把戲，現在該是我們鬥法的時候了。我要製造一股狂風讓它吹向低壓地帶，把那股停留不動密雲吹散，甚至令戰機亦無法起飛！」

周主任提出警告道：「萬一狂風一發不可收拾，會不會影响北V國行軍？」

「放心吧！那是有限度的，小核彈所造成的狂風發生在較遠地區，但根據氣象衞星測繪出來的圖表，氣壓分佈形勢不會影响胡老頭小徑。無論如何，我們今次志在表現我們的先進技術，決不能作任何退縮！」

這時候二人已走到一間頗大的房間，裏面齊集了十多個技術人員。他們看見查博士和周主任一齊出現，也知道事不尋常。因爲他們一個是理行政的，另一個則是管技術的。

查博士道：「把導電飛彈和M十五型的無毒核彈一枚準備好，發射台上的所有發射架立卽作澈底檢查，發出緊急召集命令！」

周主任知道查博士是氣象科學家之中最出色的一員。遠在一九五九年，當颶風「海倫」正在肆虐的時候，一架飛機在「棕櫚堤」外五百哩的地方，冒險飛入風暴中心的平靜地區，並投下一個金屬圓筒。圓筒下落時放出了一個塑膠袋，瞬卽張開成爲一個直徑二十呎的巨型汽球，上面附有一個小型的無綫電信號播送機。

汽球一直停留在距地球六千五百呎的上空——颶風中心區域內。它的任務就報告風暴的位置和方向的變化，使地上觀測人員能够追踪該股颶風的行踪。

把汽球放上去不難，難在令它保持在距地球六千五百呎的上空。倘若太高時，自動調節器就會放出部份氣體，令汽球下降，如降得太低，另一種自動儀器又會把沙囊中的沙排出，使它升至適合的高度。

去年這項先進設計，查博士正是主要設計者之一。後來美國的「先鋒二號」被射上天空，担任「氣象眼」的任務，查博士居功至偉。

科學家深信：只要能够讓他們知道雲



層的大小和變化情況，就能作出較詳盡的預測。

他們須要四種關於空氣團的資料：它們的温度，壓力，水份（雲層）和流動情況（卽風）等。氣象衞星主要就是提供上述資料。

事隔十多年，近年發射升空的氣象衞星自然比前更進一步。因此，直接控制該等氣象衞星的國家，便可以作出較詳細而準確的天氣預測。其他友好國家的追踪站雖則看來可分一杯羹，實際上該等氣象衞星所負的秘密任務，其他國家是難以了解的。

查博士既是這方面的權威，他自然熟悉一切。

周主任看見他指揮若定，想從旁再提些意見，也不再開口了。

就在這時候廣播器播出：「周主任，請立卽回到辦公室來！」

周主任心裏奇怪，這時候還有誰來找他？內部的同事嗎？還是北V國的代表？還是……

他已無暇多想，匆匆趕返他的辦公室去。

周主任進入辦公室時，已看見巫師和他的助手，還有一名是這裏的年青科學家，三個人已在辦公室前面的會客室裏。

巫師一看見周主任就急不及待地說：「不好了！我們已經被奸細混了入來！」

周主任怔了一怔！他實在聽到一頭霧水。不禁問道：「什麼奸細？」

巫師說道：「有一位村民悄悄向我投訴，說那個叫阿生的人可能是國際特警，因爲有三名國際特警曾出示阿生的照片，向他查問曾否見過此人。無獨有偶，晚上我們返上山時，適值你們正在試製冬天，這班弟兄正在展開實地調查降雪的情形，我們同時發覺我家的看門狗倒在地上，牠後來被檢驗出是被一枚痲醉針射入肌膚之內，以致昏倒。並非由於氣候轉冷的緣故。由此種種跡象看來，我們這裏的安全顯然已成問題，起碼已有一名國際特警混了入來！」

周主任暗吃一驚，自言自語地說：「我早該想到他可能有問題。可能是給他的外表吸引住我，我一直覺得他樣子老實，生得聰明伶俐，絕不似是特工的人才。想不到……」

「周主任。」巫師急不及待地說，「事到如今，我們不能再猶疑了，趁他未動手，我們必須先發制人，把阿生扣押，同時，派人隨我外出，到鄉間把那三名特警抓來。」

「他們在那裏？」

「我家的狼狗很靈敏，牠甦醒之後，憑嗅覺帶我到一家農民住宅戶外，那兒果然有陌生人。但爲了避免打草驚蛇，我吩咐一位弟兄留在那兒監視，我立卽回來這裏找你商量。」

周主任咬一咬下唇，立卽跑進辦公室內，在辦公桌上的通話機中直接向保安組下達命令，一邊派人到氣象衞星接收控制室把阿生逮捕，一邊派出武裝人員陪同巫師外出！

巫師帶同他的助手到保安室去要人。

周主任則留在他的辦公室裏面，聆聽着那年青科學家的報告。

年青科學家說：「降雪的範圍只有數平方里，但效果出乎意外地好！」

「温度降到什麼程度？」周主任十分關心這件事，他顯然也是內行人。

「最冷的時候，達到零度以下。可惜我們原定計劃只是數小時的試驗，否則等到天亮時，相信許多地方都會結冰呢！」

「是的，這是試驗性質，不能把時間拖得太長，否則會把事情傳出去，可能越傳越遠，那就痲煩了。但是，能依原來計劃在天亮之前結束，鄉民只當作發了一場夢。」

那位年青科學家又說：「看今番的試驗結果，我認爲冬行夏令的試驗，也同樣可以獲得預期的成功。」

「好極了！」周主任拍拍那青年的肩膊，說道：「告訴弟兄們，大家都辛苦了，好好的休息去吧，一切留待明天醒來再說！」

年青人走了！

周主任步向保安組辦事處與氣象衞星控制室之間的走廊。

這時保安人員正逮捕阿生。阿生難免有點愕然，口口聲聲要見周主任，他發夢也想不到周主任出主意拘捕他！

爭持之間，周主任到了！

「是的，這是我的命令！」周主任扳着臉孔說：「阿生，你被逮捕了！」

「爲什麼？」阿生還是莫明其妙！

「別裝蒜了！你是一名國際特警，滲入我們組織的奸細！」

阿生心裏一凛！他的身份怎麼會洩露的？

阿生想起了，可能是他的證件被人拾獲，那是一份國際特警證件，任何人見到也會明白他的身份。因爲上面貼有他的照片。

阿生眞的是發夢也想不到，他的被捕竟然與他師父呂偉良有關。

× × ×

呂偉良，林愛莉和M市特警山巴等三個人，正在一戶農家作客。

這位農夫很客氣，他們執拾好一間小房，讓呂偉良和山巴睡在一起。

林愛莉因爲是女人，只好睡到孩子們的房間裏去。

他們預算在這裏渡過一宵，一切留待天亮後再作打算。豈料孩子們不習慣這種寒冷天氣，整晚睡不着覺，吵得連林愛莉也睡不着了。

林愛莉呆坐在窗前，偶然偷偷往外窺望一下，目的只想看看是否下雪！但是却給她無意中看見有個人影在窗外不遠處出現。

起初林愛莉還不大留意，後來越看越不對勁。鄉間地方雖則沒有街燈，但當晚却有點月色，林愛莉覺得那個人有點鬼鬼祟祟的，來回踱着方步，還不歇地看他自己的腕表。

每次當他要看時間的時候，都亮了手電筒，因此更加引起林愛莉的疑心。

林愛莉越想越覺得不是味道，她正在想着應該怎樣做，突然背後有人拍了她一下，把她平空嚇得一跳！

「嘻嘻，姐姐，怎麼你還不去睡？」

那是農夫的一個兒子，年紀只有十來歲。

林愛莉靈機一觸，拉着他到窗前一指：「你認識那個人嗎？」

孩子摸摸後腦，看完又看，還是搖搖頭：「他不像我們村裏的人！」

林愛莉更加覺得事情不妙。她正要走到外面去，打算喚醒鄰室的呂偉良，豈料呂偉良却像夢幻似的出現在她眼前！

林愛莉呆了一呆問道：「你怎麼會在這裏？」

呂偉良打了一個不要聲張的手勢，低聲道：「我正要把你叫醒，事情看來有點不妙！」

「是的，我也有這種感覺！」林愛莉說，「我們可能被包圍了。」

原來呂偉良也是因爲氣候太冷，加上地方陌生的關係，睡不着！不過他並非因爲看見那個人而起了疑心，而是由於那隻大狼狗！

呂偉良說：「眞奇怪！那頭狗可能已經醒過來了，爲什麼會出現在屋外附近？我認得牠，牠正是我們在山上遇見過，被我射中麻醉針的。」

林愛莉現在更加百份之一百感到事態不妙，絕對不是敏感。

她說：「快些叫醒山巴，我們可能來不及了。」

話猶未完，戶外又傳來了陣陣狗吠之聲！

山巴實際上一直未睡，他看見呂偉良走出房外，已經留心傾耳細聽。鄉間地方，廳房之間只不過用一些薄板竹枝隔開，因此呂偉良和林愛莉剛才的說話，他已經聽到了。

山巴爬起床，望向窗外，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嚇得一跳！

原來那邊路口已見人影幢幢，迷濛月色之下約畧一看也有十多人以上。

山巴立刻把情形告知呂林二人。

呂偉良說：「我們來不及向主人解釋，快由後門撤退！」

憑他的經驗，不難想像得到：一定是大狼狗憑嗅覺帶路，巫師再召人前來圍捕他們三人。

他們沒有喚醒主人——那雙農人夫婦。三個人匆匆由後面跑了出去！

他們心裏正慶幸及時發覺，否則便可能變成甕中之鼈！

豈料黑暗之中突然有人大喝一聲：「不要動！」

與此同時，那邊一條大狼狗已飛撲而至！呂偉良不假思索，鐵杖一揮，挑，撥，撩，打，連發幾招！登時將那頭大狼狗打得頭顱開花！倒斃地上！

特警山巴與林愛莉二人也在吆喝聲中，不約而同地雙雙滾過一旁！

在翻滾中，二人援連扳動機掣，一連開了幾槍！子彈朝住黑暗一角發射過去！

他們的動作快得直如閃電，站在那邊屋角企圖制止他們離去的人根本沒有機會開過一槍，就此倒在地上死去！

山巴本來就有一支配槍，林愛莉所使用的正是在巫師家中搜出的槍械！

槍聲立刻驚動了馳援中的人，紛紛持槍趕來截擊！

一時間槍聲卜卜，把睡夢中的村民驚醒；他們無法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居住在這帶的村民都經常可以聽到這種突如其來的槍聲，唯一不同的只是很少這麼接近和吵鬧而已！

原來這北部一帶鄉村，除了經常有人走私販毒之外，還常常出現一些武裝游擊隊，他們與政府軍警往往在附近發生槍戰。因此槍聲對村民來說，絕對不會感到陌生的。

對方足有十多人，手槍，自動步槍之外，還有手提輕機槍！呂偉良，林愛莉和山巴等三個人已在混亂中失散了！

要不是那傢伙剛好在監視中巡邏到這屋子後面來，呂偉良等人也許可以靜悄悄地就此溜掉！但是槍聲一經響起，巫師帶來的人已知道事情不妙，立刻分頭兜截！

時在黑夜，鄉村的屋宇絕不像市區那麼齊整，林愛莉和特警山巴二人持槍向着相反的方向逃去；一個逃入村中，一個逃往郊外！

只有呂偉良，他從來不喜歡帶槍，半生人闖蕩江湖，就只憑了那一支鐵枴杖；這時仍不例外，當他瞥見一名大漢彎腰持槍衝前時，立即毫不考慮，舉杖按掣，「卡察」一聲，射出麻醉銀針，朦朧月色下，但見一條人影栽了下去！

緊隨其後的一名槍手仍不知機，急衝而上！

呂偉良看得老準，躲在一處屋角的陰影裏，扳動機掣，麻醉銀針又令到那傢伙在無聲無息中倒了下去！

呂偉良正慶幸未遭毒手，反援連得手，反身就想朝住村外逃去！

豈料就在他剛轉身的刹那間，不及五尺地方站了一個人，他正舉槍瞄準呂偉良；呂偉良雖然無限震驚，反應却保持一貫的敏捷！

人剛往斜裏躍出，這邊已是「砰」一聲槍響，子彈就射在呂偉良剛才站立的地方。若以時間計算，呂偉良只要遲了百份之一秒，他的頭顱也要開花！

呂偉良明知他處境惡劣，對方一擊不中，下一槍絕不可能再失手；幸運之神不會永遠降臨在他一個人身上的。

因此，他必須趁住對方下一槍未瞄準他之前，採取行動！

只見呂偉良就地一滾，飛身彈起，鐵杖橫揮，看他那幾下輕巧敏捷的動作，渾身上下就好像裝上了彈弓一樣。

說時遲那時快，那支手槍剛擺過來，已被呂偉良的鐵杖擊中，手槍墮地，那傢伙在驚愕中被呂偉良揮拳痛擊！

呂偉良無意取得絕對性的勝利，他也明知除了這傢伙之外，還有許多同黨，而且轉眼之間便會趕到助陣，因此呂偉良不敢怠慢，反手揮杖，就想將那傢伙擊昏，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幾支光柱投射到呂偉良的身上來！

呂偉良像是觸了電一樣，呆在那裏！光柱是由幾支强光手電筒發出的，直把呂偉良照射得無法可以把眼睛睜大！

同時有人高聲提出警告：「不要再逞强了！你已被包圍，再一動我們就開槍殺了你！」

呂偉良知道這不是說說而已，對方有的是眞槍實彈，他唯有舉手投降，任得對



方處置！

林愛莉在閃閃避避中，逃進村內，巫師帶人步步緊迫，林愛莉只能且戰且退！

許多村民在睡夢中被卜卜槍聲吵醒，嚇得緊閉門戶，因此林愛莉企圖躲進一些人家裏暫避，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林愛莉那支手槍只有數枚子彈，很快就發射清光；巫師看見她把空槍拋出，立即下令各人停止轟擊！

林愛莉也投降了。除此之外，她簡直沒有其他辦法可想！

現在就只有特警山巴下落不明。他是逃往村外的，不知道能否僥倖逃出重圍！

× × ×

在南V國境內，有一條經常被武裝游擊隊利用的小徑，人們習慣用了叫它胡老頭小徑。

援助南V國作戰的A國軍機，經常轟炸這條被游擊隊視作生命綫的供應路綫！

自稱爲游擊隊的實際上是來自北方的北V國正規軍，他們裝備新式，坦克大炮之外，還有地對空火箭，唯一欠缺的只是飛機。而A國派出的高空轟炸機，往往高至令到地對空火箭亦無能爲力。

相反，A國的高空轟炸機由於裝置有準確無比的紅外光瞄準器，無論天氣如何惡劣，甚至在夜間，也同樣可以在高空命中地上的目標！

這世界本來就是一個大騙局，政治家更加習慣了爾虞我詐！在南北V國的戰爭中，各大國均爲本身的利益而爲雙方撐腰，但一經談判妥協，據說A國已退出了戰局。可惜局面並不會因此而和平，二十多年來的戰爭仍在持續！

唯一不同的，只是有人由台前走到台後；也有人由台後跑到台前去，如此這般而已！



呂偉良凌空翻躍，鐵杖橫掃，把對方手槍擊飛。

據說那些戰機就是改由南V國空軍所操縱的。

最近北V國須要給南V國境內的游擊隊大量補給，因此須要取道胡老頭小徑南下。但是，A國與南V國的情報人員已接到消息，不知是老天爺助他們一臂之力，還是科學特工在作怪，這幾天以來的胡老頭小徑的上空佈滿了雲層，以致正在南下的運輸大隊担心在未來幾天中大雨滂沱！

想不到就在這時，北V國滲入南V國境內的情報人員竟然接觸到一些人，他們毛遂自薦，自稱有辦法可以控制天氣；這班人當然就是那位巫師和周主任他們。

現在一場氣象戰爭實際上已是展開！

查博士發射的小型核子火箭曾製造了一股風暴，南國的天氣本來就是炎熱的，經常在各地出現一股股的低氣壓。因此他們利用天然氣候，加上科學壓力，這在一般人心目中認爲困難的事情，實際上就變得簡單了許多。

狂風吹向胡老頭小徑的上空，一切就像查博士所預料的一樣，氣流的方向不變，狂風如期將積聚在天空上的密雲吹開！

小雨在所難免，但大雨却因此下不成了！

無論天氣如何變幻，南V國空軍因爲相信他們的情報不會出錯，所以依照了原來計劃出動，進行高空偵察和轟炸！

但是，護送運輸大隊的北V國火箭雖然對高空飛行的戰機無能爲力，幾枚神秘的火箭，在天穿中自行爆炸之後，却令到高空之上雷電交作，把機師們嚇得胆戰心驚！

戰機紛紛飛返基地，將實情向司令部報告。情報人員則拆去高空攝影機，取出菲林底片沖晒。配合了機師的報告，很快就發覺問題出在那些神秘的火箭。

因此他們初步懷疑，這可能是北V國的秘密武器。

在另一方面，A國情報局已拍來密電，要駐守在南V國境內的特務們，趕往T國，會合他們派駐T的特工們到北部一處森林地區調查。

原來他們的氣象衛星和間諜衛星，已經很快就查出了製造風暴和雷電的火箭，均由該處森林中發射上天空！

如果有記者去問A國國防部，他們究竟有多少枚人造衛星是軍事用途的？他們的發言人只可能給一個答案，就是：無可奉告！

如果有人問：究竟有多少枚人造衛星經過南V國一帶那幾個小國的上空？答案保証又是一樣——無可奉告。

但是，他們的科學家有許多是不喜歡隱瞞事實的，因此在許多最新的科學文獻中都有記載。假如他們的科學家不說謊，幾乎每一分一秒都有衛星在該等小國的上空掠過！

每個衛星因大小不同，飛行角度不同，所處高低不同等等，故此每繞地球一周的時間也不同；有些須要數小時，有些僅須一兩小時而已。

姑勿論在宣傳名目上說什麼「和平用途」，實則都是異途同歸，每一枚人造衛星所負的任務，完全是爲發射國的安全利

盆着想。百份之九十九是軍事用途的。

因此，查博士他們的秘密發射，很快就被A國的人造衞星網發現了。

這是查博士意料不到的事。他雖然了解到A國科學發達，但是這幾年來他一直與一班志同道合的科學家躲起來埋頭研究如何可以控制天氣，製造氣候，從來沒有想到A國會爲了那幾個小國，而靜悄悄地把那麼多的大小衞星發射上天空，展開連綿不絕的凌空交替監視。

南V國空軍停止轟炸胡老頭小徑的消息傳來後，周主任歡喜若狂地向查博士握手道賀：「博士，恭喜你！我們終於成功了！」

查博士撚鬚微笑：「這只不過是小試牛刀，下一步才是主題曲啊！」

「是的，我已下令各部門做好準備。我們要先向鄰近幾個小國開刀！等到我們財力足够，就會把基地遷到海上去，那時一些大國也須要向我們奉獻！」

「我們的計劃一定可以逐步的實現，因爲任何國家也無力與天氣作戰；任他們擁有幾百萬强大無比的軍隊，任他們擁有强大的核子武器，試問如何抵擋得住豪雨成災？如何抗拒風雪的侵襲？到了各大小國家紛紛向我們求饒時，我們便是這個世界的眞正主宰了。哈哈……」

查博士得意洋洋地笑了！周主任也笑了！

就只有被囚禁在牢中的呂偉良等人，心情剛好與他相反！

呂偉良，林愛莉二人先後被巫師帶去的槍手擒獲，帶回來這裏經過一番拷打，審問之後，想不到，又在痛苦中會見了阿生。

阿生也成了階下之囚，毆打迫供是難免的事。幸好一連串的秘密發射火箭行動，令到這裏面的人都忙不個了，否則他們所吃的苦頭可能還不止於此！

阿生把他的發現告訴呂林二人，呂偉良至此才明白天氣反常的緣故。原來巫師並非先知，只不過是這秘密組織的一員而已。

他們所以利用巫師，主要還是由於他在鄉民中的地位；鄉民把他奉爲神聖，一切聽了他的話，自然不敢亂闖，這裏的秘密也就不容易被發覺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不知道M市特警山巴有沒有逃脫，還是已經死在巫師等人的亂槍之下。然則，他們不能在這裏坐而待斃啊！

於是三個人又靜了下來——他們要靜靜的想辦法逃出去！

林愛莉嘆着氣，倚着那度鐵門而坐。這是一間密不透風的囚室，只有牆壁高處有一排透風的小孔，此外便只有鐵門上有個可以在外面開關的小門。但是呂偉良等三個人，現在他們身上除了衣服之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

呂偉良那支鐵枴杖已被人取去，義腿裏面本來經常藏着一些儀器，大可利用它作爲「越獄」之用，但是這時亦已被人檢走！因此這三個人現在正是手無寸鐵！

還好每個人都有個腦袋，湊巧這三個腦袋都不錯，起碼他們肯去想！

林愛莉就在寂寂無聊中想出了一個辦法來：當時她正玩弄着頸項上一條金項鍊——那是白金製成的，墮着一個白K金製成的相盒。

林愛莉霍然站了起來，對呂偉良師徒二人說出了她的計劃，他們也認爲可行。

林愛莉單着眼睛從門罅縫中外望，外面有個人在走廊上來回巡邏！她回頭一望，呂偉良和阿生已失了踪；當然，他們師徒二人並非逃了出去，也不是懂得什麼隱身術。只不過縱身往上跳，用手攀住牆壁上的一些通風小孔而已！

「嘭嘭嘭……」林愛莉輕輕敲擊着那扇鐵門！

門外一名大漢果然聞聲過來，打開小門望下來，林愛莉這時也失了踪！其實她只不過雙足運勁，讓身體支持在門框凹入處的牆上。

門外大漢也明知他們三個人不可能逃出這裏，所以在小門上到處往室內張望，人是不見了，却看見一個白金墮搖搖擺擺的在眼前出現，同時有一種神秘聲音傳出——那是迷你女賊林愛莉留加時學到的催眠咒語！一個叫霍根的魔術師教給她的！

據說，越是責任心重的人，越容易受到催眠。門外大漢就是因爲太過担心三俠的行踪，終於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林愛莉的催眠！

假如使用暴力，對門外大漢打一拳，刺一刀，他這時可能栽了下去！但是催眠術就不同，林愛莉不但令他依舊站在那裏，還可以在確定對方接受了她的催眠之後，命令他將鐵門上的鎖匙交出來！

催眠術在本世紀以來，已經不再是什麼神秘莫測的「妖術」，許多醫學上也在普遍應用。那些所謂「咒語」，也只不過是一種吸引對方注意的說話和命令！

那名大漢的精神完全被林愛莉控制了，呂偉良和阿生看見妙計得逞，也先後跳了下來。用鎖匙將鐵門開掉之後，林愛莉又再命令那大漢帶着他們跑向出口處！

大漢完全失去了主宰，只知道接受一個人的命令去做事！

沿住走廊，三俠明知必然會遇上一些人；他們的目的但求先行離開這裏，避免得過也不想引起別人的注意。因此，他們儘管命令那名大漢走在前面，但三俠却往往利用一些彎角凹陷之處躲避起來，以免讓一些迎面而來的人看見他們。

那些迎面而來的人實則已經感到奇怪，因爲其中有些認識那名大漢的，但他們碰頭時，大漢却木口木面地佯作不識。他們却不知大漢已受到催眠！

很快到了出口的閘門，保安人員離遠已經見到那六漢走起來，只是在彎角處稍爲站立一會——其實當時他只是接受林愛莉的命令！

現在他一步步地走過去了！

守閘的保安人員感到驚奇，因爲他不但認識那大漢，還知道他當時被派往囚室。及待他走近時，看見他目光呆滯，更加有了戒心！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那大漢已掄拳而上！要不是守閘員早有準備，被他命中這一拳的話，勢必倒地重傷。但現在他僅可避過一記重擊，立即按動了警鈴，驚動其他人等！



三俠躲在彎角處看見這情形，立即想衝出去，但是，回頭已看見數名保安人員持着手提機槍衝向閘口那邊！

呂偉良眼看功虧一簣，急忙偕同林愛莉和阿生拐進另一條走廊；但走廊那邊又傳來雜亂步聲，他們迅速閃進了一間房間中去！

還好，這間房暫時沒有人。再看清楚，玻璃牆壁後面，是一座可以升降的龐大機器，燈光熄滅，裏面沒有人。

呂偉良由通道繞進去，發覺那兒的高度超過了二十英尺以上，與地下室其他房間顯有不同之處。

在這龐大的地下室內，有許多機械可供三俠思索；他們初步懷疑這是一個秘密的火箭發射台！

呂偉良的鐵枴杖被他們繳去了，義腿亦已拆掉，因此他現在是跛了足的，一直由阿生扶持着走路，但現在進入這裏之後，這裏實在有太多鐵棒可供他選擇使用，那是現成的枴杖！

阿生是個鬼靈精，對許多事物可以說稍有認識，決不是什麼專家，但他頭腦靈活，因此當他看見室內一些機器可以移動時，便轉進一間控制室去！

控制室內佈滿了儀器，透過玻璃間隔，可以瞭望那邊自頂至踵的情形。阿生試按動幾個按鈕，再參閱簡單字母的說明，終於給他找出了升降台的按掣了！

阿生叫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坐上升降台上，他扳動控制按掣，升降台果然緩緩上升，直透頂端！阿生因爲行動方便敏捷，一經按掣，他便飛奔至升降台下，一躍而上！僅可攀住邊緣部份，由呂林二人合力將他揪了上去！

升降台眼看到了頂端，但那個可以開合的拱型裂口還未打開。呂偉良和林愛莉都難免有些担心起來！只有阿生因爲看清楚了操縱儀器，明知當升降台抵達極端時，那鋼門就會自動打開！

果然，升降台還差三尺左右便到頂端，那度活動鋼門便裂開了！

外面已是午間時份，陽光普照，令人感到有點耀目。

升降台一直還要上升，但三俠看見目的已達，紛紛一躍而下！

四周是叢林地帶，就只有升降台要通過的小部份地方的樹木被伐掉了。

升降台是要來護送火箭上來發射的，也就是A國人造衞星發現的可疑地點；因爲衞星上的儀器曾發現有幾枚火箭由這叢林中射出！那並非一般作戰用的小型火箭，其中一枚甚至儎有核彈頭的，自然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三俠剛躍至地上，升降台底下已傳出吵鬧人聲——他們已發覺了！

保安人員紛紛由幾個隱蔽的出口處衝出，三俠眼看又陷於重圍，豈料一陣密集槍聲，倒地的竟然就是那些保安人員！

呂偉良等人聞槍聲而胆喪，早已伏了下來；但是，那邊傳來的廣播聲浪，跟隨住槍聲的停止而傳了過來！

廣播是透過擴音器的，有人揚聲向秘密基地內的人招降！

實際上他們的確已被包圍了，來者是多方面混合而成的特種部隊，包括了A國情報局的追踪人員，這秘密基地的發現，主要還是靠他們憑衞星拍回來的圖片去追踪。

此外還有國際特警，M市警方，T國軍隊等等不同的部門。

原來M市特警山巴並未在混亂中被殺，而且憑他認識當地情況，最後還與他的上司乃彪等人會合。當時乃彪正帶隊與任如重等人到處找尋綁架阿生的歹徒下落。

在另一方面，由南V國派來的A國特工已與派駐T國的特工人員會合，配合了T國軍警，依照人造衞星所提供的資料，找尋到這座神秘森林來。於是乃彪和任如重等人就在這附近與他們會合！

大批A，T兩國的陸空軍將這座森林嚴密包圍，周主任與查博士等人眼看大勢已去，也只有俯首稱臣！

但是，廖申雄的部隊，也就是綁架阿生的人——四爺他們，一直下落不明。

T國軍警雖是四出緝捕，還是無法把他們捕獲。

還好廖申雄並未被他們救出，至今這一代毒梟仍在秘密審訊中。

三俠安然脫險，巫師的眞面目亦已揭露，讓迷信的鄉民有所警惕！

但是，令呂偉良等人感到驚奇的却是：T國軍方發表的消息，只是指出那是一個「游擊隊的秘密基地」，對於氣象戰爭的事提也不提，爲什麼？

後來他們得自任如重那方面的消息，據說周主任與查博士等一羣氣象科學家已被秘密解往A國去！至此他們才恍然而悟！

記得二次大戰結束後，德國許多火箭專家也被一些大國——戰勝國帶走！那麼，這一批氣象學專家會不會成爲他日各國氣象戰的主角？那就只有天曉得！

——完——

兩期完俠情恩仇故事

東方雄風·文 盧令·圖

# 七殺劍(上)

## 殺人求絕藝 驗屍中劇毒



黯濛濛的深夜！蒼穹沒有月，也沒有星星，就像潑了濃墨一般，漆黑黑的可怕極了！

郊野，亂草叢生，一片荒凉，天還淅瀝淅瀝地飄着細雨。

荒烟蔓草中，卻屹立着一座高高的石碑！

石碑上，赫然寫着：「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語氣間，含有濃濃的殺機！

這就是一代梟雄，流寇張獻忠在濫殺無辜黎民之餘，親筆所立的七殺碑。

細看石碑，上面七個殺字，已被人以一種絕高的掌法，抹掉六個，祇剩下最後一個「殺」字，在黑夜裏，尚猶耀眼刺目，煞氣濃厚。

雨下得更密，夜也更深！

突然，從茫茫的黑夜遠處，閃起一縷人影，疾逾鷹隼地縱向七殺碑前。

那人身穿黑色的密扣勁衣，腰繫緞帶，足登薄底快靴，長得眉清目秀，年紀不過在二十歲左右，可是眉宇間却含着濃濃的殺氣。

這少年身揹一柄長劍，左手赫然提着一顆人頭，血淋淋地還在淌血，顯然是剛從人的身上砍下的。

他挺身縱至七殺碑前，驀地翻一個觔斗，右掌從石碑上輕輕一拂。

刹那間，揚起一片石粉，最後的一個「殺」字，就不見了。

少年輕巧的在半空中一旋，身如飛絮，美妙又疾快的往東逸去。

片刻，少年奔到一座峯巒叠嶂的山前，轉過山峯，登時現出一個山洞，他毫不遲疑的提着人頭走進洞中。

山洞裏很暗，可是對少年來說，却不覺得什麼可怖，因爲他已來過六次，山洞裏的情形，就算閉着眼睛都可以摸個一清二楚。

他剛剛進洞，裏面就傳出蒼老的聲音，問道：「你殺了玉面書生羿浩嗎？」

少年提起手中人頭，揚一揚道：「喏，這不就是羿浩？他是第六個死在七殺劍下的人。」

洞中漆黑，可是說話聲音蒼老的老人，却把少年的舉動，看得很清楚，道：「那是羿浩的頭……」

少年把羿浩的頭顱摔到山洞的一角，那裏還有五個人頭，有些已經枯乾，有的也開始腐爛了。

連羿浩在內，半年來，少年替洞中老人殺了六個人，可是洞中老人也教他一柄魔劍——七殺劍，還傳授六招神奇的劍術——七殺劍法！

少年和洞中老人，在進行一件稀奇的交易，少年每一次替洞中老人殺死一人，後者就傳授前者一招七殺劍法。

相傳張獻忠本性殘酷，嗜殺暴戾，在立了七殺碑後，網羅天下一百名鑄劍名師，打造了這一柄七殺劍；他更聚集了一百名當代用劍高手，創出七殺劍法，這七殺劍法雖然僅有七招，但招招含有深奧詭異的玄機，神奇無比，連貫使出更是變幻萬千，具有無比的威力。

十年前，張獻忠在鳳凰坡猝遇清兵，在亂軍中，身中流矢墮馬而死。

可是江湖上傳言，張獻忠並沒有死，中箭墮馬的祇是他的替身。

張獻忠的生死成謎，可是江湖人物所關心的並不是他的生與死，而是他留下的七殺劍法。

祇要能獲得七殺劍，並練成七殺劍法，就可以睥睨天下，以劍術稱霸武林。

少年現在已獲得七殺劍，同時練成六招劍法，他急於知道洞中老人最後要殺的是什麼人，以便能學得最後一招七殺劍法，當即問道：「快說！你最後要殺的一位是誰？」

洞中老人道：「別急，你一共替老夫殺了六個人……」

少年道：「魔掌蕭冰，河洛雙鬼諸葛忌人，諸葛忍人，媚娘子，虎頭刀狄邊雲，玉面書生羿浩……」

洞中老人道：「不錯，這是六個可惡而該殺的人，不過老夫也傳授了你六招七殺劍法，殺氣雲騰，殺風狂颷，殺動山河，殺聲驚魂，殺天震地，殺煞電閃……」

少年冷哼一聲，道：「可是，那七殺劍法要是少了最後一招殺伐雷鳴，威力就要大大的減少。」

洞中老人道：「所以你急着學這最後一招？」

少年冷峻的道：「不錯！」

洞中老人道：「小子，你叫做什麼名字？」

少年道：「這好像不在我們交易的條件以內，正如你也不願意將姓名告訴我一樣。」

洞中老人被他說得一時口結，久久沒有回答。

少年却又說道：「其實我早就猜到你是誰了。」

這句話使洞中老人大感驚訝，問道：「你認爲老夫是什麼人？」

少年道：「一代梟雄流寇張獻忠。」

洞中老人怪笑道：「你猜錯了，張獻忠早在十年前，就死於鳳凰坡了。」

少年道：「但傳言說，那祇是他的替身罷了。」

洞中老人悽然一笑，道：「傳言之說

，怎可盡信呢？」

少年問道：「那麼你到底是不是張獻思呢？」

洞中老人道：「這個也不是我們交易的範圍，恕老夫不能回答你。」

少年劍眉一揚，心頭有氣，暗道：「有一天，我會揭開你的眞面目的。」嘴上却問道：「你快把第七個要殺的人說出來吧！」

洞中老人道：「老夫最後想殺之人，比起前面六位的武功要高出許多……」

少年一怔，繼而問道：「難道七殺劍勝不了他？」

洞中老人道：「七殺劍當然可以制服他，不過此人陰險狡猾，不能單靠武功，還要智取。」

少年聽得心煩，打岔問道：「是不是絕代梟雄龍霸天。」

洞中老人道：「胡說！」

少年以一種疑惑的口氣，道：「你想殺的既不是黑道魔頭，難道是俠名甚著的劍王勾仁峯嗎？」

洞中老人道：「也不是！」沉吟一會兒，忽然反問道：「小子，你學了七殺劍法，想幹什麼？」

少年說道：「這個，我沒有奉告你的必要。」

洞中老人道：「好好，老夫不問。」

少年道：「你快說罷，我沒有心情跟你磨菇！」

洞中老人道：「好，最後要殺的這人就是風雲客司徒文！」

少年一聽之後，臉色大變，問道：「什麼？風雲客司徒文？」

洞中老人斬釘截鐵的道：「不錯，就是他，司徒文！」

少年也斬釘截鐵的道：「我不幹！」

這一下倒大出洞中老人意料之外，他驚訝的問道：「爲什麼？我們六次都合作得很好，這是最後一次，你爲何忽然不幹了？」

少年吼叫道：「我不幹，不幹，說不幹就不幹……」

洞中老人陰笑一聲道：「你沒有理由不幹的，可不要忘記我們的約定。」

原來，他們兩人約定在先，若有一人毀約，就要被對方殺死。

少年挺身走上兩步，道：「你殺了我好了！」

洞中老人問道：「司徒文陰險狡詐，暗中行惡，你殺了他……」

少年厲喝道：「閉嘴！我不許你誣蔑他！」

洞中老人愕然的問道：「難道司徒文會是你的親人？」

少年道：「不錯，告訴你，他是我的義父，撫養我二十年，並且傳授我一身武功！」

洞中老人恍然一哦，接着嘿嘿冷笑兩聲，道：「原來如此，但你要知道，一位大奸大惡的人和一位大智大勇的人，往往是很難分辨得清的。」

少年道：「我義父心地善良，待人誠懇，從不仗恃武功欺人。」

洞中老人緩緩的道：「可是他却重重的傷了老夫的心，使我忍辱含垢二十年之久……」

少年道：「你們之間的仇恨，難道不可化解嗎？要是理虧在我義父，我願代他向你賠罪。」

洞中老人沉聲道：「前面六個人，老夫還可以放過，唯獨司徒文是萬萬不能輕易饒恕的！」

少年道：「你必須置他於死？」

洞中老人道：「不如此，怎能消除老夫二十年的心頭積恨。」

少年道：「那麼，你就殺了我好了，我絕不能幹此無情無義的事。」雙目垂下，默默的站着。

「好！」洞中老人喝聲中，一道强猛絕倫的掌風，已捲襲而至。

少年已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瞑目站立，等待死亡的來臨。

忽然，那道掌風急速的倒捲回去，只聽洞中老人大笑道：「好小子，果然是一副剛强的脾氣！」

少年雙目一睜，問道：「你改變主意了嗎？」

洞中老人叱聲道：「誰說的，老夫說一不二，一經決定，決不改變！」

少年頹然喪氣，悶悶不語。

洞中老人接着道：「這樣好了，老夫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少年忽然打岔道：「你願意將『殺伐雷鳴』這一招，先教給我嗎？」

洞中老人道：「可以，你小子個性雖然剛强些，但老夫念你爲人誠懇坦白，現在先不殺你，老夫願將七殺劍法的最後一招，傳授給你，然後限期一個月，假如你不忍殺了司徒文，一個月後再回到山洞裏來，讓老夫殺了你！」

少年道：「假如一個月以後，我不回來呢？」

洞中老人狂笑一聲，道：「這個老夫已經想到，在我傳授你『殺伐雷鳴』之前，你必須先服下一粒藥。」

少年道：「這粒藥，想必是會在一個月後發作，我如不守諾言，就會被藥毒死，對麼？」

洞中老人道：「對，你很聰明，猜得一點都不錯。你如在一個月內取來司徒文的頭顱，老夫自然會給你解藥。」

少年暗忖道：「與其現在就死，倒不如等一個月以後再死，教我殺了義父，那絕對是不可能的。但我却可以利用這一個月的時間，救出我的生身父母，到那時候，縱然毒發而死，也不足爲惜了。」

主意既定，當下回答道：「好罷！毒藥在何處？」

洞中老人道：「你退後三步，山壁的凹處，就放着一粒藥丸。」

少年依言退後三步，果然摸到一粒藥丸，立刻含入口中。

洞中老人突然陰險的笑了起來。

少年吞下了那藥丸，說道：「你笑什麼？」

洞中老人道：「你不要使詐，把藥丸含在口中，那是騙不過老夫的！」

少年早將藥丸吞下，却見他如此猜疑，不禁憤怒的道：「假如你不相信，你來察看好了！」

洞中老人一怔，然後道：「你眞的早



就吞下藥丸嗎？」

少年道：「那種有欠光明，陰險狡猾的事，我是不屑於去做的。」

洞中老人讚美道：「好個光明磊落的少年，老夫此生算是開了眼界。」

少年道：「你自己使盡心機，却又不相信別人，當然要處處懷疑猜忌了。」

洞中老人道：「老夫早年就像你的個性一樣，可是到頭來却吃盡了許多暗虧，使我不得不處處提防，步步爲營。」

少年不以爲然，轉口道：「我已服下你的藥丸，請你快傳授『殺伐雷鳴』那一招吧。」

洞中老人道：「好，我們仍然按照前六招的方式傳授，老夫口授劍訣，你自己領會比劃。」

少年於是抽出背上的七殺劍，劍一出鞘，黑漆漆的洞中，利時射出一片刺眼的劍芒。

洞中老人道：「氣定神凝，上吐元嬰，氣走三花……」

少年照着口訣去做，祇覺得元神與劍氣相結合，手中一柄七殺劍似成爲他身體的一部份，只覺劍尖凝聚着一縷殺氣——一縷極濃重的殺氣！

可是洞中老人却沒有教他如何揮劍，出手傷人的絕招。

洞中老人似乎看破他的心思，道：「這一招『殺伐雷鳴』和前面六招完全不同，前面六招必須要出劍才能傷人，可是『殺伐雷鳴』却不必要出手。」

少年道：「我不懂，劍不出手，又何能傷人呢？」

洞中老人道：「老夫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曾聽人家說不怒而威，兵不血刃的話嗎？」

少年幌然大悟的道：「我知道了，你是說要能做到不戰而屈人心志嗎？」

洞中老人道：「正是，七殺劍是絕代寶劍，比起干將莫邪，尤勝百倍，祇要你能貫注元神附於劍身，那種劍氣自如雷動，可以震懾敵人的心神，最後使他心潰志喪，鬱結而死。」

少年道：「眞有這樣神奇的劍術？」

洞中老人道：「假如不能這樣，還配稱亘古未有的劍術嗎？你如不信，勤練三天，老夫再教你一試。」

於是，少年就在山洞中，按照劍訣苦練。

他覺得這一招「殺伐雷鳴」比前面六招要難得多了，那前面六招，每一招不過祇花了他一天的工夫，就練得十分純熟，可是這一招「殺伐雷鳴」練了兩天，元神還是難以完全聚斂在劍尖上。

到了第三天，少年才能提聚眞氣，附在劍尖上。

洞中老人把他叫到山洞裏，道：「成了，七殺劍法你已經練成，不過這後一招殺伐雷鳴，却祇有三成火候，以後還要多加練習。」

少年道：「我仍然不敢相信，這樣就能屈人心志，喪人生命。」

洞中老人道：「你到洞外對着天上的老鷹試試！」

少年走出山洞，抱劍凝立，按照劍訣而行，凝聚元神眞氣運於劍尖之上。

果然一隻正從空中飛過的巨大的老鷹，陡似被箭射中，直墮下來，落地而死。

少年收起七殺劍，走過去拾起老鷹，察看鷹身，竟找不到半點受傷的痕跡，這時才相信洞中老人的話。

他走進山洞，洞中老人問道：「你相信老夫的話了罷？」

少年道：「唔，果然不凡。我也要走了！」

洞中老人道：「一個月後，不管你殺了司徒文沒有，老夫希望你一定再來此山洞一趟。」

少年點頭道：「你放心，我就是死，也會死在你的手中。」說着，閃身出洞。

旭陽的晨暉，正照射在他的身上，一縷長長的影子，很快的滑過山邊……

那份輕功快得驚人。

一個時辰以後，少年已到了成都縣城外十來里的一處荒郊。

郊野，雜草叢生，還有一片密茂的樹林。

少年宛如一縷輕烟，投入林中，來到一座草茅所蓋的簡陋竹屋之前。

他推開破陋的木扉，穿身而入，喊道：「義父，義父！」

屋內空空的沒有人影，可是床上被褥零亂。

少年發現竹桌木椅，有刀劍砍刺的痕跡，心頭不禁一震，一縷不祥的預兆，閃過腦海。

他大聲喊道：「義父，義父！」

依然沒有回音，少年驚奇的衝出茅舍，轉到屋後，不由得看了滿心震驚，兩行熱淚簌簌撲下，趨前跪倒，哀聲的叫道：「義父！」

原來，屋後有一座新墳，墓上立了一個石碑，寫着：「風雲客司徒文之墓。」下欵寫着：「過路人立」。

從墳墓的樣子看來，司徒文的死，大概不會超過三天。

少年痛哭了一會之後，才站起來，拭乾眼淚，暗忖道：「什麼人殺了義父呢？難道會是洞中老人嗎？」

但很快的，這份疑念，隨即被他否決，因爲他想到，要說是洞中老人殺的，他又何必拐彎抹角的傳授自己七殺劍法？要自己來殺死義父風雲客司徒文？

那麼到底是誰殺死了風雲客司徒文呢？唯一的線索就是埋司徒文的人了，可是「過路人」又是誰呢？人海茫茫，到何處去尋找這位好心的「過路人」呢？

少年悲傷萬分，二十年的相聚，司徒文不僅是他的義父，而且還是傳授他武功的師父，情深似海，比起生身父母猶有過之。

一年前，司徒文告訴他，並非是他的親生父親。

少年追問自己的身世，司徒文說道：「現在，我不能告訴你。」

他問道：「爲什麼？」

司徒文道：「因爲你的仇家，武功絕高，以你現在的武功，還是救不了你的父母。」

因此，司徒文要他下江湖察訪武林奇人，拜他爲師，學到蓋世武功，然後再告訴他的身世。

自此少年浪跡江湖，半年前奇遇洞中老人，不僅獲得七殺劍，而且練成蓋世劍術七殺劍法。

可是，短短一年之別，從此竟成隔世，不但司徒文慘死，而且他的身世也是成了謎！

少年忍不住心中悲傷，又落下兩行眼淚。

驀地，他突然有所警覺，轉身喝道：「朋友，識相的就走出來！」

話聲甫落，從茂密的樹林中，閃出兩個人來。

左邊一人，身穿灰布長袍，白髮白髯，年紀在七旬以上，一身瘦骨嶙峋，可是滿面紅光，顯然英華內蘊，武功不弱的樣子。

右邊那人，四十開外年紀，體裁矮胖，却缺了一條左臂，穿着藍綢勁衣，腰佩一把鋼刀，臉上一堆橫肉，含有七分的煞氣，此時正不懷好意的盯住少年身背的七殺劍。

少年怒聲喝道：「我義父是你們殺的嗎？」

那身佩鋼刀的缺臂壯漢冷笑一聲道：「死了老的，正好拿你小的抵債。」嗖地抽出鋼刀，作勢就要砍出。

灰衣老人阻止他道：「古魚，且慢，我們不要上當。」

原來那缺臂壯漢，就是川省一帶，惡名昭彰的獨臂浪人古魚，一手鋼刀，又快又利，不知舔了多少人血。

古魚一怔，接口道：「谷老前輩，你說呢？」

姓谷的老人道：「司徒文可能害怕詐死！」

古魚的頭腦簡單，又問道：「那我們該怎麼辦？」

姓谷的老人道：「挖墳破棺，看看裏面到底是不是司徒文的屍體。」

古魚猙獰一笑，道：「對，對，司徒文縱然死，我也要劈他一刀。」揮動鋼刀，虎虎生風。

少年看他們一個陰險，一個兇暴，不禁大怒道：「你們跟我義父何仇何恨，竟然這般心毒手辣。」

古魚飄起空缺的左臂袖子，道：「我這條手臂，就是斷在司徒文的師父手上，現在他師父天魔公孫九星死了，我就找他的徒弟算賬。」

姓谷的老人道：「老夫劈天掌谷三海，曾受公孫九星一掌之辱，今天也要找他徒弟報仇！」

少年道：「既然公孫九星死了，仇恨也該消，何必又要禍延下一代呢？」

古魚道：「俺不僅要殺司徒文，就是公孫九星的大徒弟絕代梟雄龍霸天和三徒弟陰陽掌令狐蒼，也絕不放過！」

少年不禁深深一嘆，感到江湖恩仇，一代接一代的結下去，實在太可怕了。

谷三海道：「古魚，我們先看看司徒文的屍體再說！」

雙手一揚，雙掌已向墳墓劈去。

少年大驚，欲待上前制止，猝不防古魚鋼刀嗖地一揮，攔腰砍到。

少年不得不往後倒退兩步，閃過這一刀。

這時「轟隆」一聲巨響，那座新墳已被谷三海劈開，棺材斷片橫飛，揚起一團沙塵漫天飛舞。

谷三海素以掌力雄渾，飲譽江湖，故有「劈天掌」之稱，可見威力驚人。

三人齊齊向墳坑一看，不由得驚咦出聲。

原來棺材內空空如也，那有什麼司徒文的屍體。

少年是又驚又喜，驚的是竟是一座空墳，喜的是義父司徒文可能並沒有死。

古魚和谷三海却是又怒又急，後者道：「果然是畏懼詐死，咱們差點兒上了大當。」

古魚走過來，對着少年問道：「兔崽子，司徒文藏到那裏去了？」

少年道：「我不知道！」

古魚根本就沒把少年放在眼裏，怒喝道：「兔崽子，你不說，俺先宰了你！」

鋼刀揮起，帶着一股嗖嗖的風聲，勁道猛烈，刀法十分詭異。

少年閃過三招，道：「你再攻來，我可不客氣了！」

古魚見他一味閃避，以為少年怕他，右臂一掄，鋼刀陡地暴射三尺。

猝然，噹嗆一聲！

但見少年很從容的收起七殺劍，谷三海在旁邊觀戰，却連少年如何出劍收劍也沒看清楚，不禁嚇出一身冷汗。

而古魚手中鋼刀已被七殺劍砍成兩斷，人却被少年神奇的劍術驚懾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谷三海到底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見識較廣，已看出少年手中劍，驚奇的道：「七殺劍！」

古魚心頭大驚，道：「兔崽子，你真的是七殺劍客？」

少年道：「不錯！」

古魚大怒道：「俺要替渾家報仇！」

少年問道：「你妻子何人？」

古魚道：「媚娘子！」

谷三海也道：「老夫也要為愛徒蕭冰，算一算血債！」

古魚揮動半截鋼刀，斜斜的砍去，谷三海運起雙掌，劈出一股絕猛勁道。

少年兩面受敵，却是不慌不忙，陡地身子一退，避過鋼刀和掌勁，又疾快一進，劍芒電閃而至。

剎時，古魚和谷三海的胸前衣裳，皆被七殺劍劃破半尺，已見胸膛，却未傷及肌膚。

這一招「殺風狂飆」虧是少年手下留情，否則谷三海和古魚，已經躺了下來。

兩人驚得魂魄飛散，不敢戀戰，齊齊飄身而起，投入樹林中。

少年冷冷的看了一眼，這才折身走了回來。

就在這時，突聞屋角有人喊道：「大風，大風！」

原來，少年名叫司徒大風，他一聞呼喚，疾快的奔過去，已見一人走出屋角，驚喜道：「義父，眞的是您，孩兒還以為您老遭到不測了！」

那人生得熊腰虎背，身着直綴葛衣，一臉短髭，年紀已在四十開外，相貌敦厚正直，他走上前道：「大風，想不到還能



見到你！」

這人敢情就是詐死的風雲客司徒文。

司徒大風緊緊的握住他的手，道：「義父，您為什麼要詐死呢？」

司徒文黯然神傷的嘆了一聲，道：「我們進屋裏去談！」

兩人走進茅舍，相對坐下，司徒文才說道：「此事說來話長，總之這些惡果完全是您師祖所種下的……」

司徒大風打岔道：「我師祖就是天魔公孫九星嗎？」

司徒文頷首道：「不錯，你師祖嗜殺成性，殘酷毒辣，而且武功又高，所以江湖上人人稱他天魔，當時，黑白兩道人物畏之如虎，但在二十年前，却遭人暗算而死。」

司徒大風問道：「是被誰暗算的？」

司徒文道：「唉，你師祖罪孽極深，樹敵無數，到底為何人所殺，為父也查不出眞兇來。」

司徒大風道：「我一定要找出殺害師祖的元兇。」

司徒文臉色不自然的道：「你師祖一死，那些仇人却不放過他的後人，千里追踪，非要趕盡殺絕不可，所以我才帶着你隱居在這片荒林，想不到三天前，來了幾位黑道魔頭，幸虧我走避得快，事後一想，這樣躲躲閃閃也不是辦法，就造了一座墳墓詐死，想要躲過這場災厄，不料還是瞞不過他們，終被谷三海等人揭穿！」

司徒大風道：「我早知他們這樣窮兇惡極，剛才就不能輕易饒過他們。」

司徒文雙眼落在七殺劍上，問道：「剛才我看你出劍不凡，這一年來想必有奇遇。」

司徒大風施展「殺風狂飆」把谷三海和古魚的胸衣劃破。

司徒大風解下七殺劍，送到司徒文面前，道：「義父，在半年前，我無意中碰到一位古怪的老人，蒙他贈送七殺劍，並授以七殺劍法。」他將巧遇洞中老人的經過說出，却瞞過殺人的事。

司徒文抽出七殺劍，見劍身有七處缺口，他以指輕彈劍身，隨即還劍入鞘，道：「好寶劍，傳言果然不虛。」遂將劍遞還司徒大風。

司徒大風又揹起劍，道：「義父，我懷疑山洞的老人，可能是張獻忠。」

司徒文訝異的道：「張獻忠在十年前，已死在鳳凰坡，怎麼會是他呢？」

司徒大風道：「可是，傳言死的不過是他的替身罷了。」

司徒文沉吟一下，接口道：「嗯，也有可疑！」頓了一下，突問道：「山洞老人相貌如何？」

司徒大風道：「他藏在一個詭秘的山洞裏，一直不肯讓我接近，所以我從未看到他的容貌。」旋即想到洞中老人要殺風雲客司徒文，由此推想，司徒文必定是會認識洞中老人，於是試探的問道：「義父，您老閱歷豐富，可想到江湖上有這樣一位奇人嗎？」

司徒文道：「據我所知，並沒有這個人物。」

司徒大風不願意將洞中老人命他來殺司徒文的使命說出，所以也不再詳細的追問，乃道：「義父，如今孩兒武功已成，您老可願將孩兒身世說出來嗎？」

司徒文笑道：「你現在已經練成絕頂劍法，理應把你的身世說明……」他臉色一變嚴肅，繼道：「大風，你父親就是我師兄絕代梟雄龍霸天……」

他猶未說完，司徒大風心頭一震，驚訝的道：「是他！」因為他這一年來，浪跡江湖，耳聞龍霸天武功高絕，而且手段殘酷，嗜殺成性，成名於二十年前，有「絕代梟雄」之稱，因為殺孽太重，引起黑，白兩道人物的羣起圍殺，十年前，龍霸天突然消聲匿跡，有人傳說他已被人殺死，也有人說他遯隱山林，更有人謠傳他遠走西藏。

現在，司徒大風一聽龍霸天竟是他的父親，怎不令他震駭欲絕！

司徒文似已看出他內心的激動，正色道：「大風，你父親是因為遭到幾次重大刺激，才變得偏激嗜殺，他本性原是善良的。」

司徒大風沉默良久，忽然冷靜的道：「請義父明告！」

司徒文道：「你母親就是我師妹公孫皎皎，在你父母親結婚不久，就產下你，但不幸的第二年，師父公孫九星竟不明不白被人暗殺，這是第一次重大打擊。」

司徒大風嘆道：「師父又兼岳父慘死，也難怪我父親要性情大變……」

司徒文嘆了一聲，接着道：「但緊接着第二次更重的打擊，使師兄變得更暴躁，更好殺！……」

司徒大風打岔問道：「那是什麼猝變呢？」

司徒文道：「就在師父死後，一個月的一天黑夜，你母親公孫皎皎，竟然被人

擄去。」

司徒大風吃驚的問道：「那人擄去家母是何用意？」

司徒文緩緩的道：「據我推測，不外兩項原因，第一，那人可能吃了師父虧的，現在師父已死，就擄走師妹洩恨，第二，師妹長得秀麗絕色，在江湖上是個有名的美人胚子，那人覬覦師妹美色，心存不軌，暗中刼去。」

司徒大風怒道：「可惡之至！」

司徒文道：「師兄自從師妹失踪後，性情大變，就將你托付給我，親自去尋訪殺死師父的仇家和擄走師妹的人。」

司徒大風問道：「我父親一直查不出仇家嗎？」

司徒文道：「是的，當時我抱着你和你師叔陰陽掌令狐蒼分手，跑到這一片荒林隱居，十年前聽到師兄神秘消失的消息，經我多方追察，才得到一點頭緒……」

司徒大風心頭一震，急急的問道：「義父，我爹沒有死嗎？」

司徒文眼眶噙着一把老淚，道：「沒有，你的父母親都沒死，大風，你也應該改姓龍，叫龍大風。」

司徒大風，不，我們現在應該稱他龍大風了，他神情緊張的問道：「義父，那麼我雙親現在何處？」

司徒文一臉愁容的道：「你父母的下落，只有一個人知道！」

龍大風問道：「誰？」

司徒文道：「劍王勾仁峯！」

龍大風道：「是他！」臉上不禁浮起了笑容。

因爲「劍王」勾仁峯的俠名遠播，這一年來龍大風也有耳聞。

勾仁峯以劍術著名，聽說已練到駕劍馭氣，出神入化的境界，天下無敵，故有劍王美號。

但勾仁峯居心厚道，頗有仁風，輕易不出劍，雖是萬惡之徒，也總是留以餘步，是以，龍大風一聞才會現出笑容。

司徒文看到龍大風的笑容，臉色一沉，問道：「大風，你爲何面露喜色？」

龍大風道：「江湖傳言勾仁峯是一位仁心厚道的大劍俠，我雙親如在他手中，諒必不會有什麼意外。」

司徒文雙目怒睜，怒道：「大風，你錯了！」

龍大風問道：「什麼？難道江湖傳言有誤嗎？」

司徒文道：「江湖上的人，爾詐我虞，愈是大奸大惡的人，表面上做得仁義遐被，勾仁峯就是這樣大奸大惡的人。」

這話大出龍大風意料之外，楞了一楞，繼而驚問道：「勾仁峯眞是這種僞善爲惡的人？」

司徒文道：「七天前在川道上發生一件刼鏢案，我無意中發現是勾仁峯所爲，否則我也不敢相信被人歌頌的劍王竟是窮徑大盜。」

龍大風歎了一聲道：「眞令人想像不到。」

司徒文道：「勾仁峯狡詐陰險，表面所做所爲盡是大仁大義的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其實他骨子裏幹盡了壞事，我經過多年察訪，才察出你雙親是被他囚禁在兩處隱秘的地方。」

龍大風問道：「他爲甚麼要擄去我父母呢？」

司徒文道：「三十年前勾仁峯曾敗在師父的掌下，可能爲了報此一掌之仇，還有可能就是垂涎師妹的美色！」

龍大風站了起來，道：「義父，勾仁峯現居何處，我就去找他。」

司徒文道：「勾仁峯行跡不定，聽說他有一住處，叫做掛劍山莊，可是就沒有人曉得掛劍山莊在何處。」

龍大風失望的又坐下來，道：「人海茫茫，何處尋找他呢？」

司徒文道：「對付這隻老狐狸，只可智取，依我看七天前他才在川境刼了鏢，想必還不會那樣快就離開川境。」

龍大風道：「只要他還在川境逗留，我就有辦法找到這隻老狐狸！」

兩人詳細的商議，如何捕捉老狐狸勾仁峯的妙計。

計議已定，司徒文道：「這座茅屋，已被谷三海發覺，難再安身，倒不如放一把火燒掉。」說着走出屋外。龍大風跟隨走出，兩人就放火燃屋，刹時一間茅屋已變成一堆灰燼。

司徒文道：「大風，你先去吧！按照我們的計劃進行，不怕勾仁峯不現身。」

龍大風突問道：「以後要在那裏和義父見面呢？」

司徒文道：「只要你不離開川境，我隨時會找到你的。」

龍大風於是抱拳告辭，道：「義父，我去了！」說時，飛身穿出林外而去……

× ×

成都是川省的大鎭，南來北往的商旅甚多，因此形成一座繁華熱鬧的市廛。

四方鏢局是成都首屈一指的大鏢局，位在梧桐街尾，一大片庭院。

這時四方鏢局却失去往日熱鬧的場面，大門外高高懸掛兩個喪燈，迎風飄搖，門前凄冷已極！

龍大風換過勁服，改穿一身素色短褸，仍然背着七殺劍，雅儒的裝束，有一分出塵的丰儀，緩步走到四方鏢局。

一進門就看到大庭院，一列排着十三具紅漆棺木，中間一具就是總鏢頭孫四方，瞧得他不禁劍眉微揚。

此時，一名身着黑色葛衣的老漢，走過來，問道：「相公，尊姓大名，光臨寒舍有何指教？」

龍大風施禮道：「在下冒昧，請老丈海涵，在下與孫四方，孫總鏢頭曾有一面之緣，日前驚聞噩耗，特來悼祭一番。」

老漢道：「相公隆情高誼，老漢爲主人深致謝意。」說着，深深一揖。

龍大風抱拳還禮，道：「不敢。」

老漢道：「老漢孫義，是鏢局裏的總管，這一次不幸紅鏢被刼，四方鏢局也完了。」

龍大風問道：「孫總鏢頭此次保的鏢，是何人所有？」

孫義道：「四川知府姚大人。一共有十萬両銀子，還有兩根成形人參，要運往北京，想不到還未走出川境，鏢就被人刼了。」

龍大風又問道：「難道鏢失了，人也



全無生還嗎？」

孫義道：「孫總鏢頭爲了愼重起見，把鏢局裏的鏢師全出動了，還有趟子手，車把式，一共一十三人，無一倖免！」他指着庭院上十三具紅棺，不禁老淚縱橫。

龍大風道：「聽說十三人，皆被人用快劍攔腰砍斷而死的，是嗎？」

孫義含淚道：「是呀。」

龍大風走到靈前，上了三炷清香，回過頭來，問道：「刼鏢的人，據說是劍王勾仁峯？」

孫義道：「這個老漢因爲沒有親眼看到，也不敢肯定，不過從死者身上的劍痕看來，確實是死在一種極高的劍法，江湖上盛傳是勾仁峯所爲，知府大人也命令下去，追查勾仁峯，但是不是他幹的，還不能確定。」

龍大風冷笑道：「天下用劍的人，固然很多，但要說一劍能殺了十三個人，除了勾仁峯之外，還不多見。」

他走過兩步，問道：「孫總鏢頭寶眷呢？」

孫義道：「孫總鏢頭孑然一身，現在四方鏢局除了老漢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了。」

龍大風又問道：「保的官銀，不曉是那家銀樓所鑄的銀子？」

孫義答道：「正記銀樓。」

龍大風暗記在心，走出大門，告辭道：「多謝老丈，請恕在下打擾之罪。」

孫義道：「豈敢！豈敢！」

龍大風辭出鏢局時，正值午牌時分，肚子微感飢餓，就往大街上行來。

走了一程，迎面見到一家四海春酒樓，乃直趨而入，自有店小二上前招呼到二樓雅座。

龍大風坐下後，要了四樣可口小菜和半斤花雕。

正等待上菜，突見樓梯口走上來一位相貌猥屑，却穿着一身華服的漢子，此人一落座就用右掌把桌面敲得「碰碰」响，大聲喝道：「他媽的，店裏都死光了嗎？等一下惹火了溫大爺，放把火燒了你們這家酒樓！」

一名小二匆匆跑來，滋牙說道：「瘟三，你吃錯了藥甑子敢來這裏撒野！」

那被稱瘟三的漢子，陡地變色，站起來道：「好，小二，你把進門的生意往外推，咱溫大爺身上有的是銀子，不怕沒地方消遣！」

說着，就要下樓，店小二却一把將他攔住，道：「要走，沒那麼容易，把上次賒的酒債還了再走不遲。」

瘟三道：「兔崽子，你是門縫裏看人，把溫大爺看扁了，喏！這是正記銀樓的銀子……」

龍大風聽得「正記銀樓」，不禁心頭一震，已見瘟三取出一錠銀子，足足十両重，遞給店小二。

店小二看到銀子，馬上換了一副咀臉，諂笑的道：「溫三爺，請上座，你要甚麼？小的給你招呼去。」

瘟三被他半推半恭維的，又送回原來座位上，猶帶三分氣道：「你別狗眼看人低，我溫三往日白吃白喝，不過時運蹇了些，今天你把大爺侍候舒服了，就送你一錠大銀子。」

店小二連連稱是，飛快的張羅去了。

龍大風隔着瘟三有兩張桌子，偷偷的注意着他的舉動，不久店小二已送來酒菜，小心翼翼的將酒菜擺上桌，轉身就要離去。

龍大風召他過來，低聲道：「小二，對面那漢子是甚麼來路？」

店小二瞥了一眼瘟三，輕聲的道：「他是這一帶地痞，無賴，往日白吃白喝，遊手好閒，還要欺侮善良，今天也不知道發了甚麼橫財，一身華服，一出手就是十両重的銀子，相公，這種人，你還是少惹的好。」

店小二說完，又到另外的地方去招呼了。

龍大風暗忖道：「這種人還有甚麼財路可發，還不是來路不正，而且用的又是正記銀樓的銀子，說不定跟四方鏢局的案子有關，我何不暗暗釘住他！」

心意既定，就裝着無事一般，獨自淺酌慢飲起來。

瘟三却叫了滿桌佳肴，像是撇了幾年沒吃過菜，喝過酒，自己一個人據桌大喝大飲。

這一頓酒，足足喝了兩個時辰，瘟三才帶着九分醉意，一顛一簸的往外走去。

龍大風結了賬，迤邐的跟在後面。

瘟三滿懷高興的，口中哼着小調，却往一條花街柳巷走去。

龍大風不由一怔，畧一遲疑，緊跟過去。

那是一條死衚衕，拐了幾個彎，盡處有四，五家勾欄院。

這時刻，還沒到掌燈時分，姑娘尚未活躍，尋芳客也還沒來，衚衕裏，靜得很，沒有半條人影。

瘟三醉醺醺的轉入死衚衕去，一閃而沒。

龍大風恐被他發覺，身子貼在牆角。

驀地，一聲慘叫傳來！

龍大風探頭一看，正見瘟三身子幌了一下，栽倒於地，同時瞥見一條人影疾快的翻牆逸去。

他想去追，可是却見瘟三尚未死，立即一步趕去，抱住瘟三問道：「是誰殺了你？」

瘟三顯然中了人家一記狠毒強猛的掌力，雙手壓住胸前，痛苦的說道：「陰………陰……」說及此處，乏力的偏下頭，氣絕而死。

龍大風放開他，起身暗忖道：「陰，陰是代表甚麼？是人名呢？還是綽號，以那人的掌力看來，一招就把瘟三劈死，可見武功很高，他爲甚麼要殺瘟三呢？是爲了報仇？還是爲了殺人滅口？」

一連串的疑問，結紮在龍大風的心頭，久久解不開。

他正想轉身離去，忽然聽到衣袂飄飄的聲音，轉身一看，見是義父司徒文來臨，乃上前施禮。

司徒文看到瘟三的屍體，驚問道：「他是誰？你爲甚麼殺了他？」

龍大風道：「他叫瘟三，是一個無賴，我發現他身上帶有正記的銀子，暗中跟來，想不到突然被人殺了。」

司徒文不屑的看一眼，道：「這種地痞無賴，玩命慣了，難免結上許多仇恨，暗巷被殺也無甚稀奇。」

龍大風道：「我懷疑他跟刼鏢案子有關。」

司徒文道：「像這種人，壓根兒就成不了氣候，絕不會跟案子有關的。」

龍大風一想也對，正記銀子在川省流行甚廣，自己也太多疑，把他估量得太高了。

司徒文接着又道：「我已發現了一些可疑人物，出現成都城內，今夜你要好好埋伏。」

龍大風道：「義父放心，我不會放過他們的。」

司徒文指一指瘟三屍體，道：「已出人命，最好早早避開，惹上命案官司就麻煩了！我還有事，先走了。」說完，穿出衚衕而去。

龍大風一向對司徒文言聽計從，當下也隨着走出衚衕，此時，大街上已是四處燈火。

成都他雖然來過幾次，但仍不太熟悉，於是就利用這段時間，把大街小巷摸個清楚。

午夜，大地逐漸靜了下來。

龍大風埋伏在一處高樓的屋簷，靜靜的向外眺望，他取的位子很好，可以把三面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

他守的地方，剛好是往四方鏢局的要衢，假如有人想要去四方鏢局，那一定逃不過他的視綫。

一更，二更，三更天了！

龍大風一直沒有發現可疑的人物，心中不禁嘀咕，忖道：「難道估計錯誤，勾仁峯是不會來鏢局探棺的了！」

他心裏雖然這樣想，却仍不死心，思念道：「我何不到四方鏢局看看！」

於是，他雙足微頓，輕輕的躍過兩座樓房，來到對面的四方鏢局，正好可以瞧見裏面的情形。

只見靈前點燃兩根兒臂粗的白燭，在晚風中搖曳，格外顯得陰森森。

靜悄悄的，十三具棺木，依然靜放在那兒。

龍大風不覺暗笑：「我實在是太多疑了。」

正想轉身離去，陡見一縷人影，輕巧的落在靈前，那人身着白衣，體材纖細，臉上却幪着一條黑巾。

龍大風心頭一動，暗忖道：「他是誰呀？深夜前來，意欲何爲？」不由神情緊張起來，靜靜的觀察。

只見那白衣人趨到靈前，點了三炷清香，在靈位前，拜了三拜。

龍大風心想道：「此人莫非是孫四方的親人？」此念隨即被否決，又忖道：「若是親人，何必趁着深夜，鬼鬼祟祟來上香祭拜呢？」疑念重重，猜不透白衣人的用意。

但情況的變化，立即使龍大風大感驚訝！

只見那白衣人上完香後，人已轉到靈位後面的棺木，在十三具棺木前，一一察看，好像在找人，最後到了中間那具棺木停止了。

龍大風心中暗道：「那具棺材不正是盛殮着孫四方的屍體嗎？白衣人到底想幹甚麼？」

一念未了，已見白衣人掀開了棺蓋，抱起孫四方的屍體，上上下下，仔細的察看，視綫忽然停在腰部，盯視良久不動。

龍大風心想這人一定不懷好意，八成是來盜棺，竊取陪葬寶物……想到此處，心中大怒，一挺身飄落庭院，大喝道：「好惡賊！」

白衣人一看有人來了，顧不得把屍體放好，疾忙頓足，向屋簷縱去。

那份輕功十分了得，只一閃間，已躍出十餘丈外。

龍大風叱喝道：「那裏走！」

他正欲展身追去，忽見孫義跑了出來，連忙說道：「有人來盜棺……」

孫義却笑道：「相公，不必追了，那人已中了巨毒，逃不了三里路，就會中毒而死！」

龍大風心頭一震，怔然地望着孫義。

孫義解釋道：「老漢早已提防這一着，所以在棺材內，撒了一些毒粉，不開棺則已，棺一開毒氣散發，絕無倖免。」

龍大風却不齒這般暗中發毒傷人的技倆，但口中也不便說出，問道：「老丈知道那人是誰嗎？」

孫義道：「不知道，反正不會是甚麼好人！」

當然，深夜前來開棺，其人必非善類，可是若因此中毒而喪身，未免就太殘忍了。

龍大風這時反而同情起白衣人，心懸他的安危，當下抱拳道：「深夜打擾，在下告辭！」

他也不待孫義回禮，一蹤身，狸貓般的上了屋頂，往白衣人離開的方向追去。

白衣人剛才往東方逃逸，正是成都城的郊外，只有一條大道，龍大風一路追來，却不見人影。

蒼穹無月，只見寥寥可數的寒星。

夜色黯淡，晚風吹拂着野草，郊野悽冷得很。

龍大風追出三里路，駐足暗道：「方才孫義說逃不出三里路，就要毒發而死，怎麼追了三里，依然未見半條人影……」

正思忖間，忽覺腦後傳來破空之聲。

他一閃身，反身抄住兩顆小石，不禁微怒，喝道：「尊駕要是一條好漢，就出來吧！」

長長的蘆荻草中，閃出一人，手中長劍電射而至。

龍大風一看是白衣人，劍法却極爲高明，不敢怠慢，身子一閃，也掣出了七殺劍，飛快的施展出第一招七殺劍法殺氣雲騰。

刹時，滿天劍光，如星走雲湧，白衣人大感驚駭，想要避開，已來不及，手中長劍也被震得脫手而出。

龍大風七殺劍却如靈蛇一般，巧妙的劃向白衣人面門，嘶地一聲，挑開他的黑色幪巾。

兩人雙雙一聲驚呼，身影倏然分開。

龍大風已看清白衣人，竟是一位美麗的姑娘，臉蛋兒白嫩得可愛，柳眉櫻唇，尤其是一雙清澈而大的眼睛，更是迷人。



那姑娘更被龍大風神奇的劍術所驚，駭然的倒退兩步，訝異的睜大兩顆迷人的眼睛，定定的看着龍大風，芳心却卜卜地跳。

龍大風問道：「姑娘貴姓？」

白衣少女道：「我姓……姓古……」

龍大風想起勾仁峯，反問道：「姑娘不是姓勾嗎？」

白衣少女答道：「不，我姓古，古小雲！」

龍大風追問道：「姑娘深夜入四方鏢局，是何居心？」

古小雲道：「我是一時好奇……」說及此處，突然身子一顫，幌了兩下，將要倒下去的樣子。

龍大風急忙趨步上前，一手將她扶住，關切的問道：「妳感覺怎樣？」

古小雲道：「我好像中毒……。」

龍大風道：「不錯，姑娘方才開棺驗屍時，已經中了一種巨毒。」

古小雲只道他是下毒之人，憤怒的推開他，道：「你……你……」她無力說下去，又將栽倒。

龍大風再上前扶住她，道：「姑娘，別生氣，毒並不是我下的……」

古小雲從懷中取出一個白色小瓷瓶，倒出兩粒藥丸，仰頭服下，臉色却變得極爲蒼白。

龍大風道：「姑娘，我去替妳要解藥如何？」

古小雲斜靠在龍大風的懷中，垂目不語，臉色雖然蒼白，却掩不住那份迷人的嬌態。

這時，東方已現魚肚白光，四處揚起鷄啼聲，大地逐漸呈現清晨的朝氣。

龍大風抱起她走向城裏，就近找了一家悅安客棧，將她安置下來。

一大早投宿，而且抱着一位大姑娘，掌櫃驚異的眼光一直在他身上轉動。

龍大風很鎭靜的將古小雲安置於房中後，就走出房間，想去四方鏢局向孫義討取解藥。

但他脚還沒跨出門，司徒文却又忽然出現，道：「大風，你過來……」

於是，兩人就在客棧樓下的座頭坐下，要了清粥小菜吃起來。

龍大風很驚訝司徒文來去飄忽，正想發問，司徒文已先問道：「那人被你救了嗎？」

沒來沒由，劈頭一問，龍大風一陣愕然之後，才問道：「什麼人呀？義父。」

司徒文道：「昨夜探棺的人。」

龍大風輕哦一聲，道：「原來義父說的是她！」

司徒文道：「她是不是勾仁峯的女兒勾小月了。」

龍大風道：「她叫古小雲。」

司徒文道：「她會不會騙你？」

龍大風心想，那樣美麗的姑娘，怎麼有可能撒謊呢？乃搖頭道：「不會的，不過她中毒極深，現在已昏迷過去，義父，我們去取解藥救她好嗎？」

司徒文笑笑道：「解藥我已向孫義討來。」說着取出一粒白色小藥丸，道：「你讓她服下，大約一頓飯的工夫就可醒來，到時候，我却要問一問她，是不是掛劍山莊的人。」

龍大風接過解藥，連忙奔上樓上房間，只見古小雲還靜靜的躺在床上，人事不省，他連忙將藥丸餵入她口中，又倒了半杯水，餵進她嘴裏。

然後，他悄然退出，又回到樓下。

司徒文問道：「把藥給她吃了嗎？」

龍大風坐下，道：「吃了。」

司徒文招呼道：「來吃稀飯，我們吃過早餐再去看她，那時她也該醒了。」

折磨一夜，龍大風也感到餓了，吃了三大碗稀飯，才把肚子塡飽。

司徒文道：「我猜這姑娘八成是勾仁峰的女兒勾小月。」

龍大風道：「怎麼會呢？」不曉得什麼魅力，使他處處爲她辯護。

司徒文正色道：「大風，除了勾仁峰的人外，還有什麼人會深夜到四方鏢局探棺呢？」

這話倒是沒錯，尤其是一個姑娘，竟有膽量去探棺，除非有重大的因素，誰敢這樣大膽呢？

對了，她一定是替勾仁峰去毀屍，消滅證據。

只有這樣講，才合乎情理，但龍大風却希望他想的不對。

司徒文道：「我們不必在此猜疑，去問一問她就可分曉。」

龍大風道：「好的。」他起身引導司徒文上樓。

老少倆到了樓上房間，龍大風用手去推門，却栓了，心知她已醒來，乃喚道：「古姑娘，請開門！」

叫了兩聲，依然無人答應。

龍大風再要呼喚，司徒文已冷笑道：「假如我猜的不錯，她已經走了！」

「走了！」龍大風惶惑的道。

司徒文道：「我們撞開門進去看一看，便得分曉。」說着，舉掌貼住那扉薄門，微微運力，震斷裏面的栓木，門已霍然而開。

龍大風搶先進去，但見房內果然空空如也，那裏還有什麼人影，不禁感到一陣失望與悵惘。

司徒文指着大開的北窗，道：「她是從這兒越窗逃去的。」

龍大風上前看了一看，果見在窗口上，留有一個纖細的鞋印。

司徒文道：「她一逃走，更證明是勾仁峰的女兒勾小月無疑了，大風，江湖險惡，狡計百出，不可不防，像你輕信人言，終會吃大虧的。」

龍大風慚愧的道：「義父教訓的是。」

司徒文却得意的笑了起來，道：「你不必喪氣，勾小月的逃走，正中了我的圈套。」

龍大風驚愕的望着他，不知道他的意思。

司徒文說明道：「勾小月的逃走已在我的預料中，因此我早在客棧外，派了兩位武林朋友守候，勾小月逃去，就必定急着回掛劍山莊，那兩位朋友正好尾隨追去，不就可以把掛劍山莊的所在地發掘出來嗎？」說後，滿懷得意的呵呵大笑。

（下期續完）

# 離魂俠

## 迷魂俠侶遍地仇

秦紅·文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仇如山邂逅與他同一命運的恨似海，結伴前往北京，擬找尋能收魂魄的法師，不料法師沒有找到，却被一羣青衣僧攔截去路，率領者是靈境院主持普光上人，恨似海再次說出她的遭遇，仇如山也把自己相同的遭遇說出，但普光上人不信人會失去記憶，堅要恨似海隨他返回青衣寺，解說無效，唯有訴諸武力，仇如山與恨似海聯手，終把普光上人擊傷，兩人得機立刻飛奔逃竄，奔逃十多里未見有人追來，兩人商議往中原探查卓五絕下落，那天破曉時分，在一鄉村見一破廟，仇如山提議進入廟中歇足——

恨似海點頭道：「好，我也覺得很累了。」

兩人乃進入廟殿坐下，恨似海見供案上沒有神像，有所感觸的嘆道：「你看，神也有被人遺棄的一天，何況是人……」

仇如山說道：「妳認為咱們是被遺棄了？」

恨似海道：「是的，你以為咱們不是麽？」

仇如山道：「我相信咱們一定會尋回自己的，只要遇上一個認識咱們的人。」

恨似海閉上眼睛，緩緩道：「有時候，我好像要想到甚麽，可是又想不起，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仇如山道：「沒有，我的腦中一片空白……」

恨似海道：「我還有一種感覺……」

仇如山道：「甚麽？」

恨似海似乎難於啓口，沉默半晌，才說道：「我覺得我的身體在起變化……」

仇如山注目問道：「起甚麽變化？」

恨似海低首道：「從在北台絕頂醒來到今天，我一直覺得噁心，而且有嘔吐之感。」

仇如山道：「這是為甚麽？」

恨似海道：「不知道，而最奇怪的是，我好想吃一些酸的東西。」

仇如山道：「那就買些酸梅吃吧。」

恨似海道：「我感到困惑的是，為甚麽會有這些現象呢？」

仇如山道：「可能是受凉了。」

「不是受凉！」

驀地，供案下有人接口說了這麽一句話！

仇如山和恨似海萬料不到供案下竟然藏着人，不禁驚得跳了起來，齊聲喝問道：「甚麽人！」

供案下鑽出一個蓬髮垢面的中年婦人，她的容貌並不難看，但却穿得破破爛爛，分明是個叫化婆子！

她鑽出供案之後，笑嘻嘻的問道：「你們小倆口想必是剛成親不會過久，是不是？」

仇如山驚愕的望着她，暗忖道：「奇怪，這婦人躲藏在近在咫尺的供案下，我怎麽會聽不出來？」

他已有過幾次經驗，知道自己的聽覺異於常人，能够聽到十丈以內的任何輕微聲响，而眼前這個中年婦人所藏身的那張供案，距離他不過四五尺，照理他可以聽到她的呼吸聲音，但他却沒聽到，因此大感驚疑。

恨似海也很驚詫，開口問道：「妳是何人？為何躲在那裏面？」

中年婦人在供案前坐下，舉手掠掠頭髮，笑道：「我是個叫化婆子，有人叫我『美丐娘』，我藏在供案下是在睡覺，女人睡覺總得掩蔽一些，妳說是麽？」

恨似海上下打量她一番，又問道：「妳說有人叫妳甚麽？」

中年婦人道：「美丐娘。」

恨似海覺得有趣，不由的笑道：「妳果然長的不錯，像妳這樣的婦人似乎不該行乞。」

美丐娘笑問道：「應該怎樣？」

恨似海道：「妳可以嫁人。」

美丐娘道：「我嫁過三個丈夫，但是每次都只一兩天就被丈夫休了。」

恨似海訝然道：「為甚麽？」

美丐娘吃吃笑道：「因為他們不得其門而入！」

恨似海一呆道：「怎叫不得其門而入呀？」

美丐娘轉目瞟了仇如山一眼，苦笑臉道：「噯，妳丈夫在此，妳要我說的太那



個麽？」

恨似海道：「他不是我的丈夫！」

美丐娘噢了一聲，交替的望着她和仇如山，道：「那麽你們是……」

恨似海道：「朋友而已。」

美丐娘道：「那妳應該趕快與他拜堂完婚，要不然再過幾個月妳就沒臉來見人啦！」

恨似海怔道：「妳這話甚麽意思？」

美丐娘道：「未出閣的姑娘大了肚子，還有臉見人不成？」

恨似海愕然道：「妳到底在說些甚麽呀？」

美丐娘笑道：「噯，瞧妳這姑娘年紀也不小了，怎麽這樣不懂事，我告訴妳，妳肚子裏有一塊肉了！」

恨似海還是不懂，問道：「我肚子裏有一塊肉？」

美丐娘道：「不錯，妳已懷孕，再過幾個月便要做母親了。」

恨似海瞪大了眼睛，又驚又怒道：「妳——妳胡說甚麽！我又沒跟人成親，怎麽會……」

她忽然臉色大變，因為她想到「沒跟人成親」這句話並不可靠——自從在北台絕頂醒來到現在，自己的確未跟人成親，但安知以前的自己有沒有跟人成親呢？

美丐娘又吃吃笑道：「妳剛才不是說經常噁心想吐和想吃酸的東西麽？這毫無疑問是懷孕的徵狀！」

恨似海頓時緊張起來，道：「哦，眞，……眞的麽？」

美丐娘笑道：「八成沒錯，我雖然沒生過孩子，但這種事情我是懂的，我且問妳，它多久沒來了？」

恨似海迷糊道：「甚麽？」

美丐娘道：「我說它多久沒來了？」

恨似海道：「甚麽多久沒來了？」

美丐娘皺眉道：「奇怪，妳這姑娘看外表倒是聰明伶俐……」

恨似海已漸漸感到事態嚴重，忙的追問道：「妳快告訴我，妳說的是甚麽？」

美丐娘以可笑復可憐的表情望着她，道：「妳當眞不懂？」

恨似海直點頭道：「是的，因為我，……我……」

美丐娘忽然轉對仇如山揮手道：「喂，你出去一下，我們兩人說的話你不要聽，快出去！」

仇如山隱約明白她跟恨似海說些甚麽，當即起身說道：「好，妳們談談，我到外面去。」

說畢，走出廟殿。

這時，天已亮了，遠近村舍清晰可見，他站在廟外看着四周的景色，心中却在想着恨似海的問題，心情十分沉重，担心她如果確已懷孕的話……

「哇！」

廟中的恨似海突然大哭起來。

他吃了一驚，疾忙轉身奔入廟殿，見恨似海掩臉大哭，問道：「妳怎麽了？」

恨似海大哭道：「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仇如山轉望美丐娘問道：「到底是怎麽回事？」

美丐娘笑道：「她眞要做母親啦！」

仇如山駭然道：「妳是說！她當眞已有身孕？」

美丐娘道：「是的，大概已有了兩個月了。」

一個姑娘家失去記憶力，已是一宗十分可悲之事，如今又莫名其妙的懷了孕，實在是個嚴重的打擊，這對任何一個姑娘都是無法忍受的。

她何以有孕呢？

當然是曾經與人「成親」之故！

但那個使她懷孕的男人是誰？

他在哪裏？

他是她的正式丈夫？抑或是……

而現在最要緊的一點是：她必須在分娩以前恢復記憶力，讓她想起腹中的一塊肉是跟誰有的，否則她將變成一個未出嫁的媽媽！

恨似海越哭越厲害，忽然一跳而起，拔出寶劍便欲割頸自殺——

仇如山大驚道：「使不得！」

身形如風撲上，一把奪下了她的劍。

恨似海淚如雨下，絕望的道：「我非死不可，我不能活下去了！」

仇如山道：「為甚麽？」

恨似海跺脚哭叫道：「為甚麽？這還用問麽！我還沒嫁人就有了孩子——」

仇如山插口道：「妳怎知妳還沒嫁人呢？」

恨似海一怔，但隨又痛哭道：「這是不用懷疑的，我如已出嫁，那麽我的丈夫在哪裏？」

仇如山道：「可能我就是妳丈夫。」

恨似海又跺脚哭叫道：「住嘴！這個時候你還來尋我開心麽！」

仇如山正色道：「不，這並非不可能之事，妳敢打賭我一定不是妳的丈夫？」

恨似海反駁道：「但你敢打賭我一定是你的妻子麽？」

仇如山道：「我當然不敢說妳一定是我的妻子，但無論怎樣說妳都不能死，妳必須忍耐，也許妳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也許妳的丈夫正在四處尋妳！」

恨似海道：「萬一我沒有丈夫呢？」

仇如山道：「那麽妳更不能死，當妳恢復記憶力時，去找他算帳！」

恨似海道：「我肚子裏的孩子該怎麽辦？」

仇如山道：「這個不用操心，時候一到，他自自然然會生下來。」

恨似海喊叫道：「不，我不要生孩子的！」

仇如山啞然說道：「這恐怕由不得妳呢。」

恨似海忽然轉對美丐娘問道：「這位大姐，我有甚麽方法可以不生孩子麽！」

美丐娘笑道：「當然有辦法，找大夫服一帖藥就可以了。」

恨似海高興起來，點頭道：「好，我要找大夫去！」

仇如山沉聲道：「不行，妳不能這樣做，我剛才說了，妳可能有個丈夫和美滿的家庭，也許妳丈夫正希望妳替他生個兒子，妳萬萬不能打胎！」

美丐娘忽然大叫道：「喂！你們兩個說的話我完全聽不懂，她要是有丈夫，她自己怎會不知道？你們倆說的是甚麽鬼話

呀？」

恨似海幽幽一嘆，便將自己和仇如山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說給她聽。

美丐娘驚詫不置，道：「原來如此，天下竟有這種怪事，如今你們打算怎麼辦呢？」

恨似海道：「只好到處流浪，但願有一天能被認識我們兩人的親友發現……」

美丐娘甚表同情道：「眞可憐，你們一定是中了人家的邪術，只可惜你們已記不起自己的姓名和生辰八字，要是記得，我倒可爲你們解咒驅邪。」

仇如山目光一凝，問道：「妳懂得法術？」

美丐娘含笑點頭道：「是的，法術是我的成名武器，你們若不是失去記憶力，一定知道我這個叫化婆子。」

仇如山道：「我們一定要有姓名和生辰八字才能施法恢復記憶力？」

美丐娘點頭道：「不錯。」

仇如山道：「如果有一天我們遇上親友，經他們指出我們的姓名身世之後，能不能恢復記憶力？」

美丐娘搖頭道：「不能，還得施法才行。」

仇如山道：「大姐仙居何處？」

美丐娘道：「我是個叫化婆子，沒有家。」

仇如山道：「當我們獲知自己的姓名和生辰八字時，如何找到妳？」

美丐娘沉吟道：「我行無定址，你們要找到我的確很難。唔……這樣好了，今後半年之內，我就在北京城行乞，你們若查出自己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就去北京城找我便了。」

仇如山一揖道：「大姐誠意幫助，在下先此道謝。」

美丐娘笑道：「不用客氣。」

仇如山道：「在下再請教大姐一事，大姐可是武林中人？」

美丐娘吃吃笑道：「我剛才不是說了麼，你們若不是失去記憶力，一定知道我這個人，當今天下，不知道我『美丐娘』的人還眞不多哩！」

仇如山道：「既如此，大姐必知卓五絕都個人了？」

美丐娘聞言臉色遽變，眸中陡現寒芒，問道：「你認識卓五絕？」

仇如山搖頭道：「不知道，也許認識，也許不認識——」

美丐娘不待他說完，即又問道：「那你提他幹麼？」

仇如山道：「在下在長白派與該派高手交手時，其中一人曾喝問在下是卓五絕的甚麼人，那人所以有此一問，必是發現在下的劍術有與卓五絕相似之處，因此在下打算找卓五絕——」

美丐娘突然一掠到了廟外，叫道：「你出來，讓我試試看是不是！」

仇如山跟出問道：「大姐要看在下的劍法？」

美丐娘道：「正是，卓五絕這個人我熟得不能再熟，你只要使出幾招劍法，我就知道你是不是他的人！」

仇如山搖頭道：「不成！」

美丐娘道：「爲甚麼？」

仇如山道：「因爲在下已記不起以前所學的武功，無法施展出來。」

美丐娘詫異道：「既然如此，你怎能擊敗普光上人那樣的武林高手？」

仇如山道：「剛才恨姑娘沒有說清楚，我們與人動手時，都不能主動攻擊人，而要到千鈞一髮之際，才能觸發靈感，發出厲害的一擊，這是甚麼原因我們也想不出來。」

美丐娘道：「換句話說，我必須與你動手才能看出你的武功家數？」

仇如山點頭道：「是的，而且必須對在下痛下殺手才行。」

美丐娘說道：「好，讓我攻你幾招看看！」

說畢，自懷中抽出兩把短刀。

那兩把短刀式樣精美而鋒利，在陽光照射下，發出令人目眩的光芒，看上去很叫人胆怯。

仇如山拔劍備戰。

美丐娘道：「準備好了沒有？」

仇如山道：「大姐請動手便是。」

美丐娘閃步欺上，左手短刀在他眼前一揮，右手短刀跟着刺出。

她果然依照仇如山之言，一開始便「痛下殺手」，刺向仇如山的心窩！

仇如山退步揮劍格擋。

那知美丐娘的刀法詭奇絕倫，變招出人意外，仇如山的劍剛剛揮出，她已撤回右手的短刀而攻出了左手的短刀，「噗！」的一下就削到仇如山右肩膀！

仇如山大吃一驚，待想閃避已感太遲，於是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他的絕頂武功又激發出來了——

但見他身形微向左側，下揮的劍猛可倒撞而起，隨聞「叮！」然一响，劍柄雲頭正中美丐娘的短刀，將她的短刀撞到旁邊去！

這一招雖只破解了美丐娘的攻擊，但破解之巧妙，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美丐娘臉色微變，淸叱一聲，右手短刀再出，像一道電光劃向仇如山腹部。

仇如山一幌身縱退數尺。

美丐娘緊迫而上，一對短刀陡似閃電交錯，絕招綿綿而出，頓時攻得仇如山手忙腳亂，連連被迫倒退……

、在一邊觀戰的恨似海看得心驚肉跳，忍不住大叫道：「大姐，妳的功夫眞高明，但請小心一些，莫眞傷了他啊！」

美丐娘却似與仇家動手相搏，出招越來越凌厲，每一刀都往仇如山的要害部份進擊。

仇如山簡直毫無還手的餘地，心中大驚，暗忖道：「這叫化婆子好厲害，竟比普光上人還難鬥……」

正思忖間，驀覺眼前刀光一閃，纔覺一縷刀風迫臨面頰，不禁嚇得大叫，想都沒想，疾忙上身一仰，抬腳猛踢而出！

「砰！」

美丐娘右手的短刀直飛上空中去了。

恨似海見他踢得妙，不覺喝采道：「好腿法，這一腳踢得眞妙！」

美丐娘左手的短刀突又遞出，厲叱道：「再接這一招試試！」

她話未完，短刀已刺臨仇如山的腿股之間！



這一刀其實很平凡，唯一的特點便是快，快得使仇如山踢出右腿來不及收回。

但臨此局面，仇如山的「擅長」再度發揮得淋漓盡緻，他只將長劍往下一撥，美丐娘的短刀已滑向一邊，刺了個空！

美丐娘忽然停手笑道：「不錯，你的劍法源自卓五絕一脈！」

語畢，陡將短刀擲出！

仇如山見她停手，戒備頓鬆，根本沒想到她會忽然再來一手，而且竟以短刀做爲暗器使用，因之才想閃避時，右胸口已「噗！」的一聲，被她的短刀射中了！

「啊喲！」

他叫了一聲，仰身便倒。

恨似海大驚道：「大姐，妳——」

美丐娘也「啊喲」叫起來，連連頓足，說道：「糟糕！糟糕！我以爲他閃避得了呢！」

她疾趨到仇如山身邊蹲下，看看仇如山中刀的情形，面露欣色道：「還好沒中要害，讓我替他拔出來吧！」

她伸手握住刀板，用力一拔，就將短刀拔出，仇如山痛得大叫一聲，面色一下變得好不蒼白，額上立現冷汗，顯然痛澈心肺。

而傷口立時湧出鮮血！

恨似海連忙道：「不得了，快替他止血！」

美丐娘忽然吃吃笑道：「不必，我有辦法馬上解除他的痛苦！」

恨似海急道：「那就快動手呀！」

美丐娘說了聲「好！」手上短刀倏舉倏沉，對準仇如山的心口猛刺下去！

恨似海不料她的「辦法」是要殺死仇如山，登時驚得尖叫道：「妳不能——」

「錚！」

劍光爆起，美丐娘的短刀二度被打出手，右肩上同時中了一劍，人也似遇上一股剛猛的勁力，一下被震得翻滾出尋丈開外！

仇如山霍地坐起，神情凌烈的厲聲道：「美丐娘，妳爲何要殺我！」

恨似海亦憤怒至極，翻腕撤劍，對着美丐娘疾刺，怒叱道：「好陰毒的醜婆子，吃我一劍！」

美丐娘再一翻身避開，雙手一按地，身子飛飄而起，一下飛出數丈。

也許肩上受傷之故，她已無戰志，雙足甫一着地，立即再度縱起，朝北疾飛而去。

恨似海縱起直追，尖叫道：「站住，把話說清楚再走！」

美丐娘輕功提縱可眞高明，只一眨眼間，人已在數十丈外，再兩個起落，已在百丈之外！

恨似海追了一程，看看越追距離越遠，情知追她不上，只得折返古廟。

仇如山用手按住傷口，不使鮮血繼續流出，見恨似海回來，乃問道：「被她逃脫了？」

恨似海恨恨地道：「正是，那瘋婆子輕功奇高，我追她不上——你怎麼樣？」

仇如山苦笑一下道：「幸好沒射中要害，大概死不了的……」

恨似海上前蹲下，扶住他道：「血還在流麼？」

仇如山說道：「是的，我身上還有一些金創藥，妳替我拿出來，它有止血的功效。」

恨似海伸手入他懷中，掏出了熊老二贈給他的金創藥，替他撒到傷口上，再用自己一條香帕摺疊成一塊，壓在傷口，然後再由他包袱中取出一件舊衣，撕結成一條長布帶，爲他綁紮起來。

仇如山道：「謝謝。」

恨似海嘆道：「你還跟我客氣甚麼，以後我要你照顧的地方可能更多呢！」

仇如山也嘆了口氣道：「我眞不明白，那美丐娘爲甚麼要殺我！」

恨似海道：「剛開始的時候，她對咱們好像沒有一點敵意……」

仇如山道：「是啊！」

恨似海道：「但當你提起卓五絕的時候，她的氣色可就不同了，你有沒有注意到？」

仇如山道：「不錯，我說到卓五絕三個字時，她的臉色好像變得很難看。」

恨似海忽然一拍手道：「我明白！」

仇如山接口道：「她和卓五絕有深仇大恨？」

恨似海點頭道：「正是！後來她從你的劍路上證實你與卓五絕有淵源時，便生起殺機！」

仇如山道：「是的，這樣說來，我這一刀挨得還算值得，總算知道了自己的來歷。」

恨似海道：「她說你的劍法源自卓五絕一脈，這話的含意是……」

仇如山道：「意思是說我是卓五絕的再傳弟子！」

恨似海欣喜地道：「那麼，你只要找到卓五絕，就會知道你的姓名身世及以前的一切了！」

仇如山道：「是的，但記憶力恐怕仍然無法恢復，那美丐娘說的有道理，咱們如是中了人家的法術，必須等破除法術之後，才能恢復記憶。」

恨似海道：「這並不難，找到了卓五絕，你即可知道你的姓名和生辰八字，那時只要再找一位有法術的人替你施法解咒驅邪，你就可恢復記憶力了。」

仇如山道：「但願如此，也但願妳也是卓五絕的門下……」

恨似海道：「那美丐娘可恨，她竟不肯告訴咱們卓五絕住居何處！」

仇如山道：「不要緊，我相信卓五絕必是一位蓋世奇人，咱們只要再遇上一個武林人物，即可知曉卓五絕的住處。」

他以劍支地慢慢站起，道：「咱們還到廟中歇歇吧。」

恨似海攙扶着他入廟坐下，自己也在一旁坐下，想到自己懷孕的事，不覺又掉下淚來。

仇如山安慰道：「不要傷心，事情可能不如妳想像的那麼壞。」

恨似海飲泣道：「我怕的是在失去記憶以前，被人……」

仇如山問道：「那美丐娘怎知妳已懷孕？」

恨似海臉紅道：「她摸了我的肚子，還問我……問我那東西來了沒有……唉，她若不說，我還不知道有那東西呢！」

仇如山道：「到底是甚麼東西呀？」

恨似海羞答答道：「你不知道？」

仇如山道：「不知道。」

恨似海很難爲情地說道：「唉，這叫我怎麼說呢？那東西……據說，是我們女人獨有的東西，它要是不來，就表示有身孕了。」

仇如山道：「妳說給我聽聽吧。」

恨似海嬌嗔的白他一眼道：「你這傻瓜，那是不能說的，說出來可羞死人。」

仇如山「哦」了一聲，輕喟道：「好，不能說就不要說，其實咱們在處此情況之下，誰有困難就應該坦白提出來討論一番才是。」

恨似海嗤之以鼻道：「哼，我才不跟你討論研究這件事呢！」

仇如山道：「那美丐娘有沒有告訴妳幾時可生下孩子？」

恨似海又掉下眼淚，道：「她說再過六七個月就可生了——天啊！這叫我怎麼辦！」

說着說着，又掩臉大哭起來。

仇如山長嘆一聲道：「不要哭了，哭有甚麼用呢？據我所知，女人總是要生孩子的——」

恨似海氣得頓足，罵道：「你放屁！女人沒有丈夫怎可生孩子！」

仇如山苦笑道：「但我不是說了麼？妳可能有丈夫，也可能妳的丈夫就是我，因爲——」

恨似海掩耳叫道：「好了！不要說了！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仇如山忙道：「對不起，我這樣說絕不是跟妳開玩笑，我見到妳時就有一種感覺，覺得似曾相識……」

恨似海啼哭不止。

仇如山道：「我希望妳面對現實，拿出勇氣來，就算妳覺得這樣活着沒意思，要死也得等恢復記憶再去尋死，因爲妳和我一樣蒙上了殺人的罪嫌，咱們非弄明眞相不可。」

恨似海慢慢的停止哭泣，拭乾眼淚道：「你能不能行走！」

仇如山皺緊眉頭道：「現在我的傷口痛得要命，恐怕走不動。」

恨似海道：「這怎辦？」

仇如山道：「要是妳肯帮我一個忙，請去附近的鎮上買些食物和傷藥，咱們暫時在此住一兩天，等我傷勢稍好時再走，如何？」

恨似海點頭道：「好，銀子拿來，我就去買！」

× × ×

看着她離廟而去，他即閉目養神，但是他的心情始終無法平靜下來，腦中雜念叢生，一忽兒想這一忽兒想那，然後就是感嘆自己的離奇遭遇……

自在長白山摘月崖醒來以迄今天，他幾乎沒有過一天好日子，光是身上的傷就有好幾處，在長白山莊，他的面頰和腰上各中一劍，傷勢剛見好轉時，又在蔴衣鬼師那裏被長白智多星袁九如削去肩上一片肉，今天右胸口再中一刀，可說全身是傷，渾身皆痛！

他覺得自己眞像一隻可憐的小野鹿，到處有人圍捕，傷害！

「唉，老天爺，這樣的日子還要過多久呀？」

正在感嘆之時，驀見兩條人影，映入廟殿，抬頭一看，頓時如見閻王，心頭大大一震，暗叫暗道：「不好，今番我命休矣！」

原來，出現於廟門上的，是一老翁和一老者，前者是長白四老中的麟神，後者是長白虎張猛！

也就是說要命的人來了！

仇如山面色發白，顫慄道：「你們……到底追上來了！」

麟神雙手拄着藜杖，面上掛着深刻的冷笑，緩緩答道：「不錯，沒有人能逃過我長白派的追擊，你更不能！」

仇如山曾經領教過對方的厲害，因此深深感到今日已陷絕地，不禁長長一嘆道：「貴派要取我性命的確十分容易，但是你們難道只以殺我爲滿足麼？」

麟神冷峻地道：「當然不能滿足，但也無可奈何，因爲你的命只有一條！」

仇如山慘笑道：「我剛剛挨了美丐娘一刀，如今已不能動，你們只要一舉手即可擊斃我……」

麟神道：「你小子即使未受傷，老夫也一樣能够輕而易舉的擊斃你！」

仇如山說道：「對，所以，希望你老先給在下一個說話的機會，在下有一事奉告。」

麟神「哼」的冷笑一聲道：「你又要解釋本派胡中天與袁九如不是你殺的，是麼？」

仇如山一愣道：「什麼？貴派那位智多星袁九如也被人殺害了？」

麟神目中露出憤怒至極的寒芒，一字一頓道：「小子，你眞會裝蒜，不過今天任憑你怎麼說，你都得死！」

仇如山震駭欲絕道：「可是，在下眞的沒有殺害袁九如呀！」

麟神表情嚴厲得異常可怕，道：「是的，你沒有殺死他，你只不過放了一把火活活把他燒死在地下室中罷了！」

仇如山瞪大眼睛叫道：「啊，他沒有逃出那間地下室？」

麟神嘿嘿冷笑，說道：「好了，現在你至少已經承認，曾經把他困禁在那間地下室！」

他轉對長白虎張猛一使眼色，長白虎張猛立時拔劍上前，沉聲道：「小子，現在有兩條路任你選擇，你是想馬上死還是想多活幾天？」

仇如山道：「如想多活幾天呢？」

長白虎張猛道：「那就不要反抗，乖乖的俯首就擒，隨我們返山聽候發落！」

仇如山苦笑道：「在下眞想多活幾天，可是……唉，也許在這兒死去比較痛快一些……」

長白虎張猛獰然一笑道：「你還想反抗？」

仇如山說道：「做爲一個武林人，力戰而死，總比被人凌辱而死要好得多，是麼？」

長白虎張猛喝道：「好，你拔劍！」

仇如山依言拔劍出鞘，但仍倚坐在廟壁下沒有站起來。

長白虎張猛道：「起來！」



仇如山搖頭道：「不，在下現在不能動，一動就流血，在下這一陣子已流了不少的血，不能再流了！」

他輕輕嘆了口氣，繼道：「當然，如果你能刺中我，那是命該如此……」

長白虎張猛怒叱道：「歪種！你以爲賴在地上不起來，老子便不敢殺你？」

仇如山道：「不，在下的心意是未到萬不得已時，決不再流血。」

長白虎張猛環目暴瞪，厲聲道：「你殺害我們掌門人，奪去萬年神參，然後又殺害我胡，袁二師兄，此仇不共戴天，老子可不跟你講江湖規律！」

話落，陡然一劍刺出！

他人就站在仇如山面前三尺之處，在如此之近的距離刺出一劍，可說是十拿九穩的。

但是仇如山臨時觸發的救命招術可眞多，他本能的抬劍一撥，竟以極其巧妙的四兩撥千斤的手法，將長白虎張猛的劍撥得滑出一二尺，「篤！」的一聲，刺上他身邊的牆壁上！

在這一瞬間，若換了旁人，必會乘機反擊，而且必能一擊而中，但是仇如山就沒有這種能耐，他在主動攻擊方面總是顯得反應遲鈍。

長白虎張猛却以爲他會乘機反擊，心中一驚，慌忙飄起躲避，也利用飄起一拔之勢，收回了刺入牆壁足有三寸深的劍。

直到縱退數尺，才發現仇如山沒有出手攻擊，頓時滿臉通紅！

這情形如落入外人眼裏，他眞是要羞死了，因爲以他一位長白派高手的身份，先出手攻擊一個坐在地上，而且是受了傷的武林晚輩，結果自己反弄得手忙脚亂，的確是個大笑話。

麟神看得眉頭一皺，不悅地道：「張猛，你已爲人師表了，出手何以仍然如此毛躁？」

長白虎張猛老羞成怒，突然厲吼一聲，一步欺前，揮劍猛劈猛砍，一連攻出三劍！

這三劍剛猛雄渾無比，每一劍都似挾着排山倒海之勢，銳不可當。

「錚！」

「錚！」

「拍！」

仇如山舉劍上迎，但見雙劍如電交擊，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麼擋開對方的猛烈攻擊的，總之當化解了長白虎張猛的第三劍時，他反將張猛推得踉蹌顛出數步！

實際情形是這樣的：他的功力並不比張猛高强，他使用的仍是四兩撥千斤的功夫，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罷了。

長白虎張猛前在長白山莊時，曾將仇如山擊傷，後來他也中了仇如山一劍，但他一直認爲卽是自己一時疏忽所致，今天他滿以爲可以輕易的收拾仇如山的命，却不料二度交手之下，自己反出了醜，這是他自成名以來所未曾碰到的事，一時羞慚得恨不能鑽入地下去。

但他的外號叫長白虎，可知其性極烈，這時羞急之下，頓如一頭狂怒的老虎，只見他身子一旋而回，雙目發赤，裂帛般的暴吼一聲，三度揮劍撲出！

看他的聲勢，似乎不惜拚上老命也要將仇如山刺死於自己的劍下！

「住手！」

麟神似感不妙，突然開口喝止。

但長白虎張猛已如脫韁怒馬，要想收勢也已不能，手中長劍疾若奔電朝着仇如山筆直刺去！

仇如山見他來勢兇猛，心中着實害怕，竟無勇氣接招，忙的左掌按地，身形微騰，倏然旁移開了三尺。

他原是盤膝而坐的，身子離開原地時仍是盤膝而坐，看上去倒眞是瀟洒極了！

長白虎張猛只道他必會接招，心中已想好了各種變化招式，但却沒想到他會避開，頓時爲之一呆，而就在一呆之間，他的劍已刺上牆壁。

這次，仇如山倒沒忘記乘機攻擊——他覺得自己既然要死了，再傷個人倒也無傷大雅——他於是乘機掃出一劍。

但見劍光一閃，便聽長白虎張猛悶哼一聲，連那刺在牆壁上的劍都來不及收回，倏地暴退下去。

血，從他左腿上湧出！

上次他被仇如山傷了右腿，今天則是左腿，眞是傷得「恰到好處」！

他暴退到仇如山對面的牆壁下，低頭一看受傷的左腿，頓時氣得額上青筋暴現，好像突然瘋了似的，又張口雷吼一聲，四度縱身撲出。

麟神怒喝道：「張猛，你住手！」

張猛充耳不聞，猛撲而上！

麟神大怒道：「混帳東西，你瘋了不成！」

張猛一撲到仇如山跟前之時，却未發掌攻擊，而是一把收回牆壁上的劍，抬起右膝「拍！」的一下將長劍打斷，再憤然扔掉另半截，隨卽轉身衝出廟殿，好像一個傷心欲絕的人，疾速的奔向天涯去矣！

麟神似亦了解他的心情，未再開聲叱罵，望着他遠去不見之後，才回對仇如山冷冷道：「小子，論你年紀，你的成就的確是出類拔萃的，只可惜你心太狠毒，老夫留你不得！」

他走上兩步，慢慢的舉起藜杖——

「住手！」

一聲嬌叱，適時而至！

恨似海趕回來了？

不錯！

但隨她而來的，尙有兩個老人！

這兩個老人才妙，看上去是一主一僕，僕人年約六十多歲，相貌忠厚，頭上却歪戴着一頂黑色僕帽，灰衣白長襪，肩上荷着一口連鞘刀，模樣帶着幾分滑稽，主人則年紀亦在六十七八之間，看上去是個七品官兒，修眉朗目，長鬚拂胸，而頭上那頂紗帽也戴得歪歪的，身上是一襲藍色官服，腰圍玉帶，神態官架十足，却騎在一匹瘦瘦的黑驢上，模樣比他的僕人更滑稽，更顯得玩世不恭！

這個人你說他是官兒也好，說他是武林人也好，因爲，他兩樣都有，既穿官服，又讓他的老僕人荷着一口江湖人使用的刀！

任何人見到這一對主僕都會覺得可笑，然而麟神一眼瞥見他們時，非但笑不出來，而且神色變得非常凝重，好像已知麻煩上身似的。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慕容美・文
盧令・圖

#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孟嘗吳才在七星鎭大宴羣英，當衆說出大悲老人還寶，依他說，每件都是稀世奇珍，說到最後，又露骨的表示得到遺寶的人已來到七星鎭，甚或可能就在今日宴會之中，這話，引起羣豪的猜忌，白天星更似有意無意間向隣座的金雨暗示一條尋寶的綫索，金雨回去與同黨相商，結論是白天星心存不軌，金雨便着弓無常設法把白天星除去。白天星和張弟在錢痲子賭館中賭錢，輸得一乾二淨，遂向錢痲子借錢，視錢如命的錢痲子居然破例貸借，一歪鼻樑賭客詫異地問白天星是否有錢存在錢痲子處——

## 金錢能買命　妙計可除魔

歪鼻樑說話的語氣，已經大大改變，他問這句話時，羡慕與巴結之色，兼而有之，再不像先前那樣，只拿眼梢瞅着白天星了。

白天星一面催着衆人落注，一邊淡淡地說道：「跟有銀子存在他那裏也差不多少。」

那漢子微微一楞，好像說：這是甚麼話？

這種話的確不容易聽得懂。存了銀子，就是存了銀子！沒有存銀子，就是沒有存銀子！沒有存却跟存了差不多？差不多又是甚麼意思？難道——這小子在這間熱窩，搭了股份不成？

歪鼻子沒有聽懂這句話，另一個人却好像聽懂了，那是一個臉如殭屍似的褐衣漢子。

褐衣漢子兩眼微微一亮，一張黃中泛光的面孔上，也好像突然有了血色。

枱面上已經堆滿了大大小小的注子，總數約在十両銀子左右。

但白天星彷彿還不够過癮似的，仍在一股勁兒的吆喝道：「下，下，注子越大越好，公公道道，亮點子賭輸贏，下，下，快！」

褐衣漢子望着他道：「儘吼個甚麼？你打骰子呀！」

白天星道：「你下了沒有？」

褐衣漢子道：「你要我下多少？」

白天星道：「下多少都要！」

褐衣漢子道：「說話算話？」

白天星道：「當然！」

褐衣漢子道：「那麼，請等一等！」

白天星骰子往枱子一擱道：「慢慢來，不慌，我這人，輸贏無所謂，向來就歡喜一個痛快！」

褐衣漢子慢慢解開兩顆衣扣，從荷包裏取出一張銀票，抹抹整齊，押在天門。

白天星抓起骰子，喝道：「還有下的沒有？如果沒有人下，我可要打骰子了，要下就趁早！」

褐衣漢子忽然伸手一擱道：「對不起



，慢點！」

白天星道：「幹甚麼？」

褐衣漢子指指那張銀票道：「你老兄最好先查查注子，再打骰子！」

白天星拿起那張銀票一照，微感意外地道：「紋銀三百両？」

褐衣漢子冷冷一笑道：「你老兄不是說注子越大越好嗎？」

白天星稍稍沉吟了一下，忽然轉向張弟道：「你再去找錢痲子，向他要一千五百両銀票，票面不要太大，大了找化不開，最好都是三五百両左右……」

張弟發楞道：「你是不是喝多了？」

白天星道：「去啊！」

張弟道：「剛才我找他借五十両時，他就要我勸勸你，細水長流，過了今天，還有明天，現在這麼大數目，你想他會放心借給你？」

白天星寒着臉道：「不借？嘿嘿！你去對他說：要他放漂亮點，惹火了白大爺，到時候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張弟霎着眼皮道：「你喝酒從來沒有醉過，怎麼今天一醉就變成這種樣子？」

白天星怒道：「你懂甚麼？不管我變成甚麼樣子，我總是你的師兄，輪不到你來教訓我。」

張弟還是站着不動。

白天星醉了，他可沒有醉，一千五百両銀子，遇上壞年成，不知可救多少命，就算不在乎，也不是這麼個花法。

所以，他寧可挨罵，他也要把白天星勸回去。明天白天星酒醒了，自然會明白他沒有做錯。

白天星見張弟站着不動，忽然轉向另一邊，大聲喊道：「老蕭，你來一下！」

老蕭很快的跑了過來道：「白頭兒有甚麼吩咐？」

白天星道：「去找你們錢老闆借一千五百両銀票，爲了找零方便，票面不要太大。」

老蕭道：「是！」

一個道道地地的聰明人。

腿長在他身上，銀票在老闆口袋裏，借到了跑不掉賞錢，借不到與他無關，這種差使何樂而不爲？

所以他應完一聲是，立卽飛步奔向後院而去。

這邊衆賭徒紛紛交頭接耳，都覺得白天星今天是眞的醉了。

不僅眞醉，而且醉得相當厲害，一個人如非醉得神智不淸，試問又怎會向錢痲子那種人開口要借一千五百両銀子？

不過，大家雖然明知道這筆銀子借不到，興趣仍很濃厚。

今天下家的手氣都不錯，換誰當莊，都是一樣，只要賭局不散，說不定還有得撈進……

衆人正在想着，老蕭出現了！

白天星大聲道：「借到沒有？」

老蕭沒有回答，手一伸，枱面上立卽多出一叠整整齊齊的銀票。

白天星道：「是不是一千五百両？」

老蕭道：「是！」

白天星抓了一把碎銀道：「這些拿去喝酒！」

老蕭弓腰道：「謝白爺！」

一把碎銀，至少有也五両。瞧瞧，這份賞錢，賺得多輕鬆！

若是換了別的伙計，聽說有人要向他們老闆借這麼多銀子，縱然不給嚇昏，必也面有難色，那時賞錢不談，說不定還會先挨一個大巴掌。

誰說這世上銀子難賺？

老蕭歡天喜地的走了。這邊的一干賭徒，却好像喝了孟婆婆的迷魂湯，一個個瞪着那叠銀票，都像痴了一樣。

白天星拿骰子在銀票點了兩下，得意地望着那褐衣漢子道：「伙計，骰子現在可以打了吧？」

褐衣漢子點點頭道：「當然可以。」

財往旺處流——這句話有時好像還眞有點道理。

骰子打七點，白天星第一次通吃。

以後，輪輪贏贏，玩到半夜，白天星收手結帳，居然淨贏八百多両。

大輸家是那褐衣漢子，輸了九百両。

那褐衣漢子眞够風度，輸了九百両銀子，臉上始終不脫笑容，看上去好像比贏了九百両銀子還開心。

張弟見白天星將一把銀票全塞進了口袋，忍不住道：「向人家借來的銀子，先拿還給人家啊！」

白天星笑笑道：「你要不要試試？」

張弟道：「試什麼？」

白天星道：「我賭你拿去還，錢麻子也不會收你的！」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又笑了一下道：「交情够！」

張弟楞然道：「你跟錢麻子這份交情是甚麼時候建立起來的？」

白天星沒有回答他，却轉向那正待離去的褐衣漢子，揮揮手，笑道：「要玩，明天再來，明天天一黑，咱們就上場，好好的玩個痛快。」

褐衣漢子也報以微笑道：「沒有問題，明天一定奉陪。」

×　×　×

絃月斜懸，夜深如水。

大街上除了夜歸的賭徒，已很少看到人影。

白天星走出熱窩，一路輕輕地吹着口哨，心情似乎十分愉快。

感到不愉快的是張弟。

白天星雖然什麼事都不瞞他，但跟白天星走在一起，却使他時時都有一種被愚弄了的感覺。

今晚便是如此。

他知道白天星能向錢麻子借到一千五百五十両銀子，一定事先要了什麼花招，但他硬是想不出，這一手花招，是怎麼要的，以及爲什麼無緣無故的要來這一手？

白天星並不嗜賭，也並不想在賭枱上贏別人的錢，一個既不好此道，又不想發橫財的人，爲什麼要把這麼多的精力和時間，浪擲在賭枱上呢？

只是爲了消遣？爲了好玩？

他想不通。

這也正是他今晚感到滿肚子不高興的原因。

×　×

門，輕輕一推，就推開了。

七星鎭上幾百戶人家，人出門而從不上鎖的房子，恐怕也僅只有他們這一間。

白天星推開了門，只藉着皎潔的月色，朝屋子裏隨便張望了一眼，並沒有馬上走進去。

他忽然轉過身子，望着張弟笑道：「要不要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張弟沒好氣的瞪眼道：「秘密——什麼秘密？」

白天星低低一笑道：「適才向錢麻子借的那些銀子，其實都是我自己的！」

張弟不禁呆了呆，道：「你說那些銀子都是你自己的？」

白天星笑道：「是的。所以你根本不該生我的氣，這種事本來比一加一等於二還要明白，你所以覺得奇怪，只怪你把事情想得太複雜。」

他又笑了一下又道：「你想想吧：錢麻子是個連幾分銀子一壺酒，都不願被人白吃的人，他會平白把這麼一大筆銀子借給別人？」

張弟怔怔然道：「你……」

白天星笑道：「我在酒席散了以後，說要去後面解個手，便是去他那裏存銀子，我存在他那裏的數目，是二千五百両，如今連贏的加在一起，等於收回了九成，也差不多了。」

張弟道：「你爲什麼要把銀子存放在他那裏？」

白天星笑道：「我告訴他的理由是爲了安全，以及取用方便。」

張弟道：「那麼，眞正的理由呢？」

白天星笑道：「眞正的理由，也有兩個。」

張弟道：「兩個什麼理由？」

白天星道：「第一，向別人解釋我這個浪子看來收入有限，何以會不爲日常花用發愁！」

張弟道：「向誰解釋？」

白天星道：「很多人。」

張弟想了想，又道：「那麼第二個理由呢？」

白天星忽然笑着反問道：「你覺得錢麻子這個人怎麼樣？」

張弟道：「當然不是一個好東西！」

白天星笑道：「那就對了！我這樣做的第二個理由，便是爲了要讓這錢麻子難受難受！」

張弟道：「你銀子放在他那裏，要不要利息？」

白天星道：「不要。」

張弟道：「他如果轉存到銀號裏去，生的利息，豈不變成他的收入？」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這種情形之下，你以爲他會難受？」

白天星笑道：「難受得要死！」

×　×

錢來得容易，收入太多，有時的確也是件很難受的事。

就拿錢麻子來說吧！深更半夜，別人都進入睡鄉，却正是他一天之中最忙碌的時候。

因爲他必須在上床之前，結清一天的賬目。

別人睡的是炕床，他睡的是一口大木櫃，不等銀錢帳簿收進大木櫃，就是要他



睡，他也睡不着的。

錢麻子今天的帳目已經結好。

他推開算盤，正待將帳簿和一袋碎銀放入木櫃之際，房門口人影一閃，忽如魅靈般出現一名褐衣漢子。

這人的一張面孔本來就很可怕，映着閃幌不定的燈光，看了更叫人背脊骨涼得發麻。

錢麻子勉強定下神來道：「朋友有何貴幹？」

褐衣漢子兩隻眼睛滿屋轉個不停，好像根本就沒有聽到錢麻子問的話。

錢麻子輕輕咳了一聲，又道：「朋友如果——」

褐衣漢子忽然收回眼光，盯着錢麻子道：「聽說錢老闆爲人很四海！」

錢麻子暗暗鬆了一口氣：原來是個要光棍的！

他做這種烏龜生意，常年少不了會有這種人上門，在他來說，應付這一類的脚色，幾已成爲家常便飯，自然用不着再緊張。

錢麻子想着，馬上換了一副臉色，指着一張椅子，擺擺手道：「請坐！」

褐衣漢子站着沒動。

錢麻子帶着笑容，說道：「朋友，貴姓？」

褐衣漢子道：「弓。」

錢麻子道：「失敬，失敬，原來是弓爺。」

褐衣漢子道：「不敢當。」

錢麻子又咳了一聲道：「七星鎭是個小地方，要不是湊着這次品刀會，單靠過往客商，根本無法支撐，弓爺是跑大碼頭的人……」

褐衣漢子道：「我並不想强人所難，我只想援別人前例，也向錢老闆借點銀子花花。」

錢麻子更放心了。上門伸手的貨色，都不是什麼大角色，要錢要得急的，更好打發！

於是，他也不再多說廢話，開門見山的問道：「弓爺差多少應急？」

褐衣漢子緩緩地道：「不多，一千五百五十両！」

錢麻子一呆道：「多少？」

褐衣漢子道：「一千五百五十両！」

錢麻子木楞楞地道：「弓爺，……您……是……說笑話吧？」

褐衣漢子道：「大爺要取樂，不會找你，大爺會去找你的那些姑娘。」

錢麻子一雙眼珠，幾乎要從眼眶裏凸了出來：「一千五百五十両？你要我把這點基業全部讓給你？」

褐衣漢子側目陰陰一笑道：「沒有那麼嚴重吧？我說過只是援例，就在不久之前，不是有人從錢老闆這裏借走過這個數兒嗎？」

錢麻子楞得一楞，旋即想通了這是怎麼回事，當下不禁再度露出了笑容道：「弓爺是指那個姓白的浪子？」

褐衣漢子冷冷地道：「我不管他是白浪子還是黑浪子，我說過了，我只是援例辦理。」

錢麻子的笑容似乎又親切了些，他笑吟吟的望着褐衣漢子道：「弓爺，我能不能向您請教一下？」

褐衣漢子平平板板的道：「可以！不過最好少說廢話。」

錢麻子微笑着道：「我想請教弓爺，如果今天換了你弓爺是我錢麻子，手底就是這麼一點局面，有人向您獅子大開口，一借就是成千的銀子，請問你弓爺借不借給他？」

褐衣漢子道：「借！」

錢麻子臉上的笑容一下不見了。

褐衣漢子冷冷接着道：「所以你也應該借給我，如果你錢老闆是個明白人，就該知道我弓某人如今來向你借銀子，並不是冲着你開的這爿熱窩。」

錢麻子一頭霧水似的眨着眼皮道：「弓爺——您——這話什麼意思？」

褐衣漢子冷冷一笑道：「你錢老闆眞的聽不懂？」

他突然一個箭步，竄上前去，出手如風，一把抄起錢麻子的一條胳膊，冷笑着道：「那我就只好用一個你聽得懂的方式告訴你了！」

他微微使勁一扭，錢麻子登時連人帶椅子，像車蓬似的，原地轉了半圈。

錢麻子雖然也練過幾天武功，但那只能作爲替賭場妓院，充打手混飯吃的本錢，跟這褐衣漢子比起來，自是差得太遠。

褐衣漢子反曲着他的手臂，往他背上一捺一推，錢麻子一張面孔馬上變了顏色，但他總算是在外面混過的人，雖然痛得冷汗直冒，仍强忍着沒有出聲求饒。

褐衣漢子陰陰地道：「怎麼樣，大老闆，現在懂了沒有？」

錢麻子喘着氣道：「弓爺有話好說，何必……何必……」

褐衣漢子又稍稍加了一把勁，嘿嘿冷笑着道：「弓爺要說的話並不多，你錢大老闆最好仔細聽清楚：金銀財寶，醇酒美人，只有活人方能享受，不論你錢大老闆靠山有多硬，也無法阻止弓爺使你錢大老闆馬上由活人變成死人，所以你錢大老闆最好想開點，別以爲熬過這一陣事情便可以過去。這意思你錢大老闆懂了沒有？」

錢麻子痛得彎下了腰道：「懂，懂，我依您的意……照……照付就是了。」

褐衣漢子兩眼冒火，重重哼了一聲道：「你他媽的還跟老子裝迷糊！」

隨着這聲咒罵，手起一掌，照準錢麻子後心拍了下去！

錢麻子喉頭一甜，口裏立刻泛起一股腥鹹之味。

不過，這一掌雖然挨得不輕，却使錢麻子突然從迷糊中清醒過來。

房間就只這麼大，錢銀放在什麼地方，誰都不難一眼看出，可見這廝要借銀子只是一種藉口，實際上要的，一定不是銀子。

至於這廝究竟要的是什麼，他想不出，也不願去多想。

他本來還想告訴對方，他付那個浪子銀子，是因爲那浪子有銀子存在他這裏，現在他覺得這種解釋也是多餘的。

總之，對方不論要的是什麼，那樣東西他一定拿不出。

他硬頂下去，只有皮肉受苦，要是一個應付不當，甚至眞的會像對方說的由一

個「活人變成死人！」

所以他如今只能罵自己該死，因爲有一件事，他早就該做，却一直沒有做。

這件事現在做當然還不遲。

錢痲子想着，用力吞下了那口應該吐出來的血，裝作完全順服了的樣子，扭過頭苦着臉，說道：「弓爺請放手，我說就是了。」

使苦肉計，是他的看家本領之一，他只要扮出可憐兮兮的樣子，經常總能獲得別人的同情。

但這一次他沒有成功。

褐衣漢子冷冷地道：「你說，我聽得到。」

錢痲子戰抖着伸出左手，好像要指一處地方，又够不着似的，褐衣漢子只好稍稍放鬆，以便他能將身子轉過來一點。

錢痲子轉向帳枱，指着一隻抽屜道：「在那裏面，你自己拿。」

他口裏說着，腳尖同時向枱下一處暗椿採去。

這根暗椿通到隔壁一個房間，只要一踩下去，隔壁一塊雲板，便會發出警响，房間裏住有八名護院打手。

這八名打手，全是黑道上的一些亡命之徒，這種人你幾乎在任何一家妓院裏，都可以找得出三兩個來。

他們的身手，雖非一流，但那股肯賣命的狠勁兒，任誰見了，恐怕都得退讓幾分。

錢痲子知道，只要招來了這八名打手，他便有脫身之望。

只要他能即時逃脫虎口，他便不愁事情解決不了。黑鷹帮爲人辦事，價錢一向公道，他只須把燕娘身上發的意外之財，拿個三分之一出來，事情就可以擺平了。

抽屜打開了，裏面只有一刀草紙。

褐衣漢子的臉色一變道：「你他媽的，居然還敢拿老子開玩笑？」

錢痲子見褐衣漢子手掌一揚，又待拍落，急忙縮起頸子道：「不，不，我說放在抽屜裏，指的是鎖匙。」

褐衣漢子頓住下拍之勢道：「什麼鎖匙？」

錢痲子道：「開錢櫃的鎖匙。」

褐衣漢子道：「在那裏？」

錢痲子道：「草紙底下。」

草紙底下，果然放着一串鎖匙。

褐衣漢子抓起那串鎖匙道：「開錢櫃的是那一把？」

錢痲子道：「是最長……長的……一把。」

他聲音有點戰抖，臉上也露出恐懼之色。

因爲開錢櫃的鎖匙，並不在那串鎖匙裏面。他怎會將如此重要的一把鎖匙隨手亂放呢？

那把鎖匙其實不分日夜，都吊在他的褲頭上。

他的目的只是拖延時間，如果隔壁那些打手不能及時趕至，只要褐衣漢子打不開錢櫃上那把鎖，他就完定了。

總算還好，褐衣漢子挑出那把長鎖匙，正待點上錢痲子穴道，以便去打開那座錢櫃時，房門突然砰的一聲巨响，被撞了開來。

五六個手執各式兵刃的大漢，如狼似虎的蜂湧而入。

褐衣漢子雖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却一點也不慌亂，他並不懷疑這是錢痲子要的花樣，同時也沒有把這批打手放在心上。

當那些打手衝進來時，他連回頭望也沒有望一眼，直到兩名手執鐵棍的打手，舉起鐵棍照準他背心砸下，他才猝然旋身，飛腿一腳踢出！

他踢出的左腳，腳踝擊中左邊一名打手的太陽穴，這名打手的鐵棍一歪，正好敲在右邊那名打手的頭上。

被踢的打手只給踢得昏了過去，另一名受魚池之殃的打手，却在伙伴一棍之下，腦袋開了紅花。

跟在後面的四名打手，眼睛全紅了。

只聽呼的一聲，一名打手突然洒出一支帶着長練的飛爪。

另一名使刀的打手，身子一矮，鬼頭刀帶起森森寒光，趁機疾如旋風般向褐衣漢子下盤砍去。

其餘兩名打手，一個使斧，一個使鈎，這時分別擋在褐衣漢子兩旁，虎視眈眈，伺機而動。

房間裏地方不大，一個人在四種兵刃交逼之下，縱有再高的身手，也很艱施展得開。

褐衣漢子雖然不把這幾名打手放在心上，但在看到一支飛爪飛向自己時，却也不禁皺起了眉頭。

飛爪不是一件可怕的兵刃，但却是一件很討厭的兵刃。

因爲他如今要對付的不止一名敵人，對於近身搏鬥的敵人，再多他也不在乎，但對於一個使飛爪的敵人，情形就不一樣了。

他必須先解決了這支飛爪，才有機會解決站得較遠的敵人。

他若是將注意力都放在這支飛爪上，那麼他的一雙腳，便得交給那個使刀的打手。

如果他不想陰溝裏翻船，栽在幾名妓院打手的手底下，他就得暫時拋開雜念，拿出眞功夫來，好好施展一番。

褐衣漢子想着，不再遲疑，一把推倒錢痲子，同時藉這一推之力，低頭避開飛爪，足尖一點，突然向左首那名使斧的打手撲去！

那使斧的打手，斧頭剛剛揚起，只覺手腕一痲，一把板斧已經到了別人手上。

後然，只見斧光一閃，這一把板斧便砍上了他的胸膛。

錢痲子在地上打了一個滾，爬起之後，突然翻過錢櫃，對着櫃後牆壁，一肩撞了過去。

糊着花紙的牆壁上，原來開着一道活動的暗門。

褐衣漢子聞聲回頭，牆壁已經回復原狀，錢痲子則不見了人影了。

× ×

天快亮了。

夜色如墨。

這正是黎明前，露水最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錢痲子像狗似的爬出了熱窩後門。



如今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希望能在見到第一個熟人之前，可以在七星棧順利找到那兩名黑鷹香主。

× ×

七星棧中黑沉沉的，一片死寂。

那兩名黑鷹香主住在那一個房間裏呢？錢痲子跳下牆頭，心跳氣喘，手脚發痲，渾身一片泥污。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想到了一件事。

過去，他只顧拚命賺錢，竟連一個知心的朋友也沒有交上，就連七星棧的棧東老孫，跟他都談不上一點交情。

老孫去熱窩，照樣不能掛帳。

過去，他一直認爲，不交朋友的好處，簡直說不盡。

不怕人記帳。

不怕人借錢。

不需要交際應酬…………

沒有朋友的壞處，似乎只有一件：你必須永遠春風得意，千萬別有那麼一天，遇上一個像弓無常這樣的人！

錢痲子知道老孫住的地方，只要找到老孫，當然就能找到黑鷹帮的人。

但是，他不敢去。

他怕老孫也許會出賣他，像七星鎭上其他的人一樣，能看到他錢痲子的笑話，相信誰也不會放過這種機會。

就在這時候，錢痲子忽然聽到一陣如茶壺水滾般的絲絲之聲。

有人在牆脚根下小便。

錢痲子眼力很好，他居然認出這個小便的人就是烏八！

他一時忘了烏八是個比老孫還要沾惹不得的人，竟然脫口低低喊了一聲：「是烏八爺麼？」

烏八睡得迷迷糊糊的，此刻雖在解着小便，眼皮却未完全睜開，聽得這一聲突如其來的低呼，不由得嚇了一大跳，小便也嚇得縮回去了。

錢痲子連忙接着道：「是我……錢痲子。」

烏八匆匆繫好褲帶，轉過身來道：「誰？錢——錢老闆？」

錢痲子悄悄攏過去道：「是的，是我，聲音輕一點。」

烏八似乎有點不相信，揉揉眼皮，看清楚了，才露出詫異之色道：「錢老闆這時候來這裏幹甚麼？」

錢痲子啓齒爲難地低低說道：「我，咳……是因爲……因爲……昨天熱窩裏出了點小痲煩，想找黑鷹帮的人出頭招呼一下，免得事情愈鬧愈大，你八爺知道的，我是個生意人，咳咳……咳咳……」

烏八道：「黑鷹帮的人，你找過了沒有？」

錢痲子道：「我正要向八爺請教，因爲我不知道他們住在甚麼地方。」

烏八睡意全消，眼中忽然露出狡猾之色，兩隻精眸轉了幾轉，才慢慢的道：「好的，這是小事情，過兩天我替你打聽一下就是了。」

回得眞絕！他明知道錢痲子一刻也等不得，竟故作從容，要過幾天才打聽。錢痲子如果能等幾天，在這種時候跑出來幹甚麼？

好在錢痲子也是混字號出身，聽了引子，便知曲文。

於是他連忙掏出一張銀票，塞了過去，道：「謝謝，謝謝，那就多勞八爺費心了！」

烏八接下了銀票，口中却道：「這，這是幹甚麼？」

他當然不會不懂這是幹甚麼，他問的其實是銀票上的欵額，在這種節骨眼上，十兩八兩銀子，當然不能滿足他的胃口。

錢痲子已經摸出了路，心裏自然有數，當下附耳低聲：「一百兩，小意思，八爺以後去熱窩，另外我再招待。」

烏八顯然很滿意這個數目，點點道：「你錢老闆的事，就等於是我的事一樣，我怎能不放在心上。」

他故意想了一下，才接着道：「前面三號房裏，好像住了他們的人，只是不知道在帮裏的身份如何。」

× ×

錢痲子輕輕叩着三號客房的門。

「誰？」

「我！」

「你是誰？」

「錢痲子。」

「錢甚麼？」

「錢痲子！熱窩裏的錢痲子。」

「找誰？」

「找曹香主和羅香主。」

「他們不住這裏。」

「沒有關係，只要是貴帮的人，隨便那一位都是一樣。」

門開了，錢痲子像老鼠似的溜了進去，同時深深地吁了一口氣，經過半夜折騰，一直熬到現在他才算有了幾分安全感。

黑暗中，開門的那個人，又把門輕輕閂上。

錢痲子摸着一張櫈子坐下，喘着道：「不要點燈，如果有傷藥和冷茶，請做做好事，先拿點給我。」

那人也坐下了，但沒有開口，當然也沒有給他藥和茶。

錢痲子只好接着說出來意，並將褐衣漢子無端上門鬧事的經過，詳詳細細從頭說了一遍。

那人聽完之後問道：「你說對方姓甚麼？」

錢痲子道：「姓弓。」

那人道：「弓箭的『弓』？還是龍共『龔』？」

錢痲子道：「這個我就不怎麼清楚了，他只說姓弓，我也沒問他那個弓。」

那人道：「這人以前有沒有到熱窩裏來過？」

錢痲子道：「沒有。」

那人想了想，又道：「這人生做一副甚麼樣子？」

錢痲子道：「樣子怕人得很，青慘慘的一張臉，塌鼻樑，大咀吧，兩眼亮得發綠，活像從棺材裏跑出來的一個殭屍。」

那人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了，弓無常！」

錢痲子一怔道：「弓無常？」

那人道：「是的，是湖廣道上有名的三大狠角之一，叫甚麼名字，沒有人知道，無常原是他的外號，以後喊順了，大家便喊他弓無常。」

那人又嘆了口氣道：「你錢老闆惹上這位仁兄，實在太不幸了。」

錢麻子着急道：「是他找上門來的，我沒有惹過他啊！」

那人緩緩地道：「不管事情是怎麼引起來的，結果都是一樣。」

錢麻子迫不及待地道：「這人是不是連貴幫也不敢得罪？」

那人道：「那倒不見得。」

錢麻子鬆了口氣道：「這就好了，你當家的開價錢吧！」

那人道：「價錢有兩種。不過，在開價之先，我勸你錢老闆最好還是連夜遠走高飛，找個地方躲躲，省掉這筆開銷。」

錢麻子道：「爲甚麼？」

那人道：「因爲錢老闆的錢來得不容易，兩種價錢，無論那一種，你錢老闆都可能負担不起！」

錢麻子咬咬牙齒，下狠心道：「你說，沒有關係。」

那人道：「殺掉這個人，價錢是一萬兩紋銀正。」

錢麻子耳門一嗡，幾乎昏了過去。

一萬兩銀子，他拿得出，但如拿出這一萬兩銀子，他就幾乎變成一個空殼。以後日子，他怎麼過？

以後的日子，豈非生不如死？

那人緩緩接着道：「第二種價錢，保你太平無事，期限是一個月，價銀折半，五千兩正！」

錢麻子僵在那裏，像呆了一樣，隔了好半晌，才低低地應了一個字：「好。」

那人道：「你選第二種價錢？」

錢麻子道：「是的。」

那人道：「有一件事，我必須先向你錢老闆交代明白：在沒有收你錢老闆半數定金之前，你還可以多多攷慮一下。」

錢麻子道：「攷慮什麼？」

那人道：「那就是本幫決定了接受一件委托之後，中途絕不更改當場約定之事項。你錢老闆在交付定金之前，仍可重作選擇，將來若是改變主意，便是屬於新的契約。到那時候，你錢老闆如認爲有斬草除根之必要，除了這五千兩之外，就得另付一萬兩，並不因爲你是老主顧，而有一分一厘的折扣！」

錢麻子搖搖頭，有氣無力的道：「就這樣決定，用不着攷慮了。」

他其實已經攷慮過了。

今天的七星鎮，一天之中，都會發生很多事，有一個月，時間够長的了。

時間自會澄清一切，他不相信褐衣漢子弓無常眞的會跟他錢麻子過不去，這次十之八九，必然是個誤會。是誤會就有冰釋的一天！他又何必因一時沉不住氣，多花這五千兩銀子？

那人道：「那麼，兩千五百兩定金，甚麼時候可以付？」

錢麻子啞聲呻吟似的道：「現在就可以……」

那人從桌面上推過來一隻鐵盒道：「茶在桌上壺裏，這是傷藥，我的床鋪，今夜就讓給你睡。」

× ×

品刀大會第十天。

天氣很好。

陽光柔和而明亮，鎮上每個人今天看起來似乎都很愉快。

井老闆尤其愉快。

因爲今天他一開店門，就賣出了六口棺材。

生意是熱窩裏老蕭來接的頭。

熱窩裏於一夜之間死了六名打手，死在老闆錢麻子的房裏，血肉狼藉，慘不忍睹，老闆錢麻子本人則不知去向。

最奇怪的是，房裏一口錢櫃，雖給斧頭劈開了，錢財却似乎沒有甚麼損失。

這是怎麼回事呢？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知道。

反正今天的七星鎮上，尋常死幾個人，已不算甚麼稀奇。

如果那一天發現居然沒有人死，才是稀奇事。

× ×

到目前爲止，井老闆已賣出了十三口棺材。他賣出去的這十三口棺材，質料差，故工粗，價錢，却比平時貴好幾倍，而且不欠不拖，都是現金交易。

現在，他算算這些日子的收入，發覺手頭上的積蓄，數目已經相當可觀，這使他的信心愈來愈堅定。

他決定等這次品刀大會一過去，就向何寡婦提婚事。

他相信何寡婦一定不會拒絕。

因爲何寡婦在昨天晚上，還趁人不注意，在他屁股上狠狠擰了一把。

他回來褫下褲子一看，屁股上青了好大一塊。

他摸着被擰青了的地方，渾身有一股說不出的舒暢之感！

那娘兒過去最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如今竟背人偷偷紋擰他的屁股，而且擰得如此之重，這豈不比說甚麼都强？

那娘兒幾時這樣擰過別人的屁股？

× × ×

又是喝豆漿的時候了！

豆漿店裏，空空如也。

何寡婦坐在店門口，眼看着一些老客人，行色匆匆，過門不入，都朝着一個相同的方向趕去，她知道今天的生意要受影響了。

這些人都忙着趕去甚麼地方呢？

× × ×

大家趕去的地方是熱窩。

春色無邊的熱窩，像是突然變成了一座死人窩，白皮棺材一口一口抬進去，又一口一口的抬出來。

輕飄飄的抬進去，沉甸甸的抬出來。

由於搬運匆忙，有幾口棺材上，還可以看到斑斑血漬。

大廳中擠滿了人，後院裏也擠滿了人，七咀八舌，議論紛紛。

大家都在奇怪，六具屍首中沒有錢麻子，可見錢麻子並未被殺。那麼錢麻子去了那裏呢？

有人問老蕭，老蕭搖頭。

問另外兩名打手，那兩名打手也同樣莫名其妙。

他們兩人昨夜都喝醉了酒，睡在姑娘房裏，想不到竟因此避過一刼。

打手玩的姑娘，當然都是紅姑娘，但他們雖然歇的是同一進院子，却沒有聽到



打門的聲音。

這一點倒沒有什麼稀奇，一個人灌足了黃湯，懷裏又摟着一個女人，自然很少分心旁騖。

白天星和張弟也來了，他們站在遠遠的一角。

他們身後，便是一排姑娘們的房間。

就在這時候，其中一扇房門忽然悄悄打開，露出一張隔宿面孔，向這邊低低喊了一聲：「白頭兒，你們來！」

喊過之後，頭微微一點，那張面孔卽於門後消失不見。

白天星以肘彎輕輕碰了張弟一下道：「走！過去坐坐。」

張弟搖搖頭道：「我不去。」

白天星低低一笑道：「你放心，這女人只是代人傳話，並不是在替她自己拉生意。」

張弟微微一怔道：「你怎知道她是在替別人傳話？」

白天星笑道：「因爲拉生意不會用這種命令式的語氣，同時也只該說『你來』，而不該說『你們來』。」

張弟怔怔然又道：「替誰傳話呢？」

白天星笑道：「你何不自己過去看看？如果我猜錯了，又沒人强迫你留下，你退出來也不遲。」

× ×

白天星沒有猜錯。

他們一走進去，便看到房裏除了那女人之外，果然在床上還坐着一個商人模樣的中年男人。

鐵算盤錢如命！

那女人看見他們進來，立卽悄悄退了出去，立時輕輕掩上房門。

錢如命指着床前一張櫈子道：「坐，請坐！」

白天星坐下之後，笑笑道：「錢兄昨天跟在那個姓金的後面，有沒有跟出一點名堂來？」

錢如命皺緊眉頭，隔了一會，才慢吞吞的道：「你說那姓金的中途離席，是因爲作賊心虛，起初看上去倒也的確像是眞有那麼一回事，只是……」

白天星一哦道：「只是怎樣？」

錢如命又皺了皺眉頭道：「只是後來的進展，却使人有點想不透。」

白天星道：「怎麼呢？」

錢如命緩緩接着道：「姓金的在七星棧也開了一個房間，當時離開這裏之後，只回去棧裏幌了一下，便又從後門走出去，倒回頭來到這裏的後院。」

白天星發楞道：「來幹什麼？」

錢如命道：「他在後院包下一個叫美鳳的清倌人，當時，美鳳房裏有人在打牌，那幾個打牌的傢伙，顯然都是這斷的同黨……」

白天星忙問道：「那是幾個什麼樣的人？」

錢如命望着他道：「惡花蜂梁强這個名字你聽說過沒有？」

白天星點點頭道：「見過，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角色。」

錢如命緩緩接着道：「另一個是七步翁魚山谷。」

白天星悚然動容道：「誰？七步翁魚山谷？就是十年前，在龍門武會上，執着崑崙掌門人凌雲俠兩條大腿，將凌雲俠活生生撕成兩片的那個老傢伙？」

錢如命頭一點道：「不錯，就是那個老傢伙！」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怪不得惡花蜂梁强這小子，前天在艾鬍子店裏那樣神氣活現的，原來是仗着這麼一個硬靠山！」

錢如命道：「這老傢伙雖然是個棘手人物，但這一點你們大可不必操心，我們吳公子自有他的辦法。」

白天星將信將疑地道：「吳公子有辦法對付這個老傢伙？」

錢如命笑笑道：「現在不必多問，到時候你們等着瞧就是了！」

白天星又道：「除了這兩人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人？」

錢如命道：「還有一個。」

白天星道：「誰？」

錢如命道：「弓無常。」

白天星點點頭道：「這名字也好像聽說過。」

錢如命道：「對面錢麻子房裏昨夜的六條人命，便是這位弓大仁兄的傑作。」

白天星不覺一愣道：「原來這次血案就是他們一伙人幹下的？」

錢如命點頭道：「是的，我從昨夜天黑之後，就來了這裏，這斷行兇的經過，我在這邊窗子口，可說看得清清楚楚。」

他頓了一下，又道：「方才我說想不透，也就是指的這件事！」

白天星道：「哦？」

錢如命道：「我始終想不透，他們何以會無緣無故，找上一個錢麻子這樣的小人物？」

白天星點點頭，露出思索之色道：「這事的確有點蹊蹺。」

房裏暫時沉寂下來。

院中人語漸稀，似乎高潮已過，看熱鬧的人正在慢慢散去。

白天星想了片刻，驀然一拍大腿道：「對，對，我想通了！」

錢如命眼中微微一亮道：「老弟想通了什麼？」

白天星道：「我想通了姓弓的他們爲什麼突然要跟錢麻子過不去！」

錢如命道：「哦？」

白天星忽然微微笑着道：「錢兄方才說金雨他們一伙是幾個人？」

錢如命道：「四個。不對嗎？」

白天星微笑道：「不對！我說應該是五個。」

錢如命一呆道：「還有一個是誰？」

白天星笑道：「就是如今失踪了的那一個！」

錢如命道：「錢麻子？」

白天星笑道：「不錯！」

錢如命眨着眼皮道：「像錢麻子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老弟認爲他也會牽涉在這種大事中？」

白天星道：「惡花蜂梁强也不是什麼大人物，對嗎？」

他微微一笑，又道：「有坐轎的，就有抬轎的。小人物有時也有小人物的大用處！」

錢如命道：「什麼用處？」（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紅蓼偕覃瑜潛入幽冥教總壇，目睹杜碧霞制服覃紫雲、卡青蓮，將她們交予百里居予以改造後，又由改邪歸正的史本義、莫天琴，取得進入囚禁岑浩然的令牌，救出岑浩然，此時將近天明，在他們離開禁地不遠便爲人發覺，杜碧霞親自到來攔捕，幸得在危險關頭，楊天佑、于君璧等已趕來接應，經過一輪激鬥後，羣俠終以衝出重圍，安然撤退，途中，陳紅蓼說出杜碧霞要將岑浩然改造之事，岑浩然似感愕然，乘暗投明的幽冥教辛香主予以證實，並將杜碧霞派人來提岑浩然的經過說出——

## 劍炁冲天嘯　掌風匝地寒

岑浩然聽明經過之後，又苦笑長嘆了一聲。

楊天佑也苦笑了一下道：「他們要秘笈是假，我們接受他們的條件也是假，雙方都在爭取時間，充實自己的力量……」

陳紅蓼截口一嘆道：「可是，我們的實力，已沒法在短時間內再予增强了。」

楊天佑道：「那也不盡然，比方說，妳昨宵所爭取的那兩位監軍級人員，就是一着非常有力的棋子，如能善加運用，可以說妙用無窮。」

岑浩然點點頭道：「不錯，削弱敵人的力量，也就是增强自己的力量。」

陳紅蓼沉思着接道：「回去之後，再仔細研商吧！原則上，我已決定，必須在覃紫雲，卡青蓮二人的改造手術完成之前，發動總攻。……」



×　　　×

這一次突擊，羣俠方面，固然是志得意滿，但杜碧霞却幾乎氣炸了肚皮。

當然，杜碧霞明白這一次陳紅蓼的偷襲成功，得力於辛雷與方大牛兩個「內奸」，但「內奸」也隨着人家走了，她又不知道陳紅蓼是由水底下潛入莊中的，因此將一口悶氣，發洩在昨宵輪值的警衞人員身上，一下子殺了二十多個。

一直到那竹林中和水溝中的屍體的兩套濕衣被發現，她才忖想出事的原因。

但爲時已晚，那些寃枉被殺的人員，也只好自認倒霉了。

這麼一來，可使得幽冥教內，本來就有點不安的人心，更加在暗中動搖起來。

江湖上的爭雄，也一如兵家戰畧的運用。

當發現自己內部不穩，而一時之間，沒法平靜時，除了採取高壓手段鎭壓之外，最好是同時發動對外的戰爭，以期能冲淡並分散那些內心不滿的人的注意力。

杜碧霞雖然是一介女流，但她能爬到此刻的地位，可的確有她的一套，而決非倖致。

當她明瞭眼前情况之後，顧不得一宵不曾好好歇息，立卽向門外揚聲喝道：「來人！」

「屬下在！」

一聲暴喏，一個彪形大漢，恭謹地肅立門口。

杜碧霞揮揮手道：「去請百里護法和包護法來。」

「是……」

彪形大漢恭敬一禮，轉身疾奔而來。

杜碧霞又沉聲喝道：「慢着，將左右丞相也一併請來。」

「是……」

盞茶工夫過後，百里居，包文虎，「左丞相」廖侗，以及新任的「右丞相」凃森，相偕到達。

這位新任的「右丞相」凃森，是少林寺門下成就很高的俗家弟子，少林寺的七十二般絕藝中，他一人兼擅三項，那就是百步神拳，金剛指，和般若掌。這，在少林寺的門下而言，是很難得的一個傑出弟子。

此人年紀才不過三十出頭，平常爲人也很正派，不幸却被包文虎從中拉綫，而成了杜碧霞的入幕之賓。

他加入幽冥教，也不過是最近半個月的事。

昨宵，他是在杜碧霞身上報効過份，倦極而入睡了，杜碧霞沒想到敵人如此頑强，又不忍心叫醒這位新寵，所以他才沒有出塲，否則，昨宵的戰局，决不會那麼草草收塲。

因爲，此人的功力之强，僅僅畧次于經過手術改造的李唐，比起杜碧霞來，是决不遜色的。

這四位進入杜碧霞的房間，分別就座之後，包文虎首先諂笑問道：「太上有何吩咐？」

杜碧霞沉思着問道：「覃紫雲，卡青蓮二人的手術，怎樣了？」

包文虎含笑答道：「回太上，一切順利，屬下保證她們三天之後，就可以成爲一個無敵高手了。」

杜碧霞接問道：「那麼，覃家兄妹和李明遠等人呢？」

包文虎得意地一笑道：「那四位，已算是大功告成……」

杜碧霞截口問道：「如果現在有任務派給他們，不會有甚問題麼？」

包文虎連連點首道：「行，行，絕對不會有甚麼問題。」

百里居微微一怔道：「太上打算提前採取行動？」

杜碧霞臉色凝重地說道：「不是提前採取行動，咱們也得給點顏色陳紅蕁瞧瞧。昨宵，我們吃虧太大了，這口氣，實在嚥不下。」

涂森附和着笑道：「對！咱們也可以給他一個攻其無備，尤其他們昨宵嚐到甜頭之後，決不會想到咱們會立刻還以顏色的。」

杜碧霞含笑點首道：「不錯，本座也正是這意思。」

包文虎却沉思着說道：「太上，請恕屬下放肆，這行動，最好是多加攷慮。」

杜碧霞訝問道：「爲甚麼？」

包文虎正容接道：「太上，屬下之意，最好是等三天之後，咱們再集中全力，作雷霆萬鈞的一擊，以收一勞永逸之效，因爲，臨時突擊，固然可以收到一時快意之效，但權衡得失，却是划不來的。」

杜碧霞毅然接道：「不！我已下定決心，必須予以報復不可。當然，突擊結果，我方也難免會有損失，但我自信是划得來的。」

杜碧霞這一堅持，包文虎自然是不便再說甚麼了。

接着，五個人又密議了頓飯工夫之後，杜碧霞才沉聲說道：「立卽傳令下去，從現在起，除持有本座特別令符者外，任何人禁止外出。」

百里居笑問道：「太上是担心本教中，還有內奸？」

杜碧霞「唔」了一聲道：「有過昨宵的教訓，我不能不特別愼重一點。」

× ×

盞茶工夫過後，整個李家莊，除了輪值警衛人員之外，已寂然無聲。因爲所有的人，都已奉到特別命令，各自在宿舍中調息，隨時準備行動，因而使得偌大的一座李家莊，就像是一座空城似地。

這情形，群俠方面，根本懵然無知，而李家莊中，那業已棄暗投明，並已獲得陳紅蕁的特別信任的兩位監軍級人員——史本義，莫天琴二人，暗中却顯得無比的焦急。

因爲，儘管杜碧霞並未下達何時採取行動，以及採取何種行動的命令，但情況却很明顯，今宵必然會對群俠方面，有出人意外的行動。

他們兩人都想將這消息傳遞出去，而且是越快越好，但由于杜碧霞那禁止外出的命令，却使他們無法行動。

也幸虧他們這些監軍級的人員，地位特殊，也有較多的自由。而幽冥教中，對男女關係，都很隨便，他們兩人的曖昧關係，在同儕間，更是公開的事實。

因此，在閑極無聊的情況之下，這兩位，大白天窩在一起，也就不致于引人生疑了。

當然，他們兩人的窩在一起，可並非像平常一樣的幽會，而是在密議着，如何能將這一特殊消息傳遞到群俠那邊去。

× ×

約莫是初更稍過。

寂靜的陳府中，忽然因爲一件突發的意外事件，而忙亂起來。

因爲，一些功力較次一點的人，突然出現中毒現象，而紛紛倒下了。

這正是晚餐後不久的一段時間，情況很明顯，問題是晚餐中有人作了手腳。

幸虧像陳紅蕁，楊天佑等首腦人物，還不會有中毒的跡象。

但這並不是他們能例外，而是因爲這幾位首腦人物功力精深，發作較慢而已。

因爲，他們發覺功力較次的人；中毒之後，立卽運氣默察，發覺自己也是中了毒。

由于幽冥教中，有一位以毒起家的「毒郞中」百里居，群俠們爲防意外，早已由「地獄神醫」張勁秋煉製大批能預防中毒藥丸，分發全體人員，每人每天一粒。

因此，在正常情況之下，群俠們是不怕中毒的，也因此而並未防到對方會施展這種極爲卑鄙的手段。

但事實上，幽冥教方面，竟然無視于「地獄神醫」張勁秋的存在，施出下毒的手段，而且還使其預防中毒的藥丸失去效用。

這一驚，對群俠方面來說，可眞是非同小可。

試想：敵人既然施展這種不光明的手段來，自然會繼之以更毒辣的行動，在目前這種集體中毒的情況之下，那不是只有引頸受戮的份嗎！

因此，群俠方面的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幸虧一些首腦人物所中的毒，還不會發作，因而立卽劍及履及地，由張勁秋儘速施救，並立卽由陳紅蕁，楊天佑二人親自在暗中警戒着。

當然，這情形，可眞是忙壞這位「地獄神醫」張勁秋了。

好在他確有驚人的藝業，經過他的急救之後，那些中毒的人，已立卽好轉，而楊天佑，陳紅蕁兩人所中之毒，也立卽被解除了。

就當羣俠們驚魂甫定之間，于君璧與覃瑜二人，却已雙雙由外面回來。

因爲，在這一次意外的變故中，除了輪值在外面，担任警戒任務，尙未進晚餐的少數人員，並未中毒之外，于君璧與覃瑜，以及「迷糊酒俠」朱伯倫，算是唯一例外的三位了。

朱伯倫是買醉未歸。

于君璧，覃瑜這一對熱戀中的情侶，則是黃昏前出外散步，流連忘返，直到此刻才回來。

這二位，才一進門，楊天佑就苦笑道：「三弟，你們回來得正好，咱們差點不能見面啦！」

于君璧聞言一驚道：「大哥，出了甚麼事？」

楊天佑長嘆一聲道：「咱們差點被人家一網打盡了……」

當于君璧由楊天佑口中聽到簡畧的叙述之後，禁不住一挫鋼牙道：「好一批卑鄙無恥的東西！」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大哥，查出那下毒的人沒有？」

楊天佑苦笑道：「現在是救人要緊，哪有工夫去查，好在那已經是次要的問題了，只希望敵人能晚一點來……」

陳紅蕁揷口問道：「于兄弟，看到你二哥沒有？」



于君璧一怔道：「沒有啊！準是在哪家館子裏灌老酒。」

覃瑜連忙接口說道：「我馬上出去找找……」

話沒說完，人已回身就走。

楊天佑揚聲說道：「小瑜，先去老正興瞧瞧，記好，快去快回。」

「知道啦……」

覃瑜嬌應聲中，于君璧却正容說道：「掌門人，大哥，既然二位也曾中過毒，須得趕快調息一下，由我來負責警戒。」

楊天佑點點頭道：「也好，可是，三弟得小心一點……」

楊天佑，陳紅蕁二人一走，于君璧一面馬不停蹄地四處巡查，一面却在暗中納悶着：「奇怪，這麼好的機會，那些鼠輩們，怎麼不來乘機突襲呢……？」

只聽大門口担任警戒的人揚聲說道：「三爺，有客人求見。」

于君璧卓立大廳屋頂上，揚聲喝問道：「是甚麼人？」

門口警衛恭應道：「回三爺，是一位姓史的史爺，他說，有緊急機要奉告。」

于君璧「哦」了一聲道：「請他進來吧！」

這位不速之客，就是幽冥教中的監軍之一的史本義。

他，穿着一身濕淋淋的勁裝，快步進入院中，向着屋頂上的于君璧抱拳一拱道：「史本義見過于大俠。」

「史本義？」于君璧重覆了一遍之後，才「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史兄，很抱歉！今宵情況特殊，請上屋頂上來談吧！」

于君璧雖然不認識史本義，但對于史本義與莫天琴二人，業已棄暗投明的事蹟，却已由陳紅蕁，覃瑜二人的口中聽說過。因而將貴客請上了屋頂。

史本義飛身上了屋頂之後，劈頭就問道：「于大俠，這兒中毒的情況，很嚴重麼？」

于君璧苦笑道：「幸虧他們計算錯誤，否則，如果跟着發動突擊，那就糟了。」

由於情況特殊，雙方都來不及客套，就談到正題上了。

于君璧一怔道：「史兄此話怎講？」

史本義正容接道：「事情是這樣的，據在下所知，他們買通廚房的人暗中下毒，不過是一種擾亂行動，因爲這兒有一位『地獄神醫』，下毒未必會有效，所以才不會立卽採取行動。

「同時，他們還有另一個構想，他們認爲，卽使下毒成功了，以張神醫之能力，也不難很快就可以解除，當然，他們料定你們必然認爲他們會乘機加以突擊，而嚴密戒備，但他們事實上却故意按兵不動，等你們空自緊張了一夜，到快要天亮，精神鬆懈時，再發動突擊，則不論你們是否曾經中毒，都必然會受到嚴重損失。」

于君璧苦笑了一下道：「賊子們的計劃，可眞夠嚴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這陰謀却給你史兄揭穿了。」

接着，才注目問道：「史兄，還有一位莫姑娘，怎麼沒來？」

史本義笑了笑道：「天琴不熟水性，在下是借『水遁』出來的。」

接着，又將杜碧霞密令待命行動，並禁止一切人員外出，以及他自己由水底逃出，前來的經過，也簡畧地說了一遍。

于君璧正容說道：「史兄冒險犯難，前來報警，盛情可感，小弟代表掌門人，先致眞誠的謝意……」

史本義連忙接道：「些許微勞，請于大俠不必掛齒。」

于君璧蹙眉接口說道：「當他們發覺史兄失踪之後，那位莫姑娘，可能會背上嫌疑……」

史本義截口接道：「這一點，于大俠請放心，天琴也是暫時失踪了，偌大一座李家莊，到處都可藏身，而且，他們發覺在下失踪之後，必然會認爲我們是同時潛逃，而不會在莊內搜索的。」

于君璧「唔」了一聲道：「莫姑娘留在那邊也好，待會，小弟當商請掌門人，提前于今宵發動掃穴犂庭的行動……」

陳紅蕁忽然飛身上來，含笑接道：「對，方才我也想過了，待會，就乘他們前來突襲，鎩羽而歸之際，咱們就立卽乘勝追擊。莫姑娘在那邊，正好作爲我們的內應。」

這當口，覃瑜已偕同朱伯倫匆匆地趕了回來。

這一來，免不了又是一番熱鬧。

然後，于君璧注目問道：「掌門人，中毒的人，是否全都無碍了。」

陳紅蕁嬌笑道：「有張神醫在，自然不會有甚問題，卽使鼠輩們立卽前來突襲，也不碍事了。」

楊天佑飛身而上，苦笑道：「那兩個下毒的廚子，已失踪了。」

于君璧笑道：「他們當然不會還呆在這兒等死呀！」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掌門人，眼前有一個問題，我們不能不早點攷慮，那就是杜碧霞那妖女發現史兄失踪之後，會不會改變突擊的計劃？」

陳紅蕁毅然接道：「不管她是否改變計劃，我們提前發動的計劃不變，因爲，一等他們將覃紫雲，卞青蓮二人改造成功，可就更麻煩了。」

史本義接道：「掌門人，據在下所知，他們的突擊計劃，不會改變。」

于君璧笑問道：「史兄此話，想必另有所本？」

陳紅蕁截口接道：「我們只顧談話，忘了這位史兄弟，還是一身濕衣，眞是抱歉得很……」

史本義連忙接道：「不要緊，現在天氣又不冷，昨宵，掌門人與覃姑娘，還不也是一身濕衣，熬了一夜麼！」

陳紅蕁接道：「那是特殊情況，史兄弟現在是我們的貴客，自不能怠慢，走，到屋裏去，換過衣衫，再作詳談吧……」

一行人飄落地面，進入室內時，朱伯倫却自我解嘲地笑道：「掌門人，方才，幾乎因貪杯誤事，現在，就罰我担任警戒吧！」

陳紅蕁連忙接道：「不！警戒已另外派人，還是留點精神，待會罰你多殺幾個敵人吧！」

朱伯倫呵呵一笑道：「沒問題，不過，方才小瑜打斷了我的酒癮，還得補足才

行……」

史本義換上的是于君璧的服裝，由於他們兩人身裁近似，穿上去也頗爲合身。

這時，羣俠們的首腦人物——楊天佑，陳紅蕁，朱伯倫，于君璧，左映紅，知機子，岑浩然，牛家菊等人，都已齊聚一堂。

當然，這些人，都是目前羣俠方面的主力，由於決戰在卽，本就該舉行一次高階層會議，既然已經自動聚齊，也就省得陳紅蕁派人分別去請了。

經過陳紅蕁替史本義一一引見之後，于君璧才拾起在屋頂上中斷的話題，向史本義問道：「史兄，方才你說，杜碧霞不會因你的失蹤，而改變突擊計劃，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史本義正容說道：「不瞞諸位說，據在下所知，杜碧霞之所以派人下毒，以及準備突擊，只是一種騷擾行動，志在報復掌門人昨宵救援岑大俠的行動，所以並沒打算傾力進犯。

「因此，我們這批監軍級的人員，並未奉到行動命令，在下前來報警，在天亮之前，她也不可能發覺，既然自信不會走漏消息，自然也就不會改變她那行動計劃了。」

「這麼說來，倒是有此可能。」于君璧點點頭，又注目接問道：「參加今宵突擊的，是些甚麼人，史兄是否也知道？」

史本義接道：「可能是以新任『右丞相』凃森爲主，而輔以經過特別手術改造過的李唐父子，與覃家兄妹等五人。」

左映紅不由一怔道：「就只有這六個人？」

楊天佑搶先接道：「卽使只有這六個，也夠咱們頭痛的了。」

史本義點首接道：「楊大俠說得不錯，六個中，有五個等於是瘋虎，另一個神志清明的凃森，據說，他的一身功力，也不在杜碧霞之下……」

接着，又將凃森的來歷與其與杜碧霞的淵源，作了一番特別介紹之後，才正容接道：「杜碧霞的目的，雖然志在報復與騷擾，但如果突擊行動，能有意外的收穫，也必將隨之而採取大舉進犯的行動，這也就是她下令全體人員，不准外出，待命行動的主因。」

楊天佑不禁苦笑道：「這妖婦，可眞不簡單，居然以一批活死人來消耗我們的實力。」

陳紅蕁正容說道：「自古邪不勝正，老天爺還是有眼睛的，如果不是史兄弟前來示警，則今宵，咱們必將吃上大虧，現在好了，既然我們已知道敵情，只要將迎敵的人手，好好安排一下就行了。……」

當他們安排好迎敵人手，並商妥乘勝追擊，和掃穴犂庭的計劃之後，已是三更時分。

陳紅蕁站起身來，含笑說道：「就着敵人還沒來，諸位都回房去好好調息一下吧！」

于君璧也起身笑道：「對！史兄請暫時到我房間去……」

他的話聲未落，西廂屋頂上，已傳來焦逸的沉喝道：「甚麼人？站住！」

只聽一個陰冷語聲接道：「本座是要你狗命的一殿閻王……」

史本義連忙接道：「這說話的，正是凃森……」

這當口，楊天佑等羣俠，已紛紛穿窗而出。

陳紅蕁話鋒一轉道：「史兄弟，暫時不要露面。」

話沒說完，人蹤已杳。

同時，屋頂上已傳來一陣震耳金鐵交鳴之聲。

楊天佑，朱伯倫二人當先飛登屋頂，只見焦逸，孟銘二人雙戰凃森，仍被迫得連連後退。

楊天佑入目之下，飛身而上，一面並大喝一聲：「焦孟二將退下！」

「嗆」地一聲金鐵交鳴，凃森「哼」了一聲道：「你是誰？」

「在下楊天佑。」

「那眞妙極了，本座運氣不壞，一下子就找着一個頭兒。」

凃森一面談笑自若，一面長劍翻飛地纏鬥着，居然與楊天佑打成平手。

楊天佑其實並未施展全力，由于他方才于史本義口中，聽說此人擅長少林寺的百步神拳，金剛指，般若掌等三項絕藝，而此刻使的却是一枝長劍，劍法雖不算怎麼高明，却也不算壞。

因爲，在此近身搏鬥之間，百步神拳已沒法施展，但那金剛指與般若掌等兩項佛門絕藝，却是隨時都可以以左手施出的，因而他不能不特別防着一點。

楊天佑淡然一笑道：「閣下就是幽冥帝君座前，新任右丞相兼第一殿閻王的凃森？」

「不錯。」凃森哈哈大笑道：「楊大俠消息蠻靈通呀！」

楊天佑披唇一哂道：「多承誇獎！還有五個活死人呢？」

凃森虛幌一招，疾退二丈，駭然訝問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凃森此舉，一半是因楊天佑一口道出他的底細，而悚然一驚，一半却是故意做作。

因此，他的話聲未落，左手一記百步神拳，已挾着破空銳嘯，潮湧而來。

楊天佑身形微閃，避過對方掌力的主峯，揮劍飛身進擊，一面呵呵大笑道：「凃森，你尾巴一翹，我就知道你要幹甚麼了。」

兩人再度龍爭虎鬥地，惡拚着，凃森並哼了一聲道：「縱然本教有內奸，給你透露消息，你又能奈我何！」

楊天佑笑道：「相爺，能不能暫停一下，聽我說幾句逆耳之言？」

凃森又哼了一聲道：「邊打邊談也一樣。」

「也好。」楊天佑正容接道：「據說閣下是少林高弟，奈何爲了迷戀一個妖女，而自甘墮落，並遺羞門戶呢……」

他的話聲未落，凃森突然左手一揚，「噓」地一聲，一縷勁疾指風激射而來。

這就是少林寺名聞天下的七十二般絕藝中的「金剛指」。

儘管楊天佑已知對方底細，而早已防



到這一手。

但由於說話間，畧一疏神，而未能全部避開，那勁疾的指風，由他的左肩上擦肩而過，不但衣衫洞穿，表皮上也帶了一點傷。

楊天佑驚怒交迸之下，不由怒叱一聲：「凃森，看來你是不可救藥了！」

一旁的朱伯倫笑道：「大哥，何必對牛彈琴哩！」

于君璧也接問道：「大哥，左臂受傷沒有？要不要我替下來？」

凃森縱聲大笑道：「你們三劍客，索性一齊上吧！看看我凃某人能不能收拾你們。」

楊天佑却向于君璧沉聲說道：「我沒受傷，二位賢弟多多注意別的地方。」

接着才向凃森冷笑一聲，說道：「姓凃的，你既然不識好歹，我就只好超度你了。」

話聲中，劍勢一緊，迫得凃森不得不連退三大步，而改取守勢，並震聲大喝道：「李副教主，你們五位，一齊上！」

一聲暴喏，隔隣獅子林花園中，突然騰起五道人影，箭疾地射了過來。

那五道人影，就是經過特殊手術改造過，神智已失，而功力却高得驚人的李唐，李明遠父子，覃立，覃玉，覃玫等三兄妹。

由於羣俠方面已事先分配好人手，因此，這五人一出場，羣俠方面，也立卽分出五人，將其截住。

陳紅蕁對李唐，朱伯倫，于君璧二人，分別對李明遠和覃立，左映紅對覃玉，朱家鳳與覃瑜雙戰覃玫。

於是，陳府巨宅中，立卽展開一場無比激烈的混戰。

一時之間，但見劍氣冲天，金鐵交鳴與呼叱之聲，連綿不絕。

目前六組惡鬥中，似乎都是一種難分勝負的膠着狀態。

楊天佑對凃森，是畧佔上風。

陳紅蕁對李唐，則顯得難分軒輊。

朱伯倫對李明遠，于君璧對覃立這兩個年輕人，居然也是平手，這情形，就不能不佩服百里居與包文虎二人那種改造手術的高明了。

也許是限於女性的天賦吧？功力與于君璧不相上下的左映紅，獨戰覃玉，却畧爲佔了上風。

同時，雙戰覃玫的朱家鳳，覃瑜二人，也是處於優勢之中。

儘管經過改造手術後的女性，並沒男性那麼高明，但以目前情形來說，也夠駭人聽聞的了。

因爲，以覃玉覃玫二人來說，以前不但不是左映紅的敵手，也不可能與朱家鳳相提並論。

何況，目前的朱家鳳，自與陳繼志閉關深造之後，功力已今非昔比。

但事實上，目前的覃玉，却能與楊夫人左映紅抗衡。

而覃玫除了朱家鳳之外，還加上一個覃瑜。

儘管這兩組中，覃玉覃玫都處於劣勢之中，但也足以聳人聽聞的了。

覃瑜與覃玫之間，畢竟曾經有過姊妹的名份。

而且，覃逸的三個子女中，論惡跡，也以覃玫較少。這也就是覃瑜要和朱家鳳雙戰覃玫的主要原因，希望能將覃玫解救過來。

因此，雙方激戰二十多招之後，覃瑜沉聲問道：「二妹，妳不認識我了？」

覃玫漠然地問道：「誰是妳二姊？」

朱家鳳苦笑道：「瑜姊，省點精神，沒法將她制住，才是上策。」

這同時，與楊天佑惡鬥着，而被迫處於下風的凃森，忽然接連施出兩記「金剛指」，將楊天佑迫退三步之後，立卽把握先機，展開一串辛辣而快速搶攻，並冷笑地道：「楊天佑，原來你也不過如此！」

楊天佑暫時採取守勢，也沒答話。

岑浩然揚聲說道：「楊兄，咱們聯手，宰了這匹夫。」

楊天佑淡然一笑道：「用不着……」

凃森冷笑一聲：「楊天佑，最好是你們兩人聯手，否則，你將後悔莫及……」

話聲中，精妙絕招連施，又將楊天佑迫退五尺。

楊天佑却向岑浩然揚聲說道：「岑兄，現場中，已毋須有人掠陣，你最好率同繼志他們，多多注意外圍，提防杜碧霞再在暗中搗甚麼鬼。」

原來楊天佑雖然是取守勢，但全場戰況，都在他的洞察之中。

岑浩然揚聲答道：「知道啦，外圍警戒，已擴及百丈之外……」

「砰」地一聲，凃森已施出他那少林絕技「般若掌」。楊天佑在不甘示弱之下，揮掌硬接，被震退五尺。

因此，繼一陣「砰」然巨震之後，並發出一串屋瓦斷裂之聲。

凃森一面揮劍進擊，一面呵呵大笑道：「楊天佑，再退，就掉下去啦！」

楊天佑揚聲笑道：「我正等你的順風相送哩！」

凃森冷笑一聲，說：「那我就成全你吧！」

緊接着，一面劍掌兼施，一面怒叱一聲：「撒手！下去！」

在凃森這雷霆萬鈞的攻勢之下，楊天佑驚呼一聲，長劍被震出手，人也被震得翻落屋下。

凃森得意之下，呵呵大笑道：「楊天佑，人家說你是『四海游龍』，在我眼中，你不過是一條泥鰍而已……」

話聲未落，却突發出一聲淒厲慘號。

原來楊天佑並非功力不敵，而採取守勢。

只因對手實在太强，同時，爲了保留眞力，以對付杜碧霞，才不得不故意裝成被處於下風的姿態。

不過，他的表演很逼眞，高明如凃森居然也沒有看出破綻來。

同時，凃森被勝利冲昏了頭腦，根本沒想到楊天佑那獨步武林的「借力迴飛」手法。

因此，當楊天佑那被震飛的長劍，環飛半圈，由凃森背後透胸而過時，楊天佑却含笑飛登屋面。

凃森這個人，也眞夠狠。

儘管他已被一劍貫胸，人却並未立卽

倒下去，並抬手指着楊天佑苦笑道：「楊天佑，現在，我總算服了你了……」

話聲一落，人也跟着倒了下去。

以陳紅蕁為首的那五組戰鬥，仍然處於膠着狀態。

其餘的古映紅等人，雖然畧佔上風，但因對方防守很嚴，沒法佔到更多優勢。

而李唐等五人，也眞够絕。

凃森中劍時所發出的那一聲慘號，不但不曾在他們心理上發生影响，根本就聽若未聞。

當然，對於凃森的死去，更是漠不關心了。

這情形，不由使楊天佑等人，心中無限感慨，但外表上，却只有苦笑份兒。

楊天佑苦笑着，徐徐迫近李唐身邊，向陳紅蕁笑道：「掌門人，李唐雖已失去神智，但他却是罪魁禍首之一，咱們聯手宰了他。」

陳紅蕁平靜地說道：「對於覃逸與李唐這兩個匹夫，我必須憑我自已的力量手刄他們！」

夜空中，忽然傳來陳繼志與焦逸孟銘等人的同聲呼喝：「甚麼人？」

「站住！」

楊天佑已心知來人是誰，深恐愛兒及焦孟二將吃虧，聞聲之後，連忙揚聲喝道：「閃開！放他進來。」

只聽杜碧霞的語聲嬌笑道：「多謝楊大俠盛意，我暫時不想進來，也不肯進來，也不屑欺負你的手下人，此行，我只是招呼我的手下人撤退。」

楊天佑已循聲迎了上去，在杜碧霞對面五丈處，停了下來，笑問道：「大家都未盡興，怎麼就要撤走了？」

杜碧霞淡然一笑道：「我不過是給點顏色你瞧瞧，讓你知道，你們這些所謂俠義道的人物，究竟有多少斤兩。」

楊天佑「哦」了一聲道：「妳那位右丞相，已經昇天了，知道麼？」

「知道了。」杜碧霞漫應道：「像凃森這樣的人才，我至少還掌握着五個，你信是不信？」

楊天佑笑了笑道：「我相信，既然如此，咱們何不打鐵趁熱……」

杜碧霞截口接道：「現在，還不是決戰的時候……」

楊天佑也截口接道：「要等妳將覃紫雲，卡青蓮二人改造成功後再行決戰？」

杜碧霞不由臉色一變道：「你知道的可不少。」

楊天佑含笑接道：「也不算太多。」

杜碧霞沉思着接道：「就算你猜對了吧！咱們雙方都明白，這場合，可不適宜決戰，現在，咱們好聽的，不好聽的話，都不必談，我要撤走我五個手下人，希望你莫加阻撓。」

楊天佑笑道：「好，看在妳方才不曾傷害我的手下的情份上，我答應了。」

杜碧霞笑道：「即使你不答應，也未必能攔得了，是麼？」

不等楊天佑接腔，立即揚聲大喝道：「李唐，你們五個，立即撤退，由李唐斷後。」

那五位，同聲恭喏着，各自虛幌一招，飛身而起，楊天佑也揚聲喝道：「讓他們退走，不必追趕……」

目送那些人的身形，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岑浩然才苦笑着向楊天佑問道：「楊兄，杜碧霞自己送上門來了，却為何不在這兒解決她？」

楊天佑正容說道：「杜碧霞不會單身冒險，她暗中還率領着不少高手，如果在這兒決戰，鬧市之中，驚世駭俗，也難免殃及池魚，所以，我情願多走點路。」

岑浩然「哦」了一聲，接問道：「咱們馬上追擊過去？」

楊天佑點點頭道：「是的，立即出發。」接着，却向陳紅蕁笑問道：「掌門人自信要多少工夫，才能收拾李唐？」

陳紅蕁正容說道：「至少，得千招以上。」

楊天佑神色一整道：「掌門人，妳是我方功力最高的一位，如果讓妳給李唐纏住，對我方損失太大，我想，待會，不如由咱們兩人聯手，先將其解決掉，才好發揮妳的無上威力。」

陳紅蕁蹙眉沉思，未立即答話。

楊天佑正容說道：「掌門人，茲事體大，務請能够變通一下，否則敵衆我寡，曠時費事，可實在不划算。」

陳紅蕁這才苦笑了一下道：「好，我聽你的。」

楊天佑精目環掃羣豪，低聲說道：「諸位，咱們該走了……」

× ×

由於已方機密外洩，使這一次突擊計劃，變成偷鷄不着蝕把米，白白犧牲一個得力助手凃森，杜碧霞心頭的惱恨，自不難想見。

因此，她回到總壇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召集所有高級人員，清查內奸。

這一查，自然立即發覺監軍級的人員中，少了兩個。

杜碧霞心中雖然又驚又怒，恨得牙癢癢地，但史本義正隨同羣俠隨後向李家莊趕來，而莫天琴又早已躲起來了。

所以，儘管她心中恨到極點，但一時之間，却也莫可奈何。作為一代女魔王，畢竟有她過人的機智。

儘管是在怒恨交併的心情之下，却也立即意識到，對方既已知道她要將覃紫雲，卡青蓮二人，於三天之內改造成功，必然會在那兩人改造成功之前，向她發動總攻，而且很可能已經隨後趕來了。

興念及此，畧一沉思之下，立即下達一連串的命令，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也就當她忙着部署之間，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警鐘聲。

由於她心理上已有準備，所以，聽到警鐘聲，並不怎麼震驚，只是冷冷地一笑道：「該來的，遲早都要來，提早解決，倒也省事。」

她的自語聲未落，一位香主裝束的人，匆匆走到門口，向她躬身施禮道：「啓稟太上，敵人已大舉進犯，並已有兩處地方失火。」

杜碧霞「唔」了一聲道：「失火的是甚麼地方？」

那香主道：「回太上，失火的地方，好像是儲存毒藥和噴火筒的倉庫……」

這一說，可使得杜碧霞俏臉一變地，



霍地站了起來。

一旁的包文虎，也是臉色一變道：「他們怎麼會首先找上那兩座倉庫？」

杜碧霞一挫銀牙道：「有史本義，莫天琴那兩個叛徒在那邊，自然知道那兩座倉庫對我的重要。」

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走！我要先找到那兩個吃裏扒外的狗男女，將他們碎屍萬段……」

百里居連忙截口接道：「太上，大敵當前，你要冷靜一點。」

杜碧霞哼了一聲，說道：「我比誰都冷靜。」

× ×

杜碧霞的判斷不錯。羣俠方面，的確是接受史本義的建議，並在史本義的引導之下，才首先進攻那兩座倉庫，並予以火焚的。

那兩座倉庫，是「毒郞中」百里居，與「巧奪天工」包文虎兩人的心血結晶，也是杜碧霞準備以消滅羣俠實力，進而稱霸武林的雄厚「本錢」之一。

但如今，在羣俠方面先發制人，全力撲擊下，片刻間，已變成一片冲天烈燄。

羣俠方面，是以猛獅搏兔的精神，攻向那兩座倉庫，因此，看守的人，根本沒法抵抗，而得以順利地付之一炬。

當杜碧霞率同包文虎，百里居二人趕到現場時，楊天佑首先含笑相迎道：「太上，失禮得很，妳得多多包涵。……」

杜碧霞冷笑一聲道：「楊天佑，你別得了便宜還賣乖，歷史不會重演，今宵，你們可來得去不得了！」

緊接着，却是精目四掃，厲聲叱問道：「楊天佑，史本義，莫天琴那一對狗男女何在？」

楊天佑淡然一笑道：「他們二位，怕了妳這位太上，不敢跟來……」

杜碧霞截口怒叱道：「放屁！那一對狗男女如果沒有來，你是怎麼找到這倉庫的！」

楊天佑笑了笑道：「我方的人，都在這兒，妳可以自己找呀！」

羣豪方面，採取的是精兵主義，總共不足二十人。

目前，也的確是集中在一起，而且在一旁的熊熊烈火照映之下，一目瞭然。

杜碧霞沒有找到史本義，莫天琴二人，却於人叢中發現了覃瑜和侍婢燕兒。

這一來，不由將一腔怒火發洩在覃瑜身上，扭頭大喝一聲：「李唐，先替我將覃瑜那賤婢抓過來！」

「得令！」

李唐暴喏一聲，飛身疾向覃瑜身邊撲去。

陳紅蕁首先揮劍相迎，楊天佑不待招呼，也飛身夾擊。

杜碧霞已看出對方的心意，不由怒叱一聲：「不要臉的東西……」

叱聲中，她已飛身撲向楊天佑，並震聲大喝：「統統上，殺了這羣不要臉的匹夫……」

「嗆」地一聲，杜碧霞被于君璧截住了。

于君璧一面全力搶攻，一面呵呵大笑道：「杜碧霞，普天之下，還有比妳更不要臉的人麼！」

這剎那之間，幽冥教方面的人，都已紛紛撲向羣俠方面，展開一場慘烈無比的混戰。由於幽冥教方面，人多勢衆，因此，混戰一起，羣俠方面立即陷入以寡敵衆的艱苦狀態中。

李唐這個活死人，功力雖高，但在陳紅蕁，楊天佑這兩位頂尖高手聯手夾擊之下，已被迫而採取守勢，而且，已落入下風。

于君璧對杜碧霞，暫時打成平手。

李明遠，覃家兄妹等四人，分別被岑浩然，朱伯倫，左映紅，牛家菊等四人截住，暫時也形成膠着狀態。

「地獄神醫」張勁秋，對「毒郞中」百里居，不但互相尅制，也是旗鼓相當。

陳繼志，朱家鳳二人雙戰「巧奪天工」包文虎，却已穩佔上風。

其餘焦孟二將，與焦三，孟二，覃瑜主婢，以及伍明珠，伍慧珠八人，則分別與一批監軍級人員混戰着。

到目前為止，幽冥教的監軍級人員，除了業已反正的史本義，莫天琴二人之外，還有九個。

但羣俠方面應戰的，却只有八人。

因此，在整個戰局上來說，也以這八位所受的壓力最重。

雙方混戰十招過後，焦孟二將已首先掛了彩。

但他們兩位，本性剛烈，儘管所受外傷並不算輕，却仍然在奮勇衝殺着。

楊天佑，陳紅蕁二人，雖然在雙戰李唐，但對於全場戰況，也在隨時注意着，一見焦孟二將那八人方面吃緊，立即雙雙大奮雄威，使得李唐的左肩與右腹上，各被劃上一道血槽。

本處於下風中的李唐，在連受兩處創傷之後，行動方面，已受了很大的影响，而不得不被迫而節節後退了。

楊天佑立即低聲說道：「紅蕁，這廝交給妳了……」

話沒說完，人已飛身而起，向焦孟二將等那八位受困之處飛射而去。

而且，他馳援不忘殺敵。

當他以天馬行空之勢，經過李明遠身旁時順手一掌，將李明遠震得連退五尺。

與李明遠惡鬥着的岑浩然，自然不會放過這難得的機會，立即跟踪而上，劍掌兼施，展開一串搶攻。

李明遠已被楊天佑一掌震傷內腑，因此，不到三招，已發出一聲慘號，被岑浩然一劍貫胸而死。

也幾乎是李明遠那一聲臨死慘號發出的同時，那些監軍級的人員，在楊天佑的驟然參戰之下，也立即倒下一個。

幽冥教方面，既然首開紀錄，損失兩員大將，對雙方士氣的消長，自然影响很大。緊接着，又有一個監軍級的人員，死在楊天佑的劍下。

但羣俠方面的這種優勢，也不過是如曇花一現，楊天佑立即被一個及時趕來的人截住了。

這位將楊天佑截住的人，赫然就是在幽冥教最初一次的權力鬥爭中，被李唐廢去功力，取而代之的幽冥帝君，也就是幽冥教的創教人覃逸。（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令・圖

#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扇夫人在天毒谷中的一切行動均落入于婆婆眼中，但那老魔頭並沒作難玉扇夫人，反而提出與李出雲的關係認玉扇夫人爲姪女，從而又收鄔夫人爲徒，並說出此來是受血手教主的邀托，要侵佔天毒谷和找尋毒經，處處顯示她是好意幫鄔夫人的忙，玉扇夫人返回住處，簡又青現身與晤，玉扇夫人乃將與于婆婆相談的情形告知，勸簡又青設法離谷，正商談間，孫秋霞忽來到，告知玉扇夫人血手教主對她生疑之事，玉扇夫人將機就計，胡謅一通打發孫秋霞離去。玉扇夫人担心簡又青安危，又勸她離去——

## 龍潭拯玉鳳　虎口擷奇珍

簡又青答道：「想過了，我還是不能走。」

玉扇夫人雙眉一揚道：「爲什麼？」

簡又青道：「宋巧娥替我而來，我不能拋下她就此而去。」

玉扇夫人道：「不成理由，我要不是一時看錯了，把你帶了進來，你又當怎樣說？」

簡又青答道：「我自己也一樣會進來呀。」

玉扇夫人一嘆一笑道：「小妹，我看你比于婆婆還難對付。」

簡又青也笑道：「你少煩點心，別管我的事好不好？」

玉扇夫人道：「如果我們易地而處，你是我的話，你能不担心麼？」

簡又青道：「事已至此，担心又有什麼用！」

玉扇夫人道：「這樣好不好，我們想法子把宋巧娥弄出來，你和她一同離開這裏好不好？」

簡又青見玉扇夫人這般關切她的安危，心裏是感動到了極點，因此暗自忖道：「人家這實在是一份好意，我要不聽她的話，徒然增加她的不安和精神上的負担，甚而因此影响她應付于婆婆的決定，那就得不償失了。」

簡又青最能替人着想，此念一生之下，她也就改變了心意，問道：「你有什麼辦法，把宋巧娥弄走而不連累『伏牛八雄』呢？」

玉扇夫人道：「這個你不用管，你大姊自有辦法，好了，現在你回去好好調息一下，養足精神，今晚就動手。」

玉扇夫人把話說完，便不再讓簡又青開口，把她推出房外而去。

用過晚飯，天色墨一般的壓了下來，外面天公湊巧的下起了一陣毛毛雨。

二更時份，玉扇夫人帶了簡又青與小瑾小璀三人，悄悄的出了精舍，向「地」字號奔去。

這次她們四人一路之上非常小心，不能再被別人發現了。

到得「地」字號牢房附近，四個人停身下來，玉扇夫人道：「小妹，你先去和『伏牛八雄』接好頭，然後再帶我們去和他們相見。」

簡又青身形一伏，貼着地面射了出去，行不過十幾丈，正待轉入一塊大石之後，忽然瞥眼間，身旁靜悄悄的站着一個人，嚇得簡又青幾乎失聲叫了起來。

要知簡又青一路前行之際，早已默運神功，向前探察，週圍十丈之內，但凡有一絲一毫呼吸之聲，也逃不過她神功嚴密搜索，而這時她身旁竟然出現了一個人，而且出現得她毫無所覺，怎不叫她爲之心神皆凜。

簡又青暗中一咬銀牙，右掌一探，便向那人揮掌而上，事到如今，她不得不先下手爲强了。

可是，她掌力發出之後，那人也似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竟然來不及避讓的被她一掌打個正着。

掌力落在那人胸口之上，只聽「噗哧」一聲，身子應手而倒，連哼叫之聲，都沒有發出來，就立卽了帳。

簡又青心中一動，立時警覺忖道：「難道這人早已死了。」

念動之下，俯身向外一探視，可不是，她這一掌打的完全是一具屍體。

簡又青暗暗感到一陣納悶，繼續向前行去，一路之上又一連發現四五個暗樁被人先行下手除去了。

到得「地」字號牢前，迎面便見入口處地上倒了四個人，簡又青一楞之下，道了一聲：「不對！」身子疾射而起，向着入口之內衝去，只見裏面東倒西斜到處倒滿了人，顯然「地」字牢之內，就沒有留下一個清醒之人。

牢房之內，鐵門大開，已經是空空如也，那還有宋巧娥的人在。

簡又青在東倒西斜的人羣之裏，找到了「八雄」之中的宋敬輝，伸手一探他的脈息，敢情他們只是被人制住了穴道，並未當場喪命。

簡又青伸手解開了宋敬輝穴道，宋敬輝張眼一見簡又青站在身旁，一楞問道：「巧兒，人家既然來救你，自是好意，你爲什麼不走？」

簡又青現在的容貌仍是宋巧娥，宋敬

輝從昏迷中醒回來，直覺的以爲宋巧娥恢復了自己本來面目，是以把簡又青當成了宋巧娥。

簡又青叫了一聲，道：「宋八哥，我是又青。」

宋敬輝更是大驚失色道：「弟妹，你這時跑來做什麼？」

簡又青道：「我們本來是想救宋姑娘，不料這裏已經出了事，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是什麼人把宋姑娘救走了？」一口氣把心中想知道的都問出來了。

宋敬輝道：「來的是兩個人，但功力奇高，我們事情沒弄清楚，就被他們制住了身手，究竟怎樣一回事，我也說不上來，你……你……還是再點上我的穴道，快走吧！不再惹火燒身，替人受過吧！」

簡又青微一猶豫，宋敬輝又道：「有話以後再談，快！快下手走吧。」

簡又青只好依言點了宋敬輝的穴道，飛身出了「地」字牢，回到玉扇夫人等人藏身之處，不及細說的道：「大姊，裏面出了事，我們趕快離開這裏。」

玉扇夫人一怔，道：「那邊出了什麼事？」

簡又青急急的道：「回去再說吧！快走！」

玉扇夫人見多識廣，料知必有原因，便不再多問，飛身而起，迅速的撤離了當地。

她們離開不久，「地」字牢一帶，已有人發起了流星火爆，立時掀起了一片騷動。

她們幸好快得一步，沒有留在「地」字牢附近，否則，被人發覺了，那才有口說不清哩！

她們回到精舍之內，人剛抵達，氣都還沒有喘過來，庭院之間，已是一連飛進來四五條人影，接着只聽孫秋霞呼道：「董大姊，安息了麼？」

玉扇夫人只好硬着頭皮在房中答話道：「我們正在閒談，還沒有睡啦！有什麼事？」口中應着，一面走出房外，來到廳前門口。

孫秋霞上下打量了玉扇夫人一眼，微一沉吟道：「簡又青被人刼走了哩！來人功力奇高，一般人根本不是他們對手，小妹想請你幫忙相助一臂之力，不知……」

玉扇夫人笑口道：「好，我回房去帶上兵刄，馬上隨你走。」

玉扇夫人回到房中，不但帶上了兵刄，而且把小瑾與小璀也一同帶了出來，道：「賢妹，我多帶了兩個人沒關係吧！」

孫秋霞一笑道：「我們正嫌人手不足，大姊能多帶二個人，是再好不過了。」

玉扇夫人隨着孫秋霞離去不久之後，院門之外，忽然又有人叩門道：「于嫣，開門來。」

孫秋霞來過之後，精舍之內的人，除了鄔夫人之外，差不多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樓下廳堂之內，那人叫門之聲一起，于嫣自是應聲前去開門，鄔秀梅輕輕的知會大家道：「叫門的就是我那師兄鄔詰，他爲人非常不好對付，大家要小心了。」

其實小環小璘對鄔詰的爲人早就非常清楚，鄔秀梅的話與其說是告訴大家，不如說是專爲告訴簡又青。

簡又青微微一笑，向鄔秀梅點頭表示了謝意。

一陣脚步聲，廳前出現了外貌瀟洒，臉色陰沉的鄔詰，只見他兩隻眼神向全廳一掠而過，最後定在簡又青身上，上下一陣打量，忽然舉步向着簡又青身前走來。

簡又青暗暗一皺眉頭，氣納丹田，蓄勢以待，準備不得已的時候，隨機應變。

鄔詰現身之後，不發一語，便向簡又青身前走來，當時鄔秀梅便看得暗中發出一聲冷笑，幌身移步，橫在鄔詰與簡又青之間，道：「師兄，你大約還不知道，這位就是……。」

鄔詰冷冷的一揮手道：「不用你介紹，我知道她是宋姑娘。」

鄔秀梅冷笑一聲，道：「你知道就好，她是董姨帶來的客人！」人還是橫在中間，沒有讓開。

鄔詰道：「你讓開，小兄要和宋姑娘談一談。」

鄔秀梅冷「哼！」了一聲，讓開了半步，乃站在最便於防護簡又青的位置上。

鄔詰不再理會鄔秀梅，望着簡又青皮笑肉不笑的道：「宋姑娘，眞想不到，你竟然也到『天毒谷』來了。」

簡又青與鄔秀梅心中都是一震的暗忖道：「原來他們早就見過面！」

簡又青顯比鄔秀梅又想得更是深入，她已從鄔詰的語氣之中，聽出他們之間，不僅是舊識。而且彼此之間似是還鬧過某種意氣。

他們能有什麼意氣可鬧？簡又青眉頭一蹙，恍然而悟的一點頭，暗忖道：「是了，一定是鄔詰這東西，想打宋巧娥的主意，被宋巧娥拒絕了，所以懷恨心中，今天他算是等到機會了。」

簡又青察言觀色，心裏已是有了數，當下抱着待機而動的心理，作着先抑後伸的打算，微微一笑，道：「少谷主可是不歡迎？」

鄔詰一楞，道：「你……。」

簡又青欠身一禮道：「小妹本來是想向你賠個『不是』，看來少谷主是不領小妹這份情了，小妹現在人到禮到，至於少谷主方面，那就看你的了。」

鄔詰冷煞的面孔，陡然一鬆，現出一副笑容道：「那裏！那裏！歡迎！歡迎！……咳！咳！咳咳！……。」

話聲頓了一頓，語氣變得非常和緩的道：「不過兄弟現在奉命而來。要請姑娘特別原諒。」

簡又青顯露了一下失望的表情，接着惱羞成怒的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早知道你是這樣的人，我眞是多此一行。」

鄔詰怔了一怔，轉動着眼珠，笑道：「宋姑娘，請別生氣，兄弟本來是要查查這房子的，其實這房子住的是兄弟師母與宋姑娘及秀梅師妹，原就沒有什麼可查，不查就是了，不過于老前輩想請你去一趟，可要請你宋姑娘賞臉，否則，兄弟無法回去復命了。」

簡又青一聽他原來是搜房子的，心裏倒是暗吃了一驚，因爲剛才她們出去的時候，外面已下着毛毛雨，鞋，衣服之上都沾了不少雨水，目前她們雖然換了乾爽的鞋，衣物，可是那被雨水打濕過的衣物，



是經不起搜查的，眞幸虧誤打誤撞猜中了他的心事，弄得他不好意思搜查起來，無形之中省去了不少口舌麻煩。

一招得手，簡又青已是胸有成竹，雙手一背，冷笑道：「少谷主，請下手吧！小妹束手就擒！」

鄔詰一笑道：「宋姑娘，你這是罵兄弟了，在下是來請姑娘的。」

簡又青認爲讓鄔詰都留在這裏，總是夜長夢多，說不定一句話沒有說對，他又要搜查起來，還是使他速地離開爲上，當下冷「哼！」一聲，道：「那就走吧！」

鄔秀梅橫身阻住簡又青道：「宋姑娘，你該等等董姨回來後再去。」

鄔詰道：「沒關係，小兄會照顧宋姑娘的。」

簡又青回頭望了鄔詰一眼，嫣然一笑，扭身出了院門。

鄔詰隨後緊緊追上，改了稱呼道：「巧妹，你眞是來看我的麼？」

簡又青道：「不是！」

鄔詰一怔道：「你剛才不是說來看我的麼？」

簡又青冷冷的道：「你根本就不相信，我爲什麼死皮不要臉，非說是來看你不可！」

鄔詰一笑，道：「是！是！小兄誤會你了，我向你賠個『不是』，你總可消了這口氣吧！」

說着，眞的向簡文青嬉皮笑臉的打拱作揖起來。

簡又青回嗔一笑，道：「好，算了吧！這筆賬等會再和你算。」

鄔詰見簡又青笑了，伸手扳着簡文青的肩頭道：「走，我們找個地方，好好的談一談。」

簡又青忍耐着道：「你不是說于老前輩要見我麼？」

鄔詰道：「現在她還是要見你。」

簡又青道：「那你還不快點帶我去見她去？」

鄔詰道：「慢一點去，沒關係，你隨我來！」

不由分說，帶着簡又青折身向一片小樹林之內走去。

簡又青忸怩地掙扎了一下，便隨着他向那樹林之內走去，同時，心中暗罵一聲，道：「姓鄔的，你要不懷好心，可就是你自找霉倒了。」

兩個人身形都快，一閃身之間，就進入了那片小樹林，進入樹林之後，簡又青才看出那樹林之中原來有一間小的房子。

鄔詰帶着她走到那房子之前伸手一推大門，大門「依呀！」一聲，應手而開。

鄔詰一低頭，便向屋內走去，可是他只跨進去一條腿，身子就僵住了，既不進也不退，似是定在地上了。

簡又青人比鄔詰要矮了半個頭，視綫被他身子擋住，看不見屋內情景，更不明白鄔詰何以駐足不前的原因，驚「咦！」一聲，道：「爲什麼不追去呀？」伸手一推鄔詰，着手之下，發現鄔詰已是被人制住了穴道。

簡又青幌身急退，飛出一丈開外。

這時，忽然發出一聲笑聲道：「別怕，我們是友非敵！」

隨着話聲，屋內一連走出兩個身穿寬袍的蒙面人來。

簡又青定下心來，輕喝一聲，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兩個蒙面人其中一人道：「此地不是談話之地，姑娘隨我們來吧！」

簡又青猶豫了一下，問道：「請問兩位剛才是不是到過『地』字牢？」

那蒙面人點頭道：「不錯，那正是我們。」

簡又青急口問道：「簡姑娘呢？」

對面那蒙面人一笑道：「你姊姊，不就是簡姑娘麼！」

簡又青一怔地道：「你們……。」

那蒙面人截口道：「宋姑娘告訴我們的，你可以放心了吧！」

說着，向簡又青一招手，飄身而起，斜刺裏飛了出去。

簡又青已經沒有考慮的餘地，只有暗暗一咬銀牙，掠身追了上去。

那兩人對「天毒谷」的情形非常熟習，一路行來，如濄無人之境，閃閃躲躲，竟然帶着簡又青出了「天毒谷」，停在一處懸崖之下。

他們身形一駐的同時，只見宋巧娥已恢復了原來面貌，從一塊大石頭後面走了出來。

簡又青這才眞的脚踏實地，吁了一口長氣，道：「宋姑娘你沒有什麼吧？」

宋巧娥笑道：「侄女好得很。」

簡又青一笑轉頭再向那兩個蒙面人望去，只見那兩個蒙面人這時已將蒙面巾取下，一個已是半老徐娘，另一個却只有二十左右，長得和自己一樣，貌美如花。

簡又青臉上帶起笑容，正要向她們行禮請教時，那年輕女子已是向前一步，大禮拜了下去，道：「小妹龍玲玲，拜見青姊姊！」

簡又青「啊！」了一聲，道：「原來是玲妹妹，快請不要多禮了。」

簡又青挽住了龍玲玲，接着自己又向多寶夫人拜了下去，道：「想來你老人家就是義母了，請受青兒一拜。」

多寶夫人是龍玲玲的義母，簡又青乖巧得很，於是也跟着龍玲玲稱呼起來。

常言道「敬人者，人恒敬之」，簡又青這一聲「義母」，只叫得多寶夫人眉開眼笑，受用到了極點，一把拉起簡又青道：「青姑娘，你這不要折煞老身了麼？」

簡又青笑道：「義母，你這樣稱青姑娘，才眞叫得青兒像是隔了十萬八千里似的。」

多寶夫人哈哈一笑，道：「好！好！好！青兒就青兒吧！老身不客氣就是。」

簡又青爲人最是守分，娘兒三人一見之下，就談得非常熟絡，龍玲玲心裏更是高興非常，曉得以後，絕不會與簡又青相處不好了。

一陣寒暄過後，簡又青拉着龍玲玲的手，非常關心的問道：「玲妹，聽說你身中『玄陰煞手』，現在完全好了麼？」

龍玲玲道：「快完全好了……。」

簡又青一怔，道：「快完全好了，那是說你是帶病來的了，唉！你這是何苦呢？」她以爲龍玲玲是聽到她的消息，不顧

一切的來打救她，所以說出這種話來。

龍玲玲笑道：「青姊，老實說，小妹到『天毒谷』來的原因，並不是聽到有關你的消息，你的消息，是來了『天毒谷』之後才知道的，既然知道你在這裏，我們自然先救你要緊了。」

簡又青一笑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你到『天毒谷』來有什麼事？」

龍玲玲道：「還不就爲了小妹身上殘餘的毒傷，因爲『天毒谷』有一種『金蜂丸』，乃是祛除小妹身上餘毒對症之藥，所以小妹就這樣來了『天毒谷』，今天能遇見青姊，眞是太好了。」

簡又青道：「你們這樣一鬧，現在『天毒谷』已是人仰馬翻，要找『金蜂丸』，只能緩圖了……。」

話聲頓了一頓，沉思了一下，接着道：「這樣吧！還是我替你回去看看。」

龍玲玲道：「你回去不得，你的身份要是被他們識破了，要再想救你就不容易了。」

簡又青道：「玲妹，你不知道，要想弄到『金蜂丸』，只有向鄔夫人身上想辦法，而能向鄔夫人要到『金蜂丸』的，便只有玉扇夫人了，玉扇夫人面前，又只有愚姊便於說話，好在愚姊的身份，玉扇夫人已經知道了，再加你們外面的接應，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多寶夫人道：「青兒，老身要提醒你一句話，萬一你失事再落到他們手中，你個人安危事小，但對整個武林局勢的影响可就大了，所以你絕不能回去再冒險。」

簡又青當然明白多寶夫人所說的話，如果他們用她的安全來威脅李中元，確實是一件相當棘手而頭痛的事。

而他們之把她偸偸的送到「天毒谷」來，其用心也就是在此，不過時機沒有到罷了。

可是，簡又青心裏雖然完全明白，但總認爲出事的可能性並不大，因此心中甚是不甘願就此改變初衷，當她秀眉微微一顰，方待再次力爭的時候，宋巧娥接口道：「五嬸，還是讓姪女替你回去吧！至於玉扇夫人面前，只要你隨便給一件信物，還不和你親自回去一樣，你又何必冒這種不必要冒的險呢？」

簡又青本來就是一個順情順理的人，經她們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得不便堅持己見，笑了一笑，道：「大家既然都是這樣說，巧姑娘，那就只有一切都拜托你了。」

說着，一面從指環上褪下一隻指環，交給宋巧娥道：「你把這指環給她一看，她就知道了。」

宋巧娥這時原已恢復了本來面目，於是又和簡又青換了衣服，問明了簡又青與鄔詰交往的情形，便回身向「天毒谷」走去。

話說宋巧娥回到鄔詰受制的那小屋子，鄔詰竟然沒有被人發現，還僵硬的站在那裏。

宋巧娥沉思了一下，忽然回手一指，自己把自己的穴道點了，身子一斜，就靠在鄔詰背後。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光，身子被人一拍，解開了穴道，睜開眼來，只見鄔詰怒容滿面的「哼！」了一聲，道：「巧妹，我們走吧！」

這時，現場除了鄔詰之外，並沒有看見第三者，想必那替鄔詰解穴的人，早被鄔詰叫他先走了。

宋巧娥故作地一楞道：「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鄔詰沒好氣的道：「沒有什麼，我們走吧！」

宋巧娥知道他死要面子，要是平時，她少不得要調侃他兩句，可是現在她却忍着，只暗笑了一聲，隨在鄔詰身後，向于婆婆住的地方奔去。

到得于婆婆住的獨院，鄔詰先要宋巧娥等在外面廂房，獨自進去向于婆婆復命，他這一進去，足足等了將近二盞熱茶時間之久，才見一個侍女出來，把她領了進去。

她在一座小廳之內見到了于婆婆，這時小廳之內，除了于婆婆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甚至連鄔詰都不見了。

宋巧娥這時的心理與簡又青又完全不同，因爲她自己就是貨眞價實的宋巧娥，因此心安理得的，從從容容的道：「晚輩宋巧娥，叩見老前輩。」

于婆婆一揮手道：「站起來吧！」

宋巧娥拜了一拜，立身站在一旁。

于婆婆上下打量了她一陣，道：「你使一套掌法，給老身看看。」

宋巧娥輕輕應了一聲：「遵命！」

便在于婆婆面前，使了一套眞的師門掌法，因爲她知道這個老魔頭的厲害，既然已經對簡又青起了疑心，便不敢故弄玄虛，以免弄巧成拙。

宋巧娥的師父眞是一位隱世高人，一套掌法使出來之後，只看得于婆婆連連點頭道：「不錯，你這套『柔絲掌』很有點火候，令師可是沙門高尼千峯師太？」

宋巧娥暗暗一驚，忖道：「這老魔頭果然厲害，師父的名號，被她一口就叫出來了。」

心驚之下，她却沒有忘記替她父親圓謊，搖了一搖頭，道：「晚輩這掌法確是名叫『柔絲掌』，至於家師是否法號叫『千峯』，晚輩就不知道了。」

于婆婆道：「你師父是一位沙門高尼，總錯不了。」

宋巧娥點頭道：「她老人家確是一位佛門中人。」

于婆婆道：「這就不會錯了，她定是『千峯』神尼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老身過去與令師有過數面之緣，說來也算是一位故人，你對老身來說，也便是故人之徒了，老身倚老賣老，却要說你二句話了。」

宋巧娥乖巧的欠身道：「老前輩有什麼指教，晚輩洗耳恭聽。」

于婆婆道：「老身問你，你不隨在令尊身前侍奉令尊，跑來『天毒谷』淌這趟渾水，所爲何來？」

宋巧娥臉上帶上一抹嬌羞，訕訕地道：「晚輩家住『天毒谷』附近，平日耳濡目染，早就想到『天毒谷』來看一看，正好這次玉扇夫人相邀，於是晚輩就隨她來到了『天毒谷』，來到『天毒谷』之後，才知道『天谷毒』的實在情形。」



于婆婆道：「老身現在就叫人送你出谷去好了。」

看來好像是一片好心，不過宋巧娥也是七巧玲瓏心肝的人，料想于婆婆絕不會有這份好心，任由她就此出谷而去，她本想和她開一個玩笑，來一個順水行舟，馬上接受她的意思，看她怎樣自圓其說。

可是，她回心一想，覺得那樣回話，未免鋒芒大露，更招嫉忌，還不如老老實實的好。

此念一決，宋巧娥叫了一聲，道：「老前輩，晚輩現在不能就此回去哩！」

于婆婆道：「爲什麼？」

宋巧娥道：「晚輩還答應了玉扇夫人一件事，沒有替她做。」

于婆婆點頭道：「人無信不立，答應了人家的事，自然應該替人做完，那你先回去吧，待老身和玉扇夫人商量一下，如果沒有必要留下你你還是出谷去的好。」

宋巧娥應了一聲：「是！」告辭退了出來。

當她走出于婆婆所住獨院二三十丈的時候，暗影中忽然閃出一人，擋住她去路，道：「巧妹！這邊走！」

宋巧娥一見那人，原來就是鄔詰，心中一沉，可就担上了一份心事……。

宋巧娥秀眉一蹙，鄔詰已是伸手過來，拉着宋巧娥便走。

宋巧娥掙扎着道：「你要幹什麼？于老前輩有事要我辦呢！」

鄔詰在宋巧娥掙扎的時候，臉上已是激起了一片怒意，當他聽到于婆婆有事情要她辦，忽然放開了手，抑制着心中的惱怒，訕訕的道：「有事件要辦，你爲什麼不早說？」

宋巧娥嗔怒的道：「你一上來就拉拉扯扯的，人家那有開口的機會。」

鄔詰笑了一笑道：「辦什麼事？」

宋巧娥已看出鄔詰對于婆婆甚是顧忌，便不再給他好顏色看，臉色一寒道：「你問這做什麼？」

鄔詰嘻嘻的一笑，道：「好，不說就不說，……明天晚上有空沒有？我有些話要和你談談。」

宋巧娥本來對鄔詰並沒有絲毫意思，完全是鄔詰死皮不要臉的纏夾，所以鄔詰初次見到簡又青裝扮的宋巧娥時，便沒有好顏色。

簡又青對她稍假顏色之後，鄔詰的一顆心又活絡了起來，認爲機會來到，這次無論如何要把宋巧娥弄上手，所以又展開了猛烈的攻勢。

宋巧娥要是依着自己的習性，根本就不會給他好顏色看，只因簡又青與她交換過意見，認爲鄔詰的追求，對宋巧娥有着微妙的掩護作用，要她不可任性，所以，宋巧娥才跟着改變了態度。

宋巧娥一聽鄔詰還要約她相會，當下留有餘味的道：「不知道。」

「不知道」並不是完全拒絕，鄔詰心中暗暗歡喜，說道：「這樣吧，我明天去看你……。」

宋巧娥不待他把話說完，嬌軀一擰，已飄身走了出去，走出丈遠開外，忽然又回眸一笑，向鄔詰擺了一擺手。

鄔詰自與宋巧娥交往以來，幾曾享受過宋巧娥這般溫馨的情意，只看得一雙眼睛發直，宋巧娥人影不見之後，還是回不過神來。

宋巧娥離開鄔詰之後，她却厭惡的「哼！」了一聲，才加快身形向簡又青所住的精舍奔去。

她回到精舍的時候，玉扇夫人還沒有回來，因爲這時已是下半夜，離天明時刻不久了，她也就不再等待，先自回房睡覺去了。

一夜折騰之後，睡在溫馨的軟床之上，一落枕就入了夢。

驀地，忽然有人搖着她的香肩叫道：「小妹，起來，事情又有了變化哩！」

宋巧娥一驚而醒，挺腰坐了起來，朦朧中只見玉扇夫人忽然臉色一變，伸手就按在宋巧娥鎖骨上，隨之輕喝一聲，道：「說，你是什麼人，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老身面前弄鬼。」

宋巧娥心中一驚之下，低頭一看，恍然大悟忖道：「敢情，我和五嬸換了外衣，沒有換內衣，所以被她看了出來。」定下心來，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你捏痛了晚輩哩！」

玉扇夫人翻手點了宋巧娥的穴道，道：「快說，你是什麼人？」

宋巧娥低聲道：「晚輩就是宋巧娥本人。」

玉扇夫人凜然地問道：「李夫人那裏去了？」

宋巧娥道：「已經被人救出谷去了，晚輩乃是奉了李夫人之命，回來有事向夫人相告。」

玉扇夫人道：「就這樣一句空口白話麼？」

宋巧娥舉起手上指環道：「晚輩有指環爲證。」

玉扇夫人臉色一舒，拍開了宋巧娥穴道，道：「姑娘可不要見怪，身處狼羣虎穴，我們不得不特別小心。」

宋巧娥舒了一口長氣，活動了一下手脚，一面穿衣起來，一面說道：「李夫人本來要自己回來的，因爲大家都不贊成她回來，所以晚輩再替李夫人回來。」

玉扇夫人道：「你們是被什麼人救出去的？」

宋巧娥道：「一位是多寶夫人，另一位是龍前輩。」

玉扇夫人一震，道：「多寶夫人！你沒弄錯吧？」

宋巧娥道：「晚輩那會弄錯，那是她親口告訴晚輩的。」

玉扇夫人迷惘地道：「那位龍前輩又是一位什麼人物呢？」

宋巧娥道：「那位龍前輩比李夫人還要年輕一點，與李夫人姊妹相稱，她們兩人都叫多寶夫人乾媽，至於她到底是什麼人物，晚輩也不大清楚，因爲她們沒有說，晚輩也就未便多問。」

李中元與多寶夫人龍玲玲兩人之間的關係，完全是私人的事，沒有向外人道及的必要，所以，玉扇夫人未之前聞，一件很平常的事，這時倒帶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玉扇夫人皺了一皺眉頭，想不通地搖了一搖頭，道：「奇怪！多寶夫人這個魔

頭，怎樣也忽然改變了作風？……」頓了一頓，接着又道：「李夫人有什麼話說？」

宋巧娥道：「那位龍前輩好像是帶傷而來，需要『天毒谷』的『金蜂丸』，李夫人請老前輩向鄔夫人那裏想法要二粒『金蜂丸』。」

玉扇夫人猶豫了一下，道：「『金蜂丸』在『天毒谷』寶貴得很哩！……。」

宋巧娥見玉扇夫人答話不爽快，心中不由得冷笑一聲，說道：「老前輩有困難麼？」

玉扇夫人察言觀色，已看出宋巧娥心裏不大高興，可惜宋巧娥不是簡又青，有些話無法說得清楚，笑了一笑，道：「打鐵趁熱，我馬上就去問問鄔夫人看看。」說着，本來有一肚子的話要說的，因爲換了說話對象，隻字未提的，便轉身走出房而去。

宋巧娥那知玉扇夫人目前已經遭到了極大的困難，只道她沒有帮忙的熱情，當下心中一動，想道：「哼！你不帮忙，難道我就沒有法子了麼？」

話說，玉扇夫人走上樓上，鄔夫人正好調息完畢，玉扇夫人順口問道：「老妹子，現在完全好了吧！」

鄔夫人笑道：「多謝大姊，這二天用功下來，宿疾果眞完全好了。」

玉扇夫人隨便的坐在鄔夫人對面椅子上，開門見山的道：「現在大姊姊，可向你要點東西了。」

鄔夫人笑道：「別人是施恩不望報，可是你老大姊正好相反。」

這當然是一句笑話，玉扇夫人也笑着道：「就算我是挾恩圖報吧！」

鄔夫人道：「你要什麼東西？請吩咐吧！」

玉扇夫人道：「三粒『金蜂丸』！」

鄔夫人臉色一僵道：「你要『金蜂丸』做什麼用？」

玉扇夫人笑道：「當然有用，你不會捨不得吧！」

鄔夫人道：「大姊要那有捨不得之理，只是目前小妹身旁沒有『金蜂丸』。」

玉扇夫人說道：「如果我昨天向你要呢？」

鄔夫人張紅着臉道：「昨天倒是可以想一想辦法。」

玉扇夫人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了，那就請你讓我問問那得主的人吧！」

鄔夫人一愕道：「大姊，你這是什麼意思？」

玉扇夫人道：「什麼意思，你自己該知道，還要我明的說出來麼？」

面色一正，「哼！」了一聲，站起身來，就向樓下走，一面碎着咀皮子道：「有很多事情，別人看不出來，要想瞞住老大姊我，老妹子，你還早得很哩！……」

「大姊，小弟眞是佩服你了！」鄔夫人臥室之內，人影一閃，掠出一人，擋住了玉扇夫人去路。

玉扇夫人黛眉一挑，冷笑一聲，道：「鄔化龍！是你！」

鄔化龍現在的穿着，是一身青衣小帽，臉上的髭鬚剃得清光，驟然一見之下，頗有陌生之感，不過玉扇夫人對他太熟習了，那種陌生之感，不過是一掠而過，便認出他來了。

鄔化龍臉上堆起一臉諂笑，長揖到地道：「正是小弟化龍。」

玉扇夫人「哼！」的一聲，道：「你要幹什麼？」

她心裏有點緊張，表面上看起來聲色俱厲，實則，背脊上已然冒出了冷汗。

鄔化龍嘻嘻的笑道：「只是有請大姊，且聽小弟一言。」

玉扇夫人暗中吸了一口眞元內力，較足功勁，面色一扳，冷冷的道：「我們沒有什麼可談的。」身形一幌，就待移形錯步越過鄔化龍。

這時，鄔夫人口中叫了一聲：「大姊，有很多事情，都是出於一時誤會，你就暫息雷霆之怒，停下來聽聽他的解釋吧！」話聲中一射而到，伸手拉住玉扇夫人。

玉扇夫人心中暗暗忖道：「鄔化龍暗中潛回『天毒谷』來，乃是他個人的大秘密，我剛才如果不是拿話擠說她，他定然不會現身出來，這時，我如果再要硬行下樓，只怕他要不顧一切的對付我了，……哼！爾欺我詐，咱們就走着瞧吧！」

玉扇夫人心念一決，接着，長嘆了一聲，恨恨的道：「你不知，他這次害得我有多慘，我只差一點，就被梁七姑活活吊死了。」

鄔化龍說道：「誤會！誤會！這完全是誤會！大姊，你請坐，聽小弟慢慢向你道來。」

拉拉扯扯的，把玉扇夫人拉回椅子上坐了下去。

玉扇夫人一落座，鄔夫人便忙着親自去替玉扇夫人倒茶。

同時，鄔化龍更從懷中掏出一隻小瓷瓶，雙手捧給玉扇夫人，笑着道：「大姊，這瓶『金蜂丸』，算是小弟向你陪禮，請你先笑納了吧！」

玉扇夫人眼見「金蜂丸」到手，暗暗吁了一口長氣，老實不客氣的接了過來，打開瓶塞將「金蜂丸」倒在掌中，驗看起來。

那小小瓷瓶之內，一共有六粒「金蜂丸」，比玉扇夫人所要的，多了三粒。

玉扇夫人仔細檢驗了一下，看出那「金蜂丸」確是眞品。拾起三粒，交還給鄔化龍道：「我只要三粒，多……。」

鄔化龍笑着搖手道：「大姊，你要能原諒小弟的過失，就請把六粒『金蜂丸』一併收下。」

玉扇夫人道：「我用不了這樣多。」

鄔化龍笑了笑，道：「那你就留着送人吧！」

玉扇夫人收好「金蜂丸」，鄔夫人的香茗也送到了手中，她擧目望了鄔夫人與鄔化龍一眼，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面色和緩了下來。

鄔化龍看看時機已到，叫了一聲，道：「大姊，說起上次的事，小弟實是寃枉死了。」

玉扇夫人翻着眼皮，冷笑了一聲，沒有作聲。

鄔化龍訕訕的接着道：「說起來不但叫你大姊難以相信，就是小弟自己也不相信，因爲那信是小弟親筆寫的，封口也是



小弟親手封的，照常理推論，小弟實在無話可說，但事實上，小弟此心可誓天日，我實在沒有做鬼。」

玉扇夫人冷冷的道：「這就怪了，難道是我姓董的做鬼不成。」

鄔化龍苦笑道：「當然不會是你大姊，不過後來，終於給我發現了其中的關鍵所在……。」

話聲頓了一頓，馬上接着又道：「敢情，他們早就在信封之內做了手脚，當時，小弟一連寫了六封信發出去，結果那六封信都出了毛病，因此也給小弟製造了六批生死强敵。」

玉扇夫人心裏壓根兒不相信，但却若有其事的一怔，道：「此話當眞？」

鄔化龍馬上便說出六個人的姓名，道：「這六個人，都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大人物，你儘可隨時調查，以證明小弟的寃枉。」

玉扇夫人嘆息了一聲，道：「如此說來，我倒是錯怪你了。」

鄔夫人接着瞪了鄔化龍一眼，指責着道：「這都是你交友不愼，自討苦吃，你看，現在又引鬼上門，看你今後如何是好了。」

鄔化龍長聲一嘆，道：「事已至此，請夫人不要再責怪了吧！好在董大姊現在已經原諒了我們，我們有了董大姊的相助，我相信必能化險爲夷，安然渡過這次難關。」

玉扇夫人道：「我看你不要高興得太早，這次的對手，不好對付得很哩！」

鄔化龍笑了一笑，道：「大姊放心，小弟能偷回『天毒谷』來，便有對付他們的手段了，……啊！……。」

話聲一頓，腦中似是想起了一件要緊的事，話鋒一轉，問道：「大姊，你好像已經知道小弟回來了，不知你又是怎樣知道的？」

玉扇夫人神秘的一笑道：「你自己想想。」

鄔化龍沉思了一陣，搖頭笑道：「小弟想不出來。」

玉扇夫人道：「昨晚我和孫秋霞去了一趟你們『祖師殿』……」

鄔化龍恍然而悟，一笑截口道：「是了，你一定是注意到小弟在祖師靈前上的香了。」

玉扇夫人一笑道：「這個地方，你就疏忽了，你既然是偷偷回來，你又何必再去祖師靈前上香。」

鄔化龍神色一震，急口問道：「你沒有告訴那孫秋霞吧？」

玉扇夫人道：「還沒有。」

鄔化龍寬心的一笑道：「那你以後是不會再告訴她了。」

玉扇夫人笑道：「算你靈機得早，自己現身出來。」

鄔化龍訕訕的一笑道：「在你大姊面前，小弟敢不識相。」

玉扇夫人聽得哈哈大笑了起來。

鄔化龍趁着玉扇夫人高興頭上，話鋒又是一轉，問道：「大姊，請你不要多心，小弟可不可以知道你來『天毒谷』的原來打算？」

玉扇夫人暗笑一聲，忖道：「我向于婆婆有過一套說法，可不能前言不對後語，還是用那套話對付他吧！同時也可以測一測他的反應。」

望了鄔化龍一眼，笑了一笑，道：「你道梁七姑會平白無故的放過我麼。」

鄔化龍道：「梁七姑外貌忠厚，心裏可不簡單，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你。」

玉扇夫人說道：「老實告訴你，她在我身上施了暗算，要我來謀取你們的『毒經』。」

鄔化龍冷笑一聲，道：「小弟果然沒有猜錯。」

玉扇夫人道：「現在，你對我何以交待。」

鄔化龍義形於色道：「這一切都是小弟之過，小弟理當替你消除她加在你身上的暗算。」

玉扇夫人道：「你要是消除不了？」

鄔化龍慨然道：「那麼小弟就把『毒經』交給你，待你回去復命之後，小弟再和她算賬。」

玉扇夫人感動的道：「有你這一句話，大姊已是心滿意足，深感隆情了。」

鄔夫人道：「現在你何不就替大姊檢查！檢查！」

鄔化龍點頭道：「夫人說的是，你替我準備一下吧！」

鄔夫人回到房中，取出一隻小箱子，開開箱子，裏面裝着各式各樣的瓶子和一些奇形怪狀的金針與刀乂。

鄔化龍於是便慢慢替玉扇夫人檢查起來。

玉扇夫人暗中凝起一口眞元內力，散佈在心經肺脈之間，似有形若無形，用來迷惑鄔化龍的判斷。

鄔化龍身爲「天毒谷」谷主，用毒自是天下第一等的高手，如說眞正功夫，過去也許高過玉扇夫人，但玉扇夫人自服過「天狼丹」之後，功力大進，實則已經遠在鄔化龍之上了。

常言道：「棋高一着，縛手縛脚」。現在玉扇夫人的功力高過鄔化龍，弄起鬼來，鄔化龍可就無法判斷是非了。

何況，鄔化龍並不知道玉扇夫人的功力已經超過了他，因此在攷慮研判的時候，也未曾想到這一點。

鄔化龍蹙着雙眉，口中唸唸有詞，也不知他在說什麼，顯然有點頭痛。

玉扇夫人忍住笑聲，道：「怎麼樣？有辦法沒有？」

鄔化龍道：「現在很難說，讓小弟再驗驗你的血液吧！」

說着，要玉扇夫人在手指上刺出四五滴血液，裝在一隻小瓶子之內，收了起來道：「今天只能做到這裏爲止，明天就可以查出究竟來了。」

玉扇夫人道：「那麼我就回去了。」

鄔化龍道：「且慢。」

玉扇夫人道：「還有什麼事？」

鄔化龍道：「我們還沒研究當前的問題呢。」

玉扇夫人指着鄔夫人道：「目前的情形，她比我要清楚得多。」

鄔化龍道：「據珍妹說，那于老婆子也想要我們的『毒經』，你看她這是不是『聲東擊西』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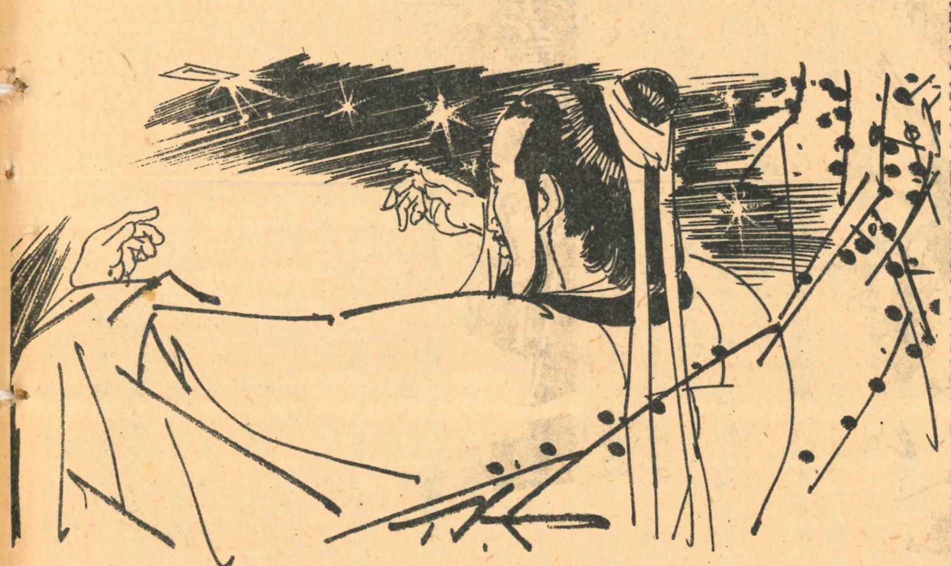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 長嘯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懷冰險爲石靈珠所誘，幸蒼鬚奴及時現身，使免墜入苦海，岳懷冰以石靈珠生具淫性，情殊可憫，慨允在可能下，盡力挽救，蒼鬚奴再拜辭去。摘星堡主沈海月負傷歸來，秘居地室療傷，這日忽報有僧人來訪，晤面之下竟是他們當年五魁首的老大龍捲風鮑千里，法名痛禪，沈海月說出失敗經過，及擬往請無相居士來助之意說出，痛禪和尚以無相居士爲世外高人，須親自前往拜謁，或冀能獲垂憐，以挽狂瀾，隨又指出沈海月有非份之福，他這非份之福，當應在沈海月之女沈雁容身上——

## 劍罡如蛇竄　光柱賽龍騰

沈海月心中一動，突地想到了那日尉遲姑娘所說之言，再想到女兒擅入後山，尉遲兄妹竟能優容不罪之事，不禁十分費解！

痛禪既然這麼說，他內心忍不住大爲驚喜，倒覺得有必要問問女兒的交往情形了。

心念及此，只見沈雁容已然現身！

她頭上戴着一頂火狐皮帽，一身紅緞子緊身疾裝，原是快步行來，想是忽然發覺到父親丹房內那個高大和尚，步子遂卽一下子慢了下來。

沈海月道：「容兒，妳當是誰來了？還不快來見過大師麼？」

沈雁容慢慢步入，一雙眸子注定着痛禪，臉上似乎非常的驚訝模樣！

但是她仍然彬彬有禮的上前參拜道：「參拜大師父！」

痛禪伸手說道：「姑娘免禮，一旁請坐！」

沈雁容站起來，目注父親道：「爹爹，這位大師父……是……？」

痛禪呵呵一笑道：「老衲法號痛禪，與令尊多年故交，彼時俱是俗家，如今佛道在分，姑娘不必改什麼稱呼，稱呼老衲一聲大師也就是了！」

沈雁容垂首道：「後輩遵命——」

她說話時，鳳目上瞟，偷偷的觀察着和尚的臉色，心裏總是掛記着什麼似的。

只是「痛禪」臉上卻並無絲毫異態！

沈雁容看了父親一眼，道：「聽說爹爹玉體違和，不知是——？」

沈海月一笑道：「不妨事！」

沈雁容道：「爹爹今天與那個姓岳的見過了？」

說到姓岳的時，她的臉上顯然紅了一下，而且有意無意的向着一旁的痛禪瞟了一眼！

沈海月冷冷一笑，說道：「自然是見過了！」

「那麼他……？」

「他業已落敗，眼看就將死在爲父之手！——」

沈雁容驚懼的嚥了一下喉嚨！

痛禪大師的一雙灼灼眸子，自一開始就注視着她。

「後來——」沈海月嘆息一聲道：「卻落在了後山那個賤人手裏去了。」

「後山……的賤人？」

沈雁容微微垂下頭來，過了一會兒，她才又慢慢抬起頭來道：「爹爹說的是尉遲姑……娘？」

沈海月登時一驚，道：「妳怎麼知道那賤人的姓氏？」

「是她自己跟我說的！」

「可是妳卻從來沒跟我說過！」

「是她不要我告訴您的！」

她顯然心裏還在盤算岳懷冰的那件事，臉上表情是說不出的那種不着勁兒！

「容兒！」沈海月一本正經的道：「



妳是怎麼認識尉遲姑娘的？」

「我也記不清楚了……」

「你好生的想來！」

「這件事很要緊？」

「當然！」沈海月冷冷一笑道：「尉遲兄妹既收容了姓岳的小輩，眼下就是我們摘星堡的大敵！」

沈雁容搖頭道：「爹，依孩兒所見這件事怕不可能，尉遲姐姐曾親口告訴我說，他們尉遲一家移居雪山已經數代，避世潛修，永不會捲入武林是非漩渦！」

「可是這一次卻是在所難免的了！」

「爲什麼？」

「因爲她已殺了我們的人——你馬師兄已死在那賤人之手！這個樑子可就接上了！」

沈雁容臉色一變，垂下頭來！

「阿彌陀佛！」一旁的痛禪和尚道：「有道冤家宜解不宜結，這件事或可借助姑娘之力，化干戈爲玉帛也未可知！」

沈雁容面上一喜，道：「大師父說的是眞的？」

「出家人不打誑語！」

「啊——那太好了——」可是她立刻又皺起了眉毛，說道：「只是我又能做些什麼？……」

「姑娘與尉遲姑娘不是很熟嗎？」

「只不過見了三次面——」她輕輕皺着眉頭，回想着說道：「第一次是在萬松坪……

「……那時我爲了這一隻兔子，不意越過了後山的禁區，忽然出現了一個怪人阻住了我的去路……」

沈海月與痛禪和尚頓時一怔，對看一眼。

「怪人？」沈海月奇怪的道：「莫非還有什麼外人不成？」

沈雁容道：「那人的樣子好嚇人，一顆大頭，滿頭滿臉都是鬍子頭髮……這個人武功極高，我竟然不是他的對手，只被他一伸手就抓住了！」

「這件事妳竟然沒有告訴我！」

「我怕您老人家罵我……」

「姑娘妳說下去！」痛禪和尚好像對這件事極爲注意。

沈雁容道：「那個大頭老人只一伸手，就把我吊在了空中，責怪我不該擅入禁區，他不知道是用了一種什麼法術，只在樹上畫了一個十字，我就下不來了！」

痛禪輕輕的喧了一聲佛號，細目頻眨道：「姑娘妳說下去！」

「是……大師父！」沈雁容偷偷又看了父親一眼，見他沒有責怪的意思，才又接下去道：「……後來我在樹上吊了大概有一個時辰，簡直已經就受不了啦……眼看着就要昏了過去……才有一個白衣少年出來救我下來！」

「白衣少年？」

「是的……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尉遲姐姐的哥哥——」

「原來尉遲兄妹妳都見過了？」

痛禪和尚嘴裏又喧了一聲佛號，低低講道：「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互爲根本，以是孽緣，因果相續！……」

沈雁容道：「大師父您說些什麼？」

痛禪只是含笑，搖頭不語！

「那位尉遲大哥雖是把我救了下來，可是對我極不友善，他本來要押我到摘星堡來見爹爹，後來尉遲姐姐來了，替我說情，才算沒有事！」

「可是後來，妳仍然常常越界到後山去！」

「我忍不住……」

「他們兄妹沒有再阻止妳？」

沈雁容笑笑道：「倒是沒有了，有一次在後山又碰見了那個怪老人，他大概是受了尉遲兄妹的囑咐，遠遠的看見了我就避開了！」

痛禪和尚點頭道：「善哉，這就是姑娘妳的一份緣份了！」

沈雁容本是懷着一番驚嚇，以為定會被父親所責罵，却沒有想到父親態度一反往常，她也就不再拘束，心裏想到那裏就說到那裏！

她笑了笑，道：「有一次又遇見了尉遲姐姐，她還帶我到後面玩了一趟，唉，——風景眞是美極了……我看見了他們的家，好漂亮，好漂亮，只是她却沒帶我進去！」

「為什麼？」沈海月問。

沈雁容搖頭道：「尉遲姐姐說她家附近都設有厲害的埋伏，她不能把進出的方法告訴我，怕我以後隨便進出！

「不過——」她笑了一下道：「她說她很會看相，看了我的手，說我將來也是她們一道上的人呢！」

「這就是了！」痛禪和尚道：「老衲看姑娘根骨亦極清奇，來日必有大成，可喜可賀之至！」

「那賤人還與你說些什麼沒有？」

沈雁容微微搖頭，沒有說話。

痛禪大師說道：「姑娘有話，直說無妨！」

沈雁容才道：「尉遲姐姐說爹爹……」她嘆了一聲，遂即沒有接下去！

沈海月冷笑一聲，道：「怎麼不說下去了？」

沈雁容吶吶地說道：「……她說爹爹私心過重，且災難重重，如欲避過，須自求兵解！」

她妙目一轉又道：「爹爹……什麼叫做兵解？」

沈海月登時面色如土——

痛禪和尚亦連聲的喧着佛號道：「無量佛——尉遲姑娘未免太過言重了！」

沈海月霍地站起身來，道：「一派胡言，賤人自恃劍術高明，竟敢如此猖狂，信口雌黃，哼哼……我倒要看看最後鹿死誰手！」

說到這裏，轉向痛禪道：「大哥，我們這就起程上白金嶺，面謁無相老前輩去吧！」

痛禪微微頷首道：「使得，但老衲認為却要容姑娘陪同一行！」

沈海月道：「她一個女孩子家……」

「不不不……」老和尚道：「要她同去才好！」

沈海月知道拜兄既這麼說，一定有理，當下吩咐女兒道：「妳即刻收拾一下，隨同為父與大師外出一趟！」

沈雁容心存疑惑，却也不敢再問，當下匆匆轉出，準備一切。

「白金嶺」距離摘星堡不過是七百里的脚程。

三騎快馬在日出之前出發，日落時分已來到了「白金頂」萬丈冰峯之下！

顧名思義，這座山峯的頂頭終年都積壓着一層白雪，遙望上去，銀光燦然，是以才會得了這麼一個通俗的稱號！

這裏居民極少，只有部份漢蒙雜居，散亂的遊牧民族，在此過着散亂的類似放逐生活！

白金嶺原是天山，大雪山的一個系列，山上有終年不斷的積雪，日出雪溶，匯成流泉。

這類泉水，分百千股，四面流下，在廣大的草原上，形成了所謂的沃野，即水草地。

山下有一家小食店，名叫「雪家餅號」，這裏賣麵粉磨製的烘餅，還有馬肉，專供出售給本地牧人吃食，很少有外人來此照顧生意！

可是今天却是例外的很。

好像這個小店裏已老早的來了不少的人！

小店一共只有三張破桌子。

三張破桌子上，却都已坐滿了人！

最裏面的那張桌子上坐的是一個面色焦黃的黃衣道士，道人年歲在四旬左右，一身黃色葛衣道袍，其上多處都磨損了，人不高，背上却揹着一把裹着黃色布條的長劍，劍極長，武林罕見！

黃衣道人正在津津有味的吃着一塊馬肉，不時的喝上一口酒。

可是由他的面色上看去，他並不快樂，顯然內心積壓着重重的心事！

第二張桌子上坐的不是外人，一個和尚，一個修士，一個絕色少女——痛禪大師，摘星老人，沈雁容，這三個人來了有一會兒了，要的只是茶水，未進飲食。

現在說到最後的這個座兒上。

這個位子上坐的是一個身材中等，年在三旬左右的微醉婦人——

是個漢人！

從衣飾，外套，無論那一方面看上去，這個女人都不像本地的漢人。

本地漢人固是不算少，可是看上去和蒙古人的裝束早已混成一片，女人看上去更是邋裏邋遢，很少能讓人看上一眼的！

可是眼前這個婦人，無論衣着，風度，甚至於那特有的白嫩婦色，看上去都大異一般。

她身上穿着一件湖水色百摺長裙，裙子上繡着朵朵梅花，望之分明上等湘繡，潔淨得一塵不染！

足下是一雙天足，穿的是同色的一雙繡花弓鞋。

婦人白紗紮頭，剩下的髮梢兒不長，似乎用一節串有珠花的箍子箍着——

這樣讓人一眼就可看出來她是個結過婚的婦人！

她的年歲很讓人難以猜測，說她二十幾歲絕不嫌大，若說三十幾歲，也不嫌小，總之，那是一種很能吸引男人注意，而具有高貴風華氣質典型的婦人！

她獨個兒的坐在位子上，面前放着一杯茶，可是茶具却是自備的，青花小瓷的



蓋碗，配着她春葱般的玉指，看上去眞是相配得很。

這樣風華蓋世雍容華貴的一個美婦人，即使是紫禁城的上苑春郊出現，也毫不遜色，只是擺在眼前這個鷄毛小棚店裏，可就顯得太招搖一點了。

所幸，這店裏僅有三桌人，而且看起來，三個桌上的人，都有些自命清高，誰也不會多答理誰一句話兒！

女人特別注意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也許是惺惺相惜吧！

沈雁容自第一眼開始，就特別注意這個座頭上的婦人，那婦人也曾間歇的向着她瞟上一眼！

她們已經彼此注意很久了。

現在，當沈雁容再一次的向着美婦人注視時，那婦人終於露出了一口貝齒，微微的笑了。

沈雁容點頭笑迎——

這附近，沈雁容是鋒頭最健的一個姑娘了。

誰都知道她是摘星堡堡主的掌上明珠，誰都知道她擅於飛馬騁馳，她的人漂亮固是遠近馳名，本事好更是人人皆知！

這裏她住久，幾乎沒有人沒見她，她也很少有沒見過的人。

是以，眼前這個雍容華貴的婦人，大大的引起了她的注意力，也引起了她的好奇。

如果不是因為父親和痛禪大師在身邊，她眞想過去與對方好好的聊聊才過癮。

美婦人只是淡淡的飲着茶，目光除了窗外的山景以外，絕不留戀着什麼地方！

倒是那個四旬左右的黃衣道人，顯得有幾分沉不住氣了——

他原本是大筷子吃着肉，大口的喝着黃湯，現在却放下了筷子！

小店是由兩個年老漢人夫婦所經營，掌櫃的漢子姓馬名三奎，是個駝子，一雙眼睛長年的被火烤油薰，看上去虛貶紅腫，也許一上來就水土不服，弄沙了嗓子，現在一說話，簡直就像是躁了鷄頸子一樣，別提多麼難聽了！

裏座上的黃衣道人這時拍了一下桌子道：「來，老頭，道爺有話要問你！」

馬老頭擦着一雙油手走了過來，腰彎得跟蝦米一樣的說道：「道爺，有什麼吩咐？」

黃衣道人冷笑道：「你這老小子，別是騙人吧！道爺已等了兩個時辰了，怎地還不見山上人來？」

馬老頭一隻手摸着「一塊五毛」（一塊無毛）的頭皮，擠巴着他的一雙火眼道：「是呀……今天是有點怪，平常，這位先生，總是在日落前後，由這條路上賞雪而過，今天是怎麼回事？」

道人冷冷一笑，道：「白金頂高數千仞，你確定那人眞的就住在上面？」

「這個……誰知道呢！」

中座的沈海月心中一動，偏頭向道人注視，却為痛禪和尚用腿輕輕一碰，他也就掉回頭來！

黃衣道人兩隻手按着桌子，緩緩的站起身子來，却把一雙細長的瞳子，隔着窗子，遠遠向着山上望去。

沈雁容注意到，那個美婦人這時臉上帶着一種淡淡的微笑，一雙剪水瞳子打量着那個道人。

道人注意窗外良久，忽然拍了一下桌子道：「來了！」

這「來了」二字，使得舉座皆為之一驚！

似乎是大家所等待着的都是一個人似的！

美婦人是唯一能保持着鎮定的人，可是在她聽到道人說到「來了」二字時，那雙眸子却也禁不住向着窗外瞟了一下！

道人似乎有一種特殊的聽覺能力！

因為在他說「來了」二字時，根本什麼也沒有來，人不說，連鳥也沒有一隻！

可是大家確確實實的就是相信有人來了。

事實上道人的確也沒有騙人。

是有人來了。

「人」沒來之前，先聽見的是那麼清悠遙遠的一串小鈴鐺的聲音。

不是馬頸子上的那種串鈴聲，而却像是驢子頸間那種小小串鈴的聲音——

「叮叮……」

聽在耳朵裏，眞是有說不出的那麼悅耳！

就在大家乍聞這陣清悠鈴聲的時候，沈雁容忽然有一個奇怪的發現——

那個美婦人失踪了。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非但是那個美婦人失踪了，就連婦人座前桌上的那個講究的青瓷蓋碗也失踪了，好像那個地方根本就從來沒有坐過那麼一個人似的！

沈雁容這一突然的發現，趕快的扯了父親一下衣角，沈海月也發現了。

痛禪和尚也發覺了。

大家誰也沒有說什麼！

道人依然全神的注意着聆聽嶺陌間傳來的那陣小小銅鈴聲！

鈴聲，越來越清晰，證明來人越來越近！

道人臉上泛起了一陣子凌人的氣燄，黃焦焦的面門頰上，刻劃出兩道極深的皺紋。

任何人看見了他這種表情，都不會會錯了意——

那是一種仇恨的表情！

就在這個時候，那個響着鈴聲的牲口出現了。

僅僅是一匹「烏雲蓋雪」的小毛驢而已。

儘管是驢背上鞍具齊全，甚至於搭在驢頸上的一個裝有書籍的布褡褳都完整的搭在那裏，獨獨缺少的是驢背上的那個人而已！

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各人都怔了一下。

當然每一個人的反應不一。

沈海月這一方面，是專程候駕來的，現在發現到來的只是牲口，主人沒來，當然微感失望。

黃衣道人的表情可就不同了——

他咀裏罵了聲：「臭窮酸！」

一隻手在桌子角上輕按了一下，瘦長的軀體箭也似的已躍了起來！

身法之快，就連在場的痛禪，沈海月，雁容幾個輕功上有極深造詣的人都未能看清楚他是怎麼出去的。

像是一支黃色的箭矢——「噗！」的一聲，已落在了對面的峯巒之上。

那座峯巒與茶座彼此間距離少說也在八九丈間，道人竟然只憑着單手輕按之力，就把身子騰了出去，這種輕功，實在的嚇人！

痛禪和尙看到此匆匆丟下了一塊碎銀子道：「走！」

三個人先後各自縱身而起，循着那黃衣道人身後，跟撲了過去！

他們的身法不謂不快了，可是如以之與那個黃衣道人比起來，可就差遠了。

當他們先後抵達到那片山巒上時，非但未曾看見那頭小毛驢，甚至於連那個黃衣道人的踪影也消逝了。

痛禪大師左右打量了一眼，目光立刻聚集在當前數十丈外的一片梅林之間，身形微幌，沙鞋輕點，像是一隻展開翅膀的大鳥般的，只是幾個翻撲，已翻出十數丈外！

沈海月目睹着昔日的這位拜兄，輕功至此，衷心十分欽佩！

他雖說三年苦練的劍術根基，已爲尉遲青幽所壞，可是元力尙存，並不礙於他的輕功身法施展，這時一隻手輕提女兒右腕道：「快！」

父女二人各自展開上乘身法，倏起倏落，緊緊隨在痛禪之後，刹時間已翻出數十丈外！

前行的痛禪大師身形猝然向下一落，大袖翻處，如同一隻巨鳥似的已落在了沈氏父女身前。

他輕叱一聲道：「伏身！」

這時沈氏父女身子剛剛縱到，聞聲卽速的向下潛身。

三個人伏身之處，正好是一片崖坡，借着前面的一片坡影，正好可以遮住三人的身形。

眼前是大片梅林！

很少地方能看到這麼美的梅花林子，放眼過去，一片晴梅艷雪，梅樹蒼勁，弓伸糾張，如籐如蟒，或低生伸延，或怒張擧空。

萬株梅樹，紅白相襯，一片香光，萬種芳菲。

誰也不會想到，如此大山深處，竟然會有這麼一處所在！

尤其是沈雁容，當時詫然而驚，忍不住發出了一聲讚嘆。

痛禪和尙立刻回頭以目示意她不許出聲。

同時，沈雁容自己也發覺出不對了。

三個人頭都低得很低，而且借着一層山籐，正好掩飾住他們露出的頭部。

他們都看見了——

那頭「烏雲蓋雪」的小毛驢，正在地上嚼食着樹根旁邊的嫩草芽，鞍轡上的白銅扣花，被雪光映襯得一片銀光燦然！

氣氛乍看起來是那般的寧靜，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先時小店所見到的那個黃衣道人，赫然在場。

只見他瞪着狼也似的一雙眸子，先是在小毛驢身上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遂卽把目光投向梅林之內，但是由於這片梅花樹林佔地極大，他的目光也就很難在某一處地方固定下眼！

可是這道人顯然是極爲精明之人。

痛禪和尙與沈海月都可以稱得上見解閱歷極豐之人。尤其是江湖武林中，凡是畧有特徵名望之人，按說他們都應該有個一知半解。

可是眼前這個道人他們竟然是一點都不知道，事實上道人的身手又是那等驚人，如以傳說的武功而論，僅僅憑着他剛才所施展的那一路輕功而論，幾可獨步武林，無人能出其右。

卽使是痛禪，以及素日自負極高的沈海月也自認弗如，雙方相去甚遠。

黃衣道人似乎守定了這頭小毛驢。

他也準知道找到了驢，必定就能找到人。

是以，看起來他絲毫也不急，就在一棵梅花樹邊的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他的衣袖甚長，這時畧畧的挽起來一些。痛禪等三人才發覺到道人十指留有甚長的指甲，人家的指甲都是直伸出去，講究的人還戴得有指甲套子，可是這道人的指甲却是捲起來的，而且每一根指尖上，都套着一截竹製的指帽。

道人黃衣黃帽，黃臉黃眉，全身上下，除了頭髮是黑的以外，幾乎無一不黃，看上去眞像個土地爺爺似的。

小毛驢不時的刨動着白色的蹄子，忽然引頸長嘶了起來——

道人冷冷一笑道：「我把你這個畜牲，莫非還敢在本道爺面前賣弄什麼玄虛不成麼？」

說時一雙眼睛現出了厲光，右手二指倏地向着驢身上隔空一指。

那頭小毛驢本在昂首長嘶，不意才叫了一半，登時就停聲而止。

怪的是，牠非但停住了聲音，竟然連全身的動作也停止住了，彷彿全身上下一下子受了禁制，刹時間，只見牠目凸涎流，全身戰瑟不已，那副形像看起來顯然是痛苦到了極點。

道人哈哈大笑，揚聲四野道：「無相老兒，道爺知道你就在附近不肯出來，却拿頭畜牲要勞什子花槍，今天道爺就給點厲害你瞧瞧，再不出來，你這匹素來愛若性命，形影不離的小毛驢，可就保不住要命喪梅園了。」

沈雁容登時一驚，這才知道敢情那頭小毛驢兒，原來是被道人隔空點了穴道，或者是施展了什麼禁制。

卽使道人嘴裏笑着，手指連連向着那頭毛驢指動。

每指一下，那頭小毛驢必將全身一陣子兢抖，聲音雖是被禁住了，可是却有一種悶啞的嘶鳴之聲，發自喉間，那種形像，看在眼中的確是慘不忍睹。

黃衣道人却似一下子抓住了竅門，自信對於對方有了有力的威脅，一時哈哈大笑。

「無相老兒——」他大聲道：「我這『小千刀』的手法，你是知道的，要不要我先拿你的愛驢開刀？」

說話時，一雙眸子四下的張望着。



想是這一招沒有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黃衣道人霍地大怒道：「好吧，老兒，看來這頭畜牲你是不想要了，我就宰了牠，弄下山到馬駝子店裏，來個風乾辣驢肉吃了！」

說到這裏，兩隻手一搓一揚，正待向着那頭受禁制住的小毛驢身上虛按下去。

驀地，嶺澗間刮起了一片旋風。

風勢一轉，捲起了一天的白雪——

那片白雪乍起時，像是一層薄薄的白紗帳子，又像是一面透明的玻璃罩子，不偏不倚的却向着那頭飽受禁制的小毛驢身上罩了下去。

頓時間，黑色的驢身上，像染了一層白粉般的雪花，怪異的是，那頭毛驢子的禁制，就在這層白雪的覆罩之下，突然之間被解開了穴道。

刹時間，牠活蹦亂跳的嘶叫着，向梅林之內狂奔而去。

黃衣道人先是一怔，遂卽大怒，目光一轉，道：「什麼人？」

四野肅然，除了有些風濤聲外，看不出有何異狀。

道人狂笑一聲道：「無相老兒，我料定了你就在這裏，果然不錯，你我三十年前黃山谷的那檔子事還沒有解決，道爺言而有信，說來就來，怎麼來了之後，你這老兒藏頭縮尾，算是怎麼回事？」

山野無聲，加以道人嗓門又大，這幾句話說到四山齊應，餘音盪然。

如果梅園內有人，萬萬是不會聽不見的。

果然，就在他的話聲方一落下的當兒，就聽得一人用着極其輕鬆悅耳的笑聲發話道：「黃衣道兒，貧道在此候你多時了，你自己有眼無珠，又怨得誰來？」

聲音分明就在眼前。

可是在聲音未出之前，任何人都不會注意到這個地方，而在聲音發出之後，任何人却又覺出人不過是近在咫尺之間。

原來是梅園之內，各色梅樹何止萬千，如非特別注意其中一株，很容易目光錯亂。

現在尋聲望去，霍然才見就在梅園正中一棵較矮的梅樹之下，趺坐着一個身着蒼衣，髮束金箍的散髮中年修士。

這人由年歲上看去，大概不超過五十歲，清癯的一張瘦臉，長眉，秀目，隆準，白膚——

一眼看上去，卽知是一個素行有德之士。

由於他身上那一襲肥大的蒼衣，其色澤紋路，看上去簡直就和身後那株矮粗老梅樹的樹皮一般無二，是以如非特別注意的去看，簡直是認他不出。

散髮修士趺坐在一塊白色石板之上，石板上尙置有一隻矮小的爐子。

這時，爐火正旺，其上却置着一把茶壺，壺水已開，由壺口內，嫋嫋的冒着白氣——

只是這些混淆在原本就飄散着的一層雪霧裏，絲毫也不顯著！

莫怪乎，他不出聲發話，誰也不會注意到有他這樣的一個人存在這裏。

這人一入痛禪第三人眼中，沈海月頓時就認出了對方正是海內外有籍可攷的十七位奇人之一的無相居士，他也正是自己此一行所要來找尋的這個異人。

無相居士花下烹茶，一副悠然自得樣子，似乎眼睛裏並未把那黃衣道人看在眼中。

相反的，黃衣道人一眼看見了無相居士，登時無名之火高昇六丈——

他大吼一聲道：「無相老兒，誰不知道你這一套障眼法兒，道爺只當你也算是個有名的人物，上來看重於你，想不到你竟然用這般雕虫小技來消遣於我，眞正是豈有此理！」

說到這裏連聲的冷笑着道：「別人怕了你，我宮雲飛豈能怕了你麼？」

無相居士莞爾一笑道：「道兄你說那裏話來，你我當年不過是一件小小誤會，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必這般認眞，貧道自來白金頂後，早已不問外事——」

說到這裏，有意無意的把臉向側面一偏，覷向沈海月等三人藏身之處看了一眼，聲音放大了道：「——就是有人千里跋踄來找我，也只怕請我不動，一些江湖人物，每每挾技尋仇，却也要拉上我一把，道兄請想，你我當年修爲不易，豈能爲了一些不相干的外事，壞了自家處世的規矩，道兄，你說是也不是？」

沈海月等三人聽得登時一驚，三人面面相睹，不發一語。很明顯的，無相居士這番話，明面上是向黃衣道長而說，其實却像是冲着沈海月等三人而發。

三人雖是聽得心裏發涼，到底還是個心裏的悶葫蘆一時解它不開。

反之，那黃衣道人却聽得有些丈二和尙摸不着腦袋，只當無相居士是有意拿話來逗自己開心。

只見他把那張黃臉一沉道：「道爺聽不懂你這番高論，今日我來這裏爲的是一踐當年之約，事隔三十年，居士你倒也是個信人，居然還在此梅園相候，貧道知悉你『玄都』劍術已有了九成火候，今日就是專爲討教你劍術來的——」

言下，就要出手，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

無相居士冷冷一哂道：「道兄也是多年修爲之人，竟還這等的毛燥，不知千日面壁內熬劍炁之不易……」

說到這裏，目光又向沈氏父女等處揚臉冷笑，道：「……只爲一時逞能，毀了多年的劍基，實在是至愚至下之至！到那個時候，只怕後悔也來不及了！」

摘星堡主沈海月聽在耳中，更似當頭一聲棒喝——

這句話說得實在太明顯了，沈海月就是再傻也沒有聽不懂的道理。

他想起自己苦心潛習三年，方始初成的一點劍基，果眞正如居士所言，只爲逞一時之能，想不到激來了尉遲青幽那等厲害的大敵，以至於劍毀人傷，若非對方還存下了一點仁心，保全了自己的根本基礎，後果簡直是不堪設想——

他原本已是十分委屈，此刻再聽無相居士這等的用話一激，更不禁觸到了傷懷，登時輕嘆一聲，垂下頭來。

痛禪和尙却與他抱持着不同的看法。

在他的看法裏，像無相居士這等奇人，平素要想見上一面，眞個是難以登天，

既然見了面，絕非是無緣之人，休看他口頭上說得那般無情硬朗，眞正事到臨頭上，絕不可能眞個的就抖手不問。

所以他心裏篤定得很。

至於沈雁容却又是一番想法了，對於眼前卽將展開的這一場爭鬥，她實在渴望的很！因爲他知道當前的兩個人，並非是一般武林中人物，而是自己僅聽傳說，還從來未曾親眼見過的劍俠人物：——也就是同於大雪山尉遲兄妹那等奇特的人物。

她的心激動極了，巴不得一看究竟。

無相居士話聲一歛，目光遂轉向黃衣道人道：「道兄，貧道自問當年對你已仁至義盡，並無是非可言，再者我等修道術士，不久大刼將至，道兄你又何必一再以武相逼，貧道對於未來四九天刼尚沒有自信逃過的把握，莫非道兄就這等有恃無恐，你若黃豆燃箕，自我相傷，道兄——貧道所說句句屬實，尚請三思而行！」

這番話出之德高衆望的無相居士之口，實在是很應該有說服之力了。

奈何那黃衣道人，今日之來，實在是抱有極大私心而來，你道爲何？

原來道人乃黃山「飛雷澗」之煉士，本名宮雲飛，人稱「黃衣道長」，平素爲人尚不算壞，加以闢山煉劍數十年，已有相當功力。

只爲黃山「飛雷澗」有一修爲千年之老蜎，原已成了氣候，那老蜎自以異類修爲，必遭天怨，是以每每於雷雨之夜托護於「飛雷澗」，冀圖以黃衣道長爲庇護。

「黃衣道長」宮雲飛先還不知，後來日久始漸漸生疑，查出本末。

宮雲飛自知老蜎托庇之後，不禁動了一念貪心，他知道這類千年刺蜎，修煉不易，既能尸經千載，必有成形之內丹——這類異類修煉的丹元，對於修道術士，大是有益，由是乃對那隻老蜎種下了深心。

事情是活該出事。

那一夕正逢驚蟄之日，黃山「飛雷澗」雷雨交加，風狂雨暴，加以山洪暴發，其勢驚人已極！

宮雲飛事先就佈下了陷阱，先在其煉室之前，佈下了一個鎭壓風雨雷電的法壇，引誘老蜎前來自投。隨後，他却另外在壇外佈下了一個「五極生死陣」，自己坐鎭暗處，靜等着老蜎自投。

那隻千年老蜎不察究竟，果然中計，竊喜黃衣道長爲己庇護，殊不知身方入陣，卽爲道長法力所鎭。

黃衣道長此時復變本加厲，放出飛劍，迫使刺蜎不得不吐出其苦煉多年之丹氣相抗。

一人一獸，正自相持不下。

那千年刺蜎雖是修煉有年，總不比宮雲飛之老謀深算，加以宮雲飛所煉之「地黃劍」，正是這類異物之尅星，老蜎眼看不敵，卽將把內丹獻出，伏身受斬的當兒，事情偏偏是那麼湊巧。

那時正逢無相居士路過黃山訪友未唔，乍見此一人獸格鬥——

當他探知經過後，不禁對那隻千年老蜎心生同情，甚是對宮雲飛感到不滿。

——就這樣，他插手管了這麼一件閒事。

事情的結果，無相居士救回了千年老蜎一條活命，並爲其保全了那顆修煉了千年的內丹。

當然，宮雲飛這一方面是得罪定了。

當時情形而論，宮雲飛得知來人乃是宇內極負盛名的十七位煉士之一的無相居士，自知不是對方對手，加以他當時適當坐關修爲「小諸天」，心怯之際，自問實在惹不起無相居士這等大敵，當時硬生生的忍下了這口氣，却是心又不甘，乃與居士定下了三十年後今日之約！

無相居士臨去時，施展仙法，在黃山飛雷澗底開了一條引道，指引老蜎蟄居避難，也就解決了那隻老蜎日後畏懼天公的雷雨的心理，自此伏居，晨昏也只敢在洞口默參日菁月華，不敢再露出一些些惹人的意態鋒芒。

——事情的大概也就是如此這般。

三十年後的今天，「黃衣道長」宮雲飛挾技而來，想到了三十年前平白失寶之事，大是心有不甘。

「黃衣道長」宮雲飛冷森森一笑道：「無相道兄，你這番話平心而論，倒是兩句好話，若非爲了四九天刼這檔子事，道爺我還不來呢！」

「此話怎說？」

無相居士一面說，一面斟了碗香茗。

他座前石上，顯然設有三份茶具。

這時他把斟好的一杯茶輕輕端起來，一哂道：「道兄千里而來，貧道忝爲地主，一杯清茶，道兄你是要擾的，請！」

「請！」字出口，手指微指，只聽得「哧！」的一股疾旋之風。

石上的那盞滿盛茶水的蓋碗，已然疾飛直轉的來到了黃衣道長面前，只見白瓷加蓋的一碗茶水，只是那麼輕飄飄，滴滴溜溜的在道人面前打着轉兒。

黃衣道人平手一托，接在手中，略微聞了聞，冷冷一笑道：「以石泉之水，烹普洱之茶，閣下堪稱得上是享樂中人，只可惜貧道喝慣了『老壽峯』的鐵觀音，對於閣下好意，無福享受——」

手腕一抖，掌中蓋碗衝天直起，足足抛起了有百十丈高下，眼看着已入雲霧之中，却又垂直落下，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無相居士座前。

這一手功夫，妙的是非但茶碗未曾破碎，却連碗中茶水，點滴亦未曾濺出！

無相居士莞爾笑道：「宮道兄，你來勢洶洶，何不少壓氣焰，你我化干戈爲玉帛，貧道少頃或許還能爲你介紹一個海內知名的朋友！」

宮雲飛冷笑道：「你我之約，當時並無第三人在場，何故又多出一人？」

無相居士一笑道：「事出意外，宮道兄，你如果認爲那位朋友來此是爲貧道助陣的，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他微微一頓，遂卽又接下去說道：「——只是我這朋友脾氣不好，法力更勝過貧道百倍，爲道兄計，還是不要開罪的好！」

宮雲飛嘿嘿一笑道：「道兄儘自說這些廢話做甚！——」忽然一笑暗忖道：是了，莫不是這老兒存心怕了我，却有意拿些閒話先來逍遣於我，等到他那朋友一到，再圖合力對付與我？



心裏這麼一想，越覺大是有理，當時面色一沉：「無相道兄，貧道今日來此，會的是你，却與你的朋友無關，千里而來，豈能與你三言兩語打發就走！」

說到這裏大袖一揮，卽見五點金星，脫手電閃而出，直向石座上的無相居士身上飛到！

沈氏父女以及痛禪和尚居高臨下，很清楚的看見那道士發出來的乃是五把薄如紙片的小小錢刀！

他們這類人物，不出手則已，出手自無輕發！

五口錢刀閃爍着五道刺目金光，風疾電弛，向着無相居士身前一閃而飛，分五處繞過來，向居士全身五穴道上刺過來。

無相居士早已料到了對方有此一手！

只見他雙手交叉着如同扇面似的在面前撒了個圈子，那五枚錢刀瞬卽像是遇見一層障碍，突地碰見了一層無形的鋼罩子一般！

但聞得「叮叮咚咚！」一陣子鋼鐵交擊之聲，錢刀攻處，火星四射，却休想能攻入居士身側分毫。

黃衣道長怒哼了一聲，一連向着空中錢刀指了兩下，只見那五枚飛出的錢刀陡地威力大增，就空轉動之間，立刻加大了一倍，攻刺之力平空加了數倍之力。

無相居士呵呵一笑道：「宮道兄遠道而來，莫非沒有點新鮮玩藝兒麼！」

說到這裏，雙手合掌一搓，一揚，似乎見其掌心內，紅光一閃，也只是一閃而逝！

一响，再看道士所發的五口錢刀，已如同破銅爛鐵般的跌落在地！

「黃衣道長」宮雲飛先是一怔，遂卽面上現出一片猙獰表情！

他緊緊咬了一下牙，道：「莫怪乎你這老兒有恃無恐，原來已練成了『護身赤罡』——」

邊說他邊自咬牙切齒，一面頻頻後退着。

他當然不會就此而退。

無相居士却也知道對方「黃衣道長」伎倆絕不止此，是以雖是上來勝了一陣，仍然不敢絲毫大意，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向對方。

雙方情勢，由於有了前面的一陣，看上去是劍拔弩張，越加緊張！

驀地——

「黃衣道長」宮雲飛十指抖處，像是漁伕撒網般的，自其十指尖上倏地飛出了十道如膠似漆般的黃色光條。

無相居士登時一驚！

他倒是未曾料到宮雲飛有此一着！

原來劍術之士以築基爲始，運炁爲本，有了基炁才談得上運施飛劍，進而盡習上乘道術！

劍術到了相當年限之後，才能更進一步，成就所謂的「劍炁」。

有了這種「劍炁」的功夫之後，才能算得上是一個劍術中的上士，可以身劍合一，頃刻間出入青冥，大抵上有了此類成就的人，多半歸隱靈山，不復生事人間！

眼前「黃衣道長」宮雲飛此刻情急之

煉經年的本身「劍炁」！

在「五行」之中，宮雲飛是攻的「土」行，是以一切功力皆着土質！就連發出的「劍炁」也是土黃顏色！

這種劍炁的功力，畢竟不同凡响。

黃光過處，沿着無相居士身側四週，頓時冒出了一陣淡淡的紅色烟霧——

無相居士似乎有些兒措手不及，身子大幌了一下。

眼看着黃衣道人手指上的十道黃色光華，交織成一片黃色光網，直向着無相居士全身罩下的霎息之間，居士背後頸之間，倏地上衝出一道筒形白光！

這道白色光柱，正是居士所煉的本身「元炁」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得使出抵擋對方的殺手毒招！

只聽得空中「唰！」的一聲輕响——

那道甫自居士後頸冒出的白色光柱，頃刻之間化成了一把白色的光傘狀物，一下子與對方十指間所發出的十道劍炁迎在一塊！

無相居士想是上來疏忽，差一點吃了大虧之故，這時看來，臉上現出了一層薄怒，眸子裏凌光四射，注視向黃衣道長宮雲飛！

「宮道兄，你此刻抽身尚還不遲，以貧道所見，你的功力固是不弱，要想勝得過我，却是不易！」

宮雲飛這時正在全力運施着他的十道劍炁！

只是正如無相居士所說，他的功力確是較諸居士更差上許多——

是以他雖施展出十分的力道，用力的

擰絞着他的十指，把十道黃澄澄的劍炁運轉得如同怪蟒翻騰，却休想能攻破無相居士護身的那幢白色光傘！

不過是瞬息之間，宮雲飛已是汗出雨下——

他顯然還不死心，滿臉猙獰的怪聲笑着！

「無相老兒，老實對你說吧，道爺今日來此，明爲赴卅年前之約而來，實則是別有深心！」

無相居士嘻嘻笑道：「你想要貧道棲身的白石仙寓，可是？」

宮雲飛笑道：「你倒是猜對了，老兒，你不妨識相點好！」

無相居士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今天你我勢必要見個眞章了！」

說到這裏，他徐徐由石上站起身來。

山峯上偷看的三人，目睹着雙方這般的法力搏鬥，早已驚得目瞪口呆。

這其中，痛禪與沈海月也算是半個行家，心雖驚恐，尚能自恃，惟雁容初見異功，早已驚嚇得面色猝變——

她越來越奇，忍不住已仰起了半個身子。

忽然一隻軟綿綿的手，搭在了她的肩上，同時間，就覺出一股絕大的勁力由那隻軟綿綿的手掌之內傳出來。

沈雁容不由自主的在這股力道之下，徐徐的坐了下來，她還來不及回頭看是什麼人。

身邊已响起了弱如蚊子般的聲音道：「小姑娘妳別亂動，那個牛鼻子可要拚命了，誤傷了妳可不是好玩的！」（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蕭塞·文
盧令·圖

# 無影毒神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救出歐陽空後，獨自往慧覺庵，擬借易筋經療傷，在庵後碰巧遇到夏馥萍，輕易地借到了易筋經，便在竹林中運功自療，神力行者魯賓和漠地黑龍洪鼎二渾人在竹林一角互鬥，就在他們力竭垂危，又適有象羣衝來之際，恰好白雲飛運功完畢，力摔巨象，把那兩個渾人自死亡邊緣拯救回來，白雲飛方自暗慶習得易筋經心法，內力源源不絕，驀見竹枝葉上站一天竺老人，隨見那老人似非常忿怒的說了幾句怪話，突地一抄長鬚，右手往頭上所包布巾按去，張口朝天長嘯，嘯聲似有怪異力量——

## 掌劈九駱駝　力摔五巨象

倏地，茫茫的黑夜裏傳來數聲高昂的象嘯之聲。

在那起落的象嘯裏，緊接着是一聲人的答應之音。

齊天岳一聽這怪老人是與象在呼應，他的腦海之中一翻轉，想到了千幻郎君提到過的兩個人名。

「哦！」他恍然地忖道：「他一定是受赤足神魔之邀的天竺矮仙了，那鍔爾察，可能就是蒙古鍔爾察部落的酋長大力神君……」

他的臉色一寒，肅穆地忖道：「看來華百陀認爲白雲飛已死，天下再無可顧忌之人，這才提前發動他那奴役天下武林的計劃……」

他驀地高聲大喝道：「你可是天竺矮仙？」

那矮老人黝黑的臉上泛起一絲笑意，咧開鮮紅的嘴唇，露出雪白的牙齒，朝着齊天岳笑了笑，慢慢的道：「你怎麼曉得我？」

齊天岳冷笑一聲道：「你可是那華百陀請來對付海外三仙的？」

天竺矮仙正要說話，一道黑影颷然飛躍而來。

他望着那人大叫道：「鍔爾察，你看看我的象！」

那人生得肩膀寬濶，身高足有一丈開外，臉色金黃，頭髮微蜷，鼻高眼凹的，一看就不是中原人士。

齊天岳心裏一凜，忖道：「這果然是蒙古來的大力神君，看來那幾匹駱駝也是他帶來中原的，現在讓我劈了……」

他還沒想完，大力神君鍔爾察已怒吼一聲，一拳向齊天岳搗來。

拳風剛猛，齊天岳上身微傾，右臂兜一圓弧，猛地也是一拳直搗而去。

「卡」地一聲，兩隻拳頭，在空中一碰，兩人上身一沉，直震得地面微微搖幌着。

鍔爾察退了一步，捧着拳頭發了一下楞，陡地又是一下大吼聲，雙臂盤結在胸前，朝齊天岳撲了過去。

齊天岳被那老大的一拳打在自己拳上，直震得他骨骼幾乎要碎了，他暗暗吃驚這鍔爾察到底不愧被稱爲大力神君，僅僅這一拳便足可洞穿鋼板。

眼前人影一花，鍔爾察沒等他閃了開去，兩條手臂，已經有如青蛇樣的盤上身來。

齊天岳「呵」了一聲，右足倏地踢出，蹬向對方小腹，手臂一翻，欲待掙脫對方柔延而上的雙臂。

他這兩式攻得迅捷無比，可是鍔爾察却絲毫不加理會，熊腰一挺，下盤一沉，猛然大喝一聲，竟將齊天岳整個身子扛了起來。

這一下他所施的乃是蒙古嫡傳的摔跤絕技，雙手一盤，便已將對方手臂絞在外門，他手腕一轉，頓時把齊天岳頭下往地上重重一摔。

眼見齊天岳整個身子頭下腳上的往地面撞去，漠地黑龍洪鼎大吼一聲，身形奮力一躍，想要去將齊天岳身子托住。

但是他的力氣剛才幾乎完全用竭，這一躍僅越出五尺，便雙膝一軟倒在地上。

他剛仆倒地上，立即便想站了起來，可是背上「噗」地一聲，已被魯賓那衝來的身子撞上。

頓時，兩個人一塊摔倒地上，滾在一堆。

他們倆人誰都不願見到齊天岳被鍔爾察酋長活活摔死的慘狀，而故齊都閉上了眼睛，不忍看到鍔爾察那殘忍的舉動，可是他們却又忍不住想要看看，是以眼睛又偷偷地睜了開來。

陡地，鍔爾察一聲大吼，震動林梢，竹枝搖顫裏，洪鼎與魯賓全都睜大雙眼，驚愕地凝望着場中。

此時，鍔爾察正仰天跌倒地上，兩眼圓睜，錯愕地看着竚立在六尺之外的齊天岳。

他怎樣也都沒有想到自己嫡傳的蒙古摔跤裏的「大牽緣」手法沒能把對方摔在地上。

他更不明白自己力道發出時，對方那倏然踢來的一脚，能够如此準確的踢中胸前「乳根穴」，而使得全身一軟，反被對方將自己踢出六步之外。

齊天岳默默地凝視着鍔爾察，頷下粗短的虬鬚使得他那輪廓分別的臉龐更富於豪放雄偉的氣魄。

他那頎長的身子在月光下留下一條頎長的影子，就像一座不傾倒的峯岳，是那樣的有力地昂然屹立着。

沉默了一下，那站立於竹梢的天竺矮仙倏地拍手大笑。

鍔爾察勃然大怒，自地上一躍而起，怒罵道：「矮鬼，你笑什麼？」

天竺矮仙咧開了紅紅的嘴唇，露出那雪白的牙齒，怪叫道：「你專門賣弄蠻力，這下可遇到對手了，我太高興你跌倒地上。」

鍔爾察一楞，對齊天岳道：「你稍等一下，我再與你對三拳。」

他大吼一聲，跨開大步，朝着那片竹林奔去。

洪鼎自己一向都以爲身子够高了，但是一看鍔爾察那超過丈外的身子，那一跨出便有六尺的大步，不禁自嘆不如。

鍔爾察跨了兩步便已來到竹林邊緣，他一眼瞥見洪鼎與魯賓滾在一堆，楞了一下，問道：「你們在幹什麼！」

洪鼎一咧嘴，衝着鍔爾察一笑，道：「我們在這裏看打架！」

鍔爾察又是一楞，道：「你怎曉得我要來打架！」

魯賓呵呵一笑，曉得這個鍔爾察又是一個大渾人。

他眼珠一轉道：「我們不是看你們打架，我們在睡覺。」

鍔爾察哦了一聲，點點頭道：「睡覺！現在天很晚了，是該睡覺！」

他摸了摸後腦，臉上泛起一個悲哀的表情，自言自語道：「可惜我還要打架，不能就此睡覺！」

話聲一了，他衝步而去，兩步一跨便已衝到竹林。

眼望天竺矮仙站在竹梢枝頭，他吼道：「矮鬼，你下來！」

天竺矮仙哈哈大笑道：「鍔爾察，你別把怒氣發在我身上，我可沒有把你的駱駝殺死。」

鍔爾察一怔道：「你的大象沒有我的駱駝會跑，你已經輸給我了。」

天竺矮仙那張漆黑的臉孔泛現一個詭異的表情，失聲道：「可是我們打賭是誰是乘騎先跑到大眉山莊，誰就可得到那塊『金剛紅寶石』，你的駱駝並沒有跑到呀，而我的大象却還在繼續跑……」

敢情他與大力神君鍔爾察一同被華百陀邀請，赴大眉山莊之中，來計劃消滅中原武林的步驟。

兩人一從蒙古騎着駱駝而來，另一個則是騎着大象從天竺遠道而來。

他們兩人，對於中原地勢並不熟悉，僅憑着華百陀畫的一份地圖便貿然來到中原。

一路上誤打誤撞，却在廣西境內碰上了，由於兩人都是行踪怪異，而且各自乘着罕見的大獸，是以一見面，他們便打了一架。

等到他們各自說出了所要去的目的地時，方始發覺他們都是受華百陀所邀請的，故此又同朝着四川而來。

這日晚上他們已經來到四川邊境，却不料鍔爾察因爲在黑暗中趕路，所以將族中珍藏的紅寶石拿了出來照明。

天竺矮仙這才發覺那正是天竺「寶象寺」百年前所遺失的一顆「金剛紅寶石」，乃是「寶象寺」鎭寺之寶，是嵌在如來佛祖的眉心當中的一顆全天竺最大的紅寶石。

若是他能够將這紅寶石取到手帶返天竺，則他將受天竺王公，以及婆羅門的一致尊崇。

所以他千方百計設法想取得這顆寶石，然而鍔爾察却對這顆寶石愛不釋手。

直到最後，天竺矮仙迫得以激將法激使鍔爾察以駱駝與他的大象作長程賽跑，以勝負來決定誰能眞正獲得那顆紅寶石的權利。

鍔爾察生性梗直，何曾與人動過心機，加之他一向遠居蒙古，根本就來曾見大象，是以一見那幾匹大象笨重的模樣，就認爲自己的駱駝腿長善跑，一定可以贏得

這場打賭，於是也就答應了。

他不曉得駱駝乃沙漠之獸僅善於在沙上奔走，而四川一省多叢林山巒，並不適於駱駝奔走。

故而一比賽之下，他的駱駝頓時敗了下來，可是他却想到以自己趕駱駝奔走的方法驅使駱駝，又使大象敗了下去。

眼見大眉山莊就將到了，他若繼續保持這優勢，必然不會輸的，誰知會遇上齊天岳在此，而使得他的幾匹駱駝齊都死去了。

天竺矮仙在旁又加以嘲笑，當然他把一肚子惱火都發在矮仙身上了。

可是對方那一番話却使得他一怔，摸一摸頭，自言自語道：「嗯，一點都不錯，他是說誰的乘騎先到大眉山莊，誰就可以保有『金剛紅寶石』……」

天竺矮仙一見這個來自蒙古的大漢被自己幾句話便嚇唬住了，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鍔爾察微微一楞，好似想到了什麼，抬頭道：「你的大象仍舊沒有跑到大眉山莊，你想我是傻瓜，會上你的大當！」

天竺矮仙咧着月白的牙齒，狂笑道：「一點都不錯，你正是個傻瓜。」

鍔爾察大吼一聲，走進竹林裏，巨掌揮動，狂飈橫飛，「嘩啦啦」一陣，竹林便倒塌了一大片。

他有似猛獸衝進草叢，那些修長的竹林都倒下，被他踐踏而過，發出「劈拍」聲響，竹心紛紛碎裂。

天竺矮仙站在高高的竹梢上，一個矮矮的身子，隨着竹枝搖幌，而不住地顫搖着。

他那長及腳背的白髮，隨風微微飛颺，使他看來高逸出塵，飄飄似仙，可是他一見鍔爾察那種狂怒的樣子，却像個孩子似的拍起手來。

他嘲笑道：「你這樣子就像我們那裏的山猪一樣……」

鍔爾察怒罵道：「老鬼，你下來，看老子拔斷你那幾根鳥毛。」

天竺矮仙被這一罵，更笑得厲害，伸出手去指着鍔爾察，連眼淚都笑出來了，嘴張開了半天，才迸出幾個字……「山猪，你……」

鍔爾察大罵道：「他媽的，老鬼，你笑死算了。」天竺矮仙一聽，不但不怒，反而笑得更是厲害，彷彿天地之間，沒有如鍔爾察罵人更可笑的事了，只見他烏黑如漆的臉上，掛了兩行淚水，火紅的雙唇咧開來露出雪白的牙齒，笑得腰都直不起來。

「哈哈哈，哈哈哈！你罵我笑死……」他擦了擦眼淚，笑道：「你把我的眼淚笑出來了。」

鍔爾察大吼一聲，道：「你讓你的肚腸都笑出來吧！」

他雙手揪起一大把竹枝，吼聲裏整根都拔了起來，泥土飛濺裏，他隨手扔去，向前跨了兩步，一把抓住天竺矮仙所站立的那根竹枝，奮力一拔。

天竺矮仙臉上笑容一凝，飄身飛了起來，長長的白鬚在空中飄動，劃起一道柔軟弧綫，落在兩丈開外。

鍔爾察將手中的竹枝折斷，却發覺竹梢已經沒有人了，他微微一楞，詫異地道：「咦，老鬼呢？」

他這個舉動使得齊天岳皺眉不已，暗忖道：「怎地這個人頭腦如此簡單，怪不得會被華百陀所煽動，而與中原武林爲敵，唉，我眞不曉得他又怎能做一個部落之長，這或許是蒙古人都剛强好武，所以遇見一個力氣比他們大的人便尊之爲部落之長……」

鍔爾察向前走了兩步，睛光斜斜的瞄了站在右側竹梢的天竺矮仙一眼，倏地大叫一聲道：「啊！這有個大象屍體……」說着蹲下身去。

天竺矮仙笑聲一歛，這才想起自己來中原目的是在星宿海雙魔的邀請，眼下却與鍔爾察鬧起事來，而忘却自己大象被齊天岳殺死一頭。

他飄身躍了過來，道：「姓鍔爾的，我們別鬧……」

鍔爾察覰定天竺矮仙距自己不足五尺，他猛地一長身，斜跨一大步，右臂電快揮出，一把便揪住天竺矮仙長長的鬍鬚。

天竺矮仙怎會料到被自己認爲呆笨如猪的鍔爾察也會運用心機，當下長長的鬍鬚被揪，使他不由得楞了一下。

鍔爾察暴笑道：「你這長鬍子老鬼，讓本酋長送你去見大神。」

天竺矮仙低吼一聲，整個身子橫飛而起，雙足斜斜踢出，蹬在鍔爾察的胸口。

他這二足之勁重逾千鈞，可是蹬在鍔爾察那寬闊如山，堅硬如鋼的胸膛，却一點作用都沒有。

鍔爾察僅僅是微微一愣，立即便放聲大笑起來，反手揪住天竺矮仙的長鬚，絞了兩圈，用勁向懷裏一拉。

天竺矮仙痛得叫了一聲，手掌一翻，刹時通紅如火，拍向鍔爾察而去。

鍔爾察觸鼻一股腥臊之味，心知天竺矮仙手掌上定然練有怪異的毒功，心中微動，他怪叫一聲，右手抄住對方左右，一盤一絞，施出蒙古盤摔之技。

天竺矮仙勁道一發，整個身子被鍔爾察舉了起來，一掌拍出却落個空的，渾身一鬆一軟，已被鍔爾察廻空兜了兩圈，重重的摔在地上

鍔爾察狂笑一聲，跨前兩步，手臂如蛇翻纏而去，一把捉住天竺矮仙，腰背一歪，又施出反摔之術。

天竺矮仙被對方一記盤摔，摔得頭暈腦眩，還未定過神來，接着又被鍔爾察揪了起來，翻摔出去。

「嘭」地一聲，他背脊着地，跌了個七葷八素，胸中氣血隱隱翻動，幾乎吐出血來。

鍔爾察仰天狂笑一聲，不屑地吐了口唾抹，道：「黑老鬼，滾你奶奶的，我可沒工夫跟你多扯了。」他轉身向着齊天岳走去，大叫道：「小子，可叫你手急了，來來來，還是我們對個三拳過癮。」

齊天岳聽得又好笑又好氣，哈哈一笑道：「不錯，還是我們比力氣過癮。」

鍔爾察急衝過來，揮起斗大的拳頭迎面一立，揚臂便是連環三拳，勁頭漩激，那沉重如山的力道有如江潮翻騰，湧瀉奔來。

齊天岳沉喝一聲，上身微微一蹲，渾



身眞氣滙聚雙臂，霍然之際，也是連揮三拳，硬生生的接下了對方重逾萬鈞的沉猛之勁。

風雷迸發，波潮倒湧，霹靂連响裏，鍔爾察身形凝立了一下，臉上通紅，呆望着身前飛捲而起的沙石，楞了一會方始迸出一個字道：「好！」

話聲一完，他噴出一口鮮血，那魁梧的身子往後連退三步，被對方攻進體內激起的一股週旋勁道帶得身形轉了兩匝，一跤跌倒地上。

齊天岳臉色鐵青，深深的仰天吸了口氣，方始平抑體內震盪不已的氣血。

雖然他在鬥力之上贏得了第一個回合，可是他望着坐倒地上的鍔爾察，却不由暗自慚愧，因爲他剛才所發出的三拳是溶合易筋經裏「洗髓鍊形」之法與雲南段氏的太陽神功，以致發生一種浩瀚無極，廻旋不停的怪異力道。

可是這種先天眞力之極的勁道却被鍔爾察以後天剛强蠻鍊的神力擋住了，這等於鍔爾察面對着滿江流瀉的江水，而以一記之力擋下一樣，的確令人駭異的。

他沉聲讚許道：「鍔爾察，你是天下勇士中的勇士，足可當大力的神君之名而不愧。」

鍔爾察咀角沁出血水，緩緩自地上爬了起來，沙啞着嗓子道：「唯有你才能算是天下勇士中的勇士……」他豪邁地大笑道：「我鍔爾察交你這個朋友了，九匹駱駝不算什麼，那天你到蒙古來，我再送九匹駱駝給你……」

他話音未了，身後一聲冷笑，天竺矮仙飛身躍起，電閃似的朝他撲來。

尖銳的嘯聲裏，一股熾紅而腥臊的勁風籠罩四周，天竺矮仙狂笑道：「姓鍔爾的，納命吧！」

鍔爾察上身急旋，未料天竺矮仙會自背後偸襲自己，他狂喝一聲道：「矮鬼，你……」

喝聲未了，天竺矮仙那火紅的「赤鍊掌」已經拍到他的胸前，逼不得已，他悶哼一聲挺起胸膛，預備承下對方那怪異的一掌。

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齊天岳身形恍如鬼魅，已經欺身閃進這個空隙裏。

他沉聲喝道：「讓我接你一掌。」

聲隨掌到，空氣中一股灼熱如火的勁風陡然瀰漫而起，齊天岳施出「太陽三式」的第二式，烈日炎炎。

一聲暴喝，天竺矮仙怪叫一聲，身形倒翻出去，滿空飄起寸寸的鬍鬚，像是細雨樣的洒落……

齊天岳兩睛瞪得老大，雙眉之間閃起一點紅痕，如血的光芒漾起，奪人心魄，懾人神志。

天竺矮仙那矮矮不足三尺的身軀在濛濛的月色下顯得更形矮小，他那白色的大袍上有着焦黑的痕印，頷下長長的鬍鬚都被齊天岳發出的太陽神功所燒燬，僅餘短短一截烏黑鬍椿在唇邊。

他急促的喘氣，凝望齊天岳，好半晌才說道：「你這是什麼功夫？你是誰？」

齊天岳神威凜凜地向前跨近兩步，道：「在下神斧勇士齊天岳，來自邊陲大漠……」話聲一頓，沉聲道：「在下生平最是恨人自後偸襲，如果你不是如此，則在下就不會……」

天竺矮仙怒道：「你這武功却像是天竺『寶樹宗』失傳之火燄三神式，爲何要騙我是大漠來的。」

大力神君鍔爾察一見自己的危機是被齊天岳所解除，心中感激之情難以抑止，尤其一聽齊天岳是以自己來自邊陲大漠，心中更是感到親切。

這下一聽天竺矮仙之言，怒喝道：「老黑鬼，我們蒙古就沒有人了？去你媽的老黑炭！」

他也忘記了剛才與齊天岳連對三拳時遭到的敗績，大吼一聲，霍地便是揮拳直搗而出。

這一拳發出，風雷迸現，雄渾激漩，有如江河傾下，聚滙一起，威勢確是嚇人之極。

天竺矮仙心中正爲齊天岳那神秘而威力極大的太陽三式神功所驚，正忖思着天竺最厲害的寶樹宗之天踪神功與齊天岳之間的關連。

鍔爾察一拳出來，他神情一愕，已被對方激漩的氣勁所逼，急促間，他上身後移六寸，將來勢讓了讓。

在短暫的空隙，他腦中已連續的轉過了數次，他知道現在若是閃開對方這含憤發出之一擊，而被對方得到制先之機，則在十拳之內自己將沒有反攻的機會。

若在這時以自己的渾身功勁運聚攻出，而硬生生的接下對方這一拳，那麼勝敗將是立即之事了。

氣勁渾厚雄猛，窒人呼吸，他低吼一聲，身子半蹲下去，仰天吁出一口長氣，雙掌連拍十三掌。

漫天的掌影，繽紛猶如秋日落葉，有如花雨洒起，片片淒迷……

鍔爾察身高足有丈許，而天竺矮仙却僅三尺不到，這一蹲下發掌，尙不及二尺高，是以鍔爾察一掌揮出，眼前便已不見對方身影。

他咦了一聲，神情微怔，發出的拳勢便已稍停。

齊天岳看得清楚，沒想到天竺矮仙會有如此的奧秘神奇的怪掌發出，當下心中一動，他待飛身救援。

鍔爾察那有如太河流洩的雄渾勁道一頓，氣勢當下便是一衰，天竺矮仙一連十三掌拍出，已在他眼前叠出了一層掌幕。

沒有絲毫掌風發出，鍔爾察神智一迷，嚷道：「喂，你這是什麼功夫，是小孩子玩的……」

話聲未了，天竺矮仙那十三掌裏唯一的實招已經施出，力道自掌心發出，印在鍔爾察胸前。

鍔爾察哇地怪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退出三步。

天竺矮仙見到自己施出「瑜伽術」中「神遊功」裏「花雨繽紛」這招已經奏效，臉上浮起一層凶煞之氣。

他仰天合掌，喃喃的唸了兩句梵語，身形動處，陡然間又是施出一招「花雨繽紛」。

十三掌交互拍出，「嘶嘶」之聲响起，每一掌已全化爲實招，氣勁激漩，週流不停，造成一個大的氣渦。

鍔爾察悶吼一聲，碩大的身軀一蹲，雙臂一盤，硬攻而去，欲待施出蒙古摔跤之術，再把對方摔兩個交。

「拍拍拍」！他那伸出的手臂被對方拍中，天竺矮仙一咬牙，「喀折」一聲，已將對方關節卸下。

鍔爾察痛得滿頭顆顆汗珠湧出，可是，却絲毫不退讓，脚下一移，連踢三脚飛出。

天竺矮仙得到先機，正待將鍔爾察殺死，沒料對方如此頑强，雙臂關節脫落，尚還有反擊之力，當下身子未及躲開，已被對方飛出的三腿踢中。

他怪叫一聲，整個身子飛起兩丈，在空中滾了三個筋斗，摔落地上。

鍔爾察硬朗地揚聲大笑道：「矮鬼，到底還是我贏了！」

話聲裏，他臉色驟變，痛苦的呃叫一聲，仰天栽倒地上。

這些都是刹那之間發生之事，齊天岳不料事出突然，天竺矮仙竟會敗於鍔爾察之手。

他傲然忖道：「若非天竺矮仙如此驕傲，以爲自已必然穩操勝券，那麼以他這種精妙的掌功，必然不會中上對方三掌，可見『兵不可驕』之理的確很對……」

洪鼎和魯賓親眼目睹這兩個一以神功蓋世，一以奇技驚人的絕頂高手相鬥，直把他們看得心驚胆跳，到後來親見他們兩敗俱傷的情形，不由相互的對看了一眼，同樣的發出一個苦笑。

在這對望的一眼裏，他們獲得了相同的感覺，心裏有着深深的了解。

齊天岳深吁口氣，斜眼掠過天竺矮仙那似是蝦子樣弓着的身子，猶疑了一下，往鍔爾察身邊走去。

他是衷心的喜歡這個耿直豪放，毫無心機的蒙古大漢，是以，不忍見他重傷死去。

他剛走到鍔爾察身邊，還未詳細察看，鍔爾察之身形一滾，挺身坐了起來，瞪着火紅的眼睛，凝望着齊天岳，任由滿頭汗珠滾落，却絲毫都不眨動一下。

齊天岳暗自一怔，問道：「你這樣瞪着我又是作什？」

鍔爾察大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嘶啞着喉嚨道：「你別靠近我。」

齊天岳道：「我是給你看看傷勢如何呢……」

鍔爾察重重的喘了口氣，仰天跌倒地上，嚇得齊天岳還以爲他已重傷死去，連忙俯身下來查看。

鍔爾察那粗壯結實的胸膛上一片鮮血，血腥和着汗水發出一股腥臭的怪味，使得齊天岳爲之皺了皺眉。

可是他却可清晰地聽到鍔爾察心脉跳動之聲，他鬆了口氣，還未繼續查看其他傷處，已聽到魯賓大叫一聲道：「注意身後。」

他神情激動，身形一個翻滾，滴溜溜的在空中旋了兩匝，閃出六尺開外，眼角瞥處，已見天竺矮仙赤着上身，飛身撲了過來。

那枯瘦的胸膛上可見到根根肋骨，隨着飛撲之際，天竺矮仙自龐大的褲子裏掏出了三柄金光閃閃的七首。

齊天岳長嘯一聲，雙臂一揚，已自施出「崑崙三現」的絕頂輕功，在空中兜了個大弧，斜飛三丈開外。

他雙足一落地，立即便將寒鐵寶斧拔出，愼防天竺矮仙會將金七首擲出。

可是天竺矮仙却在空中怪叫一聲，雙足倒翻而出，右手如電揚起，他那三枚七首一齊插進自己的肚中。

齊天岳看得目瞪口呆，不曉得對方爲何會這樣。

天竺矮仙一個倒翻，已是頭下脚上，他雙手張開，在落地之際雙臂彎一揚，左掌插進地上，右手在褲腰一摸，電快地往額頭一拍。

一幢淡淡的紅光閃起，他的額上已嵌了一顆姆指大的紅寶石，如同神廟裏的菩薩，他右手撫胸，左掌撐地，倒立起來。

這種駭異的舉動使得齊天岳看得毛骨悚然，他在奇怪天竺矮仙爲何要以金刃刺腹？而且還不會出血……

他正在忖思其中之理，天竺矮仙那枯瘦如柴的胸脯已經不住地顫動，自咽喉之間發出連續不停的怪叫，在黑夜裏聽來，分外恐怖。

魯賓駭然道：「這與佛經上所載的夜叉一樣，使人心寒胆震……」

漠地黑龍打個寒噤道：「我可沒有見過什麼佛經，但是這種樣子却跟長白山深處黑夜出現的山魅一樣……」

神力行者魯賓正待說話，反駁於他，但是耳邊突然响起一陣低沉而紛亂的聲音，有如雷聲密集，震响而來。

他駭然地道：「這是什麼？」

洪鼎循聲廻顧，已見到剛才大象衝來之處，又出現了幾幢如山的黑影。

他驚駭地道：「又有大象來了。」

他的叫聲迅速被大象的吼聲所掩蓋，隨之一匹龐大的灰象自凌亂的斷樹殘枝後衝了出來。

大地爲之動搖，山岳爲之震顫，驚人的巨吼裏，齊天岳自錯愕裏醒了過來。

當他見到象背上坐着有個頭纏白布的天竺人時，像是電閃般的心裏掠過一個想念。

「我若退縮一步，鍔爾察和洪鼎他們都將被大象踐踏而死，結果我也不能避免大象的追趕……」

他們眼光一撩那正在倒立的天竺矮仙，心中暗暗忖道：「他大概見到無法將我殺死，要藉大象之力，擋我一陣，而耗去我的功力，好讓他運用天竺派的療傷功夫恢復體力，反正有象奴指揮，絕不會傷及他的……」

意念如電，他大喝一聲，五指飛處，一道金光閃爍而起，激射飛去。

那巨大象背上的象奴，正在指揮大象急衝過來，絕未想到眼前金光倏閃，他還未動念躲開，額頭已被射來的金龍嵌住。

一聲慘叫，他自象背上栽了下來，齊天岳已自怒跨三步，一式「旭陽東昇」發出，迎着衝來的大象擊去。

飛捲的長鼻一揚，那隻大象還未衝到齊天岳的面前，便已被一股浩瀚的狂飆所擊中。

荒木殘林之中响起一陣長嘷，那隻大象整個龐大的身軀飛了起來，彎彎的象牙



似是兩枝長矛，激射空中。

齊天岳沉聲一喝，雙掌上揚，以「霸王舉鼎」之式托起大象雙足，脚下微移，上身扭轉了一個半弧，將大象擲了出去。

轟隆一陣巨响，大地微震，空中响起天竺矮仙那急驟而刺耳的怪異冷喝之聲。

齊天岳喘過一口氣，眼前大象兩隻，瘋狂似的急奔過來，微弱的月光下，好似兩座大山壓了下來，聲勢嚇人。

這時，鍔爾察猛地醒了過來，一眼便望見這使人駭懼的驚險情形，大象奔來，僅齊天岳一人挺身而立。

他駭然地大叫一聲，說道：「快點閃開！」

齊天岳心中一喜，曉得鍔爾察是不會死了，眼角微睇裏，他深深吸了口氣，將「易筋經」的「洗髓伐骨」之法融滙於太陽三式裏，全身骨骼一陣輕响，整個身子漲大了不少。

迎着急衝而來的兩匹巨象，他神色絲毫不變，凛然無懼的跨步向前。

他的心中泛起一絲奇異的情緒，忖道：「今日我要在江湖上創下齊天岳的威名，讓天下都曉得齊天岳怒擲五象於此……這就等於對我功力的一種考驗，若是我能力擲五象，那麼我將可以與天下最强的海外三仙與星宿海二邪一鬥，而擠身於天下絕頂高手之中……」

意念紛沓，如絲如縷的掠過腦際，脚下土地顫震，眼前風勁窒人，那兩匹巨象挾着雷霆萬鈞之力，疾衝而至。

兩條粗如小樹的象鼻急揮而來，朝齊

他怒瞪兩眼，雙掌微翻，拍出兩股沉猛的掌風，手腕繞處，已將那兩條又長又大道的象鼻抓住。

一聲如雷大喝自他嘴裏發出，兩隻大象急衝之力已被齊天岳加以利用，刹那之間，大象騰空飛起。

坐在大象身上的兩個象奴怪叫一聲，自象背上滑落，他們緊緊的抱住象耳，驚惶地伏着，連動都不敢一動。

齊天岳目中射出逼人的神光，雙臂一抖，身移半步，運勁向後一擲。

震天動地的大響自殘林斷枝裏發出，四周被瀰騰而起的塵沙籠罩，新月變得昏黃，空氣充滿低黯……

沙石簌簌從空落下，喧鬧後的寂靜如死，更可聽清那輕輕的呼吸聲，急促而粗重……

鍔爾察危危顫顫的自地上站了起來，眼中露出欽敬與畏懼的目光，喃喃低聲道：「這眞是天下第一勇士……」

漠地黑龍洪鼎兩眼呆凝，駭然地望着齊天岳那昂藏的身軀，在他的心裏，齊天岳已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神。

因爲像這種連續投擲五象的神力，已不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所能做得到的，人不可能單臂舉起一象……

他的嘴唇噏動了好一會，喃喃自語道：「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當他的目光轉移到那倒立的天竺矮仙時，不禁低發出一聲低呃。

敢情在澹澹的月光下，天竺矮仙那倒立的身子似是一隻蜘蛛懸着一根透明無色

飄蕩着……

他那整個懸空的身子蜷曲起來，胸腹之間挿着的三柄金刀在他頭巾上紅寶石的輝映下，閃起淡淡的金光，使人看了自有一種神秘與恐怖的感覺……

「阿彌陀佛！」一聲悠長的佛號自神力行者魯賓口中呼出。

低沉而深長的佛號在這死寂的夜裏傳出，廻揚起一片莊嚴而肅穆的廻聲，震撼在每一個心裏。

漠地黑龍洪鼎只覺心裏那股恐懼駭怕的情緒被這聲佛號一呼，齊都淸除乾淨，再也不會心寒了。

他詫異地剔眉問道：「假和尚，你這聲佛號倒也喊得奇怪，比眞和尚所喊的還要逼眞……」

神力行者魯賓得意地道：「這是我師父特別吩咐我的，每逢見到什麼駭怕之事，或者走夜路見到鬼的時候，便運起丹田眞氣大呼一聲佛……」

他腦筋一轉，突地大喝道：「什麼？你又叫我假和尚？」

漠地黑龍洪鼎嘿嘿一笑道：「叫你一聲假和尚又有什麼關係？你也可以叫我蠻子，大家亂叫最好……」

神力行者魯賓反嗔爲喜道：「這還差不多，反正兩不吃虧。」

他們這兩個渾人，一搭一檔之際，惹得大力神君鍔爾察噗哧一聲，忍不住笑了出來。

可是他正想說話之際，卻見到齊天岳已掣出寒鐵神斧，凝神注視着懸身空中的天竺矮仙。

他吁了口氣，低聲喝叱道：「你們都給我住嘴！」

神力行者魯賓一瞪眼，罵道：「他奶……」腦中一想到鍔爾察剛才與齊天岳相對六拳的情形，他的話聲一噎道：「你說什麼？」

鍔爾察雙眉一豎，吼道：「大小子，你說什麼？」他跨前的問道：「你再跟我說一次。」

魯賓嘴唇蠕動了一下，深吸口氣，站了起來，昂聲道：「他奶奶的，說就說，我還怕你不成？」

鍔爾察也不管自己內傷好了沒有，揚臂便是一拳揮出，向着魯賓搗去，拳風虎虎硬是沉猛。

魯賓一運氣，只覺自己力量恢復得五成不到，可是面對鍔爾察，他不能够自後退縮。

一聲悶吼，他奮起全力，雙拳一合迎向前去。

「呼」地一響，魯賓倒退三步，一屁股坐倒地上。

漠地黑龍洪鼎大叫道：「假和尚別怕，有我在！」

他連進三步，揮拳如風，向着鍔爾察猛攻而去。

鍔爾察嘿嘿大笑道：「乾脆你們兩個大小子一塊上吧。」

說着，他左掌一分，抓住了洪鼎的手臂，右臂曲起，一肘頂了出去，一個肘搥搗在對方右肋。

洪鼎痛苦地大叫一聲，整個身子被鍔爾察背負而起，翻跌出八尺開外，「叭」

地擲在地上。

鍔爾察得意地咧開大嘴，發出一聲狂笑，轉身便往天竺矮仙走去。

他方始跨出兩步，身後傳來一聲震耳的大喝，那如雷的佛號呼喧之聲，夾着層層的音浪，衝進他的心裏。

心脈震顫，他猶疑了一下，已見到齊天岳躍身半空，像要劈開宇宙一樣，神武威猛的揮斧一劈。

天竺矮仙怪叫一聲，懸在半空的身子連翻八個筋斗躍出兩丈開外，纏頭白巾披散開來，一顆紅寶石飛射入空。

齊天岳左手一揚，一把接住那顆寶石，冷笑道：「像你是一代宗師還把這等天竺瑜伽宗裏的幻術，也拿來中原丟人現眼，豈不會自己覺得慚愧？」

天竺矮仙滿頭白髮披散肩背，眼中露出凶殘的神色，默然了一會，方始說道：「若非那個渾小子練有佛門『獅子吼』奇功，你又豈能看破我這『魔天神蛛』之玄技？」

齊天岳暗忖道：「哦！這果然是眞，剛才我還以爲是自己突然凝聚心神，而看出他僅是一種惑人眼目的幻術，誰知是神力行者發出的『獅子吼』佛門奇功。」

心念飛轉，他側首揚聲道：「多謝魯兄在旁助陣。」

神力行者魯賓一楞，哈哈笑道：「齊兄神勇天下絕倫，豈會怕那糟老頭子？小弟不過稍盡棉力罷了，不足一提，不足一提。」

鍔爾察眼睛一翻，道：「去你媽的不足一提！你這渾小子又來掉什麼文？若非看在齊兄的面上，我就給你一記『大牽緣摔』。」

神力行者魯賓方爲自己說的斯文話而得意，却被鍔爾察迎頭潑了一盆冷水，直氣得他大怒道：「你這蒙古蠻子，本行者若非看在齊兄面上，剛才就給你一赤銅棍，叫你去見閻王！」

齊天岳皺了眉，忖道：「我年紀雖輕，可從未見過渾人，怎地今晚見到三個武林高手，全都是大渾人一個，三個大渾人聚在一起，非天下大亂不可！」

這個念頭一閃而過，他大聲道：「請兩位都看在我的面上，暫息爭端，讓我對付這老黑鬼。」

天竺矮仙口中念念有詞，身形倏如風旋，腹中揷着的三柄金刀激射而起，帶着三股血箭，向齊天岳射來。

血影瀰空，異嘯懾人，齊天岳深吸口氣，仰天長嘯一聲，「寒鐵神斧」劃空劈出，化成一片烏光護體。

「嗤嗤」兩聲，天竺矮仙目射綠光，飛身躍進滿空血影之中。

齊天岳只覺身外金刀萬柄，血影如雨，一股沉重的勁道，自四外圍束而進，恍如羣山傾倒，無以閃開。

他心神一凛，左掌一沉一吐之際劈出一股洶湧激漩的勁道，右手神斧循着招式，使出「開天九式」。

沉猛的力道湧出，空氣裏揚溢起一陣焦燥之氣，天竺矮仙迎身躍來，只好迎上這威裂金石的「太陽神功」。

他急亂慌張，雙臂死命一推，將全身的力道全都在這一推裏發將出去，想要擋住這威猛之勁。

「轟然」一聲巨響，天竺矮仙全身一顫，口中鮮血如箭噴出，烏黑的臉孔泛起紅暈……

齊天岳神斧剛使到第四式，身外勁道一鬆，滿空血影遍洒地下，三柄金刀被寒鐵神斧一絞，已碎裂片片。

斷刄落地，金光隱沒，齊天岳已看到天竺矮仙那痛苦夾雜凶殘的神色，他猶疑了一下，一斧急劈過去，說道：「不能再容你施出魔教『血燄金刀』之技！」

斧刄如風，天竺矮仙眼前烏光一閃，已不及閃躲開去，慘叫一聲，一條右臂齊肘斷去。

齊天岳眼中射出懾人的灼灼神光，跨前一步，反手又是一斧劈出，欲待將天竺矮仙殺死。

突地——

一條耀眼的劍芒疾射而來，耳邊響起一聲大喝：「斧下留人！」

齊天岳冷哼一聲，沉重的斧刃滑起一條柔和的光芒，斜斜向右劈出，脚下一足倏然飛起。

「噹」地一響，劈來的長劍被擋得蕩了開去。

他飛踢出的一足已結結實實的踢在天竺矮仙的腹部，將對方踢得飛起三丈，跌進殘斷竹裏。

半空傳來一聲錚音，陡然又是一響裂耳的琴聲。

似是兩塊巨石落進心湖，他心神一震，幾乎吐出血來。

心中一震，他脚下旋出五尺，收斧護身，凝神望去。

只見華百陀手持自己那柄「射日神劍」，正自愕然的望着這邊。

三條黑影凌空飛落，帶起一陣狂妄的大笑。

齊天岳臉色一變道：「是赤足神魔夫婦來了？」

華百陀手持射日神劍，愕然地望着齊天岳，眼裏顯出疑惑之色，暗忖道：「這人是誰？怎麼有如此高的功夫？竟然把天竺矮仙都給擊敗了，莫非他就是上次到大眉山莊的……」

齊天岳凝望對方手中持着的射日神劍，心中泛起無限的感觸，有似層層波潮不住地冲擊着心底。

赤足神魔公羊翎嘿嘿一陣怪笑道：「不料天下還有如此高手，竟能擊敗天竺矮仙，尚未請教尊姓大名？」

齊天岳沉聲道：「在下神斧勇士齊天岳。」

「齊天岳？」赤足神魔詫異地道：「以你如此超絕的功力，怎麼江湖之上毫無傳聞？」

他想了下，轉首問華百陀道：「華老可會聽過神斧勇士齊兄之名？」

華百陀臉現驚容，道：「你可是天龍大喇嘛之徒神斧勇士……」

齊天岳一想到自己在大眉山莊以各種不同的口音，藉着黑烟的掩護，而使華百陀誤以爲天龍大喇嘛携徒駕臨，以致張惶失措，讓自己得以逃脫時的情形，心裏便覺好笑。

他點了點頭道：「一點不錯，在下正是天龍大喇嘛之徒。」目光一轉，道：「在下半個月以前曾偕家師到貴莊救出白雲飛，此事莫非華老先生忘了麼？」



華百陀呃了一下，失聲道：「那天眞是你們駕臨敝莊？老夫還以爲是白雲飛所設的詭計呢，眞沒想到……」

齊天岳暗自冷哼一聲，心中忖道：「你又怎知道白雲飛就是齊天岳，而神斧勇士就是冷血劍客呢？」他眼珠一轉，說道：「不知白雲飛現在何處？家師曾囑在下找尋他……」

華百陀道：「不知天龍大喇嘛有何事要見白雲飛？」

齊天岳冷笑一聲道：「老混蛋，白雲飛乃大內宮中一級侍衞，你若將他殺死，自有大內高手尋你算賬，還怕跑得了？」

華百陀一想到當日齊天岳自大眉山莊撤走之際也是罵自己老混蛋，他心中發火，怒道：「無知小輩，竟敢……」

大力神君鍔爾察一聽，勃然大怒道：「糟老頭子，你豈敢說天下第一神力勇士是無知小輩！」

華百陀一愣，怒道：「你是何人？」

鍔爾察發出一聲狂笑道：「本神君乃是鍔爾大酋長，老混蛋你是何人？」

華百陀大吃一驚，道：「什麼？你是大力神君？」他話聲一頓，道：「老夫中原神醫華百陀。」

鍔爾察愣了一下，狂笑一聲，道：「大神常使人發生誤會，華老兄請原諒本酋長失言。」

赤足神魔公羊翎哈哈大笑道：「大水冲倒龍王廟，原來都是一家人，神君遠來中土，有失遠迎，失禮失禮……」他目光一轉，瞥見地上九匹叠在一起的駝屍，道：「神君乘坐駱駝而來，怎會……」

鍔爾察道：「這九匹駱駝都是神斧勇士齊天岳劈死。」他一挑大姆指讚道：「他眞是天下第一大力士，剛才各位沒有趕到，否則可見到他力劈九駝之後還手擲五象……」

「哦！」公羊翎暗吃一驚，道：「眞沒想到齊兄年紀輕輕，竟有如此神力，就是楚霸王再世亦不過如此！」

齊天岳冷冷一笑道：「謝謝老先生讚譽，但是在下與華百陀已是仇人，希老先生不要介入……」

華百陀心中曉得公羊翎的意思是要拉齊天岳進入自己這一邊，並可藉之將天龍大喇嘛及大內也加入己方，如此則實力大增，定可立即發動領袖天下武林的大計。

他忍住了氣，沉聲道：「上次令師進入大眉山莊，並非老夫有意待慢，而是令師急欲……」

「住口！」齊天岳跨前一步，大喝道：「華百陀，你手中所持之劍是何人所有的？」

華百陀淡笑道：「點蒼派鎭山的射日神劍，天下誰不知曉？」

齊天岳點頭道：「這劍是白雲飛所有，現在爲你所得，必然是你將白雲飛謀害，因此你就是大內之敵……」

華百陀冷冷一笑道：「白雲飛乃點蒼弟子，何時又與大內搭上關係？齊兄你莫要公私不分，亂結恩怨……」

齊天岳狂笑道：「在下可不怕大眉山莊，更不懼你華百陀，」話語一頓，神色嚴厲地道：「今日若不交出白雲飛，把你的命留下吧！」

「哼！」一聲冰冷的哼聲，自碧玉琴魔嘴裏發出，她面帶寒凛，道：「齊天岳，當着這麼的高手面前，你敢說出如此狂妄的話來，莫非想死不成。」

齊天岳心裏雖是非常感激米綠孃曾救自己一命，但是此刻他是以神斧勇士的面目出現，當然不能表示怯懦。

他冷冷地望了米綠孃一眼，冷聲說道：「在下齊天岳，面對任何人都不會有所畏懼……」

驀地一陣刺耳的桀桀怪笑傳進他的耳朶裏，齊天岳循聲轉首，見到是一個枯瘦如竹，身穿黑袍，鷂目鷹鼻，滿臉皺紋的老太婆。

她手中拄着一枝烏黑的枴杖，滿頭披着白髮，佝僂着背脊，正似一個老乞婆似的，並不引人注目。

可是齊天岳一見，却心裏一動，沉聲問道：「在下有何可笑之處？使得你如此好笑？」

那老太婆一拄枴杖，顫顫巍巍的走了三步，頭一抬，又是一陣怪笑發出，她伸出滿是斑駁花紋的手，指着齊天岳道：「年青人，別太狂，小心把舌頭閃了，那時就太晚了。」

齊天岳一見她那披散的白髮掩蓋後的面龐，不由嚇了一跳，忖道：「天下怎有如此醜的人。」

敢情那老太婆猛一抬頭，被月光一照，便顯出臉上密密的皺紋裏的條條花紋，以及額頭上嵌着三隻毒物。

在這夜色深濃之際，猛一見到她這種模樣，眞會把人嚇得半死，尤其是她咧開的嘴裏閃起一陣金光，更加的令人恐怖。

齊天岳渾身起了一陣雞皮疙瘩，不由自主的倒吸了一口涼氣，稍稍的一定神，才開口問道：「妳到底是何人？」

那老太婆咧着滿是金牙的大嘴，嘻嘻冷笑道：「本神巫乃是鳩盤茶，小子，你仔細聽着。」

齊天岳目光一閃，忖道：「看到華百陀的計劃已將成熟，這荒蠻異人都快到了，眞是難得……」

那碧玉琴魔米綠孃突地失聲呃了下，她見到齊天岳那種豪放威武的樣子，腦海中恍如被雷霆一擊，閃過白雲飛孤獨地坐在層巖叠石之間的情景。

她一拉公羊翎，輕聲道：「喂！老鬼，你可曾仔細看看，他像那一個人？」

赤足神魔公羊翎嗯聲道：「妳說的是那一個？」

碧玉琴魔米綠孃道：「你看看齊天岳是不是像白雲飛？」

赤足神魔道：「白雲飛是何等瀟洒？怎會像這種粗獷的樣子，妳別認錯人了？白雲飛早死了！」

米綠孃低聲道：「我看到白雲飛絕非夭折之相，絕不會是已經死了，我想他一定是不敢露面……」

赤足神魔公羊翎失聲笑道：「夫人，妳別爲此而大費腦筋，整日裏都念着白雲飛，以致見到稍微像點樣子的人就當成白雲飛！」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盧令·圖

# 金劍殘骨令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竊據武林盟主寶座，雄覗江湖十八年的靈蛇毛皋，終被仇恕弄得衆叛親離，聲譽墜毀，但他雄心未泯，由明轉暗，派出親信，四出延攬高手，以爲他日重張旗鼓之助，他隱居在一荒祠的地下室中，滿以爲此地隱密，不爲人知，詎能瞞得他人，卻無法瞞得梁上人，那日他竟帶了空幻和尚直闖秘居，毛皋訝問空幻提出劃地爲界，合作創圖霸業，他首向毛皋提出合則兩利的數項問題，隨卽說出若不合而分，害處則更多，靈蛇毛皋聽得動容，又問空幻和尚若不合，則害在那裏——

*********************************

## 脅作乘龍客　徒種殺身仇

空幻大師道：「施主若不肯與貧僧聯手，則貧僧便要去尋那姓仇的聯手，後果如何，貧僧不說，施主也必然知道！」

「靈蛇」毛皋身子一震，厲聲道：「若是如此，在下還會放你出去麼？」

空幻大師仰天一笑，道：「貧僧縱然闖不出去，不出三日，毛施主的所作所爲便會傳到姓仇的耳裏，日後無論施主在那裏落足，姓仇的都會知道，何況……嘿嘿，毛施主今日想將貧僧留在這裏，也並非那般簡單之事！」

他語聲微頓，含笑轉向梁上人，道：「梁施主，你說是麼？」

梁上人面上不動聲色，沉聲道：「不錯！」

空幻大師轉目望去，只見「靈蛇」毛皋木然端坐在椅上，兩腮的肌肉不住牽動，顯已大是動心。

他心頭暗喜，悠然接口道：「是以貧僧便要以『合則兩成，分則兩敗』，這短短一句話，來換取毛施主你的……」

「靈蛇」毛皋厲聲道：「你說我的什麼？」

空幻大師微笑道：「事未成之前，貧僧要施主的一半人力，物力，還要看一看，施主你的『血指之盟』，究竟有些什麼人物？」

「靈蛇」毛皋面寒如水，道：「事成之後，又當如何？」

空幻大師道：「事成之後，貧僧便要長江以北，黑，白兩道的領袖之權，與毛施主兩相呼應，各爲援手！」

「靈蛇」毛皋「拍」地一拍桌子，怒道：「好狠的和尚！」

空幻大師冷冷笑道：「江南之利，重於江北，貧僧將江南讓給施主，已是極爲客氣的了，難道施主你還不領情麼？」

「靈蛇」毛皋牙齒咬得吱吱作响，面上氣得忽青忽白，緊握着雙拳，呆了半晌，厲聲道：「那第二句話是什麼？」



空幻大師面上露出一絲詭譎的微笑，道：「貧僧先要請問施主，這第一個條件毛施主可是已答應了麼？」

「靈蛇」毛皋冷「哼」一聲，道：「你看我可答應了麼？」

空幻大師笑道：「兩利之事，施主自然會答應的。」

他語聲微頓，接道：「這第二句話麼，就比較簡單多了，貧僧旣已與施主共同聯盟，自然將生平來歷說出，是麼？」

「靈蛇」毛皋冷冷道：「難道你說出生平來歷，也要換取一物！」

空幻大師笑道：「不錯！」

「靈蛇」毛皋怒道：「換什麼？」

空幻大師悠悠道：「換一顆人頭！」

「靈蛇」毛皋拍案而起，目光四射，厲聲道：「誰的人頭？」

空幻大師微微一笑，緩緩站了起來，走到垂簾前，當門而立，目光四掃一眼，眉宇間突地現出了殺氣！

「靈蛇」毛皋滿面怒容，扶案而立！

毛文琪緊緊站在他身後，蒼白的面容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有那一雙大大的眼睛，冷冷地望着空幻大師！

歐陽明，鐵平面面相覷，心中都有些膽寒。「淮陰三傑」並肩站在一起，「鐵掌」尉遲文面沉如水，「雷電劍」彭鈞手掌緊握着劍柄。

那「玉面判」謝東風，目光間卻在閃動着一種驚疑之色，此刻人人心中都在暗暗猜忖：「這和尚究竟要誰的人頭？」

只見空幻大師笑容俱斂，沉聲道：「貧僧未出家前，在江湖中也有名聲，只恨娶了個淫婦，偷人養漢，她不但使得我無顏立足，還使得我受侮於仇獨之手！」

「靈蛇」毛皋心念一動，截口道：「閣下莫非是『沒羽箭』趙國明？」

空幻大師仰天狂笑道：「不錯！」

「靈蛇」毛皋道：「莫非你的仇人今日……」

話聲未了，空幻大師已自飛身而起！

就在這刹那間，「玉面判」謝東風突地面容慘變，擰身錯步，颼地，飛掠到另一重門戶。

空幻大師厲叱一聲：「那裏去？」

身形凌空，雙掌一沉，閃電般拍向謝東風後背！

「玉面判」謝東風武功不弱，一招「抬頭望月」，仰面翻掌，疾點空幻大師腹下三處大穴！

他本是打穴名家，此刻雖未及拔出判官雙筆，但認穴之準，手法之重，仍可令人一招斃命！

那知空幻大師突地長嘯一聲，身形凌空一轉，有如神龍般矯捷多姿，雙掌一錯，變掌爲抓！

這一招「雲龍探爪」，本是江湖常見招式，但被崑崙派參入「神龍六式」之後，威力妙用，便大是不同！

只聽「喀」地一响！

「玉面判」謝東風一聲凄厲絕倫的慘呼！

他一雙手掌，竟已生生被空幻折斷，一聲慘呼出口，立刻暈厥，空幻大師輕輕一足，踢中了他的下頷！

燭火一陣飄搖，空幻大師已安然落在

地上。

他兩人自過招換掌，直到謝東風雙手被折，也不過只是刹那間事，在這刹那間，人人俱都木然立在地上。

只因此刻人人心中，俱是又驚又疑，不知道這「空幻大師」與「玉面判」謝東風之間，究竟有何仇恨？

只見空幻大師身形落地，「鐵掌」尉遲文，「雷電劍」彭鈞各自雙雙厲叱一聲，搶步而出！

彭鈞反手拔出了長劍，厲聲道：「我兄弟與你無寃無仇，你竟敢驟下煞手？」

「鐵掌」尉遲文怒叱道：「還我二弟的命來！」

鐵掌一揚，怒擊空幻大師。

突聽「靈蛇」毛臯厲叱一聲：「住手！待老夫問他！」

尉遲文，彭鈞，果然不敢再動，只有以一雙滿含怨毒憤怒的眼睛，狠狠地望着空幻大師。

只聽空幻大師冷冷道：「你要問我什麼？」

「靈蛇」毛臯怒道：「淮陰三傑，都已効忠於我，你驟下毒手，將謝東風殺死，難道是要給毛某看看你的威風麼？」

空幻大師道：「你我共領『血指之盟』，你的部下，也是我的部下，部下與盟主之間有仇，盟主爲何不能將他殺死？」

「靈蛇」毛臯厲聲大喝道：「有何仇恨？」

空幻大師恨聲道：「這『玉面判』謝東風，便是十七年前與我那淫蕩的妻子通奸之人，我爲何不能殺他！」

衆人齊地一楞，尉遲文，彭鈞再也不能出手，只因與人妻子通奸，實是武林中之大忌，無論他有任何理由都不能寬恕。

「靈蛇」毛臯呆了半晌，緩緩坐了下來，道：「你那第三句話呢？」

空幻大師沉聲道：「在貧僧說出第三句話前，還有一事未了……」

他突地伸手指向尉遲文，彭鈞兩人，厲聲道：「請施主即刻將這兩人拿下！」

「鐵掌」尉遲文，「雷電劍」彭鈞齊地後退一步。

「靈蛇」毛臯道：「爲什麼？」

空幻大師道：「自有原因，拿下來再說！」

「靈蛇」毛臯微一遲疑，突見眼前劍光一閃，燭火全滅！「雷電劍」彭鈞快如雷電，竟一劍削滅了燭火！

「鐵掌」尉遲文厲叱道：「姓毛的，你用人而不信，大爺們走了！」

空幻大師冷冷道：「你走得了麼？」

黑暗中只聽「砰」地一聲，已有兩人接了一掌！

突地，火光一閃，只見「九足神蛛」梁上人一手持火摺，一手拿着半截蠟燭，含笑立在地室的角落裏！

那裏掌影劍飛，「鐵掌」尉遲文已和幻空大師拆了數招，他掌力沉猛，果然不愧爲「鐵掌」之名。

空幻大師冷笑一聲，道：「再對一掌試試！」

只聽又是「砰」地一響，空幻大師與尉遲文四掌相交，各各又硬拼了一掌，震得空幻大師身後簾幕齊飛。

「鐵掌」尉遲文倒退數步，身子輕搖，突地大喝一聲，張口噴出一口鮮血，翻身跌在祭桌上。

噹地桌上銅盤落地，血酒淋漓滿地！

「雷電劍」彭鈞手持利劍，立在一角，有如負傷之虎一般，四下掃動的目光，滿含恐懼之色！

「靈蛇」毛臯厲聲道：「叛徒，還不拋劍受死！」

「雷電劍」彭鈞身子不住顫抖，幾乎持劍不穩！

他武功縱高，在室中這許多武林高手的環伺之下，也無一絲一毫活路，自是駭得心驚膽戰！

空幻大師沉聲道：「玉面判謝東風受了仇獨大恩，自不會効忠於毛臯，爾兩人與謝東風乃拜盟弟兄，自也與他一路。」

他面色一沉，殺機畢露，沉聲道：「叛盟違誓，本是死罪，但只要你說出是受了何人指使前來，貧僧便饒施主一命！」

「雷電劍」彭鈞抗聲道：「我三人本是要効忠毛大哥而來，只因你殺了我二哥，是以我才要叛變，那有什麼人指使！」

空幻大師冷冷道：「眞的麼？」

語聲中他緩緩移動脚步，一步步走向彭鈞。

「雷電劍」彭鈞面色慘白，顫聲道：「自是眞的，我二哥與仇獨之間有何恩怨，我兄弟根本不知道，你殺死了我，我也只有這一句話！」

「鐵掌」尉遲文已悠悠醒來，喘息道：「毛大哥，你……此刻正值用人之際，若被天下英雄知道你對我兄弟如此，還有誰敢來爲你効力？」

「銀刀使者」歐陽明，「奪命使者」鐵平一直木然而立，面色亦自難看已極，此刻鐵平突地朗聲道：「師傅，他兄弟三人，對你老人家的忠誠，以弟子看來，實在沒有什麼問題，師傅你千萬不要聽信別人的話。」

銀刀使者歐陽明躬身道：「弟子亦是此意！」

「靈蛇」毛臯心念閃動，面色亦隨之轉動，顯見是心中正自猜疑不定，過了半晌，方自沉聲道：「知道了，退下去！」

空幻大師冷笑道：「貧僧良言相勸，聽不聽全在施主你了！」

「雷電劍」彭鈞大聲道：「什麼良言相勸，只不過因爲你殺了我們二哥，怕我弟兄復仇，是以想斬草除根，永除後患而已！」

空幻大師怒道：「你說什麼？」

他方待一步掠上前去，突聽毛臯沉聲道：「大師且慢動手！」

空幻大師霍然轉身，道：「寧可寃枉十個好人，也不能放走一個內奸，施主你此刻正值重創基業之時，這句話更是不可忘記！」

「靈蛇」毛臯沉吟道：「話雖如此，但在下此刻也正值用人之際，豈可因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隨意殺死盟下兄弟！」

空幻大師呆了半晌，憤然坐到椅上，厲聲道：「不聽良言相勸，施主你遲早總有後悔之一日！」

「奪命使者」鐵平冷冷道：「你分了師傅一半天下，難道還不滿足，難道還要



使師傅衆叛親離，讓你獨尊，你才可稱心麼？」

空幻大師怒道：「你再說一句！」

「奪命使者」鐵平抗聲道：「爲了師傅，你縱然……」

「靈蛇」毛臯輕叱一聲：「住口！」

轉過頭來，面向空幻大師，緩緩道：「我門下之事，暫且緩議，大師何不妨將那第三句話先說出來，在下此刻正洗耳恭聽！」

空幻大師怒道：「我本當你爲一代梟雄，是以才有這話說，那知你竟有婦人之仁，那裏還能成大事，此話不說也罷！」

梁上人點起燭光，緩步走來，笑道：「大師毋庸動怒，毛大俠也暫請聽我一言吧！」

「靈蛇」毛臯目光閃動，道：「無論什麼話，梁大俠只管說出來便是。」

「九足神蛛」梁上人輕輕放下蠟燭，含笑道：「兩位方才的爭論，雙方都有道理，但大師你這第三句話不肯說出來，就變得沒有道理了！」

「靈蛇」毛臯道：「梁兄所言，正是持平之論！」

空幻大師道：「他如此做法，顯見是已對我懷恨在心，只是懼我三分，是以不敢說出，却藉着別的題目發揮出來。」

他冷笑一聲，仰天道：「既是如此，我這第三句話不說也罷！」

「靈蛇」毛臯勉强壓制着心中怒火，面上裝出笑容，道：「大師只管說出，在下必定答應。」

他究是梟雄之才，知道這空幻大師對自己的事業成敗實有舉足輕重之勢，是以心中雖惱怒，却不發作。

梁上人眉梢一揚，道：「眞的麼？」

「靈蛇」毛臯笑道：「自是眞的！」

梁上人笑道：「若是眞的，空幻大師不說，在下便代說了。」他語聲微頓，緩緩接道：「大師他想尊毛大俠你爲長輩，以堅彼此信心！」

「靈蛇」毛臯再也想不出他這第三句竟是這樣一句話，心中不禁有些歡喜，口中却沉聲道：「眞的麼？」

空幻大師冷冷道：「梁兄的話，便是貧僧的話！」

「靈蛇」毛臯暗喜忖道：「他若能尊我爲長輩，拜在我的門下，我便讓他領袖兩河武林，又有何妨，此事不但無害，反倒有利。」

心念閃動，口中却謙謝道：「大師一代高僧，在下實不敢當！」

「九足神蛛」梁上人腹中暗笑，口中正色道：「大師既有此意，閣下也不可太過謙遜！」

「靈蛇」毛臯面露微笑，道：「既是如此，不知大師這一句話要換什麼？」

他心中暗暗忖道：「有了這一句話，便將尉遲文，彭鈞兩人頭顱換來，我也立刻答應。」目光一轉，望了他兩人一眼。

彭鈞已扶起了尉遲文，此刻兩人對望一眼，心中果然担了心事，鐵平，歐陽明亦是面色大變。

只聽「九足神蛛」梁上人朗聲大笑，道：「大師這句話要換的，只是毛大俠兩個字。」

「靈蛇」毛臯大笑道：「什麼字？」

梁上人笑道：「只要毛大俠稱他一聲爲……」

他目光四下緩緩一掃，緩緩望了木然站在那裏的毛文琪一眼，悄悄後退了兩步，仰面大笑道：「稱他一聲女婿！」

「女婿」這兩個字說將出來，衆人都不禁爲之一驚，也不知是好氣抑是好笑，一時間都怔住了。

只見毛臯呆了半晌，突地跳了起來，幸好梁上人早已退了兩步，否則他這一跳便要將梁上人撞倒。

他跳起後大喝一聲：「你說什麼？」

梁上人神色不變，微笑道：「兩位大俠結成親家，在下權充冰人，亦有榮焉，這一段武林佳話，此後必將留傳千古。」

「靈蛇」毛臯壓下怒氣，冷笑道：「空幻大師乃是出家人，梁兄只怕是說笑的吧！」

梁上人微微笑道：「寡婦可以再醮，鰥夫可以重娶，空幻大師雖然出家人，但只要還俗留髮，立刻便是個像貌堂堂的英雄漢子了！」

「靈蛇」毛臯目光轉向空幻大師，怒道：「他說的話可是眞的？」

空幻大師端坐不動，冷冷道：「這件事你若不肯，第一件事亦作罷論！」

「靈蛇」毛臯雙拳緊揑，目光森寒，卓立當地。

歐陽明，鐵平，悄然移動身形，堵住了退路！

地室中的情勢，立又變得緊張起來，只見「靈蛇」毛臯長長吐出了一口氣，一字一字沉聲說道：「你若要我女兒嫁給你，除非江水倒流，太陽西出！」

空幻大師霍然站起身子，冷冷道：「你再說一遍！」

「靈蛇」毛臯怒叱道：「你聽清楚，你要……」語聲未了，突聽毛文琪緩緩道：「我嫁給他！」

她語聲緩慢而冰冷，全不帶任何情感，但說出來的，却是這樣一句使人大出意料之外，令人心冷震動的話！

衆人這一驚之下，更是非同小可。

便連「九足神蛛」梁上人，亦不禁面色一變，笑容頓斂，歐陽明，鐵平，更早已變得面色如土。

他兩人想了毛文琪多年，始終得不到毛文琪的青眼，那知這孤傲的少女，此刻竟願意嫁給個和尚！

「靈蛇」毛臯身子一陣顫抖，霍然轉身道：「琪兒，後面去！」

毛文琪蒼白的面色，彷彿剛剛自墳墓中走出，明亮的雙目中，却閃動着一種奇異的光彩。

她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緩緩道：「我心甘情願嫁給他！」

「靈蛇」毛臯倒退三步，幾乎要跌倒地上。

只聽他一字一字沉聲道：「琪兒，你不要爲了爹爹，爹爹寧可功敗垂成，永遠遁跡邊荒，却也不能讓你嫁給這和尚！」

他目光四下一掃，厲聲大喝道：「把守門戶，準備動手！」

歐陽明，鐵平，轟然應了一聲。

「雷電劍」彭鈞手握劍柄，亦自躍躍

地上。

他兩人自過招換掌，直到謝東風雙手被折，也不過只是刹那間事，在這刹那間，人人俱都木然立在地上。

只因此刻人人心中，俱是又驚又疑，不知道這「空幻大師」與「玉面判」謝東風之間，究竟有何仇恨？

只見空幻大師身形落地，「鐵掌」尉遲文，「雷電劍」彭鈞各自雙雙厲叱一聲，搶步而出！

彭鈞反手拔出了長劍，厲聲道：「我兄弟與你無寃無仇，你竟敢驟下煞手？」

「鐵掌」尉遲文怒叱道：「還我二弟的命來！」

鐵掌一揚，怒擊空幻大師。

突聽「靈蛇」毛皐厲叱一聲：「住手！待老夫問他！」

尉遲文，彭鈞，果然不敢再動，只有以一雙滿含怨毒憤怒的眼睛，狠狠地望着空幻大師。

只聽空幻大師冷冷道：「你要問我什麼？」

「靈蛇」毛皐怒道：「淮陰三傑，都已効忠於我，你驟下毒手，將謝東風殺死，難道是要給毛某看看你的威風麼？」

空幻大師道：「你我共領『血指之盟』，你的部下，也是我的部下，部下與盟主之間有仇，盟主爲何不能將他殺死？」

「靈蛇」毛皐厲聲大喝道：「有何仇恨？」

空幻大師恨聲道：「這『玉面判』謝東風，便是十七年前與我那淫蕩的妻子通奸之人，我爲何不能殺他！」

衆人齊地一楞，尉遲文，彭鈞再也不能出手，只因與人妻子通奸，實是武林中之大忌，無論他有任何理由都不能寬恕。

「靈蛇」毛皐呆了半晌，緩緩坐了下來，道：「你那第三句話呢？」

空幻大師沉聲道：「在貧僧說出第三句話前，還有一事未了……」

他突地伸手指向尉遲文，彭鈞兩人，厲聲道：「請施主即刻將這兩人拿下！」

「鐵掌」尉遲文，「雷電劍」彭鈞齊地後退一步。

「靈蛇」毛皐道：「爲什麼？」

空幻大師道：「自有原因，拿下來再說！」

「靈蛇」毛皐微一遲疑，突見眼前劍光一閃，燭火全滅！「雷電劍」彭鈞快如雷電，竟一劍削滅了燭火！

「鐵掌」尉遲文厲叱道：「姓毛的，你用人而不信，大爺們走了！」

空幻大師冷冷道：「你走得了麼？」

黑暗中只聽「砰」地一聲，已有兩人接了一掌！

突地，火光一閃，只見「九足神蛛」梁上人一手持火摺，一手拿着半截蠟燭，含笑立在地室的角落裏！

那裏掌影劍飛，「鐵掌」尉遲文已和幻空大師拆了數招，他掌力沉猛，果然不愧爲「鐵掌」之名。

空幻大師冷笑一聲，道：「再對一掌試試！」

只聽又是「砰」地一响，空幻大師與尉遲文四掌相交，各各又硬拚了一掌，震得空幻大師身後簾幕齊飛。

「鐵掌」尉遲文倒退數步，身子輕搖，突地大喝一聲，張口噴出一口鮮血，翻身跌在祭桌上。

噹地桌上銅盤落地，血酒淋漓滿地！

「雷電劍」彭鈞手持利劍，立在一角，有如負傷之虎一般，四下掃動的目光，滿含恐懼之色！

「靈蛇」毛皐厲聲道：「叛徒，還不拋劍受死！」

「雷電劍」彭鈞身子不住顫抖，幾乎持劍不穩！

他武功縱高，在室中這許多武林高手的環伺之下，也無一絲一毫活路，自是駭得心驚膽戰！

空幻大師沉聲道：「玉面判謝東風受了仇獨大恩，自不會効忠於毛皐，爾兩人與謝東風乃拜盟弟兄，自也與他一路。」

他面色一沉，殺機畢露，沉聲道：「叛盟違誓，本是死罪，但只要你說出是受了何人指使前來，貧僧便饒施主一命！」

「雷電劍」彭鈞抗聲道：「我三人本是要効忠毛大哥而來，只因你殺了我二哥，是以我才要叛變，那有什麼人指使！」

空幻大師冷冷道：「眞的麼？」語聲中他緩緩移動脚步，一步步走向彭鈞。

「雷電劍」彭鈞面色慘白，顫聲道：「自是眞的，我二哥與仇獨之間有何恩怨，我兄弟根本不知道，你殺死了我，我也只有這一句話！」

「鐵掌」尉遲文已悠悠醒來，喘息道：「毛大哥，你……此刻正值用人之際，若被天下英雄知道你對我兄弟如此，還有誰敢來爲你効力？」

「銀刀使者」歐陽明，「奪命使者」鐵平一直木然而立，面色亦自難看已極，此刻鐵平突地朗聲道：「師傅，他兄弟三人，對你老人家的忠誠，以弟子看來，實在沒有什麼問題，師傅你千萬不要聽信別人的話。」

銀刀使者歐陽明躬身道：「弟子亦是此意！」

「靈蛇」毛皐心念閃動，面色亦隨之轉動，顯見是心中正自猜疑不定，過了半晌，方自沉聲道：「知道了，退下去！」

空幻大師冷笑道：「貧僧良言相勸，聽不聽全在施主你了！」

「雷電劍」彭鈞大聲道：「什麼良言相勸，只不過因爲你殺了我們二哥，怕我弟兄復仇，是以想斬草除根，永除後患而已！」

空幻大師怒道：「你說什麼？」

他方待一步掠上前去，突聽毛皐沉聲道：「大師且慢動手！」

空幻大師霍然轉身，道：「寧可寃枉十個好人，也不能放走一個內奸，施主你此刻正值重創基業之時，這句話更是不可忘記！」

「靈蛇」毛皐沉吟道：「話雖如此，但在下此刻也正值用人之際，豈可因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隨意殺死盟下兄弟！」

空幻大師呆了半晌，憤然坐到椅上，厲聲道：「不聽良言相勸，施主你遲早總有後悔之一日！」

「奪命使者」鐵平冷冷道：「你分了師傅一半天下，難道還不滿足，難道還要



使師傅衆叛親離，讓你獨尊，你才可稱心麼？」

空幻大師怒道：「你再說一句！」

「奪命使者」鐵平抗聲道：「爲了師傅，你縱然……」

「靈蛇」毛皐輕叱一聲：「住口！」轉過頭來，面向空幻大師，緩緩道：「我門下之事，暫且緩議，大師何不妨將那第三句話先說出來，在下此刻正洗耳恭聽！」

空幻大師怒道：「我本當你爲一代梟雄，是以才有這話說，那知你竟有婦人之仁，那裏還能成大事，此話不說也罷！」

梁上人點起燭光，緩步走來，笑道：「大師毋庸動怒，毛大俠也暫請聽我一言吧！」

「靈蛇」毛皐目光閃動，道：「無論什麼話，梁大俠只管說出來便是。」

「九足神蛛」梁上人輕輕放下蠟燭，含笑道：「兩位方才的爭論，雙方都有道理，但大師你這第三句話不肯說出來，就變得沒有道理了！」

「靈蛇」毛皐道：「梁兄所言，正是持平之論！」

空幻大師道：「他如此做法，顯見是已對我懷恨在心，只是懼我三分，是以不敢說出，却藉着別的題目發揮出來。」

他冷笑一聲，仰天道：「既是如此，我這第三句話不說也罷！」

「靈蛇」毛皐勉强壓制着心中怒火，面上裝出笑容，道：「大師只管說出，在下必定答應。」

自己的事業成敗實有舉足輕重之勢，是以心中雖惱怒，却不發作。

梁上人眉梢一揚，道：「眞的麼？」

「靈蛇」毛皐笑道：「自是眞的！」

梁上人笑道：「若是眞的，空幻大師不說，在下便代說了。」他語聲微頓，緩緩接道：「大師他想尊毛大俠你爲長輩，以堅彼此信心！」

「靈蛇」毛皐再也想不出他這第三句竟是這樣一句話，心中不禁有些歡喜，口中却沉聲道：「眞的麼？」

空幻大師冷冷道：「梁兄的話，便是貧僧的話！」

「靈蛇」毛皐暗喜忖道：「他若能尊我爲長輩，拜在我的門下，我便讓他領袖兩河武林，又有何妨，此事不但無害，反倒有利。」

心念閃動，口中却謙謝道：「大師一代高僧，在下實不敢當！」

「九足神蛛」梁上人腹中暗笑，口中正色道：「大師既有此意，閣下也不可太過謙遜！」

「靈蛇」毛皐面露微笑，道：「既是如此，不知大師這一句話要換什麼？」

他心中暗暗忖道：「有了這一句話，便將尉遲文，彭鈞兩人頭顱換來，我也立刻答應。」目光一轉，望了他兩人一眼。

彭鈞已扶起了尉遲文，此刻兩人對望一眼，心中果然担了心事，鐵平，歐陽明亦是面色大變。

只聽「九足神蛛」梁上人朗聲大笑，道：「大師這句話要換的，只是毛大俠兩

「靈蛇」毛皐大笑道：「什麼字？」

梁上人笑道：「只要毛大俠稱他一聲爲……」

他目光四下緩緩一掃，緩緩望了木然站在那裏的毛文琪一眼，悄悄後退了兩步，仰面大笑道：「稱他一聲女婿！」

「女婿」這兩個字說將出來，衆人都不禁爲之一驚，也不知是好氣抑是好笑，一時間都怔住了。

只見毛皐呆了半晌，突地跳了起來，幸好梁上人早已退了兩步，否則他這一跳便要將梁上人撞倒。

他跳起後大喝一聲：「你說什麼？」

梁上人神色不變，微笑道：「兩位大俠結成親家，在下權充冰人，亦有榮焉，這一段武林佳話，此後必將留傳千古。」

「靈蛇」毛皐壓下怒氣，冷笑道：「空幻大師乃是出家人，梁兄只怕是說笑的吧！」

梁上人微微笑道：「寡婦可以再醮，鰥夫可以重娶，空幻大師雖然出家人，但只要還俗留髮，立刻便是個像貌堂堂的英雄漢子了！」

「靈蛇」毛皐目光轉向空幻大師，怒道：「他說的話可是眞的？」

空幻大師端坐不動，冷冷道：「這件事你若不肯，第一件事亦作罷論！」

「靈蛇」毛皐雙拳緊揑，目光森寒，卓立當地。

歐陽明，鐵平，悄然移動身形，堵住了退路！

地室中的情勢，立又變得緊張起來，

字一字沉聲說道：「你若要我女兒嫁給你，除非江水倒流，太陽西出！」

空幻大師霍然站起身子，冷冷道：「你再說一遍！」

「靈蛇」毛皐怒叱道：「你聽清楚，你要……」語聲未了，突聽毛文琪緩緩道：「我嫁給他！」

她語聲緩慢而冰冷，全不帶任何情感，但說出來的，却是這樣一句使人大出意料之外，令人心冷震動的話！

衆人這一驚之下，更是非同小可。便連「九足神蛛」梁上人，亦不禁面色一變，笑容頓斂，歐陽明，鐵平，更早已變得面色如土。

他兩人想了毛文琪多年，始終得不到毛文琪的青眼，那知這孤傲的少女，此刻竟願意嫁給個和尚！

「靈蛇」毛皐身子一陣顫抖，霍然轉身道：「琪兒，後面去！」

毛文琪蒼白的面色，彷彿剛剛自墳墓中走出，明亮的雙目中，却閃動着一種奇異的光彩。

她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緩緩道：「我心甘情願嫁給他！」

「靈蛇」毛皐倒退三步，幾乎要跌倒地上。

只聽他一字一字沉聲道：「琪兒，你不要爲了爹爹，爹爹寧可功敗垂成，永遠遁跡邊荒，却也不能讓你嫁給這和尚！」

他目光四下一掃，厲聲大喝道：「把守門戶，準備動手！」

歐陽明，鐵平，轟然應了一聲。

欲試。

只見毛文琪幽靈般移動着脚步，緩緩走到前面，道：「我反正要嫁人的，嫁給誰都是一樣，但是却要他等到大業既成的時候，我才和他成親。」

「靈蛇」毛皋道：「但……」

毛文琪截口道：「我決心已定，爹爹你不要再說了！」

「靈蛇」毛皋呆了半晌，長嘆一聲，緩緩坐回椅上。

毛文琪突然悠然一笑，道：「喂，我答應嫁給你，你還不向爹爹叩頭？」

空幻大師呆了一呆，強笑道：「這個……這個……」

他爲了報復十九年前的喪妻之痛，更爲了鞏固自己權威地位，是以不惜用出各種手段，想要娶毛文琪爲妻。

但是他此刻仍然身穿袈裟，又是偌大年齡，叫他在這些人面前拜倒在地，口稱岳父，却實是令他哭笑不得。

「九足神蛛」梁上人目光一轉，笑道：「大師此刻難道還要害羞麼，親事已訂，大師不但要拜見岳父，還要取出兩件文定之物才是。」

空幻大師道：「貧僧……」

他方自說出「貧僧」兩字，忽又覺得不對，立刻住口。

梁上人哈哈笑道：「小婿兩字，大師你都不會說麼？」

要「大師」自稱「小婿」，這當眞是千古之奇談，難得的笑話，但此刻衆人面上，却無一絲一毫笑意。

空幻大師滿心欣喜，也聽不出梁上人話中的嘰嘲之意，當下尷尬地沉吟了半晌，方自緩緩道：「在下出外匆忙，未曾帶得文定之物。」

梁上人道：「此後兩位既是一家，大師何不將那銀絲芒鞋充爲文定之物，此鞋本是毛姑娘師傅所有，如此豈非更妙。」

空幻大師又自沉吟半晌，只聽毛文琪冷冷道：「難道你不捨得麼？」

空幻大師強笑一聲，說道：「焉有此理。」

他終於將那銀絲芒鞋，雙手奉上。

梁上人冷眼看他交出芒鞋，心中冷笑暗忖：「只要你交出這件信物，從此我便不必聽命於你了。」

歐陽明，鐵平，面色一片鐵青，眼中幾乎要噴出火來，他兩人縱不說話，但目光中的怨毒之意，已昭然若見。

「靈蛇」毛皋心念轉動，暗暗存下殺機，但此時此刻，他仍然不能和空幻大師翻臉，當下接過芒鞋。

他目光一轉，見到鐵平，歐陽明面上的忿恨與怨毒，雙眉不禁暗暗一皺，微揮手掌，沉聲道：「淮陰三傑一死一傷，你兩人還不快去料理後事，再爲尉遲文治一治傷，站在這裏作什？」

歐陽明，鐵平躬身應了，一人抱起了謝東風的屍身，一人挾起了尉遲文，與彭鈞轉身而出。

「靈蛇」毛皋暗嘆一聲，自懷中取出了一柄摺扇，道：「拿去！」

梁上人一拍空幻大師肩頭，笑道：「這是你岳丈回給你的文定之物，還不快些接過。」

空幻大師雙手接了過來，突地發現梁上人對自己的稱呼，言語，神態，已變得十分輕慢無禮。

一念至此，他心頭不覺一凜，強笑道：「此次梁兄鼎力相助，在下……」

梁上人冷冷一笑，道：「我與毛大俠平輩論交，此後你也該改稱我一聲大叔才是道理，否則豈非變成尊卑不分，長幼無序了麼？」

空幻大師呆了一呆，半晌說不出話。

「靈蛇」毛皋轉目四望，見到他兩人之間情況之轉變，心頭不禁爲之大喜，暗中冷笑忖道：「你雖有梟雄之才，險些令我受制於你，但可惜你最後却終於走錯了一步，此刻反要受制於老夫了！」

空幻大師一望他面上的神色，心頭不禁又自一凜。

他心念數轉，亦自冷笑忖道：「你切莫得意，只要你對我稍有異心，我立刻便可要你好看。」

「九足神蛛」梁上人左右而顧，暗喜忖道：「仇兄弟呀仇兄弟，他兩人如眞的聯手來對付你，你們眞有些難辦，所幸這兩人各懷異心，你也不必担心了。」

毛文琪面上仍是一片冷漠顏色，心中却暗暗忖道：「仇恕呀仇恕，我既不能嫁給你，也絕不嫁給別人，你既不能娶我，我也不要你再娶別人！」

她心中的滿腔熱愛，此刻已化爲一片怨恨。

她多情純眞的性格，此刻也已變得冷酷無情。

地室中衆人固是各懷心機，出了地室的「銀刀使者」歐陽明，「奪命使者」鐵平兩人的心機更是難測！

穿出了地道，走上了那塵封的大殿。

殿外夜色如墨，大雨傾盆而下，雨聲如雷，雷聲震耳，偶而有一兩度閃光，劃破了無邊沉重的黑暗！

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奪命使者」鐵平方出大殿，突地頓住脚步，向那「雷電劍」彭鈞深深一禮，沉聲道：「彭兄守口如瓶，小弟感激不盡啊！」

「雷電劍」彭鈞恨聲道：「鐵兄切莫如此說話，我兄弟久受仇先生大恩，本該爲他効力，何況此次我二哥又死在他們手中！」

歐陽明關起地道門戶，輕嘆道：「我兩人實未想到半途中突然殺出空幻和尚來，否則再也不會請三位來到這裏，令謝二哥白白送了性命！」

「鐵掌」尉遲文長嘆道：「這不過只是天命而已，怨不得兩位……」

「奪命使者」鐵平突地長嘆一聲，道：「天命，天命……我兩人若非天命，又怎會知道我們最最欽佩的師傅，便是慘害我們全家的仇人！」

「雷電劍」彭鈞詫聲道：「原來兩位直到最近才知道自己乃是毛皋仇人的後代，在下還以爲兩位是懷恨投入毛皋門下的呢。」

「銀刀使者」歐陽明嘆道：「我兩人乃是中表兄弟，七歲便投入毛皋門下。」

彭鈞道：「怎會投入他門下的？」

歐陽明道：「那時毛皋便已存下獨霸



武林之心，是以專門尋找資質還不差的孤兒，收爲自己的心腹弟子。」

鐵平恨聲道：「只是他再也想不到竟會尋着的自己仇人的兒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蒼天的安排，有時的確奇妙的很呀！」

外面的雨聲電擊，更證實了蒼天的威力。

彭鈞心頭一凜，嘆道：「原來是他尋着你們，而不是你們尋着他的。」

「鐵掌」尉遲文也聽得心動神馳，掙扎着道：「既然十多年都未發現，最近兩位又怎會發現的？」

「奪命使者」鐵平悽然一笑，道：「毛皋若不命我們招羅天下英雄，我們便不會去尋找三位，我們若不尋找三位，便不會回到淮陰，我們若不回淮陰，便不會發覺此事，我們若不發現此事，唉……謝二哥也不就會死了。」

「雷電劍」彭鈞亦自淒然道：「謝二哥若是不死，兩位却要死了。」

歐陽明奇道：「爲什麼？」

彭鈞道：「兩位一來我兄弟莊內，我兄弟便已備下毒酒，要將毛皋的使者毒死兩個，也算報了仇先生之恩，那知……」

「奪命使者」鐵平一笑截口道：「我們一入『三傑莊』，望下酒筵時，便已發覺酒中有毒，是以我兄弟才知道『淮陰三傑』與毛皋有仇，否則我兩人又怎敢冒然請三位來到這裏做內應，難道我兩人不怕三位將我們賣給毛皋麼？」

尉遲文，彭鈞齊地一楞，木然呆了半向，彭鈞方自失笑道：「原來兩位的心機也深得很。」

鐵平微笑道：「彼此彼此！」

四人相視一笑，但笑聲中却又不禁帶着些心寒的意味，江湖中，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關係變化，往往都決定於刹那之間，若在這刹那之間稍有處置不當，判斷錯誤，立刻便有殺身之禍，江湖中人的恩怨，愛恨之分，也正有如快刀邊緣，一分之差，便是大錯！

「鐵掌」尉遲文乾咳一聲，道：「兩位到了淮陰後，必定大有所見……」

「奪命使者」鐵平長嘆一聲道：「淮陰乃是我兩人之家鄉，我兩人回到淮陰後，便免不了要去訪一訪先人的廬墓，那知道——」

他面上泛起一陣悲哀怨毒之色，在電光一閃中，更顯得明銳而突出，只聽他語聲微頓，接口道：「那知我們掃過墓後，突地又來了兩個青衣道人。

「那時正是深夜，我兩人爲了好奇之心，要看看兩個道人與我們的先人究竟有何關係，便悄悄躲了起來。

「黑暗中只見這兩人一個較高，一個較矮，但兩人俱是衣衫襤褸，滿頭白髮，神情也像是十分哀痛。

「兩人在墓前躬身一揖，矮的老人突然失聲長嘆起來，他口中不住喃喃自語，竟彷彿說的是：『仇獨呀仇獨，你果然沒有說錯！』

「我兩人當時心頭齊地一凜，再也想不出兩人的父母先人，怎會和那魔頭仇獨有了關係？

「只聽那高的一人，也長嘆着道：『仇獨呀仇獨，你當時曾經說過，說毛皋曾經在鎭江做下許多件卑鄙惡毒的事，只可惜我們都未相信，但十七年後的今天，我們到鎭江仔細查訪了一次之後，才知道你說的話全是眞的，但却已來不及了。』

「當時我兩人聽了這話，心頭又是一跳……」

「奪命使者」說到這裏，彭鈞忍不住插口問道：「那墳墓乃是兩位父母的墳墓麼？」

鐵平嘆道：「不錯！」

彭鈞接口問道：「既是兩位祖墓，爲何那兩道人要在墓前提起仇先生，又提起毛皋在衡州所做的事？」

鐵平沉聲道：「我祖籍雖是淮陰，但父母却在鎭江開設鏢局，十九年前，我父母及姨父姨母全都慘死之後，家裏的鄉親才將他們幾位老人家的靈骨移回家鄉。」

他目中突地流下淚來，接着道：「先父母的死狀之慘，在當時曾引起許多江湖朋友的憤怒，但沒有一人知道兇手是誰！

「我那時聽了兩位老道人的言語，心頭一凜，便立刻聯想到他們的話必定與我父母慘死之事有關！」

說到這裏，他已是語聲哽咽，淚流滿面。

「銀刀使者」歐陽明輕輕一拍他肩頭，接着說道：「就在我兩人滿心疑惑之時，那白髮道人長嘆又道：『墓中的鬼魂，你們地下若是有知，且聽我告訴你，你們的仇人，終於尋出了來了，他便是「靈蛇」毛皋。』

「那較高的道人也接着道：『你們雖然沒有後代來復仇雪恨，但……』

「聽到這裏，我兩人已實在忍不住，誰也沒有問誰，一齊縱身躍了出去，跪在墳前放聲大哭起來。」

歐陽明伸手一拭淚痕又道：「當時，兩個道人自然大驚，但他們問出我們便是墓中人的後代之時，兩人又不禁一齊額手相慶。

「矮的道人更是不住長嘆道：『蒼天有眼，畢竟留下了他們的後代。』

高的道人仔細看了我們幾眼，突地變色道：『你們是不是毛皋的門人？』

「我們便將投師學藝的經過說了出來，那時我們的悲哀和憤恨，實不是任何言詞所能形容。」

鐵平頓住哭聲，道：「我們自那兩位道人口裏，確定了毛皋便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人，心中固是悲憤，又不禁興奮。

「當時的兩位道長就曾經仰天而嘆，道：『天道循環，報應不爽，看來毛皋的死期已不遠了！』竟不知自己的門下弟子，便是他自己的仇人！」

彭鈞突地雙眉一皺，道：「他爲何不知道？」

鐵平淚痕未乾的面容上，露出一絲陰森的笑容，道：「這就是蒼天的報應，只因我們在入門之時，那毛皋便令我們立下重誓，令我們永遠不許提起自己家世。」

歐陽明恨聲道：「他如此做法，本是要我們滅絕人性，斷絕一切關係，一心一意地爲他做事，爲他効死！」

鐵平慘笑道：「只是他再也沒有想到，冥冥中還有一個至高至公的主宰，要教

欲試。

只見毛文琪幽靈般移動着脚步，緩緩走到前面，道：「我反正要嫁人的，嫁給誰都是一樣，但是却要他等到大業既成的時候，我才和他成親。」

「靈蛇」毛臯道：「但……」

毛文琪截口道：「我決心已定，爹爹你不要再說了！」

「靈蛇」毛臯呆了半晌，長嘆一聲，緩緩坐回椅上。

毛文琪突然悠然一笑，道：「喂，我答應嫁給你，你還不向爹爹叩頭？」

空幻大師呆了一呆，强笑道：「這個……這個……」

他爲了報復十九年前的喪妻之痛，更爲了鞏固自己權威地位，是以不惜用出各種手段，想要娶毛文琪爲妻。

但是他此刻仍然身穿袈裟，又是偌大年齡，叫他在這些人面前拜倒在地，口稱岳父，却實是令他哭笑不得。

「九足神蛛」梁上人目光一轉，笑道：「大師此刻難道還要害羞麼，親事已訂，大師不但要拜見岳父，還要取出兩件文定之物才是。」

空幻大師道：「貧僧……」

他方自說出「貧僧」兩字，忽又覺得不對，立刻住口。

梁上人哈哈笑道：「小婿兩字，大師你都不會說麼？」

要「大師」自稱「小婿」，這當眞是千古之奇談，難得的笑話，但此刻衆人面上，却無一絲一毫笑意。

空幻大師滿心欣喜，也聽不出梁上人話中的嘰嘲之意，當下尷尬地沉吟了半晌，方自緩緩道：「在下出外匆忙，未曾帶得文定之物。」

梁上人道：「此後兩位既是一家，大師何不將那銀絲芒鞋充爲文定之物，此鞋本是毛姑娘師傅所有，如此豈非更妙。」

空幻大師又自沉吟半晌，只聽毛文琪冷冷道：「難道你不捨得麼？」

空幻大師强笑一聲，說道：「焉有此理。」

他終於將那銀絲芒鞋，雙手奉上。

梁上人冷眼看他交出芒鞋，心中冷笑暗忖：「只要你交出這件信物，從此我便不必聽命於你了。」

歐陽明，鐵平，面色一片鐵青，眼中幾乎要噴出火來，他兩人縱不說話，但目光中的怨毒之意，已昭然若見。

「靈蛇」毛臯心念轉動，暗暗存下殺機，但此時此刻，他仍然不能和空幻大師翻臉，當下接過芒鞋。

他目光一轉，見到鐵平，歐陽明面上的忿恨與怨毒，雙眉不禁暗暗一皺，微揮手掌，沉聲道：「淮陰三傑一死一傷，你兩人還不快去料理後事，再爲尉遲文治一治傷，站在這裏作什？」

歐陽明，鐵平躬身應了，一人抱起了謝東風的屍身，一人挾起了尉遲文，與彭鈞轉身而出。

「靈蛇」毛臯暗嘆一聲，自懷中取出了一柄摺扇，道：「拿去！」

梁上人一拍空幻大師肩頭，笑道：「這是你岳丈回給你的文定之物，還不快些接過。」

空幻大師雙手接了過來，突地發現梁上人對自己的稱呼，言語，神態，已變得十分輕慢無禮。

一念至此，他心頭不覺一凜，强笑道：「此次梁兄鼎力相助，在下……」

梁上人冷冷一笑，道：「我與毛大俠平輩論交，此後你也該改稱我一聲大叔才是道理，否則豈非變成尊卑不分，長幼無序了麼？」

空幻大師呆了一呆，半晌說不出話。

「靈蛇」毛臯轉目四望，見到他兩人之間情況之轉變，心頭不禁爲之大喜，暗中冷笑忖道：「你雖有梟雄之才，險些令我受制於你，但可惜你最後却終於走錯了一步，此刻反要受制於老夫了！」

空幻大師一望他面上的神色，心頭不禁又自一凜。

他心念數轉，亦自冷笑忖道：「你切莫得意，只要你對我稍有異心，我立刻便可要你好看。」

「九足神蛛」梁上人左右而顧，暗喜忖道：「仇兄弟呀仇兄弟，他兩人如眞的聯手來對付你，你們眞有些難辦，所幸這兩人各懷異心，你也不必担心了。」

毛文琪面上仍是一片冷漠顏色，心中却暗暗忖道：「仇恕呀仇恕，我既不能嫁給你，也絕不嫁給別人，你既不能娶我，我也不要你再娶別人！」

她心中的滿腔熱愛，此刻已化爲一片怨恨。

她多情純眞的性格，此刻也已變得冷酷無情。

地室中衆人固是各懷心機，出了地室的「銀刀使者」歐陽明，「奪命使者」鐵平兩人的心機更是難測！

穿出了地道，走上了那塵封的大殿。

殿外夜色如墨，大雨傾盆而下，雨聲如雷，雷聲震耳，偶而有一兩度閃光，劃破了無邊沉重的黑暗！

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奪命使者」鐵平方出大殿，突地頓住脚步，向那「雷電劍」彭鈞深深一禮，沉聲道：「彭兄守口如瓶，小弟感激不盡啊！」

「雷電劍」彭鈞恨聲道：「鐵兄切莫如此說話，我兄弟久受仇先生大恩，本該爲他効力，何況此次我二哥又死在他們手中！」

歐陽明關起地道門戶，輕嘆道：「我兩人實未想到半途中突然殺出空幻和尚來，否則再也不會請三位來到這裏，令謝二哥白白送了性命！」

「鐵掌」尉遲文長嘆道：「這不過只是天命而已，怨不得兩位……」

「奪命使者」鐵平突地長嘆一聲，道：「天命，天命……我兩人若非天命，又怎會知道我們最最欽佩的師傅，便是慘害我們全家的仇人！」

「雷電劍」彭鈞詫聲道：「原來兩位直到最近才知道自己乃是毛臯仇人的後代，在下還以爲兩位是懷恨投入毛臯門下的呢。」

「銀刀使者」歐陽明嘆道：「我兩人乃是中表兄弟，七歲便投入毛臯門下。」

彭鈞道：「怎會投入他門下的？」

歐陽明道：「那時毛臯便已存下獨霸



武林之心，是以專門尋找資質還不差的孤兒，收爲自己的心腹弟子。」

鐵平恨聲道：「只是他再也想不到竟會尋着的自己仇人的兒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蒼天的安排，有時的確奇妙的很呀！」

外面的雨聲電擊，更證實了蒼天的威力。

彭鈞心頭一凜，嘆道：「原來是他尋着你們，而不是你們尋着他的。」

「鐵掌」尉遲文也聽得心動神馳，掙扎着道：「既然十多年都未發現，最近兩位又怎會發現的？」

「奪命使者」鐵平悽然一笑，道：「毛臯若不命我們招羅天下英雄，我們便不會去尋找三位，我們若不尋找三位，便不會回到淮陰，我們若不回淮陰，便不會發覺此事，我們若不發現此事，唉……謝二哥也不就會死了。」

「雷電劍」彭鈞亦自淒然道：「謝二哥若是不死，兩位却要死了。」

歐陽明奇道：「爲什麼？」

彭鈞道：「兩位一來我兄弟莊內，我兄弟便已備下毒酒，要將毛臯的使者毒死兩個，也算報了仇先生之恩，那知……」

「奪命使者」鐵平一笑截口道：「我們一入『三傑莊』，望下酒筵時，便已發覺酒中有毒，是以我兄弟才知道『淮陰三傑』與毛臯有仇，否則我兩人又怎敢冒然請三位來到這裏做內應，難道我兩人不怕三位將我們賣給毛臯麼？」

尉遲文，彭鈞齊地一楞，木然呆了半晌，彭鈞方自失笑道：「原來兩位的心機也深得很。」

鐵平微笑道：「彼此彼此！」

四人相視一笑，但笑聲中却又不禁帶着些心寒的意味，江湖中，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關係變化，往往都決定於刹那之間，若在這刹那之間稍有處置不當，判斷錯誤，立刻便有殺身之禍，江湖中人的恩怨，愛恨之分，也正有如快刀邊緣，一分之差，便是大錯！

「鐵掌」尉遲文乾咳一聲，道：「兩位到了淮陰後，必定大有所見……」

「奪命使者」鐵平長嘆一聲道：「淮陰乃是我兩人之家鄉，我兩人回到淮陰後，便免不了要去訪一訪先人的廬墓，那知道——」

他面上泛起一陣悲哀怨毒之色，在電光一閃中，更顯得明銳而突出，只聽他語聲微頓，接口道：「那知我們掃過墓後，突地又來了兩個青衣道人。

「那時正是深夜，我兩人爲了好奇之心，要看看兩個道人與我們的先人究竟有何關係，便悄悄躲了起來。

「黑暗中只見這兩人一個較高，一個較矮，但兩人俱是衣衫襤褸，滿頭白髮，神情也像是十分哀痛。

「兩人在墓前躬身一揖，矮的老人突然失聲長嘆起來，他口中不住喃喃自語，竟彷彿說的是：『仇獨呀仇獨，你果然沒有說錯！』

「我兩人當時心頭齊地一凜，再也想不出兩人的父母先人，怎會和那魔頭仇獨有了關係？

「只聽那高的一人，也長嘆着道：『仇獨呀仇獨，你當時曾經說過，說毛臯曾經在鎭江做下許多件卑鄙惡毒的事，只可惜我們都未相信，但十七年後的今天，我們到鎭江仔細查訪了一次之後，才知道你說的話全是眞的，但却已來不及了。』

「當時我兩人聽了這話，心頭又是一跳……」

「奪命使者」說到這裏，彭鈞忍不住插口問道：「那墳墓乃是兩位父母的墳墓麼？」

鐵平嘆道：「不錯！」

彭鈞接口問道：「既是兩位祖墓，爲何那兩道人要在墓前提起仇先生，又提起毛臯在衡州所做的事？」

鐵平沉聲道：「我祖籍雖是淮陰，但父母却在鎭江開設鏢局，十九年前，我父母及姨父姨母全都慘死之後，家裏的鄉親才將他們幾位老人家的靈骨移回家鄉。」

他目中突地流下淚來，接着道：「先父母的死狀之慘，在當時曾引起許多江湖朋友的憤怒，但沒有一人知道兇手是誰！

「我那時聽了兩位老道人的言語，心頭一凜，便立刻聯想到他們的話必定與我父母慘死之事有關！」

說到這裏，他已是語聲哽咽，淚流滿面。

「銀刀使者」歐陽明輕輕一拍他肩頭，接着說道：「就在我兩人滿心疑惑之時，那白髮道人長嘆又道：『墓中的鬼魂，你們地下若是有知，且聽我告訴你，你們的仇人，終於尋出了來了，他便是「靈蛇」毛臯。』

「那較高的道人也跺着道：『你們雖然沒有後代來復仇雪恨，但……』

「聽到這裏，我兩人已實在忍不住，誰也沒有問誰，一齊縱身躍了出去，跪在墳前放聲大哭起來。」

歐陽明伸手一拭淚痕又道：「當時，兩個道人自然大驚，但他們問出我們便是墓中人的後代之時，兩人又不禁一齊額手相慶。

「矮的道人更是不住長嘆道：『蒼天有眼，畢竟留下了他們的後代。』

高的道人仔細看了我們幾眼，突地變色道：『你們是不是毛臯的門人？』

「我們便將投師學藝的經過說了出來，那時我們的悲哀和憤恨，實不是任何言詞所能形容。」

鐵平頓住哭聲，道：「我們自那兩位道人口裏，確定了毛臯便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人，心中固是悲憤，又不禁興奮。

「當時的兩位道長就曾經仰天而嘆，道：『天道循環，報應不爽，看來毛臯的死期已不遠了！』竟不知自己的門下弟子，便是他自己的仇人！」

彭鈞突地雙眉一皺，道：「他爲何不知道？」

鐵平淚痕未乾的面容上，露出一絲陰森的笑容，道：「這就是蒼天的報應，只因我們在入門之時，那毛臯便令我們立下重誓，令我們永遠不許提起自己家世。」

歐陽明恨聲道：「他如此做法，本是要我們滅絕人性，斷絕一切關係，一心一意地爲他做事，爲他効死！」

鐵平慘笑道：「只是他再也沒有想到，冥冥中還有一個至高至公的主宰，要教

他自己立下法則，去害自己！」

尉遲文，彭鈞不禁一齊爲之唏噓感嘆，他們爲了不忍觸及鐵平及歐陽明心中的悲痛，是以誰也不敢問起他們父母是如何慘死的。

但彭鈞却忍不住又問道：「那兩位道長究竟是誰？兩位可知道麼？」

鐵平嘆道：「我們雖然再三請教，但那兩位道長，却再也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話一說完，立刻飄然而去。」

歐陽明道：「他們兩位，當時只說了一句！『我兩人的姓名，早已在二十年前忘記了。』別的事再也不肯提起。」

殿外雷聲轟轟，雨勢更大。

衆人心頭一片沉重，齊地望着殿外的雨勢，誰也沒有話聲，只見水珠自簷頭倒掛而下，有如珠簾一般。

除了電光一閃時，四下一片黑暗，誰也看不見誰的面色，但大家同仇敵愾，心中却充滿了瞭解。

突見鐵平，彭鈞一齊回過頭來，齊地道：「小弟還有一件……」

兩人一齊住口，彭鈞微笑道：「兄台請先說。」

鐵平黯然一笑，道：「不知兩位準備將謝二哥的屍身如何安葬？」

尉遲文嘆道：「人死不能復生，只要我兄弟能爲他復仇雪恨，無論如何安葬，他在九泉下都不致責怪我們。」

鐵平緩緩點了點頭，突又問道：「彭兄方才想說的是什麼事？」

「雷電劍」彭鈞道：「兩位時時都在毛臯身側，爲何不乘機將他殺了！」

鐵平恨聲道：「毛臯將我兩門父母慘殺而死，用的手段不但毒辣，而且……」

他越說越是激動，說到這裏，喘了口氣，恨聲接道：「我兩人若是一刀一刀將他殺死，豈非便宜了他！」

彭鈞道：「既是如此，兩位除了令我兄弟外應，待機而動外，也應該還另有些打算才是，否則那毛臯……」

話聲未了，突聽一陣馬蹄聲奔騰而來，蹄聲與雨聲雖然近似，但在武林人耳中却大不相同！

歐陽明面色一變，道：「噤聲，有人來了！」

衆人凝神聽去，那蹄聲竟是向荒祠奔來。

歐陽明目光四下一掃，突地抱起謝東風的屍身，藏在角落裏的一張供桌下，轉首沉聲道：「隱蔽身形，靜觀待變！」

這荒祠規模本極宏大，大殿中供了十數位神像，神龕神幔四下皆是，佔地竟有數十丈方圓。

四下打了個招呼，齊地尋了個隱蔽之處藏了起來。

只聽殿外幾聲馬嘶，一人笑道：「你我總算運氣不錯，終於尋着了個避雨之地了。」

話聲未了，殿外已大步走入兩個人來，一人白面微鬚，目光閃亮，雖然滿身水濕，但神情仍極爲瀟洒。

另一人烏簪高髻，一身銀灰色的道袍，舉止雖然十分輕靈，但神情間却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躲在一具神龕的鐵平，依稀分辨着這兩人的身形，正自分辨不出，突聽霹靂一聲，電光一閃，將兩人照得鬚眉畢現！

鐵平變眉一展，暗忖道：「原來是清風劍朱白羽和華山銀鶴來了！」

只見他兩人一進門來，先抖了抖身上的水珠，又脫下長衫，擰了幾把，擦了擦臉，將長衫掛起。

朱白羽長長透了口氣，道：「道兄，你身上可有火摺子麼？」

銀鶴道人道：「縱有火種，也濕得不能用了。」

他連說話的聲音也是無精打采，彷彿心事甚重。

朱白羽笑道：「在黑暗中坐坐，倒也不錯。」

兩人默然半晌，朱白羽又道：「不知道這裏是道觀抑或佛寺，供桌上供的若是三清老祖，你我兩人倒要去參拜參拜。」

黑暗中聽來聽去，只有一人說話，那華山銀鶴木然坐在地上，既不開口，也不回答。

鐵平等人方自在暗中奇怪，突聽朱白羽長嘆一聲，道：「道兄，你既已出家，便該將恩仇之事放開，你既已不願復仇，便該永遠莫要再去想它。」

又是電光一閃！

華山銀鶴突地站了起來，大步走到殿門，又大步走了回來，他來來去去走了幾遍，方自長嘆道：「若不復仇，怎消得我心頭之恨？」

「清風劍」朱白羽道：「寃寃相報，何時是了！」

華山銀鶴席地坐了下來，又默然良久，方自沉聲道：「朱兄，你可知道我學劍之苦，我每日清晨，天色未明便已起來，滿山奔行，跑得我脚底都生老繭，別人俱都睡了，我仍在山巔練劍，練得我手掌也都生出老繭，只因我知道自己學劍太遲，是比別人要多下三倍的苦功，我如此苦練，爲的也不過只是復仇！」

朱白羽緩緩道：「我雖無仇恨，也是如此練劍的。」

華山銀鶴只作未聞，大聲道：「二十年來，我時時刻刻未忘這刻骨的深仇，如今我學劍已成，難道還能將這仇恨忘記了麼？」

朱白羽長嘆道：「不能忘記，也要忘記，世間本有許多無可奈何之事，你仇恨縱然刻骨銘心，也是不能復仇的。」

暗下衆人，俱都聽得又是心驚，又是奇怪。

他們先聽得華山銀鶴仇恨之深，練劍之苦，俱都心驚，又聽得朱白羽勸他不可復仇，更是奇怪。

此刻人人心中都在暗自猜測：「他的仇人，究竟是誰呢？」

只見華山銀鶴又自站了起來，在廳中不住走來走去，顯見是心中矛盾已極，朱白羽嘆道：「道兄，小弟直言，你莫在意，想那仇先生雖然殺了你父母，但諸葛一平魚肉鄉里，諸葛大娘逼良爲娼之事，却是盡人皆知，這樣的仇恨，你縱然要報，也不能延及仇先生的第二代身上。」

衆人心頭一凜，忖道：「原來他竟是離魂圈，諸葛一平之子，原來他的仇人也是仇先生！」想到這恩怨之錯綜複雜，不



禁俱爲之心驚。

只見華山銀鶴狠狠一跺足，仰面嘆道：「仇恕呀仇恕，我若是忘記了你的仇恨，你能不能忘却別人的仇恨呢？」語聲未了，又自坐倒！

兩人從此不再說話，自然也是心頭沉重。

風雨聲中，傳來一聲聲馬嘶，使得情景更是凄涼。

電光一閃中，朱白羽突地輕輕道：「怪了，這殿中雖有佛像，却又供着三清神位……」

語聲未了，突見兩條人影，自殿外一閃而入！

這兩人俱是身材頎長，武功極高的中年漢子。

他兩人進得殿中，抖了抖水珠，道了聲「驚擾」，便在角落裏坐了下來，四人雖然共坐一殿，但誰也看不見誰的面目。

朱白羽，華山銀鶴却在角落中嘀嘀咕咕地談了起來，也不知在說什麼！

過了許久，才有電光一閃。

朱白羽，華山銀鶴趕緊閃目望去，那兩人也正在看着他們，四人目光一過，俱都微微一笑。

黑暗立刻重歛，朱白羽只覺得那兩人之中，彷彿有一人面貌甚是熟悉，但却想不起他究竟是誰？

角落中的談話聲也沒有了，那兩人彷彿已然入定。

朱白羽附在華山銀鶴耳邊，悄悄道：「看這兩人掠入殿來時的身法，都是江湖罕見的身手，必定大有來頭，但我怎地想不起他們是誰來？」

華山銀鶴搖了搖頭，道：「我也不認得。」

朱白羽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這麼大的雨，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停下來？」

衆人俱不答他的腔，朱白羽也只得瞑目調息起來，他四人動也不動地坐在黑暗中，看來竟似龕中的佛像。

暗下四人，却越來越是着急，只盼雨快些停，他四人有的藏身桌下，有的藏身龕後，連大氣也不敢喘。

這樣約莫過了盞茶時分，突聽一聲大喝，又有兩條人影，自大殿外飛身而入，來勢之快，似不在前面兩人之下。

衆人一驚，忍不住抬首望去……

黑暗中只見兩條高大的人影，雖不見面貌，但却可發現，這兩人俱是四肢不全的殘廢之人。

這兩人敢情俱是十分急躁，落入殿中，也不向四下去望一眼，也不看看四下是否有人，其中一人便已厲聲道：「你若再苦苦纏着我，我便將你生生打死！」

語聲雖嚴厲宏亮，但聽來却已十分蒼老。另一人却噗地跪了下來，哀聲道：「爹爹……爹爹……」

蒼老的語聲怒叱道：「你若不將仇獨兒子的人頭提來見我，就莫叫我爹爹，不替父親報仇的兒子，我要他作什？」

另一人伏身地上，放聲痛哭起來。

朱白羽，華山銀鶴不用再看，已知道這兩人便是「神槍」汪魯平父子，朱白羽輕輕一笑，道：「這樣的兒子你若不要，就當眞是呆子了！」

自命爲「人命獵戶」的汪魯平霍然轉身，厲叱道：「什麼人？」

「清風劍」朱白羽朗聲一笑，道：「我讓你們父子重逢，你此刻竟已不認得我了？」

電光閃處，彼此都看清對方的面容。接着，雷聲一响！躲在外面簷下的健馬，又發出兩聲驚嘶。

汪魯平冷笑一聲，道：「原來又是你專愛多管閒事的朋友，你到這裏來做什麼啊？」

朱白羽笑道：「等着看一個不認兒子的朋友。」

「神槍」汪魯平怒喝着跨前一步，厲聲道：「我聞得江湖傳言，說毛臯與姓仇的都到了這鎭江左近，是以趕來四下搜尋，我這孽子……」

朱白羽冷冷道：「尋着了又怎樣？」

汪魯平怒道：「你守在這裏，是不是要等那姓仇的，我看你倒有幾分像是那姓仇的說客，只不過讓你說出天來，也沒有用。」

朱白羽道：「你是定要復仇的了？」

汪魯平大聲道：「自然，二十年的仇恨，非報不可！」

朱白羽冷笑道：「你既有『人命獵戶』之稱，不妨自己去獵那仇獨的兒子，何苦定要教你兒子爲難，姓仇的救他一命，你却……」

汪魯平怒喝一聲：「不要你管……！」喝聲未了，突聽角落裏冷冷一笑，道：「仇先生救了你的兒子一命，你却定要殺死仇先生的兒子，這件事豈非太過不公平了麼？」語聲之中，只見兩條修長的人影，自角落裏緩緩站了起來，一齊轉過身子，一步步走向汪魯平！

這兩人一般胖瘦，一般高矮，脚步也都是那樣輕飄而緩慢，在黑暗中望去，有如幽靈一般！

「神槍」汪魯平厲聲道：「你是什麼人，和姓仇的有何關係？」

左面一人冷冷道：「在你尋姓仇的復仇前，我倒要先問問你，你在塞外所傷的人命，難道就不怕別人來復仇了麼？」

右面一人接口道：「你在沙漠中殺死了不知多少寂寞的旅人，那些無家可歸的寃魂野鬼，都要找你索命來了！」

語聲冰冰冷冷，汪魯平只覺心頭一寒，顫聲道：「你……你究竟是誰？」

左面一人冷冷笑道：「我是誰，你看看……」語聲未了，果然又是電光一閃，霹靂大震，健馬驚嘶，窗門震顫，天地間都彷彿搖了起來。

汪魯平閃目望處，只見這兩人面上慘白僵木，死眉死眼，彷彿沒有一絲生氣，目光却有如利剪般森冷。

兩人的面容，赫然竟也是一模一樣。

「神槍」汪魯平心房顫抖，倒退三步，戟指道：「你……你……」

左面那人陰森森笑道：「我已尋了你許久了，你活在世上一天，沙漠中的旅人便一天不得安寧，你還是到地下去尋仇先生算帳去吧！」

窗外風聲過處，他的身子突然輕飄飄飛了過來。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文：臥龍生　圖：盧令

# 香飈手素

## 一刄除魔首　雙拳復舊基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報仇心切，不惜委身下嫁獨眼怪人，修習神功絕藝，獨眼怪人為博美人芳心，徵得谷寒香同意，熬受七七四十九個時辰的苦痛，不惜大耗眞元，為谷寒香打通任督二脈，並藉夢遊草之力，使精神相滙，以心念傳功，一連七日，大功告成，獨眼怪人獨往後山靜養，谷寒香也疲極睡去，朦朧中，似覺有人進來，谷寒香微睜美目，驀見駝啞老人持刀向她行刺，這時的谷寒香已非吳下阿蒙，畧一揮手，便將駝啞老人制住，原欲追問他行刺原因，旋又想起他是啞人，不由的問他可是眞的不能說話——

那駝啞老人沉悶的喟嘆了一口氣，張開嘴來，用手朝嘴內指了一指。

她看的心中一震，啊了一聲，道：「原來你是被人所害！……」

她乃是絕頂聰明之人，話甫說完，心念電轉，頓時會悟過來，心中暗暗忖道：「看這老人的情形，想必定是受那老怪物所害……」

想到此處，乃出口問道：「難道你是為老怪物所害麼？……」

她說至此處，已將扣住他脈門的手，鬆了下來。

那駝啞老人茫然的瞧了她一眼，然後茫然的用手指了指谷寒香，同時嘴也啓張了幾下，喉嚨裏發出種沉濁的呀呀之聲。

谷寒香看他神情，點點頭道：「你可是問我是什麼人，是麼？」

那駝啞老人見谷寒香甚是慈和，此時已不似先前的緊張，驚訝，聽谷寒香一問，連忙點點頭。

谷寒香道：「我是被他擄劫而來……」她頓了一頓，又補充道：「我順從他，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那駝啞老人又望着她，點了點頭。

谷寒香眨了眨眼，問道：「你是什麼人？看你的出手，似是武功不弱……你為什麼竟要謀殺於我呢？」

那駝啞老人臉上現出一種有口難言的焦急之態，游目四週看了一眼，見牆上四週都插有谷寒香學習暗器的殘香，立時伸手取下十數根。

他又找出一塊白絹，用香燼寫道：「我以為你和他是一丘之貉，故欲殺你，以為天下蒼生除害。」

谷寒香微笑道：「啊，這就難怪於你了。」

她接着又問道：「你是什麼人呢？」

那駝啞老人沉思了片刻，然後才寫道：「在下包九峯。」

谷寒香心中暗道：想必你也是被他俘擄而來的了。當下又問道：「看你武功也非泛泛之輩，為何不設法逃走呢？」

包九峯寫道：「在下已被俘來數十年，不僅無能逃脫他的手掌，而且在下服了他的毒藥，每隔半年，必須服用解藥，是以，也不敢背叛於他。」

谷寒香心中想了一想，暗道：他在此地，過着這等暗無天日的生活，却還不敢背叛於他，可見螻蟻貪生，人也是盡量苟延的了。

她想了一陣，忽又問道：「你既不敢背叛於他，怎麼又敢下手謀殺於我呢？」

包九峯表情大為尷尬，怔了半晌，才緩緩寫道：「在下見他傳你武功，怕你們將來狼狽為奸，貽害天下，思之再三，故而乘此你尚未復元之際，翦除於妳……」

谷寒香冷冷一笑，道：「就縱令你能得手，你又如何能逃得了他的追殺？」



包九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寫道：「一時之間，在下也未曾顧慮許多。」

谷寒香瞧了包九峯一陣，見他佝僂着身軀，鬢眉雪白，心裏不禁起了一種同情，憐憫之意，暗道：看他這等高齡，還要在此執服苦役，不知老怪物，為何要將他擄來「萬花宮」，如此折磨於他？

她沉思了一下，忍不住問道：「不知你為何被他劫來此地？」

包九峯鬢髮顫動，兩眼望着閃耀的燭燄，怔怔地出神。他似被谷寒香所問之言，勾引起許多往事。

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包九峯激動的神情，才慢慢平伏下去，他此時已知谷寒香與自己皆是受人荼毒之人，心中顧忌頓消，舒了口氣，換了一枝殘香，寫道：「你可知在下與佟公常是何等關係麼？」

谷寒香訝然道：「你說那老怪物，叫佟公常麼？」

包九峯點點頭。

谷寒香微微搖頭，道：「這個，我可不知道。」

包九峯白眉聳動，低頭寫道：「在下乃是他授業師兄！……」

他這話，實在太出了谷寒香意料之外，她怎樣也不料這看守甬道的老人，而且被老怪物所殘害的老人，竟然是老怪物的授業師兄。

她怔了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包九峯側臉望着谷寒香，知道她定是為自己之言所驚駭，當下向着她軒眉微笑，繼續寫道：「世間之事，原是有許多不可思議之處，妳也不用驚訝……」

谷寒香此時又已回復了適才的神態，道：「我雖留在『萬花宮』甚多時日，却不知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你既是他的師兄，想來定然……」

包九峯未待她話完，即揮動殘香，又用手勢比劃，道出了他與佟公常的一段往事：

原來當年包九峯與佟公常同門習藝，包九峯為首座師兄，後來佟公常半途逃出師門，棲身綠林。

此時佟公常在綠林道上，雖然已甚有名氣，但他對這位師門的師兄，却還有着幾分憚忌。

隔了數年，佟公常因做案被人圍殲，負傷遁走，從此便一直毫無音訊，江湖道上只當他定是亡命在外，或是傷重斃命在什麼隱僻之處。

不料過了數年，江湖上又傳出他的訊息，並對昔日圍攻他的仇家，大肆殺戮，當時，江湖道上被他擾得腥風血雨，造成了一場浩劫。

所幸，這佟公常在江湖上只如花落一現，不久之後，便又銷聲斂跡不知所踪。

包九峯此時已排脫江湖紛爭，息隱家園，但却在一個風雨之夜，這位斂跡多年的師弟佟公常，竟突然來到，師兄弟見面之後，畧畧寒暄幾句之後，佟公常便道明來意，要請包九峯隨他同去，代他主持某一處地方。

也未容包九峯表示意見，佟公常已點了他的穴道，劫了就走。

原來佟公常此時，已佔據了天台萬花宮，他將包九峯劫到「萬花宮」之後，一面對包九峯表現同門之誼，一方又以毒藥控制了他的行動，將「萬花宮」許多事，皆交由包九峯，自己則潛習武功。

佟公常練功走火之後，性情變本厲加，較以前更是陰毒，為了想療治他自己的病態，竟將許多活人當作移肢換臟試驗。

這乃是慘絕人寰，罕見罕聞之事，包九峯自是看不過去，不免出言勸阻，但佟公常此時已是大反常態，對他百般折辱，最後又將他舌頭割去。

最後佟公常又強他服下另一種毒藥，使他不敢稍生逃走之念。同時，佟公常並以他全家性命作為要挾，如若包九峯意圖逃走，或是自尋短見，他就下山盡殺他全家的性命。

在佟公常的淫威之下，包九峯眞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過了這數十年的歲月。

他雖然有着一身武功，時時都想與佟公常拚個同歸於盡，無奈對方武功太過高强，自己一不小心，便有性命之憂，到時不但自己白白送了性命，還得連累不知多少人。

在這種原因之下，包九峯只是空有滿懷壯志而已。

後來見谷寒香被刧入「萬花宮」，見谷寒香甚得佟公常歡心，後來又見谷寒香竟然嫁與佟公常，心中只道他們乃是一丘之貉。

再見到佟公常竟又將武功相傳於他，心中更是憤恨，怕她一旦武功學成，與佟公常二人狼狽為奸，為害江湖，那實是貽患無窮。

為了挽救江湖上一次大刧，所以他決心趁佟公常體力未復，後山靜休之際，除去谷寒香……

包九峯摘要從簡的將自己的身世，與佟公常的關係連帶的寫了出來。

谷寒香點頭嘆息了一陣，將自己被刧之事，又畧畧相告，但對胡柏齡之事，隻字未提。

包九峯這時對谷寒香的情形，也知道了個梗概，便寫着問道：「姑娘既然不甘常留此地，奉侍佟賊，不知姑娘可有什麼打算？」

谷寒香眨了眨秀目，心中暗暗沉思，不作正面答覆，却反問道：「依你說我該怎麼辦？」

包九峯未料到她會反問自己，不禁怔了一怔，想了想，寫道：「佟賊對妳雖是極好，但此人性情古怪，反覆無常，日久相處，總是難有善果，姑娘既有離此之心，除……」

他寫到此處，倏然住手不寫，却將眼睛凝注在谷寒香臉上。

谷寒香道：「除，除什麼？」

包九峯臉上泛現出一片毅然神色，將手比了個殺人的手勢。

谷寒香冷冷一笑，道：「妳是說，除了殺死他之外，就無別法了麼？」

包九峯微笑着點了點頭。

谷寒香道：「要殺他是談何容易。」

包九峯隨手將七首檢起，遞給谷寒香，又扼要寫道：「此刃淬有劇毒，見血封喉，佟賊與姑娘有同床之親，如俟機相謀，定然有成……」

他又沉思了片刻，接着寫道：「佟賊十日期滿，定然要與姑娘同床，此時，他精力還未能復元，不如就乘時動手。」

谷寒香秀目凝神，靜靜的在思索。

包九峯又寫道：「在下可在外接應姑娘。」

谷寒香點點頭，道：「既是如此，我也不再相瞞於你，我來此『萬花宮』之後，我的一些舊日之人，也相隨來『萬花宮』，舉事之夜，必要他們也來接應……」

她因耗去甚多元氣，雖經過一陣休息，精力依然未能全復，此時說了很多話，臉上不覺現出了困倦之色。

包九峯看了她一眼，寫道：「姑娘體力未復，在下也不打擾……」

寫罷對谷寒香欣然笑了一笑。

谷寒香道：「咱們所說之事，就按計行事了。」

說着，緩緩將七首收藏懷中。

包九峯點頭示意，一面又蒙上面紗，對谷寒香作了個手勢，退出門去。

隔了數日，谷寒香起身來到前樓，要萬映霞將苗素蘭找來。

苗素蘭進入房中之後，對谷寒香看了又看。

谷寒香笑道：「姐姐是怎麼啦？」

苗素蘭訝然道：「我看妹妹氣色似與以往大不相同……」

谷寒香笑了一笑，乘機便將老怪物如何被激傳授武功，包九峯如何教唆行刺之事，說了出來。

當谷寒香說出那獨眼怪人名叫佟公常之時，苗素蘭不禁大為駭然。

谷寒香道：「姐姐知道此人麼？」

苗素蘭搖搖頭道：「我那裏會知道，不過却聽人說過，數十年前，此人便已名滿武林了……」

十日光陰，轉眼過去。

谷寒香心中充滿了一種不可名狀的緊張。

午時未過，她就在樓前守候。

等候了約有頓飯工夫，才聽車聲軋軋，黃幡飄飛，獨眼怪人佟公常，已乘車電奔而來。

佟公常見谷寒香在外迎候自己，雖然似是甚為高興，但神情之間，却彷彿冷漠許多，冷冷的問道：「妳精神可覺……」

谷寒香道：「我很好，你……」

佟公常點頭嗯了一聲。

二人進入室內，坐了片刻之後，佟公常又忽似很關心的問道：「這幾天，妳可覺着比以前有什麼不同之處麼？」

谷寒香搖搖頭道：「沒有覺得有何不同。」

佟公常睜着那隻突出的大眼，瞧了她一陣，道：「老夫所傳你的武功，你可記得麼？」

谷寒香是聰明絕頂之人，見他返回之後，有點喜怒不定的神情，怕他對傳授自己之事，忽生悔意，那也是大有可能之事，是以對他的問話，與自己應答之言，特別小心。

此時見他相問，淡淡笑了一下，很隨意答道：「這幾日我只知道睡覺，你教我的武功，只覺得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場夢一般，眞不知道學會沒有！……」

佟公常瞪着一隻大眼睛注視着她說話的神態，見她說得這等平淡，臉上也並無特別歡欣之色，心中沉吟了一陣，點頭笑了一笑，默然不語。

谷寒香見他默然不語，心中一時料不透他存的什麼心意，也靜坐沉思起來。

二人默然相對，良久之後，佟公常忽然問道：「妳在想些什麼？」

谷寒香此時正在默思着晚上如何下手之事，心中又希望天色早點黑下來，早辦完此事，離開「萬花宮」，但又怕自己萬一下手不成，情形又不知是如何演變下去了，同時，又想着下手成功，又如何處理「萬花宮」的善後諸事……

她心中盤繞着這些問題，但她聽佟公常一問，却嫣然笑道：「我在想着你教給我的武功……」說到此處，又幽幽笑道：「我眞不相信，那短短時間，能學得什麼天大的本領……」

佟公常見谷寒香如此一說，心中已深信眼下谷寒香尚不知她自己的武功，已是能與目前江湖上一般高手分庭抗禮，更深信她並無什麼雄心異志。

心念一轉，神態之間，也隨着轉變了過來，又恢復了過去的情意。

到了晚間，佟公常載着谷寒香，走到暗室。

包九峯依然面蒙紗布，垂手侍候。

谷寒香對他看了一眼，不由得心頭卜卜的跳了起來。

室內紗燈紅燭，花香氤氳，遍室通明，滿室生香。

佟公常已有十日未見谷寒香，此時一入暗室，房中又充滿着誘人的燈光，香氣之中，更顯得治艷駘蕩，他貪婪的凝視着谷寒香，心中油然生出許多綺念，意態飄飄，竟有些不克自持之勢。

谷寒香又比平日溫柔三分，她一面曲意奉承，以討他歡心，一面却暗自思慮如何下手之事。

此時，天過二鼓。

包九峯已受谷寒香的旨意，一看二人入房，便悄然而出，將一道道的柵門盡皆打開。

他疾快的奔出甬道，來到涼亭邊，照着谷寒香的吩咐，輕輕舉掌互擊了三響。

隱藏亭後花草叢中的苗素蘭，鍾一豪，余亦樂、文天生、萬映霞以及江北三龍，立時應聲躍出。

衆人知包九峯乃是啞口之人，也不與他說話，只打個手勢。

包九峯也不延擱，返身領路，帶着羣豪進入甬道。

羣豪來到暗室之前，一個個屏息靜氣，靜待室內的變化……

佟公常擁着谷寒香，恣意調笑了半晌，已是心猿意馬，就要魚水之歡。

谷寒香許多時日以來，就盼望着這一天到來，但當時機未到之時，却又無比的緊張，臉上泛露出一片紅雲，心跳氣喘。

佟公常此時神志已被慾火所蔽，只道她是被自己挑逗得神情躍蕩，根本未想到其他之處。

谷寒香身裹一襲粉紅輕紗，仰臥床榻，素手已暗暗由褥底取出淬毒七首。



她雖然追隨冷面閻羅胡柏齡多年，又在「迷踪谷」那種複雜的環境之中，處了甚久，見了甚多的驚人之事。而對謀刺佟公常，乃是自己朝思夕想，必行之事，然而，一旦面臨現實，手握利刃之時，心意竟然極是紛亂，渾身沁出了陣陣的汗水。

她怕自己沒有下手的勇氣，因為她原是心地善良，此時要她親手來刺殺一個人，實在是非常為難之事。

她強自鎭懾心神，把紛亂的思潮，儘量集中，回想着胡柏齡對自己的深情，想着自己與胡柏齡的恩愛，想着替胡柏齡報仇的決心……

她企望藉此，能使自己的心意集中，她想藉這報仇雪恥的意志，來增強自己的勇氣。

佟公常抬手彈指，彈滅了兩盞紗燈中的熊熊燭光，室內只留下兩盞燈光，立時暗了下來。

谷寒香知道即將來臨的事，心脈跳動得更是劇烈。她在無比緊張之中，閉上秀目，暗中叫了一聲：「大哥！」心裏彷彿向胡柏齡在禱告的道：大哥，我為了你，什麼事都不惜去做，今天我要刺殺此人，但求大哥在天之靈保佑，使我能一擊便成功……

她腦際現出胡柏齡的英姿，心內宛然似有了依托，立時產生出一股巨大力量。

就在此時，一個醜陋的魔影，用雙手支撐着身體，向她身上撲下來。

血流似是要崩潰一般，時間使她無暇思考，就在那魔影壓下之際，說時遲，那時快，谷寒香藏在身下的右手，倏的抬起，正巧在佟公常的左脇之下，但見藍光一閃，霍的一聲，一把七首已插進佟公常的脇下，鮮血如注，直噴如泉，染紅了谷寒香一隻右腕，錦被繡榻之上，也洒滿了血水。

× × ×

大雪紛飛，朔風狂嘯，北嶽恆山的千谷萬壑，俱已覆蓋在皚皚積雪之下，西面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峯上，一株露出雪地四尺許的矮松之前，仆伏着一位渾身重孝的女子。

風不停地呼嘯，雪不住地降落，逐漸地，她的雙臂雙腿，俱為厚厚的積雪所掩，但她絲毫未見移動，依然雙手捧面，埋首跪在矮松之前。

她似在垂泣，似在傾訴，似在祈禱！

不知過了多久，但見她緩緩地站立起來，白綾包頭，白緞外氅，白麻孝服，她渾身縞素，絕代紅顏，正是一度性情大變，如今還我本來面目的谷寒香！

冶蕩淫佚，名噪一時的紅花公主已死，此處站的，乃是已故天下綠林盟主胡柏齡的未亡人！

雪地之上一片潮濕，那是她的淚痕！

驀地！谷寒香玉臂一抬，將外氅披向肩後，接着飄然旋身，雙袖交拂，朝雪地上連連揮掃。

剎時間，峯上積雪，四散飛揚，她身形愈旋愈疾，雙袖越拂越快，倩影搖晃中，只見遍地積雪，直往四外蜂湧而射。

待她垂手收勢時，峯上積雪，業已劃去了三尺。

忽見她雙眼凝視地面，喃喃自語道：「大哥英靈有知，請勿遠離，只待大仇得報，我立即前來伴你。」說罷之後，默然良久，彷彿是在聆聽着回話。

突然，她身形一轉，朝峯下問道：「什麼人？」聲音冷峻，猶如萬丈玄冰。

只聽峯腰有人道：「屬下鍾一豪，是否可以上來，拜一拜盟主的遺體？」

谷寒香黛眉一蹙，淡淡的說道：「不必了。」接着轉身望住地面，面露微哂道：「大哥，此人不過貪慕我的美色，對你並非眞的忠心。」說到此處，倏地扭轉身形，怒聲道：「鍾一豪，你敢再上一步，休怪我不留情面！」

朔風震耳，她竟聽出峯腰的動靜，其內功之深湛，端的驚人！

忽聽她歎息一聲，悠悠的說道：「大哥，我眞想見你一面，却恐打擾了你，令你靈魂不安。」說罷又是凄然一歎。

風雪越來越大，她雙目泫然，朝地上痴望了半晌，倏地銀牙一咬，轉身朝峯下疾馳而去。

鍾一豪黑紗垂面，佇立在風雪之中，一見谷寒香由峯上馳下，立即閃開一步，躬身道：「夫人久久不歸，衆人俱都放心不下……」

谷寒香目挾霜刃，在他蒙面黑紗上一掠，沉聲說道：「有話少時再講。」說罷雙肩微晃，風馳電掣而去，眨眼之間，人影已在數百丈外，雪地上未留點滴足印。

鍾一豪目注她的背影，怔了一怔，突然自怨自艾、自傷自憐的「咳！」了一聲，猛一跺足，疾朝她的去路追下。

風雪交加下，谷寒香快如一縷飛烟，疾奔了頓飯工夫，接着星擲丸跳，閃身進了一座深廣不及兩丈的岩洞。

這岩洞之內，早有一羣男女相候，余亦樂，江北四龍，文天生，麥小明，苗素蘭，萬映霞，和一個唇紅齒白，英氣勃勃，看來八九歲的男孩。

衆人俱都結扎停當，整裝待發，一見谷寒香入內，頓時紛紛起立見禮，那孩子撲身向前，道：「媽媽怎久不回，我要去尋找，他們偏是不許！」

谷寒香舉手拂着他的滿頭柔髮，低聲說道：「自今以後，媽媽有許多事情要做，你要乖乖的聽苗姑娘和萬姊姊的話，知道麼？」

她輕言細語，情感橫溢，那孩子睜着一雙朗目，點頭說道：「翎兒聽苗姑娘和萬姊姊的話，翎兒再不離開媽媽。」

谷寒香藹然一笑，柔聲道：「咱們立刻動身，去收回你義父手創的基業，你與苗姑姑走在一起，以免分散媽媽心神。」

翎兒點了點頭，轉身退到苗素蘭身旁，谷寒香突然面容一冷，環視衆人一眼，道：「走吧。」轉過身子直向洞外走去。

衆人魚貫而行，緊隨在她的身後，出洞投東南而去，鍾一豪剛剛奔回，默然插入隊中。

谷寒香率領羣豪，穿越一條窄谷，冒着風雪疾走，約莫行了十餘里山路，已然趕到了「迷踪谷」外。

抬頭望去，羣山連綿，一道蜿蜒而去的山谷，延伸入羣山之中。

只見她停下脚步，秀目之中，陡地冷芒四射，道：「鍾一豪！那霍元伽等人既

然尙在谷內，何以這谷口數里地方不見稽哨？」

鍾一豪閃步向前，躬身說道：「屬下早已探明，霍元伽與巴天義，宋天鐸等人確在谷內。」

余亦樂邁上幾步，道：「他三人的老巢，已被鬼老水寒和人魔伍獨分別奪佔，霍元伽度德量力，自知無能繼承天下綠林盟主的寶座，不設卡哨自是聰明之舉。」

谷寒香點了點頭，轉向鍾一豪道：「你走在前面，命他三人率衆出迎，聽與不聽，由其自願，我等隨後卽到。」

鍾一豪道聲「遵命」，當先往谷內奔去，谷寒香倏地陰沉沉一笑，玉手一揮，舉步往谷內走去。

這「迷踪谷」內，道路錯綜複雜，人入谷中，立卽難辨方向，好在衆人俱是舊遊之地，而且雪地之上，有鍾一豪特爲留下的足印，故而谷寒香畧不旁顧，一逕循着足印疾走。

快近大寨時，忽見鍾一豪獨自一人，疾奔而回，谷寒香不待他開口，微一擺手道：「不必講了。」說罷脚步加疾，朝前奔去。

大寨門外，併肩立着三人，羅浮一叟霍元伽長髮散披，胸垂花白長髯，金箍束髮，依然是過去那副打扮，嶺南二奇仍是一襲藍衫蔽體，容顏絲毫未改，三人身後，排着二十餘名身穿黑衣的漢子。

谷寒香率領衆人，疾奔而來，身未立定，羅浮一叟突然縱聲一陣長笑，道：「來者莫非艷名驚世的西域紅花公主？」

只聽麥小明大喝一聲道：「老狗瞎了眼睛，連盟主夫人也不認識！」

霍元伽勃然大怒，雙臂微提，作勢欲撲，忽聽谷寒香冷森森地哼了一聲。

這一哼聲音不大，霍元伽却感到耳膜一痛，身心同時一震，凜然之下，移目朝她臉上望去。

四目一接，霍元伽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不由自主地雙目一垂。

原來谷寒香天姿國色，秀絕人寰，只見所有溫柔嫻雅，嬌媚艷麗的神情，突然由她玉容上消逝。代替的却是一層玄冰似的薄輝，與眉宇間騰騰的煞氣。

羅浮一叟霍元伽年老成精，心念一轉，業已知道谷寒香必有奇遇，再非昔日吳下阿蒙，當下雙拳一抱，道：「江湖傳言，夫人業已入主天台萬花宮，數千里北上，不知有何事故？」

谷寒香面凝嚴霜，凝視霍元伽半晌，冷冷地說道：「如果谷寒香踏入江湖，爲先夫報仇，令少林武當兩派灰飛烟滅，絕跡武林，你有什麼話講？」

她的口氣太大，霍元伽情不自禁地哈哈一笑，豈料笑出一半，目光突然瞥着她面上那一層殺氣，頓時把嘴一閉，將未曾笑出的一半嚥了回去，道：「夫人不忘舊情，爲盟主報仇雪恨，霍元伽不才，自當帳前聽令，以供驅策。」

谷寒香聽他語中帶刺，隱含譏誚，不覺陰沉沉一笑，問道：「如果我要收回先夫的基業，自任天下綠林盟主，你又有什麼話講？」

霍元伽濃眉一蹙，乾笑一聲道：「這個麼，如果天下綠林俱無話講，鄭秋水寒，武當少林等俱無話講，霍元伽自然也無話可講。」

只見谷寒香嘿嘿一陣冷笑，玉臂一抬，褪下了身披的外氅，飄身上前，道：「我大哥大仁大義，也不能贏得你們的忠心，看來綠林之中，是無道義可言了。」

霍元伽道：「胡盟主身在綠林，心存俠義，他算是黑道中大大的一個奸雄，在綠林言綠林，霍元伽等陽奉陰違，心懷異志，也是人情之常。」

谷寒香玉容之上，突然掠過一片奇異的神色，道：「好一個黑道中的奸雄，可惜這話由你口中講出。」說着伸手朝一叟二奇一指，道：「你們三人一齊上，盡力而爲，勝了谷寒香任憑宰割，敗了，我對你們自有處置。」

只聽霍元伽震天一陣狂笑，半晌之後，始才收歇笑聲道：「羅浮一叟，嶺南二奇，三人齊上，哈哈！巴老弟，宋老弟，你們的意思怎樣？」

搜魂手巴天義鼻中一哼，道：「老子哭笑不得。」

霍元伽突然大邁三步，站在谷寒香身前五尺之遙，轉面道：「天下之大，何奇不有，嶺南二奇未見得奇絕天下，你們兩位就一齊上吧。」

搜魂手巴天義與拘魂索宋天鐸相覷一眼，兩人跨步向前，立在谷寒香左右兩側四五尺處。

只見谷寒香冷冷一笑，雙肩微晃，霍地欺身而進，玉掌一揮，直往霍元伽胸上擊去。

這一掌飄忽快捷，不帶絲毫風響，迥異尋常！

羅浮一叟霍元伽看這一掌來勢奇快，雖無凌厲的掌風潛力，却有一股狠毒的勢道，驟然之下，不敢輕攖鋒銳，滑步旋身，左臂上揚，疾抓敵腕，右掌一招「雪擁藍關」猛地朝前劈去。

只聽搜魂手巴天義，拘魂索宋天鐸齊聲厲喝，一左一右，兩股凌厲的劈空掌力，向谷寒香身後擊到。

嶺南二奇是黑道中久負盛名的好手，此時蓄勢發掌，左右夾擊，那兩股掌風勁嘯作響，澎湃奔騰，直如倒海狂瀾一般，這等兇猛渾厚的掌風，力能倒碑拔樹，只看得在場羣雄，驚心動魄，齊將目光注在谷寒香身上。

忽聽麥小明破口大罵道：「鼠輩胆敢背後傷人！」雙足一頓，飛身撲向場內。

余亦樂站在他的身旁，探臂一撈，一把攫住他的臂膀，沉聲說道：「稍安勿躁，仔細瞧瞧。」

麥小明雙眼一瞪，怒聲道：「你敢多事！」

話聲中，場內情勢大變，谷寒香嬌軀微晃，倏地脫出了三面襲來的掌力，雙掌翻飛，刹那間攻出四指九掌，與三人對拆了一十三招。

谷寒香自從刺死醜怪老人佟公常後，獨自一人，又在萬花宮後洞秘室之內，練了三月武功。她出洞之後，性情大變，與過去判若兩人，非但不苟言笑，對練武之事諱莫如深，而且冷若冰霜，臉上經常透出一層煞氣，令人望而生畏，不敢煩瀆，因而鍾一豪等只知她業已練成一身絕藝，



但是究竟到了何等境地，仍然是莫測高深。這時眼見她力戰一叟二奇，進攻拒守，奇幻無倫，掌指之下，隱蘊無窮威力，不禁俱皆驚詫，眩惑，讚歎，欣慰，百感交集，苗素蘭與萬映霞二人，更是熱淚盈眶，心情激動不已。

酣鬥中，只見谷寒香身形電閃，左手駢指如戟，飛點巴天義的「期門」穴，右臂揮處，五指突向霍元伽的右腕脈拂去。

羅浮一叟霍元伽一掌拍出，掌至半途，忽見谷寒香五指拂來，頓時沉臂擰腰，左掌下摒，封閉敵招，右掌一揮，猛向她的脇下擊去！

搜魂手巴天義雙掌連揮，化解了敵人點向「期門」穴的一指，怒喝一聲，一招「閻王擲令」掌挾驚風，猛地揮了過去。

拘魂索宋天鐸心地陰險，生性殘忍，出手從來不知容情，此時一見霍巴二人雙掌同出，封住了谷寒香的前路，立卽閃身上步，全力一掌，直往她的後心擊下！

這三人三掌，配合得天衣無縫，既快又辣，掌掌制命，直看得一旁觀戰的羣雄驚汗一炸，紛紛作勢欲撲。

忽聽谷寒香陰沉沉一笑，香肩畧晃，驀地脫出了三方襲來的掌力之外，玉掌一揮，疾往宋天鐸背後擊去。

她飄忽如同鬼魅，拘魂索宋天鐸一掌拍出，突感眼前一花，頓時失了她踪影。

宋天鐸情知不妙，驚凜之下，毫不遲疑地伏身一竄，閃電般的激射七尺。

只聽霍元伽與巴天義齊聲怒喝，雙掌同揮，阻住谷寒香追擊。

谷寒香殺氣直透華蓋，雙臂一分，同時攻向二人，刹那間，三人對拆了十招，拘魂索宋天鐸尙未回過身來。

要知羅浮一叟與嶺南二奇，在江湖上兇名素著，單打獨鬥，也不過輸於寥寥可數的幾名絕頂高手，以三敵一，實無幾人可敵，而且三人久經戰陣，臨敵經驗豐富異常，聯手却敵，更使威力倍增，轉眼之間，雙方力搏，已逾二百合。

谷寒香情切夫仇，割肉餵虎，得天憐見，練出這一身武功，此刻與一叟二奇力拚兩百招不露敗象，非但引得鍾一豪等人心下駭然，交戰中的一叟二奇，亦是滿腔震怒，化作了一片驚恐。惡鬥中，谷寒香忽感悲從中來，心中暗暗忖道：連這三人也久戰不下，看來爲大哥報仇，尙還遙遙無期。心念一轉，殺機橫生，銀牙一咬，拚力向三人疾攻。

她鏖戰兩百合，絲毫不露倦容，而且奇招迭着，層出不窮，霍元伽等三人雖然此遮彼架，始終有攻有守，但却找不出克敵制勝之道。

三人本就越打越爲胆寒，谷寒香突然招勢一變，使出一破空生嘯的指法，瞬眼之間，三人感到壓力大增，攻勢受挫，須得全力自保。

羅浮一叟霍元伽心念電轉，暗忖道：這女人有點邪門，再不見機，只恐悔之晚矣！思忖中，勁貫雙臂，連環劈出四掌，畧阻敵人攻勢，遊目一掠，打量周圍的形勢。

只聽麥小明嘻嘻笑道：「相好的，要突圍便往這邊走。」

原來他好勇喜鬥，眼看場內打得熱鬧，心癢難搔，早已手橫寶劍，在一旁掠陣，他近來對谷寒香憚忌日深，未得命令，不敢擅自揷手，因而一心一意，希望三人分頭逃遁，以便他弄一個煞煞手癢。

余亦樂眼看場內激戰轉烈，情知勝負一分，生死卽判，於是朝衆人施了一個眼色。

鍾一豪一鬆腰中扣把，抖出細鐵軟刀，閃身上前，堵住了出谷的去路。

苗素蘭與萬映霞將那翎兒夾護在中央，三人同時閃退在一側，余亦樂手執銅鑼鐵板，文天生持定金絲龍頭軟鞭，與江北四龍，齊皆守護在兩旁，以防霍元伽等羞怒成恨，對小孩猝下毒手。

羅浮一叟嶺南二奇的屬下見勢不佳，亦皆紛紛將兵刃撤在手內。

場內惡戰，愈來愈見慘烈，一叟二奇見麥小明與鍾一豪監視在側，知道卽令自己三人甘心逃走，也未必能够輕易地脫身，因之俱各將心一橫，竭盡平生所學，拚力與谷寒香搶攻。激鬥之下，轉眼五十合又過，霍元伽心念一動，尋思道：這女子武功奇詭，步法玄奧，加上姓鍾的和那麥小兒虎視眈眈，等在一旁接應，她明明是有勝無敗之局。想着心意一決，突地猛劈一掌，飄身後閃，大喝道：「夫人住手，聽霍元伽一言！」

嶺南二奇一聽霍元伽發話叫停，頓時連拍數掌，閃身併肩而立。

谷寒香收勢卓立，冷冷地問道：「你有什麼話講？」

打鬥一停，指風掌颸一歇，嶺南二奇的喘息之聲，頓時清晰可聞，霍元伽與谷寒香的氣息，亦顯得粗重異常，只見霍元伽雙拳一抱，微微欠身道：「夫人武功高强，在下萬分佩服，但不知我等落敗之後，夫人如何處置？」

谷寒香冷冷一笑，道：「你們尙未落敗，此時說之無益。」

忽聽搜魂手巴天義冷哼一聲道：「鹿死誰手，還不一定，霍大哥問這些廢話何用？」

羅浮一叟霍元伽猛一轉面，怒聲道：「巴老弟，如果你我獲勝，老弟面上是否光采？」

搜魂手巴天義環眼一瞪，怒道：「霍大哥此話是什麼意思？」

羅浮一叟霍元伽濃眉一軒，亢聲道：「到此爲止，霍元伽對盟主夫人的武功衷心佩服，怎麼，難道我錯了不成？」

只聽麥小明接口笑道：「霍元伽，你前倨後恭，敢莫是怕死？」

羅浮一叟霍元伽滿臉漲得血紅，目含怨毒，盯住麥小明說道：「小狗，你的武功想必也長進了。」

麥小明勃然大怒，寶劍一掄，直向霍元伽劈去，大喝道：「幾時我輸於你！」

霍元伽看那劍削來之勢，猛惡無比，雙肩晃動，疾退兩尺。

情知他生性驃悍，不見眞章不散，當下左手疾探，倏地向他持劍的手腕抓去，右掌一揮，隔空劈出一掌。

這兩招同時發出，快如電光石火，麥小明一招未盡，忽感掌風盈耳，一股暗勁，當胸直撞過來，右腕一熱，眼看卽要被他抓上。

麥小明精神大振，高聲喝道：「來得好！」寶劍一揮，猛削霍元伽的右掌。

谷寒香突然長袖一拂，一股極爲陰柔的暗勁，直往兩人之間湧去，迫得二人同時閃退了數尺。

她伸手朝麥小明虛虛一攔，雙眸冷焰一閃，凝注霍元伽道：「今日一戰，到此爲止，你們要走，只管自便，如果甘受約束，迷踪谷自有你們的位置。」

羅浮一叟心頭閃電般地掠過一個念頭，暗忖道：這女人滿眼殺機，迷踪谷的形勢，我等瞭如指掌，她豈會放心我等離去，最毒婦人心，老夫防她一手，然後相機而動。想着不待嶺南二奇開口，抱拳道：「夫人如果有意爲盟主報仇，在下甘願効力，否則交還盟主的基業，就此離去。」

谷寒香面色沉凝，絲毫不露喜怒之色，面龐一轉，移目朝嶺南二奇望去。

拘魂索宋天鐸與霍元伽一般心意，既怕鍾一豪等一哄而上，又因老巢被人魔伍獨所奪，除此之外，沒有好的安身之處，當下抱拳躬身，搶着道：「如果爲盟主復仇，赴湯蹈火，宋天鐸兄弟甘心効命，否則留此無趣，就此別過夫人。」

這兩人老奸巨滑，自找台階，明知谷寒香念念不忘夫仇，却偏是否則否則的。

只見谷寒香淡淡一笑，道：「三位能與谷寒香敵愾同仇，亡夫在天之靈，必定感激不勝。」

一叟二奇，齊齊躬身道：「盟主大仁大義，我等理當効命。」

谷寒香冷冷掃了三人一眼，轉面喚道：「麥小明。」

麥小明道：「幹什麼？」

谷寒香冷冰冰的一哼，說道：「國有國法，幫有幫規，你年紀已經不小，言語行事，應當多加思慮。」說罷舉步朝寨中走去。

麥小明暗暗一吐舌頭，倏地面孔一板，朝着一叟二奇冷冷地道：「聽到麼？國有國法，幫有幫規，你三人小心一點。」

搜魂手巴天義雙眼一瞪，怒聲道：「小子找死？」

拘魂索宋天鐸一拉巴天義道：「我們快去搬地方，將後寨讓給夫人，何必與這乳臭小子一般見識。」

麥小明寶劍一舉，又想上前動手，余亦樂突然將他的手臂拉着，道：「夫人重臨舊地，內心沉痛，可想而知，今非昔比，你確實應該檢點些。」說話之中，目光朝鍾一豪掃去。

鍾一豪知道這番話是講給自己聽的，他心中何嘗不明白這層道理，怎奈他因愛成癡，不克自主，這時想到谷寒香武功高過自己甚多，兩人間的距離愈來愈遠，一時感慨叢生，黯然神傷的垂下頭來。

這迷踪谷經胡柏齡開闢草莽，營建柵寨，早已粗具規模，一叟二奇自老巢被奪後，索性以此爲久居之地，大事擴建，不遺餘力，而今屋宇連綿，寨柵林立，規模氣勢，已大非昔日可比。

靠崖壁的後寨，如今由谷寒香佔居，與她同住的除使女外，只有苗素蘭，萬映霞，和那取名胡白翎的小孩，白翎二字，仍是取柏齡二字的偏旁，意思指這小孩與胡柏齡有半子之親。

迷踪谷內，除胡柏齡手訂的四大戒律外，新頒的一條規戒是：妄入後寨者，殺無赦。

後寨之中，有一間寬廣三丈的密室，室中陳列着幾個蒲團和一架兵器，此外則空蕩蕩的了無一物，谷寒香除了至中寨議事外，無分日夜，均是獨處密室之內，每日傍晚，則將萬映霞和翎兒喚入室內，親自傳授武功。

這日清晨，苗素蘭正在督促翎兒練武，忽見谷寒香命使女前來傳喚自己，於是去到密室之內，問道：「夫人召喚，不知有什麼吩咐？」

谷寒香一指蒲團道：「姐姐請坐。」

苗素蘭依言坐下，看她一雙秀目，冷焰閃爍，開闔之間，稜芒電射，芙蓉美面，却日漸清減，體態也不似以往那般豐盈，忍不住心中酸楚，黯然輕歎一聲。

谷寒香似乎明白她的心意，淡淡一笑，問道：「姐姐，陰手一魔算不算你的師父？」

苗素蘭聽她突然問及此事，不覺怔了一怔道：「我的武功是他傳授的。」

谷寒香道：「姐姐的意思，認爲他是師傅？」

苗素蘭搖頭道：「他奪了我的童貞，姬妾弟子不分，也算不得什麼師父。」

谷寒香道：「自毀師倫大道，禽獸不如，他該不是姐姐的師父了。」

苗素蘭惑然道：「夫人忽然提起此事，想必是另有用意？」

谷寒香淡然一笑道：「陰手一魔兇毒險狠，姐姐既棄暗投明，背叛了他，他如得知姐姐的行踪，想來不會將妳放過。」

苗素蘭雙目一抬，在她臉上望了一忽，歎道：「夫人有話請照直講吧，不要轉彎抹角了。」

兩人同歷艱辛，早成了患難之交，加以同對胡柏齡抱着深沉的摯愛與幽幽的懷念，故而稱呼上雖然矛盾，實際上却已是最投契的知己。

忽聽谷寒香緩緩地接道：「不殺鄒秋，水寒，伍獨，與毒火成全四人，大哥九泉之下，難以瞑目。」

苗素蘭道：「是啊！夫人深愛盟主，自當體念他的心意，完成他的遺志。」

谷寒香秀目一闔，默然良久，道：「我親眼見到大哥被人所殺，若不將少林，武當，及范銅山家下那批兇手屠盡，我有何面目見大哥於地下。」

苗素蘭眼眶一突，點頭道：「此仇勢在必報，再說映霞之父死於武當派的道人手內，也是受我等拖累，於情於理，我們也該替她報仇。」

谷寒香突然雙目一張，切齒道：「可是少林武當人多勢衆，鄒秋水寒等武功高强，憑妳我幾人之力，報仇之事，豈非遙遙無期？」

苗素蘭點了點頭道：「妳勤練武功，等到可以勝過鄒秋時，咱們暗中下手，各個擊破，盡力而爲，殺得一個是一個。」

谷寒香凄然一笑，突地將頭一昂，說道：「曾聽大哥言講，陰手一魔有一種名叫『向心露』的藥物，服下之後，終生一世，聽憑施藥人主宰，姐姐久在他的門下，可知此事實與否？」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歐陽俊僞扮嶺南世家公子，到京畿遊覽，王召、張越屈作從人，剛在客棧安頓下來，便有侍衞宮中人周提到來，藉詞攀交，歐陽俊爲表示花花公子作風，命店伙召來二歌妓，席間，歐陽俊暗弄手脚，使得二歌妓幾與周提翻臉，同時歐陽俊也試出二歌妓具有很高武功根底。翌日，忽接周提請簡，歐陽俊將這消息傳遞給岳秀後，便偕同屈作侍從的王召、張越赴宴，抵埗後，周提爲他介紹了另二名侍衞宮的人及京畿市面稱雄的劉元後，更將爲他介紹花子玉，說是風月場中高手，可作遊伴，歐陽俊忙稱謝——

## 拳風驚酒座　胆勇懾羣豪

周提道：「難得諸位，都是一見相惜，先請坐下，咱們邊吃邊談。」

張越、王召，寸步不離，緊緊的追在歐陽俊的身後。歐陽俊被讓入座，張越，王召竟也緊隨着站在身後。

丁山冷冷的望了歐陽俊一眼，道：「羅大公子，這兩位是……」

歐陽俊接道：「是兄弟兩個保鏢。」

丁山冷笑一聲，道：「羅大公子，這是天子脚下，平安的很，再說有周兄劉兄，花兄在座，就算有人要行刺你，那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兄弟的看法，用不着保鏢了。」

歐陽俊道：「這個麼？要請諸位多多原諒了，兄弟武功不靈，這兩位跟兄弟跟慣了……」

周提生恐造成衝突，急急接道：「羅大公子，這麼辦吧！請他們坐在門外，另設一席，既可使他們進用酒菜，也可以保護羅少兄。」

歐陽俊笑笑道：「周兄說的是……」回顧了身後的張越，王召一眼，道：「周爺一番好意，兩位請到室外坐吧！」

嶺南雙龍也不說話，一恭身，退出室外，拉過一張桌子，就擺在室門口處，叫了酒菜，吃喝起來。

周提皺皺眉頭，却未再多言。

主意是他出的，但他却未料到嶺南雙龍竟然把桌子擺在室門口處。

丁山冷哼一聲，道：「羅少兄，你這兩個從衞，當眞是忠實的很，但不知他們是否眞有用處。」

歐陽俊道：「丁兄說他們的武功？」

丁山道：「羅少兄的保鏢，大概不是滿腹經綸的秀才吧！」

語氣間，極盡諷刺能事。

歐陽俊心中一動，暗道：這人詞鋒銳利，連一點表面的做作，也是沒有，難道已被他們摸出了我們的底子不成？

心中念轉，頓生警覺，一面運功戒備，一面說道：「他們兩位的武功，在百粵地面上，也算得一流高手，但北京城藏龍臥虎，那就很難說出他們身手如何了？」

周提似是恐怕丁山說出更露骨的話來

，立時接道：「羅少兄百粵巨富，重金禮聘的鏢客，自然是不會錯了。」

丁山冷哼一聲，未再多言。

這時，酒菜已然擺上，花子玉端起酒杯，道：「羅兄，此番北來，是共賞風月呢？還是先豪賭一場。」

歐陽俊微微一笑，道：「最好魚與熊掌兼得，既可能豪賭，又賞風月。」

花子玉道：「玩家，玩家，兄弟先敬一杯。」

舉杯一飲而盡。

歐陽俊略一猶豫，也舉杯而乾。

酒過三巡，周堤才輕輕咳了一聲，道：「羅兄，花兄是風月場中的高手，劉兄是京畿地面上的頭號人物，今晚已替羅少兄安排了一場豪賭，與會者，都是京城富豪大賈，兄弟相信他們定可是羅少兄有着不虛此行之感，不過……」

歐陽俊暗暗忖道：「正題目來了，我江湖浪子，如若不能裝作出一套百粵豪富的公子味道，這浪子之名，豈不是讓人白叫了。」

心裏暗暗打好主意，口中却說道：「周兄有何見教，兄弟無不從命，但請直說就是。」

周堤臉色突然間變成了一片冷肅，道：「羅少兄，是一人北上呢？還是和別人結伴而來。」

歐陽俊笑一笑，道：「兄弟是和人結件而來。」

周堤嗯了一聲，道：「什麼人？」

歐陽俊道：「兄弟兩個從人，分騎了兩匹健馬，兄弟本人因不慣受健馬奔行之苦，只好乘馬車而來。」

周堤緩緩說道：「還有什麼人？」

歐陽俊道：「那一位也乘坐一輛馬車，跟了兩個常隨，至於是什麼身份，在下就不清楚了。」

周堤道：「羅大公子既是與他結件而來，難道途中就沒有交談過麼？」

歐陽俊笑一笑，道：「那一位仁兄很矜持，兄弟也不是希望和人搭訕的人，所以，咱們雖然同在一處走了數日之久，但却一直沒有交談，但也沒有衝突。」

周堤道：「你是說兩輛馬車，同行了很久，彼此之間，也沒有打個招呼。」

歐陽俊道：「彼此招呼是有，只不過沒有深說罷了。」

黑鷹劉元突然接口說道：「大公子是什麼時間，進入了北京城。」

歐陽俊一皺眉頭，道：「劉兄，周爺，你們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劉元哈哈一笑道：「這個麼？兄弟只不過隨口問一聲罷了。」

歐陽俊道：「諸位問的很奇怪，難道眞的是會無好會，宴無好宴了。」

劉元說道：「大公子，誤會了，誤會了。」

丁山冷冷接道：「大公子，周兄已經告訴你咱們的身份了。」

歐陽俊自知編造謊言，恐已無法騙過人家，只好擺出嶺南大公子的氣勢，來個借故發作了。

心中念轉道：「不錯，但我羅某人，有錢不算犯法，也不希望結交有勢力的朋友，賭賭嫖嫖大概也不算什麼大罪吧！」

丁山冷笑一聲，道：「賭賭、嫖嫖，確然不算大罪，不過，咱們要先行瞭解你大公子眞正的身份。」

歐陽俊眼看事情已迫眉睫，顯然，對方早已留上了心，對這幾日出入北京城的車馬，恐早已監視，如其讓人說出破綻，倒不如鬧他一場的好。

心中念轉，一拍桌子，道：「刁那媽！你們這是交朋友，還是鴻門宴。」

他本善各種方言，心中一急，竟用嶺南話罵起人來。

周堤，丁山，丁海等，都是生在北方的人，從未到過嶺南，雖然聽出那不是好話，但却不知罵的什麼意思。

丁山一皺眉頭，說道：「你可是在罵人？」

周堤輕輕咳了一聲，接道：「不要太激動，有話好說，先請坐下再談。」

歐陽俊心中盤算道：放手一戰，那是下下之策，非不得已，決不能用，姓周的既肯和事，最好能借機下台。

主意打定，裝出餘怒未息樣子，道：「周兄，你把兄弟請來，可就是叫區區在此受人污辱麼？」

丁山怒道：「污辱，那又算得什麼？丁大爺上了火，把你們先抓起來，我不信掏不出你的實話出來。」

周堤道：「丁賢弟，請暫忍一二，把事情查清楚，再作打算——」

目光轉注到歐陽俊的臉上，接道：「羅公子，是這麼一回事，咱們接到密報，有一批江湖人物，混入了京裏，京畿重地，出不得事情，咱們侍衞職責攸關，不能不小心一些，開罪之處，還望你大公子多多担待。」

歐陽俊皺皺眉頭，道：「江湖人混進來，和我羅某人何干，如是諸位對咱們懷疑，咱們主僕立刻動身南下，不留在此地就是。」

周堤笑一笑，道：「羅大公子把話說遠，咱們只想證實一下，如是閣下確非咱們要找的那一批江湖人物，你羅大公子盡管放心在京裏玩個痛快，而且，咱們兄弟，還要好好的交交你這個朋友。」

歐陽俊看事情似是又有了轉機，歎口氣，道：「周兄話是不錯，不過，要兄弟我如何證明呢？」

周堤道：「事情很容易查明白，只要羅大公子肯賜合作就行了。」

歐陽俊心中暗暗叫苦，口中却倔强說道：「好吧！你說說看咱們怎麼合作。」

周堤道：「那很容易，只要你羅大公子回覆咱們幾句話。」

這是搭鴨子上架，歐陽俊只好硬着頭皮，道：「那就請周兄問吧！」

周堤道：「羅兄乘坐的馬車幾時進入了京城。」

歐陽俊心中忖道：這分明是對付七王爺的安排，我要說一個時間，比他們進入城中晚一些才好。

當下說道：「什麼時刻，在下沒有留心，不過，似是太陽快下山的時份。」

周堤望了丁山一眼，低聲道：「相差了近兩個時辰。」

丁山道：「周兄，咱們寧可錯殺一萬，但不能放走萬一，何況，羅公子和兩個



從人，都還有很多的可疑。」

歐陽俊冷笑一聲道：「丁兄，似乎是專門找兄弟的麻煩了。」

丁山道：「談不上，但閣下也不能太過狂妄，眼空四海，目中無人。」

歐陽俊道：「好說，好說，兄弟並無此感。」

丁山哈哈一笑，道：「你眞的是百粵世家，嶺南的羅大公子麼？」

歐陽俊道：「不錯啊！怎麼樣？」

丁山冷冷說道：「閣下這份鎭靜功夫，倒是叫人佩服。」

歐陽俊怒道：「我本是眞眞正正的嶺南大公子，難道還假了不成。」

丁山道：「眞金不怕火，那就麻煩你羅大公子，跟咱們兄弟，到侍衞宮中走走吧！」

歐陽俊目光轉注到周堤的臉上，接道：「周兄，你把兄弟請來，就是爲了這個麼？」

周堤道：「兄弟的打算，原來並非如此，但羅少兄連番和丁兄衝突，而且，出口傷人，這就造成了很難收拾的局面。」

歐陽俊道：「周兄的意思呢？」

周堤道：「在下希望羅少兄，能够暫時委屈一下，跟丁兄到侍衞宮中去走上一趟。」

歐陽俊冷笑一聲，道：「聽說侍衞宮中，設有了很多刑具，任何一個人，只要進入了侍衞宮中，就算是不死也要脫一層皮。」

周堤道：「這要看怎麼說了，如是羅兄清清白白，就算侍衞宮中刑具百件，但也無法傷得羅兄，如是羅兄心中有鬼，事情變化，那就很難叫人預料了。」

歐陽俊道：「原來，周兄約了這些朋友，不是替兄弟找的玩伴，似乎是替兄弟安排的牢籠了。」

歐陽俊淡淡一笑，接着又道：「周兄，兄弟很怕事，不過，一旦事臨頭上，兄弟也就只好挺上了。」

周堤道：「羅少兄這挺上二字，是何用心？」

歐陽俊道：「兄弟的意思是，如若諸位早已準備對付兄弟，兄弟是決不甘心受人擺佈。」

丁山冷冷說道：「那是說，羅少兄準備拒捕了。」

歐陽俊道：「談不到拒捕二字，不過，兄弟不願任人屠戮。」

丁山霍然站起了身子，一伸右臂，五指如鈎，疾向歐陽俊的手腕之上扣去。

歐陽俊冷笑一聲，右手一翻，食、中二指，反點丁山的脈穴。

丁山冷哼一聲，收回了右手，道：「好小子，原來是個深藏不露的人物……」

但見人影一閃，王召飛撲而至，落在歐陽俊的身側，道：「公子後退，在下拒敵。」

呼的一拳，搗向丁山。

他個子高大，拳力極重，這一擊，帶起了一片呼呼風聲。

丁山冷笑一聲，右手一抬，竟然硬把王召的拳頭接下。

但聞蓬然一聲，兩隻拳頭撞在一起。

丁山雖然把一拳接下，但却被王召强大的拳力，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似乎是未料到王召的拳力，竟然如此强大，不禁一呆。

王召冷冷說道：「姓丁的，你小子最張狂，滾出來，咱們拚個死活，見個眞章出來。」

丁山怒道：「你小子不過仗着一把憨氣力，丁大爺還眞的會含糊你不成。」

王召對此人早已滿懷積恨，冷笑一聲，道：「不含糊，你就給我出手，我要在十招內打扁你的鼻子。」

丁山怒道：「好小子，丁大爺不給你一點教訓，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王召道：「姓丁的，用不着大話唬人，動手相搏，講究的是眞功實學，你呼喝上半天，却縮頭不出，那算不得什麼英雄人物。」

丁山被王召連着言語激起了怒火，大步行了出來。

周堤望了歐陽俊兩眼，示意他出言攔阻。

但歐陽俊却看到裝作沒看到，理也不理。

就這一躭誤，丁山已行了出來。

王召道：「走！這室中狹小，動手不便，咱們到廳裏去打，不見眞章不許停手，誰要找帮手，就是龜孫王八旦。」

他生長嶺南，道道地地一口嶺南話，不過，他却盡量未用嶺南俚語，他要套住丁山，準備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丁山道：「好！咱們廳裏去。」

大步向外行去。

周堤，花子玉，劉元，丁海，全都站了起來，準備去看個結果。

歐陽俊却原坐未動，端起酒杯，道：「在下借花献佛，敬諸位一杯。」

花子玉，劉元，重又坐了下來，端起酒杯。

周堤却一皺眉頭，道：「羅大公子，丁兄和你那位保鏢，這一戰，如若打出麻煩，只怕就很難收拾了。」

歐陽俊笑一笑，道：「這個，周兄放心，如是丁大人，把兄弟的從衞打死，那只怪他學藝不精，怨不得別人。」

周堤道：「如是你那從衞打死了丁兄呢？」

歐陽俊道：「不會吧！丁大人何等身份，怎麼會打不過一個江湖上三等的鏢客的……」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何況，兄弟相信他不敢太過放肆打死丁大人，不過，動手相搏，只怕難免受傷……」

周堤冷冷接道：「就算是丁大人受了傷，事情也一樣麻煩。」

歐陽俊心中忖道：「今日之局，已難善了，似也用不着太過遷就他們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冷冷說道：「周兄，如是丁大爺打死了兄弟的從衞，兄弟認了，但如丁大爺受到了傷害，你周兄，自然是應該担起來了。」

周堤道：「既有此慮，何不防患未然，要你那從衞只能敗，不能勝。」

歐陽俊道：「這等事，搏命動手的事，就算兄弟說了，他們也不會聽。」

周堤臉色一沉，道：「大公子，侍衞

宮中人如是眞的受了傷，你們可能會被拏問下獄。」

歐陽俊道：「咱們這是私事，周兄，如是擺出侍衞宮中侍衞身份，似乎是就有些大作了。」

只聽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傳了過來，室外想已展開了劇烈的惡鬥。

丁海關心兄長安危，霍然站起了身子，舉步向外行去。

張越擋在室門口，冷冷說道：「閣下想幹什麼？」

丁海道：「我要去看看他們搏殺的情形。」

張越道：「一對一的玩命，誰死了，算誰倒霉，閣下如是相信你那伙伴很高明，那就用不着出去看了。」

丁海怒道：「你要把老子堵在這裏，是不是？」

張越冷冷道：「就快有結果，你再稍候片刻。」

丁海道：「我現在就要出去。」

張越道：「那你只有試試看了。」

丁海身子一側，向外闖去，右手一抬，直取張越的雙目。

張越看他出手惡毒，登時怒火暴起，左手一式「手揮五弦」，切向丁海右肘，右手一個撞捶，擊向丁海的右肩。

他揮臂出手間，帶着一股很強大的力勁了。

張越的招式，雖不是什麼新奇，詭異之處，但却施用的恰到好處，因此，發揮的威力極大，丁海竟一招給逼了回來。

這時，周堤才發覺，這些人，都是武功紮實的高手，不禁心中一動，暗道：「那日他們和我動手，是存心相讓不成。」

但見丁海被逼退的身子，忽然轉了兩轉，人已到了歐陽俊的身前，一把抓住了歐陽俊的肩頭。

歐陽俊似是驟不及防，突然受制，靜坐原位未動，口中却說道：「周兄，劉兄，花兄弟，你們瞧瞧，這算什麼？」

三人心中雖都覺着丁海此舉，有欠光明，但誰也不方便出言責問。

過了好一陣，周堤才緩緩說道：「相搏無好手，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丁海似是也自知這一着上不得枱面，恐怕激起大家的不悅，眼看劉元，花子玉也沒有反對，立時胆氣一壯，冷冷說道：「你給我站起來。」

右手用力向上一提。

歐陽俊肩骨要害被扣，只好站起了身子，說道：「周兄，這就是你的持平之論麼？」

周堤嘆口氣，道：「兄弟實也沒有料到，會變成這個結果。」

只聽王召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放開我們大公子。」

丁海轉頭望去，只見丁山右腕被王召左手扣住了脈穴，王召的右手却按住了丁山的背心之上，不禁一皺眉頭，道：「你敢殺侍衞宮的人？」

王召道：「我有什麼不敢，只要一吐掌力，他就死定了。」

丁海道：「一命換一命，你敢震斃家兄，我就要你們大公子的命。」

王召心中暗道：江湖浪子歐陽俊，也是江南道上的有名人物，怎的會被人一下制住，難道眞是浪得虛名不成……。

只聽周堤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請聽我周某一言如何？」

王召道：「這些紛擾，都是閣下安排的，咱們大公子，如是有了什麼損傷，你姓周的也難逃公道。」

周堤淡淡一笑，道：「兄弟已經領教了，閣下也不見得怎麼高明，這口氣未免太狂了一些。」

張越道：「咱們大公子吩咐過了，不許傷人，但如大公子受到傷害，那又自當別論了。」

伸手按在一隻酒杯之上，酒杯下陷，深入木桌，直到和木桌面平，酒杯絲毫未損。

黑鷹劉元臉色一變，道：「好俊的功夫。」

周堤心中也不禁跳動了一下，笑笑道：「想不到啊！閣下也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張越冷冷道：「誰要傷害咱們大公子，那是逼咱們以命相搏，哼哼，在場的人，誰也別想完完整整的離開這裏。」

花子玉回顧了周堤一眼，道：「周兄，解鈴還是繫鈴人，事情鬧到這步田地，雙方都無法討得好去，何不化干戈為玉帛，大家放手算了。」

劉元道：「不打不相識，這完全是一番誤會，鬧下去無味的很。」

周堤眼看劉元，花子玉，都已心生怯敵之意，自己亦無把握對付張越，笑一笑

## 技擊掌篇

# 摔角簡史

神光

摔角古稱角觝，其源出於西元前二千六百年間，黃帝戰蚩尤於涿鹿蚩尤氏創角觝術，令人頭戴獸角，以角觝人，後輾轉相傳深入民間，及春秋戰國時（西元前七七〇年至二二一年）當時周天子權力衰微，所以强有力的諸侯互相爭取霸權，因而非常重視武功，於是角觝術非常的盛行，至秦時（西元前二二一年至二〇六年）更為盛行，形成一種娛樂，見班史刑法志：「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曰角觝，先王之禮，設於淫樂中也。」及漢時（西元前二〇六年至西元後二二〇年）漢武帝愛好此道，故大力提倡，於是角觝術普及軍民成為一種競技，因而在技術上大有改進。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三年春（西元前一〇八年）作角觝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元封六年夏（西元前一〇五年）京師民觀角觝於上林，平，樂觀。』」由上述兩項史實可見當時角觝術之盛行，上至君王，下至庶民皆愛好。隋書：「大業六年丁丑（西元六一〇年）角觝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技異能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此次角觝較前述漢時更為盛大。唐時（西元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我國文化大量流入日本，而角觝術亦同時傳入日本，即今日本所視為國技的相撲。按相撲之名亦沿習我國，蓋晉時（西元二六五年至四二〇年）已稱角觝為相撲（見晉書）。周鍼角觝賦云：「前衞後擊，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輩。」五代史李存賢傳載有李存賢善角觝。由上述二項史實可知五代時角觝已普及軍旅，且對其加以研究。及元時（西元一二七九年至一三六八年）蒙古人入主中原，蒙族本精角觝術，後元世祖忽必烈，他看到中原的摔角非常的欣賞，於是大力提倡，但不知當時教授此技者，是因異族不欲眞傳外傳或是動作太繁，加以删除，而沒有把岳飛所加入之分筋，錯骨，點穴，離位等手法加入，於是摔角分成了中國角與蒙古角，當時元代武功鼎盛，國疆遠及歐洲大陸，相傳角觝術亦於此時傳入歐洲，對歐洲希臘摔角術影響至巨。及明代（西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漢族之角觝術更開一新紀元，重視技巧，輕視蠻力，有主張爭手搶把，動作細密之北平跤。有握把互以得機搶攻，動作中等之天津跤。有大開大闔勇武雄邁主張粘手即跌之保定跤，又稱之為「快手跤」。於是中國的摔角術分成三派而至今。至明末國勢衰微志士不滿當政，多隱居於山林之中，其時有陳元斌者於西元一五五八年間，東渡日本，隱居於當時武州江戶（即今東京）之麻布區的正國寺，曾開授角觝術，影响日本柔道至巨，後世尊其為柔術之祖，及西元一八八二年有日本柔術家嘉納治五郎者，組日本講道館文化會自任會長，改柔術為柔道，廣為宣揚，此即日本柔道之由來。至滿清（西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入主中原，清帝曾下詔大力提倡此技，挑選八旗軍精練此術者，成立善撲營，每當有大宴時演其技，而當時滿清為連絡蒙人情感，准蒙人每年選派摔角選手，至北京比賽。民國十七年中央國術館成立於南京，列摔角為必修科，於是摔角更為普及，民國二十二年十七屆華北運動會在青島舉行，曾將摔角列入比賽項目，後各種運動會均多列摔角一項，但經八年抗戰以至發展國術大好時光因戰爭而喪失了，近幾年來社會經濟文化……皆有長足進步，更由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使得此技稍見眉目，但畢竟提倡的不足，因而國人對於此技並不十分的了解，尤其更可悲的是我國有如此好的技術而由於國人不了解反而求教於日本的柔道，這實是我們摔角界的恥辱，希望諸位了解此術的先輩們，能廣收門徒加强提倡，使得國人對我國之技有所了解。



，道：「兩位說的是……」目光轉注到丁海的身上，道：「丁兄，放開羅大公子。」

丁海道：「家兄落於人手，兄弟怎能先行放人。」

歐陽俊道：「強賓不壓主……」

目光轉注到王召身上，接道：「咱們先放人。」

王召道：「屬下遵命。」

果然放開了丁山。

裝的維妙維肖，似已領悟了身為從衞之道。

丁山滿臉羞紅之色，大步行入了室中去。

丁海略一沉吟，放開了歐陽俊。

歐陽俊聳聳肩，道：「周兄，還有什麼事麼？」

周堤道：「請坐，請坐，晚上還有一場豪賭。」

歐陽俊嘆道：「兩位丁兄的脾氣暴躁，兄弟這點武功，又難登大雅之堂，萬一再有一次衝突，兄弟就有得苦頭吃了。」

周堤道：「那羅大公子的意思呢？」

歐陽俊道：「兄弟準備連夜離開京畿，回嶺南去。」

周堤哦了一聲，道：「羅大公子滿懷熱誠而來，既未賭，又未嫖，怎麼能這樣回去呢？」

歐陽俊搖搖頭，道：「賭我所欲也，嫖我所欲也，但如再和性命相比，那就兩皆可拋了。」

周堤笑一笑，道：「羅兄，沒有這麼嚴重吧！」

歐陽俊嘆道：「周兄，你別給兄弟開玩笑了，北京城兄弟太陌生了，兄弟實在不能再住下去了，萬一在賭時再引起什麼衝突，丟了性命，那就更為划不着了。」

周堤沉吟了一陣，道：「花兄弟，我瞧，這要你花兄幫忙了。」

花子玉說道：「這個，要兄弟如何幫忙？」

周堤道：「我瞧羅大公子和花兄十分投緣，你如肯担保一下，羅大公子或可留下。」

花子玉道：「周兄這麼吩咐，兄弟只好試試了……」目光轉注歐陽俊的身上，接道：「羅兄，你相不相信兄弟。」

歐陽俊道：「花兄要如何担保。」

花子玉道：「羅兄如願留在京，由此刻起，兄弟担保再無人找你的麻煩……」

歐陽俊接道：「如是再生事故呢？」

花子玉道：「眞要如此，兄弟也算一份。」

歐陽俊沉吟了一陣，道：「這話當眞麼？」

花子玉道：「兄弟喜色愛賭，毛病很多，但只有一宗好處，從來不打誑語，這一點，希望你羅兄相信。」

歐陽俊道：「花兄和兄弟既有同好，兄弟實也有一見如故之感，花兄既敢担保，兄弟就只好留下來了。」

花子玉心中暗暗叫苦，目光却轉到周堤的臉上，道：「周兄，兄弟幸未辱命，不過，兄弟也想要周兄一個担保。」

周堤道：「担保什麼？」

花玉子道：「至少，要周兄担保侍衞宮以後不再找羅兄的麻煩。」（未完）

練功秘訣

# 延年却病九法

文．半禪居士
圖．鄺　石

## 修練養生之道

從各種精研內外功的書籍中，以及前人記載有關張三丰的記述，看來張氏武功非常之深，乃是中國有名道家練氣之士，壽命長至百餘歲，諸如此類的記述。

雖然這不一定正確，但從客觀點來看，如是一個修養得好的人，百多歲是常見的，遠處不要說，在香港亦不少人瑞，我之所以談到張三丰，日的不在考據他的身世，只是引述他的「調息」故事，使大家知道修習「氣功」及「呼吸」「動作」（即武功）的重要問題性而已。

大概張三丰少年時候所習武功，對於北方拳術早已精通，但他進入老年的時候，則專修「氣功」如太極氣功，內外均修。

據前人的記述，有一點最值得練「氣功」的人注意，就是張三丰大約在六十多歲的時候，他曾隱居一深山中修習一種最單簡的「調息」方法，九年後始步出深山，與張氏相識之人見到他，不但沒有覺得張氏是個七八十歲的老人，而且反而覺得張氏比九年前還年輕。諸友爭相問候，據張氏說：「是修習一種最簡潔的『延年却病法』調息內氣功。」

此種「野史」而又跡近小說的記述，我也認爲有值得相信的價值，因爲修練「氣功」及「呼吸」的，有三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的說法，也是事實。若果要是眞的做好這門功夫，用到上十年的時間，實在不足爲奇，其實有許多事情，由少至老，一生研究及鍛鍊也永無止境，何況是一種玄妙之氣功，他不是一套簡單的拳，須知學習「氣功」尤其是「內氣功」，要分開很多階段，由淺而深的學上去，到了相當時日，所修習的「氣功」，才能達到，精，妙，化的境界。張氏所隱居深山修練的「延年却病心法」，用最簡潔方法錄下，如果有恆心修習必有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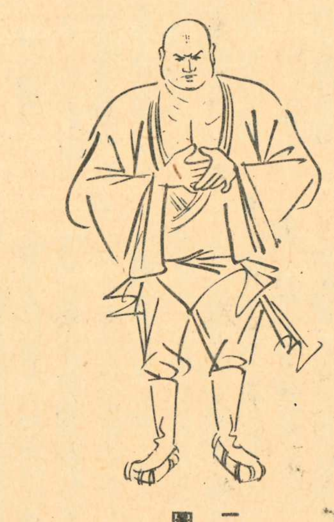
## 延年却病法九式

第一式：以兩手中三指按心窩，由左順揉圓轉二十一次。



圖一

第二式：以兩手中三指，由心窩順揉而下，且揉且走，揉至臍下高骨爲度。



圖二

第三式：以兩手中三指，由高骨處，向兩邊分揉而上，且揉且走，揉至心窩兩手交接爲度。



圖三





第四式：以兩手中三指，由心窩向下直推至高骨爲止，二十一次。

圖四

第五式：以右手由左繞摩臍腹各二十一次。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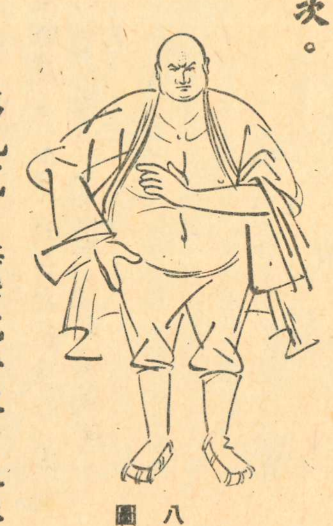
第六式：以左手由右繞摩臍腹各二十一次。

圖六

第七式：以左手按在左邊軟脇下腰腎處。大指向前，四指托後輕輕按捏，又用右手中三指自左乳下直推至腿夾各廿一次。

圖七

第八式：以右手按右邊軟脇下腰腎處，大指向前，四指托後輕輕按捏，然後用左手中三指，自右乳下直推至腿夾，各二十一次。



圖八

第九式：揉摩完畢後，遂趺坐，以兩手大指押子紋，四子拳屈分按兩膝上，兩足及十指亦稍鈎曲，將胸自左轉前，由右歸後，搖轉二十一次。又照前自右搖轉二十一次。

圖九






前法如搖身向左，卽將胸肩搖出左膝前，向前搖伏膝上，向右卽搖出右膝前，向後則弓腰後撤，總不以搖轉滿足爲妙，不可急搖，休使着力。

## 最好能做足早午晚課

凡揉腹時須凝神淨慮於矮枕上，平席正身仰臥，齊足屈指輕揉緩動，將八式挨次做完爲一度，每逢做時連做七度畢，遂起坐搖轉二十一次。按照此淸晨睡醒時做爲「早課」，午中做爲「午課」，晚間臨睡時做爲「晚課」，三課如常，倘如遇有事，早晚兩課必不可少。初做時一課二度。三日後一課五度。再三日後，一課七度，無論男女老少均宜，惟孕婦忌之。

## 根據科學衛生原理

本「延年却病法」則俱備化生之微，更易見也，天地本乎陰陽，陰陽主乎動靜，人體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動靜合宜氣血和暢，則百病不生，乃得盡其天年，如爲情慾所牽，永違動靜，過動則傷陰，陽必偏勝，過靜則傷陽，陰必偏勝，且陰傷而陽無所成，陽亦傷也。陽傷而陰無所生，陰亦傷也，既傷矣，生生變化之機已塞，非用法以導之則生化之源無由啓也，揉腹之法就是以動化靜，以靜運動，合乎陰陽，順乎五行，發其生機，神其變化，故能通和，上下分理陰陽，去舊生新，充實五臟內腑，驅除外感之諸邪，補不足，得有餘，消長之道，妙應無窮，何必燒丹鍊藥，山人自有却病延年之妙法也。

內功正面圖

神庭
鵲橋
重樓
降宮
黃庭
氣穴
下丹田

內功背面圖

泥丸宮
玉枕
天柱
雙關
夾脊
兩腎
尾閭

## 不怕人老至怕腰老

所謂「萬事不離其正」，練功時一定要取得身體平衡，重心然後維持得正，無論行、立、坐、臥的功式皆如是。俗語有云：「不怕人老至怕腰老」。

腰部對於「練功」的重要，我不妨這樣說：「正與錯，皆由於腰」。腰部的基本原則做得不對，於身體正常無病的人，雖或不致發生偏差，但可能久練無功。所以有些人練習太極拳若干年，仍未收到健康上的大效，這當然是疏忽於腰部的鍛鍊。又有些人習拳術，腰部做得不對，練習推手或與人觀摩時，一化一攻，欠缺靈活，使不出腰勁，自然無法取勝。假如從事「舞臺藝術」，腰部鍛鍊得不對，則身段必然生硬，柔和準確當然談不上了。

已故的上海名旦梅蘭芳演貴妃醉酒的「銜盃」和「臥魚」這兩個身段，若然腰、腿未經過嚴格和正確的鍛鍊，一定無法做得這樣柔和出色的，那時他是五十多歲的年紀。

從前，有一位內功拳術家說：「我雖然經已老了，但我不怕老，至怕我的腰老，如果我的腰老，我的拳脚不爲我用了。」可見「不怕人老至怕腰老」這句話的正確性，梅蘭芳五十多歲還上舞臺，人本來是老了，可是他的腰未老，故此還能演出這樣柔美正確的身段，事實上，人的腰部衰老的話，雖不致立卽發生大問題，但對於工作方面，難免感到種種不便利，在生理方面，衰退情況會更加速，於是百病叢生，毫無疑問了。

我們上古一代的人最聰明，他們想出了靜坐及氣功的坐式，來鍛鍊身體。這種健身方法，不止能寧靜腦海，收到修心養性之效，其實尤有保養「腰部」的作用，腰部有所保養，則人體必然有的生理衰退問題，亦可能減低其速度。



鐵拐俠盜故事
有離奇曲折的內容
有意想不到的結局
定價
HK$1.80
特務學院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馬雲
精心傑作
骷髏樂園 第二世界
血色音符 鼠輩橫行
縮形人魔 風月狂徒
千手觀音 輻射怪魚
瘋子天堂 輪盤伯爵
緊張！
曲折！
神奇！
經已出版
蓋世太保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罌粟大軍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謀人寺院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有生動活潑的描寫
有富人情味的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四八四二弍一(四線)